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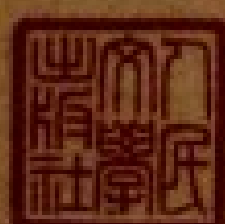
看不见的城市

La ciutat invisible

EMILI ROSALES

[西]埃米利·罗萨莱斯 著

尹承东 译



我早已不再去想那座看不见的城市，或许只在梦中想到它……

埃米利·罗萨莱斯是当代加泰罗尼亚文学中，大有可为的新生代作家；他所架构的这座“看不见的城市”，宛如一杯融合了阴谋、艺术与欧洲神秘史的诱人鸡尾酒，更是一场激荡人心的自我探索之旅。

——西班牙著名作家、《风之影》作者卡洛斯·鲁依斯·萨丰

《看不见的城市》是一部结构严谨的作品，作者灵活运用各种文学技巧，小说中两位主人翁交叉叙述情节，搭配完美，不断抛出令人好奇的谜团，让人忍不住要往下读……

——西班牙《国家报》

ISBN 978-7-02-006318-5



9 787020 063185 >

定价：2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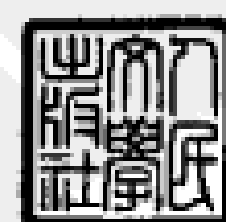
La ciutat invisible
EMILI ROSALES

I551.4/16

2008

看不见的城市

〔西〕埃米利·罗萨莱斯著 尹承东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5996

EMILI ROSALES
LA CIUTAT INVISIBLE

Copyright © EMILI ROSALES, 200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根据 Editorial Seix Barral 2005 西班牙文版 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不见的城市/(西)罗萨莱斯著;尹承东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02-006318-5

I. 看… II. ①罗…②尹…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0498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特约策划:彭 伦 装帧设计:颜 禾

看不见的城市

Kan Bu Jian De Cheng Shi

[西]埃米利·罗萨莱斯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96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978-7-02-006318-5

定价 20.00 元

致中国读者

想到片刻之后,你,我世界另一端的朋友,将把你的目光投在我的小说开头几个句子上,我不禁感到格外高兴。我的书到达你之手,似乎是如此充满风险,恰似一只装着信的漂流瓶偏离了航线,从地中海漂流到中国的大海。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证实他所开始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而不是停止,更令他感鼓舞和安慰。但愿有更多著作从欧洲旅行到中国,从中国旅行到欧洲。对我来说,参与这种日益增多的交流是一件乐事。

建设完美的城市是十八世纪欧洲的一种渴望。俄罗斯首都从莫斯

科迁到圣彼得堡是这种渴望的开始。《看不见的城市》的故事当然与这件事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想有很大关系。故事穿越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与这种理想有关的欧洲各国舞台。从本质上讲,这是力图通过文化、艺术——总之,是以美的梦幻——颂扬世界的梦想。当时,在那不勒斯,刚刚发现埋在火山灰下近两千年的罗马庞培古城的遗迹。从那不勒斯到欧洲大陆长盛不衰的艺术中心威尼斯,以及从那不勒斯到女沙皇叶卡捷琳娜的城市圣彼得堡,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同那个时代的哲学家、建筑学家都有联系,但是她并没有因此把她的国家从衰败中挽救出来。

但是,《看不见的城市》没有在这样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欧洲大都市开始或结束。就连马德里也同样如此,尽管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对这座城市重新改建,力图把欧洲新潮流融入西班牙。《看不见的城市》以一个孩子在一座城市的废墟玩耍开始,这座城市尽管设计于两个多世纪以前,但是从未建成。

今天拉皮塔湾的圣卡莱斯是埃布罗河三角洲上的一个小地方,它位于加泰罗尼亚南部的地中海边。卡洛斯三世的计划是通过开凿一条运河改变埃布罗河的航线,这条运河的确建成了;另外就是建设一座城市“圣卡洛斯”,开辟同美洲的贸易。但是这个宏伟的工程计划,开工不久就夭折了。

圣卡洛斯城始终没有建成,正如国王企图建立的启蒙时代的西班牙没有实现一样。于是圣卡洛斯城成了今天的圣卡莱斯,成了一座“看不见的城市”。而那个渐渐长大的孩子发现这段历史以及他本人的故事,也表明他们的梦想最终同样是看不见的。

这样,小说就变成了在寻觅过去的同时认识现在的冒险经历。主

人公通过十八世纪意大利伟大画家提埃坡罗的一幅画，把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同时，也通过他想方设法发现谁没有因为这幅绘画隐藏的秘密而落入不祥的蜘蛛网，将这二者联系起来。于是《看不见的城市》远远离开十八世纪国王与沙皇的权势回声，成为我的忧虑，我的梦。现在，这座“看不见的城市”去了天涯海角，我希望我的乡愁，我的梦，也能够成为你的忧虑，你的梦；它们是那样不同，又那样相似，就跟你我一样。

埃米利·罗萨莱斯

二〇〇七年十月

看不见的城市

CONTENTS

第一章 看不见的城市
致中国读者

1 1

第二章 那不勒斯
第三章 海湾上的灯光
第四章 威尼斯

20 31 51

第五章 他真的爱她
第六章 马德里

66 86

第七章 老路

100

第八章 圣彼得堡

118

第九章 你不要忘了阿里亚德娜

138

第十章 圣彼得堡

151

目 录

La ciutat invisible

第十一章 想象中的监狱

161

第十二章 马德里

184

第十三章
抑或是刚刚开始
秘密已经结束

199

第十四章 沿着未知的道路

220

第十五章 尾声

256

译后记

259

第一章 看不见的城市

我早已不再去想那座看不见的城市。或许只是在梦中想到它。

可是，几周前我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里面装了一篇手写的、长长的文件复印件，字体呈波浪形，连绵起伏，倒也优雅。这立刻引起我的注意。当我开始慢慢地阅读时——因为我不习惯那种书写法——我发现那是一位十八世纪的建筑师写的回忆录，建筑师的名字叫安德烈亚·罗塞利。回忆录是用意大利文写成的，题目叫《看不见的城市回忆录》，我不敢肯定是否与正文出自同一人之手。天哪，看不见的城市！顿时一团火焰燃起，照亮了我的记忆，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讲出这样的话语。

那时，我们经常去石崖那儿玩耍。石崖是小山上的一块巨石，其形似张开的爪子，它从蒙特西亚山悬空伸向大海，伸向那个海湾。在那些岩石和地面泥泞的引水渠之间，我们跑来跑去地嬉戏，显得特别渺小。我们在潮湿的、浅绿色的、肮脏不堪的片片水洼的地方停下来，伸手从地上挖起粘泥，把它捏成一个个动物的怪相鬼脸。有时候，我们那伙人有的会在烂泥地上滑倒，摔个四仰八叉，那时，即使不摔断脊椎骨，至少他的外套也像是被涂上了一层氧化物。

“我们发现了看不见的城市的另一个进口。”一个人跳跃着说道。

“不！当时人们肯定是用这些岩石建造看不见的城市，但是最后他们把岩石抛向了大海，建成了港口。”

“瞎说！看不见的城市是存在的。我哥哥告诉我，他的一些朋友的朋友发现了看不见的城市：它在镇子底下，有一条地道从运河宫通向广场，而另一条地道……”

“这全是撒谎！”

“笨蛋！”一块未成形的粘泥飞向那个质疑者，这样他就老实地顺从了玩耍的队伍，没敢再说个不字捣蛋。

“老师让我看了那座看不见的城市的平面图。”药剂师的儿子低声说道，他戴一副油腻腻的、难以保持平衡的眼镜，就像是每年摆在集市上的天平秤。

回到家，我把我们的结论复述给外公听，他马上从足球彩票上抬起眼睛对我说道：

“如果你再提看不见的城市，那就甭想再跟你那伙小狐朋狗友一起玩。你们在运河上的事闹腾得还不够吗！”

这样，尽管我跟我们那伙人又找到了看不见的城市的存在或者说

消失的迹象，在家中却再也没有提过这座城市。随着时光流逝，我慢慢地明白了，只有存在的东西才有消失，不管是城市，爱情，还是父母。

一日，我们违背家规离开海滩，朝南面怪石林立、岩洞密布的地方走去。在一棵迎风舞蹈的无花果树后面，我们扒开棕榈树林间的枯枝败叶寻找着，真的发现一个洞口，只是我们只能深入到洞中十二米。这足以证明我们进入看不见的城市另一个入口的判断是对的。那是一个通道入口，通道从海滩直通国王的果园别墅。而这座别墅要么根本没修建，要么是修建后被破坏了，谁知道呢！这一切都发生在国王时代，当今无人知晓。

那条通道大概也通向运河宫，就是我跟赫纳斯实现那项伟大的发现——找到看不见的城市的地方。我们穿过把稻田和海员区分开的运河，沿着白色的石灰石和浅橘黄色的砖混合垒成的大墙前进。墙体的巨石是如此高大，在它下面我们似乎都成了侏儒。我们沿着运河一直走到一个地方，在那儿，地面弯弯曲曲地隐没进了荆棘丛和芦苇丛的腹地。从道道裂缝的洼陷处，冒出无花果树、棕榈树和龙舌兰的枝叶。我们躲开那些枝叶，深入到那个世界的中心。那儿有一个隐藏在植物间的、走向与运河平行的仓库，由拱顶遮盖着。我们沿着拱顶的裂缝往下走，有的地方阴暗，有的地方漆黑漆黑，几公尺几公尺的距离间，只有从大树枝叶缝隙间透进的光线。那些大树的枝杈是拱破一片片的拱顶钻出来的。

这一发现带着神秘的回声在我们的同伴间传播开来，继而一座看不见的城市的传言便不胫而走。我和赫纳斯陪着一个个选定的人去见识那个规模宏大的隐蔽所，那座壮观的、被遗弃的大殿。于是事情越传越像神话：有人说那地方是战争期间建造起来隐藏飞机的；也有人说，

这不清楚,但他认为那儿是建造航行去美洲的大船的。还有人说那儿有许多通道,连接着看不见的城市的各个重要地点。

几乎是处于地下的画廊躺卧在高雅的海关大楼的脚下。海关大楼为新古典主义风格,是那儿的主要建筑,同样成了废墟而被遗忘,那是一个在变成事实之前被打破了的梦幻的美妙影像。我们是在一个梦幻的遗迹上玩耍。

在落雨的日子里,每当不能在街上玩足球的时候,我们就集合起选手,跑到看不见的城市那儿去。在那儿,我们的叫喊声和足球在墙上及柱子上的撞击声,在暗影中砰砰地不停回响,有如那是一个动物的舞台。有时候,下午一结束,为了争取时间回家,我们解开一个渔夫拴在附近的平底船,所有人都坐上去,然后让它沿运河而下,由于累了,大家在船上都沉默不语。到达海岸,也就是海湾水比较浅的地方,我们就把船藏在芦苇丛中,我想说不定什么时候水手最终会找到它。

但是,一天船主人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他发现了我们。家里人都吓坏了,他们打听清楚了一切,从此再也不准我们去运河宫。结果我们哥们儿失去了统一身份的标志,失去了自己的领地,尽管包围了他们的神秘光环犹存。相反,只要说出一些神秘的话语,在我们的脑海中就会勾画出一幅充满希望的、威力无穷的图景:运河宫、看不见的城市。

为什么我们不继续调查呢?为什么药剂师的儿子说的他看到的那张地图或者平面图,老师没拿给我们看呢?为什么大人们对此只字不提,或者强迫我们保持沉默呢?最后,岁月又悄悄完成了它的使命,它一代代地行动着,终于到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那种以恐惧或者以焦虑不安,或者以愉悦占据了你的时日的东西慢慢消失,倾斜,倒向了梦幻的领土,在那儿残存下来。

在青少年时代,我只是在大海中潜水时,才会想起看不见的城市。迎着海浪,我一边挥臂击水,一边会又想起再去寻找看不见的城市的痕迹。但是,当游完泳离开大海的时候,我就把这事忘在了脑后,或者可以说是把它搁到了一边,因为我对继续玩那种孩童的游戏感到羞愧。

有时候,我自己的外公,或者我的母亲和姨妈们,或者一位老师,他们在提醒我们不要老到石崖或运河宫被埋起的地窖那种地方去玩,也不要去过远一点的海湾去玩之后,会低声嘟哝着补充说:“当然,可以去国王果园。”“对,可以去国王海滩。”“国王别墅那儿也可以。”这些话像是一种应答祈祷,像是连他们自己也不懂的话,在很多年以前就没有人再关心它的意思了。在一个充满生机,却没有昔日的印记,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无关的海边小镇,谈什么国王?谈什么城市?我们更像是没有国王、一无所有的人。

过了几年,当我毫无意义地开始跟阿曼德·科利谈起看不见的城市时,他在明亮的学校过道中只是笑而不笑。寒风在青少年的叫嚷声中呼啸穿过过道,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们的脸庞。

我认识阿曼德是在我进入寄宿学校的那一天。当时我十二岁,外公和妈妈把我送到一幢庄严的大楼前就回镇上去了。那座大楼是模仿埃尔埃斯科里亚尔^①建造的。学校坐落在环绕地区首府和主教区托尔托萨^②的群山中的一座小山上。我远离了家乡圣卡莱斯熟悉的街道,从

① 埃尔埃斯科里亚尔是西班牙历代王室行宫和先王祠所在地,距离马德里五十公里。

② 托尔托萨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塔拉戈纳省城市,位于埃布罗河东岸,近地中海岸。

现在起,只有周末才能回到那儿去;离看不见的城市就更远了,在我童年的心目中,它是一个矜持的巨人。在那寂静无声的下午,在那令人向往的天空下,我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但是,幸好我还不知道一个小男孩尚不可能知道的东西:他将慢慢长大,有新朋友,他将踢足球,他将学会周期表和拉丁文变格,他还会恋爱。不过,尽管这一切,他还是要冒永远孤独一人的风险,会有一个骚乱的晚上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醒来、身旁仅隔几厘米躺着一个年轻躯体的危险。但是,他将依然感到孤独,只有在那个已经逝去的下午,在学校的门前,他才会记起自己。

但是,在九月的那一天,长长的红云预示着山上暴风雪的到来。此时,我站在壮观的大楼门前,对一切都佯装视而不见,竭力不去探问自己还不应该知道的东西。阿曼德一边拍打着篮球一边从门前通过,像是没看到我的存在。当他几乎就要走出我的视野的时候,却猛地站住了。他抓住篮球停了片刻,接着又拍了一下,然后使劲地抛给了我,并且指了指一个篮筐。

“喂,我向你挑战二十一球!”他不容拒绝地喊道。他的行动同样不可理解,因为当时篮球刚刚在村镇上兴起,我还不懂得什么叫二十一球呢。

科利将变成我在那座笛卡儿派风格的建筑大厦中的向导,因为大厦中有许多既高大又宽阔的大厅,这些大厅空空荡荡,却十分威严。科利比我年龄大,由于他属于初级神学院——一个同我们学校在同一座楼上叫这个名字的机构,有一定的能力保护我免受一些集体恶行的伤害;那些恶行在寄宿学校里是司空见惯的。

有一次,我们年级的同学爬上一间双坡屋顶的阁楼。这间阁楼恰恰在一个大厅的上方。大厅里睡着三十个粗野的孩子,好像他们一醒



来就把所有的灯关掉来做一次纵火实验。其操作方法是点燃一种杀虫剂喷出来的液体。燃起的火焰照亮了我们的面孔,我们都被惊呆了。大家眼前像是罩上了一层丝织物,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结果一个小无赖踩空了。他的脚没有踩到应该踩的屋梁上,而是踩到下层假屋顶的苇箔上,结果就直接重重地跌了下去。这可闹出了大乱子。我记得老师把我们叫到他们的大房间里,一个一个地审我们,让我们把那次调皮捣蛋的行为交代清楚。

这还不是我们最严重的恶作剧。我们还在一层楼的窗户里,抓住同级一个最优秀的同学的双腿,让他头朝下,把他晃来晃去。他是巴伦西亚人,对迦太基的汉尼拔将军和他的大象群如何穿过阿尔卑斯山一直攻打到罗马国门的全部路线^①了如指掌;对在莫斯科附近的难以描述的博罗季诺战役后拿破仑的军队为什么已是溃不成军^②分析得头头是道;更不要说他对我们卡洛斯战争^③中那些最惨不忍睹的遭遇战的精辟见解了。也许就是因为最后这一条,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马埃斯特拉斯戈山虎”,尽管他举止文雅,待人和蔼可亲。但是,那一天这只倒霉的“老虎”被头朝下吊了起来,他的嘴巴和胳膊从下一层楼的教室里都看得见,而校长此刻正在那个教室里检查化学课。“老虎”的胳膊在空中难以控制地甩来甩去,嘴里不停地骂着脏话粗话,并发出威胁,直至

① 公元前 219 年,占领西班牙的迦太基人在统帅汉尼拔指挥下向罗马开战。他率十万军队和 37 头战象越过埃布罗河,出奇不意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后在坎尼会战中大败罗马军队。这一行军是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

② 1812 年拿破仑指挥法军在俄国博罗季诺与俄军大战,双方伤亡惨重。法军虽然获得战役的胜利,但拿破仑未能殊灭俄军,导致后来的侵俄战争失败。

③ 卡洛斯战争是 19 世纪西班牙波旁王朝内部争夺王位继承权而爆发的两次战争。

突然沉默无声了。原来，尽管他处于劣势，但他跟校长脸对脸了，校长的目光既凶狠又恐惧。“老虎”的脸色已变得青紫，骂人的气力也没有了，正当我们要把他拉上来放进房间的时候，校长在门口出现了。首先他怒不可遏地气红了眼，继而险些昏厥，这位学校的最高负责人大嚷大叫着浑身发抖。

如果不是神学院的学生阿曼德来说情，我们很难逃脱那一灾难。那大概也正是我不合时宜地跟他提起我们儿时游玩中的看不见的城市的时候。

“你们的看不见的城市，或者说你们还没发明的城市，就藏在卡洛斯三世皇城所存无几的遗迹后面。就是说，是圣卡莱斯。或者像你说得那样，叫拉皮塔湾。完整的说法是：拉皮塔湾圣卡莱斯。”阿曼德·科利一边笑着一边喊道。

“国王，当然。但是国王与看不见的城市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一种历史的神秘：剩下的东西有如来自一个巨大无比的镶嵌物，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些嵌面石，而且是东一块，西一块，其余的我们只好去猜想了。那就展开你想象的翅膀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但可能跟看不见的城市有点关系。”

像每次一样，阿曼德嘲笑我的傲慢。我对他讲的那些符合事实的话语装作一概不懂，而他则自认为比自己的实际情况更为高明。就这样，我们慢慢地离开了喧嚷的人群。他兴致勃勃地讲解着，我们不知不觉地已经走进了神学院区，那儿是禁止像我这样的学生进入的。但是阿曼德好像没有意识到，尽管其他的神学院学生一边向他打招呼，一边用惊讶的神色看着我。我们就是这样走进了他的房间。室内有一个火炉取暖，炉子上的牛奶就要热好了，或者是正在烧沏茶的开水。

我们喝了一点饮料，接着我的朋友开始翻阅一卷卷的百科全书。那些百科全书涉及的内容为十八世纪、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卡洛斯三世^①王朝、卡洛斯三世的大臣弗罗里达布兰卡伯爵^②以及意大利出身的西班牙建筑师、工程师萨瓦蒂尼^③。他找到一页就高声读给我听，或者把打开的书交给我让我读那一页，他再去翻另一卷。最后，他谈起那些书的内容来就像是背得滚瓜烂熟了。

“总之，两百年前卡洛斯三世到了那不勒斯，在那儿，由于对母亲伊莎贝尔·德法内西奥的继承权而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在他哥哥费尔南多六世去世后，他成了西班牙国王，于是制订了一个西班牙领土上的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计划，构成他远见卓识的理想的又一个方面。一些工程顺利完成，另一些工程却半途而废，其中包括在埃布罗河^④下游建设一座新城市。这座城市将有利于埃布罗河灌溉的半岛内地的发展，推动一个直到那时被排挤在那类贸易之外的国家重要地区同美洲的贸易往来……但是，为了这一切，此外还需要开凿一条运河有控制地把埃布罗河同大海连接起来……”

① 卡洛斯三世(1716—1788)是西班牙波旁王朝创始人腓力五世之子。1735—1759年因其母亲关系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在此期间主持发掘赫库兰尼姆和庞培古城。1759年，他的同父异母哥哥、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六世去世，卡洛斯三世继任西班牙国王。

② 弗罗里达布兰卡伯爵(1728—1808)，被认为是十八世纪西班牙最有成效的政治家，改革派代表。1777—1792年任卡洛斯三世的首相。其前任为布兰达伯爵。

③ 弗兰塞斯卡·萨瓦蒂尼(1722—1797)，意大利建筑师，因参与建设卡塞塔宫而与当时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国王卡洛斯三世相识。1760年他受卡洛斯三世之召来到马德里，出任皇家工程总建筑师。

④ 埃布罗河是西班牙最长、流量最大、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经巴赛罗那和巴伦西亚之间河口三角洲进入地中海。仅河口与托尔托萨之间流段可通小船。

“结果怎样？”

“正如我对你说的，拉皮塔湾圣卡莱斯成了这项远见卓识的计划夭折的一桩神秘之事。按照原来的设计，它是一座新建的大城市。但不知为什么，在某个时候这个计划停止了。城市还没有建成就很快变成了废墟。就是你和你的小朋友们玩耍和展开你们想象的翅膀的那片废墟。但是，留下来的东西不多：镇子一部分地面上的城市设计轮廓；阿·兰胡埃斯^①帝王行宫风格的带门廊的大广场，这个广场会使人清楚地想到整个工程的设计规模；还有那条运河，似乎也是没有最后建成投入使用；再就是港口建设；新教堂是一座壮丽的新古典主义的神殿，同样没有完工……”

“就是说，看不见的城市是存在的，不是我们故弄玄虚编造出来的……”我断言道。我意识到，我或者是受到激励振奋起来，或者是从着魔中得到解脱，反正像是从一种巫术中清醒过来。

“在所有的事情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对发生的一切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忆。”阿曼德摆出一副经过刻苦钻研的神气，“你想想，我们现在谈起话来就只是你的曾祖父们的曾祖父们，跟镇上没有永久保留下来的东西根本不搭界，哪怕事情被篡改扭曲得面目全非。”

就在这个时候，我跟他讲起了大人们在提醒我们离开看不见的城市的那些地方之后，低声嘟哝的那几个去处：国王果园、国王别墅、运河宫和国王海滩。

“这也许是一种迹象，我不清楚。工程中断之后，留下来的是那些

^① 阿兰胡埃斯位于马德里东南方向约 30 公里，是西班牙历代国王行宫所在地。

最不知情的人：工人。而建筑师、负责人、特派代表、工程师等等，全走了。至今，这件事只是变成了一种神话式的回声，或者连回声都不是，而只是似乎缺乏任何意义的一些话语和传言的余音。”

尽管我们寄宿生一周之间只能在特殊的情况下离开学校，阿曼德还是设法让我得到允许每月两次陪他去城里的一个集邮店。他去那儿是为了买最新的邮票，以便完善他的集邮；他搜集的那些邮票已开始有了相当的影响。那一天，当我们不约而同地推门时，像每次一样，小铃铛便丁零丁零地响了起来。我们走进热烘烘的店铺，店铺地上铺着粗麻地毯，四壁明晃晃的，靠墙放着木柜子。老板把眼镜架到鼻子尖上，与此同时，他女儿那轻盈而美丽动人的身影像一只小鹿一般从他的身后溜进了后店。空气像是带了电，弥漫开这个女孩的香气，给人以期待。老板用一个精美的小钳子把我朋友要的邮票放进一个洋葱皮纸小信封。就在此时，这位邮票经营者用狡黠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说道：

“知道吗，我有一张看不见的城市的平面图？”

我也看了他一眼，不知他是何意。

“你的朋友告诉我，你们把圣卡莱斯的废墟叫这个名字，你想看看平面图吗？”

他没等我回答就消失了。过了片刻，他拿着一个大卷宗走回来，解开带子，放在柜台上打开。在他让我们看的平面图上，我立刻认出了阿尔法克斯港的海湾，认出了班亚角。集邮老板一边指划着一边给我们解释其他地方：从埃布罗河到计划建设的城市的运河航道、靠近港口的设防炮位、建成完工的马蹄形大广场……在这当儿，姑娘又从后店里走出来了。这次她把秀发扎了个马尾辫，肤如凝脂，双目潮润，宽厚的嘴

唇呈玫瑰色却带一丝淡白色的格调，步履高傲。随着一阵丁零丁零的门铃响，瞬间她便消失在大街上，只留给我们一股扑鼻的柠檬芳香。我感到很痛苦，因为我甚至没有来得及问她的名字，没有让她看到我，仿佛所有人都在我面前不慌不忙地鱼贯而过，却没有一个人半点儿表示看到我。

当我重新控制了感情恢复平静的时候，店主先生已经又戴好眼镜把那个放着梦幻的、不可能实现的平面图的卷宗合上了。他有点不悦地瞟了我一眼。对于他跟阿曼德讲的话，我仅仅听出了一个词。那是我头一次听到的一个名字，阿曼德这个神学院的学生大概觉得它对我们的调查无关紧要，因为他后来再也未提起过它：提埃坡罗。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①。

这就是一切。后来我再也没去过那家集邮店，许多年前它已经不存在了。我也再没看到过那个姑娘。兴许她在某个地方，可能依然保持她那让我受到伤害的惊人之美。当时阿里亚德娜还没有出现。

在那些日子里，同阿曼德的交谈重又激起了我对看不见的城市的兴趣，但感兴趣的方式却与童年时对它的人迷截然不同。几乎可以说是相反。孩童的时候，我已经到过那座看不见的城市，把她看成是我自己的城市，我在那儿又跑又叫，我已经拥有了它。而现在，我是从远处靠近它，绕着椭圆形的圈，犹如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星球轨道上运动的

^① 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1696—1770)，即乔瓦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意大利画家，是最后一位重要的威尼斯派装饰画家，也是意大利洛可可最纯粹的诠释者。1761年，他受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之召来到马德里，为王宫画顶棚画。1767年国王又委托他为阿兰胡埃斯作七幅祭坛画。由于受到新古典主义画家蒙斯排挤，提埃坡罗晚年抑郁，客死马德里。

卫星：我阅读产生这一城市建设构想时的政治、文化、艺术环境的文章和书籍，寻找先例和类似的事例，分析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建设这座城市，设法了解参与这项计划的头面人物，查找史书中一切有关的资料。

“老虎”已经从窗户事件中恢复过来，他也满腔热忱地参加了我们的行动计划；证实了历史上那地方还有过别的居民，他感到喜出望外。我记得那是我们在校的最后一段时间，两个人被夜色包围着在起起伏伏的花园似的学校周围散步，不久我就要走向未来，进入未知的大学生活了。“老虎”嘴里叼着香烟，下巴突出，小眼睛藏在方框近视眼镜下，胸部凹陷，他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因卡洛斯三世的大臣埃斯基拉切侯爵的政策不当导致的一七六六年暴乱，讲述西班牙与英国争夺梅诺卡岛的前前后后^①，讲述那位不可多得的人物、百科全书编纂者秘鲁人巴勃罗·德·奥拉维德^②。说来奇怪：不管是书中说的还是阿曼德或“老虎”讲的，一切的一切都十分的雄辩而具有说服力，以致让我们太接近圣卡莱斯的具體事件了。可到了这时，事情却乱套了，一会儿是工程瘫痪，一会儿是工程成为海市蜃楼，一会儿是文献或消息来源中断缺失，一会儿是历史的一片沉寂；而且这种情况交替发生，弄得我云里雾里找不到北。我想，这种接近的失败，我的兴趣的落空，应该是导致我逐渐变得无精打采、不再去努力或者是决定放弃的原因；要么就是另外的结论最终占据了我的时间和头脑。

我跟“老虎”的夜间散步，最容易让我们互相信赖从而敞开心扉。

① 梅诺卡岛位于巴塞罗那附近的地中海海域，十八世纪先后为英、法、西班牙争夺占领。

② 巴勃罗·德·奥拉维德(1725—1803)，秘鲁百科全书派学者、政治家、作家。

回忆最后几次散步,如今我记起了他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当时悬在空中,犹如一道隐约可见的闪电,在一个恬静舒适的晚上顷刻就被忘记了:“那么,你从来没有兴趣打听一下谁可能是你的父亲吗?”

不过,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从我跟阿曼德在学校门口相遇的第一天起,他就变成了我所没有的大哥哥。有他在身旁,我就可以和大群的青少年一起外出了:黎明的大海被曙光照耀得红彤彤的,苍松翠柏林立的山谷静悄悄的,行走几个小时之后登上山顶,涉水的时候激流猛烈地冲击着你的双腿,繁星密布的夜晚到处一片清脆悦耳的歌声。我是鱼,我是鸟,我是羚羊。我是风的儿子,我是上帝的儿子。所有我这种青春活力的狂热爆发,都有阿曼德在我身边。由于从一开始他就赠予我的这种保护,我懂得了什么是家庭温暖;而这种温暖似乎是高耸的大楼那冷冰冰的墙壁拒绝给予我的,那些在寒夜悲凄呼啸着的、干冷的朔风中颤抖着的窗玻璃同样拒绝给予我的。

说来实在荒唐,我在家中,在镇上,都不知道家庭温暖是什么滋味。我习惯了婶婶姨妈的温暖,习惯了邻居阿姨的关照。我的身边总是有一些女人愿意给我烙鲜奶酪饼,给我烤白薯,或者给我石榴汁,仿佛是一种私下的合谋,她们的这种行动为的是不让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与此同时,我的母亲则用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开导代替对我的问题的回答,好像她总是要急急忙忙地结束某件没有做完的事,这件事做完后接下来又是一件事,直至一天结束。她从不会停下来想一想是否可以做点更好的事,或者什么也不做,是否可以观赏一下天上的云朵,你儿子是否正在注视着你的脸。另外,我外公来到这个世界上惟一的合理使命就是发现和提醒人们注意人生的准则,这些牵强附会地说出来的准

则,其依据可以用下面的话概括: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而且必然永远是这样。不管是这些人还是那些人,他们都迟迟不向我说明对我保持沉默、冷淡和严厉的原因;而当他们最终决定要告诉我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不需要了。

许多年以前,也就是跟我的年龄一般多的年头前,一个降雨多得出奇的八月末的夏日,我的母亲在自家酒店的柜台后晕倒了。当年,就在她即将上中学的时候,一场暴雨夺走了她母亲的命。从此以后,她便店里帮助父亲做生意。那个时候,有年轻女儿的父母普遍为她们担心:担心她们被人奸污怀孕。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个只有父亲和女儿的家庭只好垛起一圈围墙与世隔绝,把那耻辱的印记带到不为人所知的偏僻地方去。要抓住那个外国人——法国人,也可能是比利时人——是不可能的。我模模糊糊地慢慢听到一些传言:八月的一天晚上,那个外国人在海边跟那个姑娘跳过舞。

就这样,我在外公告诫的目光和母亲毁灭性的沉默中不声不响地成长起来。母亲憔悴而悲伤,常常陷入沉思。我的家乡距寄宿学校所在的地区首府三十公里,每当礼拜一上午我要离开家乘公共汽车去学校的时候,母亲总是怜爱地抚弄我的头发。五天的日子里,我都会怀念着家乡的气味、街道上的喧嚷和码头上的灯光。

为了享受自由和学习文学,我已经搬到巴塞罗那居住了,学习文学只是把我艺术生涯的职业化推迟了一点时间。那时我荒凉的内心世界忽而充实,忽而空虚,总是变化无常,尽管有时显得很刚毅。一天,看到我们把“老虎”从窗户里头朝下吊下去的那位校长穆绅^①帕特里西派人

^① 古代西班牙阿拉贡地区对二等贵族的称号,现在只在某些地区用作尊称。

来找我。尽管发生了“老虎”事件,我和阿曼德还是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友好关系。于是我去了托尔托萨。

“现在你母亲病得很厉害,我认为你有权利知道一件事。我知道她没给你谈过这件事,现在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你解释,但是我不想把它闷在心里,等到你不能跟她谈这件事的时候让你只好无奈地放弃或动气。我指的是谁给你付的学费。”

“哎呀……我想是我母亲呀,要不就是我外公……还有那么……”

“不!我想这正是你应该知道的。”

随着他把话停下来,我也陷入沉思。但是我猜不出他下面马上又要说什么。再说,我们聚在一起也不是为玩猜谜游戏的。

“埃米利,埃米利·罗塞伊,有一个人为你付学费。这个人不是你的母亲,也不是你的外公。”

“那是谁?”

“很遗憾,这一切我都知道,但是必须是你母亲给你说清楚,我认为这对你很重要。”

但是我母亲没有来得及告诉我,我是有一个比利时父亲还是法国父亲,她本来至少可以告诉我这一点。在她那痛苦的、默默做着自我牺牲的一生最后的日子,我陪伴着她,但是我没有勇气拿这件事去折磨她。因此,在我们最后一次拥抱的时候,我竭力克制着自己,希望一切都以另外的方式过去。我发誓要埋葬掉那段本不属于我的、不光彩的历史,我发誓要远远地离开它。

说来令人惊奇,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居然没有明白母亲为什么那样表现,没有明白外公做人的态度,而是故意努力不去了解他们那样做

的动机,或者说把他们变成那副模样的深层次原因。有点什么告诉我,最好我还是躲开那件受辱的痛苦之事,最好是不知道,不感到自己牵扯在内,别让它沾上。那儿有太多的黑暗,太多的寂静,太高的密度,一旦进去,很难保证出来时不受伤害。

因为有一件事是确确实实的,这就是父女两人都被一种不可抗力压迫着,那股力量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战胜的,悲剧性的,所以我得出了下面这一至关紧要的、也是绝望性的结论:我离开这个黑洞越远,就越有可能拥有一种自由的生活,完美的生活,就可以拥抱世界而不是恐惧它……不过,真的存在这条脱身之计吗?

虽然现在沿着《看不见的城市回忆录》这条线索可能意味向某些精灵打开一扇门,可我深信,我这样做时,这些精灵对我来说均为一座座不折不扣的迷宫,就是说,我冒险的时刻就在眼前了。而且,还因为一种巧合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这就是意大利建筑师的文件和几个星期前在哥特区我的画廊中一位叫索菲娅·门迪萨瓦尔的名人到来不期而遇,发生在同时。

也许是走进我办公室的女人那稍显斜视的目光告知我现在是时候了。索菲娅·门迪萨瓦尔已经有许多年没有用她那如此微妙和不依不饶的眼睛盯着审视我了;那双眼睛赋予了她迷人的神态,或者说是一种催眠的效应。

索菲娅脸上挂着讥讽的微笑站在画廊办公室的门前。她两手叉腰,一副挑战的神气。这种神气对我已经没有任何作用,或许是因为我感到太惊奇了,因为,在数年仅保持最起码的礼貌性联系之后,现在她来此地干什么呢?

门迪萨瓦尔不是那种惯于把自己的行动企图对人说清楚的女人。

对她的这种作风我早已习以为常，所以开头我认为她来找我纯粹是为了一个由头。她似乎并不那么狂妄和来得不合时宜。得到的答案是：她是为在巴塞罗那开一家艺术画廊来找我咨询的。弹指一挥间，十五年过去了。十五年前，她差一点就开起了这样的画廊，而且当时恰恰是她把我引进了巴塞罗那的艺术圈。但是，最后她放弃了这座首府之城，住到埃布罗河三角洲去了，跟我的旅程正好相反。在那儿，她结了婚，经营起一家房地产生意，兴隆得令人艳羡。

几个星期过去了。尽管我对索菲娅的话一句都不相信，但我还是密切地注视着她的行动。结果她不能不令我感到惊讶：她不但开办画廊一事进展顺利，听了我的一些建议，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充分显示了她的经济实力和制定的画廊规划抱负不凡。在这座习惯了迎合熟人心理、取悦名人的城市里，她的举动让人充满种种期待，也引来种种猜疑。因此，索菲娅说的是实话，但问题是，她为什么恰恰在那个时候说出来，为什么对我说。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明白时机已经到来。

母亲过世后，我把家里的房子卖了。因此，每年我都计划到阿尔法克斯港海湾钓鱼区的房子里去度夏，它坐落在埃布罗河三角洲的南边。我翻来覆去地盘算着，随着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和炎热季节的临近，这个想法一直酝酿在我的脑海里。但是，当到了我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同样是每年都匆匆忙忙地寻找一个更有说服力的选择，最后却选择了一个与原来的计划完全不同的度假方式：做一次不是去海湾的房子而是远远离开它的旅行，仿佛是时间不适宜，时刻尚未到。结果是又一次礼貌性的回乡，只待了两三天，就像整个冬天做的那样，就像是这足以证明家还依旧存在，而我没有时间去看望老朋友，因为我要回巴塞罗那去，那儿画廊的工作在召唤我，那工作养育着我，给我营养，给我衣被。

然而，尽管如此，在这些星期里，还是出现了一系列的理由让我不去听从那种阴暗痛苦的感情。在最后的的时间里，想想那些地方昔日屡屡被搁置了的呼唤，想想我的那些朋友屡屡被推迟了的请求，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好奇，或许已经是一种焦急不安。那就像是尽管时光的绳子已经梳理顺当，绳结已经系牢，绳线又密又厚实，然而当你抓住两端将其展开拉紧的时候，还是担心它会断裂开线。就像那么多年，表面上给了那时光的绳子以坚固性，然而在它的褶皱中却藏起了未得实现的诺言的黎明，或者是割断友情的下午，或者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父亲的夜晚，或者是发现了一座城市又重新把它埋藏起来的黄昏。

不管怎么说，考验这条绳子的时刻已经到了。大家准备在一起喝酒。在索菲娅这位富有的、有影响的、并且依旧风姿绰约的女人和她丈夫赫纳斯举办的娱乐庆祝聚会上，我肯定会开怀畅饮。我尊敬的阿曼德·科利也将到场，他是位政治明星，从未放弃过坚持要我不能不赴约，那是夏日标志季节中真正的社会重大事件，到那儿去的人都想画点什么……

他们将出席，还有另外几个人要出席。我们在相隔二十年后又要聚在一起。但是我去出席这次活动，特别是因为凭直觉我认为应该在这个“蚁窝”里开始寻找那封匿名信的来历。那封信重新把看不见的城市还给了我；其实，那时我早已不再去想那座城市，或许只是在梦中想到它。

第二章 那不勒斯

《看不见的城市回忆录》

詹巴蒂斯塔说,现在应该是我开始讲述我所做过的旅行、我所经历的变革以及我的亲身体验的时候了。我反驳说,他自己可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而他则说服我说,对此他深感遗憾,现在去做为时已晚,可我来做这件事却是恰当其时。“你把这一切都写在了画布和拱顶上,大师。”我用一种事实来安慰他。听了这话,提埃坡罗一时不再伤感,双目闪烁出光芒。“当然,当然,就像你将对你的高楼大厦做的那样……不

过,这些遍布半个欧洲的、我再也看不到的油画和壁画,并非完全属于我的,就是说,我未能把我要表现的东西全部表现出来,就像你也不可能通过你将要建起的高楼大厦和教堂,表现你所希望的一切一样。”

这段历史开始于十年多一点时间的那不勒斯。这十年就是我的主人逐渐统治西班牙的十年。如果说这十年在他打算要做的许多事情中达到了某个目标的话,那就是市容的意大利化。他把那不勒斯带到了伊比利亚半岛,把地中海搬到了高原中央。可怜的王后玛利亚·阿玛利娅,远离宽敞高雅的那不勒斯王宫,远离意大利波蒂奇港的明媚阳光,来到那座古老陈旧、阴暗潮湿、臭气烘烘的城市,那个苍白而没有生气的帝国首都,她开始变得形容憔悴,在怀念中告别了人间。那座如同破旧村镇一般的城市,跟普拉多大道的城市相比,跟科学博物馆的城市相比,跟新阿尔卡拉门的城市相比,真是有霄壤之别!然而,尽管如此,卡洛斯三世还是急急忙忙地建起了王宫,也以自己的方式逃脱了导致他的大臣埃斯吉拉切侯爵倒台的动乱^①。他喜欢阿兰胡埃斯,喜欢埃尔埃斯科里亚尔,喜欢格兰哈^②。因为这不仅是由于可以更方便他神圣至极的每日狩猎,而且尤其是由于可以让他远远避开村镇居民。

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的国王卡洛斯三世把马德里变成了一座新城,可实际上他并不喜欢马德里,因为他在马德里让人搞的建设没有任何东西让他重新享受到住在那不勒斯时的欢乐。这一点他马上意识到了,因为在那不勒斯,当第一缕曙光出现的时候,他即可在面临那不勒

^① 1766年,由于物价上涨,马德里市民以不满国王卡洛斯三世要求市民改穿法国式衣服为借口而暴乱。首相埃斯吉拉切侯爵下台,国王长年在阿兰胡埃斯避难。

^② 格兰哈是十八世纪初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仿凡尔赛宫建造的皇家园林。

斯湾的王宫海风抚慰的露台上漫步了。晨光中,远方的地平线上,起起伏伏、连绵不断、酷似浮雕一般的景物缓慢而稳固地从水面上升起来。中午时分,可遥望卡普里岛高地和索伦托海岸;东方,是迷人而威严的维苏威火山蓝色的侧影;西方,在奥沃堡的那边,是波西利波角的峭壁悬崖;而再过去一点,就是海湾的尽头伊斯基亚岛了。在和平的年代里,就像卡洛斯在那不勒斯最后的那些年代一样,海湾里到处是片片白帆,港口上一片繁忙,城市期待着来自海上和陆地的各种消息,在整个地中海没有一个地方可与之媲美。

这样的评论也许有点儿过分的理想化了,因为那不勒斯跟所有的其他城镇一样——甚至还不如其他城镇——也是一个瘟疫横行、藏污纳垢的城市,一个盗贼猖獗的城市,一个悲剧性的城市。但是,这座两个西西里王国^①的首都永远留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是我在到达那儿不到一年时欣赏到的:港湾里挤满了装饰得五彩缤纷的船只,景色美不胜收,那是他们在送别自己的国王,他必须在一七五九年的一个上午启程到西班牙去。种种疑虑和痛苦一起向我袭来。城市变成了节日的海洋,尽管是个悲惨的节日,因为它想对君主表示敬意。这位君主还给了王国独立,使这个数世纪以来都处于外国总督管制下萎靡不振的王国振作繁荣起来。尽管卡洛斯是由于欧洲列强从意大利各个王国所做的惯常生意而变成了君主,但是在二十多年中,他的作为表明他是名副其实的那不勒斯国王,而不仅仅是一位异国皇帝利益的代表者。

我也亲身感受到了大街小巷的欢乐气氛,亲自目睹了港口和海湾

^① 从十五世纪开始,意大利南部半岛和西西里岛被统一为一个王国,十六至十九世纪中,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该国,称之为“两个西西里王国”。

五光十色的美景，品尝了上等美酒，注意到了姑娘们那不顾颜面的眼睛。但是，另一方面，我的疑虑和痛苦却有增无减，因为国王的离开可能会把当时吸引我搬到那不勒斯来的形势搅乱。

十年前，我二十岁。当时我怀着种种幻想到了维苏威城，希望同意大利的王国中一位最有名的建筑师一起工作。我是从我的故乡阿雷佐去罗马求学受教育的，学业完成得很满意。现在，我应该在闻名欧洲的众多工程里，跟随意大利建筑师卢伊吉·万维泰利^①参与其中规模最大的一项工程，开始真正的学艺生涯。这项工程就是卡塞塔宫。波旁王朝的卡洛斯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把一座大厦的建设委托给了这位建筑师，连选定我这位老师都是经过与教皇国进行了精明的谈判后达成的，因为卡洛斯希望得到来自那儿的祝福。

但是卡塞塔宫不仅仅是一座宫殿，而且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规划和政治项目。美丽的那不勒斯也是一个人满为患、令人窒息的那不勒斯，因此国王设计了一座距市中心二十英里的宫殿。它远离城市的喧嚣，也远离海岸，所以就更安全。同时，它也有利于城市将来的扩建。在我参与这个项目时，卡塞塔宫已经不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进展顺利的工程了。那儿有成百上千的工人和苦役犯在守卫的监督下，由工匠师傅组织和技术人员指导干活；高大的脚手架林立，机器隆隆轰鸣，马匹、骆驼，甚至是大象驮运石头和大理石……卡塞塔宫变成了一个人堆畜群，这项工程在万维泰利高标准、甚至是苛刻的指挥下一天天变得宏伟高大，君主则用满意的目光注视着它的进展。我还能指望得到更好的洗礼吗？

^① 卢伊吉·万维泰利(1700—1773)，意大利洛可可时代建筑大师。

我从远方的柑橘园到了那儿，第一次见到的就是那项正在施工中的宫殿轮廓。那是一座长方形的宏伟大厦，内部由两个亭子交叉隔成四个小院，其高大威严与协调和谐的气势数十公里外即遥遥可见。大厦正面材料的柔和光彩，柱廊、扶手及墙脚的瓷砖和石料，看上去都赏心悦目，并不因建筑物的高大雄伟而刺眼。卢伊吉·万维泰利在一项样样都无与伦比的工程中创造出给人以全方位美妙惬意之感的奇迹。君主希望将这座宫殿建设成为他稳坐江山的象征，而这种愿望可以使最杰出的建筑师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借助一点国王的祖父在凡尔赛宫建筑上的夸张风格，实际上卡塞塔宫是在追求意大利建筑师和雕塑家胡安·洛伦索·贝尼尼极力推崇的威严，在某些细节上对十六世纪意大利北部最卓越的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模糊的追忆；只是那两位建筑师设计的建筑，在规模上相比卡塞塔宫都望尘莫及。

当卡塞塔宫建成之日，将有连接到山边的花园和一直通到那不勒斯的林荫大道。卡塞塔宫产生的影响将举世无双。它是一片天地的几何中心，是理智，是演算，这一切会窃取江山。

然而，万维泰利却对露天的石头梯级津津乐道，因为这一杰作必将使他和波旁家族卡洛斯的名字罩上耀眼的光环。沿着石头梯级进入宫殿大门以后，便见一道长廊直连林荫大道，也直连未来的花园。在这座雄伟庄严的宫殿中央，是一个宽敞的通向四个院子的前厅，厅内有一道主楼梯。站在第一层主楼梯平台上观望，可以看到第一门厅和第二门厅的拱门。由于建筑师在柱廊上煞费苦心地利用了几何原理，在大理石色彩选择上也精益求精，那两道拱门酷似石头上的幻影。

如今我清楚地记得，在马德里，不知有多少日子我曾穿过万维泰利

的门徒萨瓦蒂尼在王宫创造的宝贵但已缩小了的仿制品。十年过去了，那座宫殿的几何学知识依旧能够帮助我在那些迷宫般的小道上辨别方向。那些小道通向骚乱地区，至今我的灵魂还留在那儿。在卡塞塔宫，沐浴着柑橘花的芳香，吸闻着柠檬树散发的香气，当时塞西莉娅还是个小姑娘。而到了马德里，同一个塞西莉娅已经变成塞西莉娅·萨瓦蒂尼，已经是一个女人了。在那不勒斯和维苏威火山脚下的古城庞培，陛下说他注意到了我这位谦卑的阿雷佐建筑师安德烈亚·罗塞利。今天这位建筑师跟他的国王陛下做着同样的梦。但是，一座城市，一个女人和一个国王，在某些时候，他们的反复无常、意志脆弱和不可捉摸可以如出一辙。

在那不勒斯参加了万维泰利的工程，我便过上了头晕目眩、眼花缭乱的日子。我感到自己在为一项永世长存的工程工作。只是我日日夜夜迷恋着卡塞塔宫的工程，不喜欢到国王的海边别墅波蒂奇港去。在夏天，我有时陪万维泰利去那儿跟国王处理些事情。说到人世间的等级，在波蒂奇是最为明显的。此外，它还在头面人物中间激发起了移居城外的热情，也就是住到大海和维苏威火山中间的地带去，使他们忘记了那是一座活火山。活火山是危险的，然而危险也产生激情，就仿佛，在世界的美景或我们自己消失之前，我们需要把前者吞食掉：这就是那不勒斯人精神。

在庞培和埃尔库拉诺附近，天哪，考古发现将使我们一直研究的一个理想世界——那个一直凭直觉感觉到和怀念中的理想世界——复活重现了，而且跟原来一模一样。国王热情支持的考古发掘工作证实了古罗马作家和行政官小普林尼的回忆，在那些的回忆中，是雨一般的火

山灰埋葬了那座城市，而他的养父、同样是作家的老普林尼就是在观察维苏威火山爆发时被烟雾窒息而死。小普林尼笔下的回忆像但丁描写的事物那样令人恐惧。

发掘出土的房舍一座座完好无缺，跟一千七百年前被埋在火山灰下时没有差异。我欣赏过那些房舍后，长时间地停下来注视着天空。相信是一回事，在庞培亲眼目睹又是另一回事。在一千五百年之后，有人会这样来欣赏我的家吗？当外人占有了我家的门窗、墙壁、梁檩和家具，观望着我临死时痛苦挣扎的一幕，口中说道：这儿住过一个人，那时，我将在哪儿？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相信，我们用头脑建设的東西，我们用双手树立起的东西是一些人指挥许多人共同努力做出的决定，是他们的决心，为的是把准时光流逝的脉搏，把准自然灾害的脉搏，尤其是那毁灭性的灾难。

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在阿雷佐失去了父母。我甚至不记得他们的面孔，但我叔父的面容却时时映现在我的脑海中。是这位叔父把我养大成人，为我付了学费，让我外出旅行。有一些事情，我们的干预是无用的，而在另一些事情上，我们却有力量改变生活，改变地球的面貌，我对这类事情感兴趣。

就在庞培那样的一个夏日黄昏，我离开一起参观考古发掘的那伙人，独自在那些刚刚开掘出地面的房舍间溜达一会儿。那些房舍位于小山之中，周围由无花果树和葡萄藤簇拥。当一只猫从墙后爬出来引起我的注意的时候，我一时万分地惊恐不安，不知自己置身于何处。我慌忙走近一块隆起的高地，迷惑地看到在那墙的另一面，刚刚现出了发生在庞培的那种种奇迹之一。

里面墙上有一幅壁画，那壁画实际上未遭任何损坏，或者说得更精



确些，那壁画只有我的两个巴掌大。一个姑娘的身影暴露在草木和乱石之间。那姑娘身着浅色的衣衫正在练习跳舞，抑或是在面带笑容以秀逸的风姿向人致意。她同时也在散花，那些鲜花似是永远不会落在地上，而只是鲜美地轻轻飘在空中。有丁香，有玫瑰，有黄花。她那浅绿色的、似乎瞬间即逝的长衫犹如一片浅海背景。她的神态是如此的优雅，如此的妩媚动人，如此的和谐协调，目光又是如此的天真无邪，这样的女子我只是在佛罗伦萨的博蒂塞利见过。然而，庞培的鲜花已在空中飘了许多个世纪，轻轻地往下飘落着。可我那时还不知道，将来，人世间有位伟大的女皇将要求我向她描绘这一幻景。

晚上，又到了波蒂奇，突然一切都变了。我们要离开那座国王别墅，因为国王陛下一旦结束他那每日雷打不动的狩猎活动，就要去过家庭生活了，这是他严格遵循的习惯。即使夏日的炎热也无法改变他固定不变的时间表：他早早安眠，黎明即起，在马德里他也继续保持了这一习惯。当然，这种精确得有点荒唐的时间表在周围其他领地的城镇是没人遵守的。就在这些领地的一幢房子里，我出席了埋葬在那不勒斯的诗人维吉尔的诗歌朗诵会。他的诗描写的是一位姑娘，那姑娘大眼睛，黑头发，身穿一件跟庞培少女的长衫大不相同的薄纱衣服，突现出她那高耸的乳房和发达的臀部。那不勒斯的夜晚，星光灿烂，远处是维苏威火山的阴影，我打着赤脚在海边漫步，好像那姑娘就在我身边陪伴。

随着酒桌上的推杯换盏和诗兴大发，晚餐之后，我在吃饭后点心时听到的那些对国王陛下公共工程政策的夸赞之词，一时全都变成了挑拨性的讥讽语言：思想家认为国王冷淡了他们，把他们搁置到了一边，

只是宠信那些拍马逢迎的人；工程师认为在那不勒斯宫殿已经太多，缺乏的是公路；商人说他们纳税太多，惠及的家庭寥寥无几；就连某个轻率地延长了工作日的宗教人士也嘟嘟囔囔地埋怨说大街上到处是穷人、小偷、醉鬼、妓女和肮脏的垃圾。我是年轻人，这一切都远离波蒂奇，远离月光皎洁的海滨，与它们没有任何关系……

在万维泰利大师邀请我来那不勒斯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一句卡洛斯国王的母亲伊莎贝尔·德法内西奥说的一句话。在儿子从西班牙出发去一个不熟悉的国度时，她是这样向儿子介绍那个王国的：“那是意大利最美丽的王国。”而我远离家乡，也是热切地希望找到那个王国。

卡塞塔宫远离城市生活。而波蒂奇那些夏日的黄昏或冬日圣卡罗剧院的华丽装饰必然会使人记起在一个人诞生之前许久，城市和追求女人的事就已经存在了，从而，我们也乐意怀着激情去建设尚不存在的东西，同时也需要去耕耘和享受已经存在的东西。我们来观察一下吧：戏台上的女主角和她们高贵的服饰、她们那暗送秋波或者说多情的目光，你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欣赏到。在她们的唱段还没结束，她们就在你的面前。而且你知道当你离开剧院的时候，她们还要在剧院的前厅拖延一会儿。难道你不认为蔑视生活中的这种美好事物就是蔑视自然界，蔑视上帝？要不就是藐视社会的美好象征，藐视人的智慧？

那不勒斯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或者说是适合人类投入生活、沉迷于生活的地方。维吉尔和另一位诗人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以及人文主义者薄伽丘，一来到这儿就明白了这一点。在这儿建设了美丽的别墅的罗马皇帝们也明白这一点。奇亚伊亚的林阴大道，从奥沃堡一直延伸到波西利波角的悬崖峭壁的海岸，无须说出任何道理，那无疑是



让那不勒斯人感到享受天堂般幸福生活的地方。

另一种幸福的感情就更容易解释了：在市民们的惊愕和不满声中，国王把大量的珠宝首饰作为法内西奥家族的私家遗产从皮亚琴察、帕尔马和佛罗伦萨带走。当时法内西奥家族的人们都在他们的宫殿里过上安逸悠闲的日子了。我曾经有幸长时间地欣赏提济亚诺的名画：希腊阿尔戈斯王阿戈里西奥的女儿达纳埃。这幅画是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米格尔·安赫尔本人亲自在一次我的同胞、画家和建筑师巴萨利提到的他与那位威尼斯文艺复兴时期的最高代表画家见面时看到的。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再讲讲位于城市上方高地那儿的卡波迪蒙特宫的工程，讲讲阿尔贝戈·德波维利的工程（这些工程都是国王应罗科神父讲经布道的请求命令建造的，为的是不让整个王国那些成千上万忍饥挨饿的人被抛弃），还有那一片片半途而废的公共工程，为什么那不勒斯在卡洛斯启程去巴塞罗那港的第二天就开始怀念他，就不难理解了。三个世纪前，加泰罗尼亚国王在那不勒斯建立了他的地中海帝国中心，他的宫廷接受了第一个人文主义中心，也就是那道美丽的凯旋门。凯旋门通过它新城堡的壁垛向人们表示欢迎，那是最引人注目的友谊象征。可自从这位宽宏大量的国王以来，那不勒斯从来没有像卡洛斯时代那样光辉灿烂过，也从来没有在如此富饶强盛的整个欧洲那么名声显赫过。

我跟那不勒斯城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因为自从看到国王陛下的舰队远远离去之后，我也失去了保护。国王让位于他的儿子费尔南多，但此人当时还只不过是一个孩子，尽管大权还继续操纵在贝尔纳多·塔努希手中。塔努希是继续执行改革和建设政策的保证人，他已开始被认为是“优秀的国王”了。但是王国的财政状况大概并不像人们以为的

那么良好，因为财政大臣马上表示要裁减用于卡塞塔宫建设的资金，于是在他和万维泰利之间开始不断地发生争吵。后者坚持自己的意见，拒绝让制定好的让卡塞塔宫完美竣工的计划泡汤。

塔努希还是塔努希，但缺少了君主对推进工程建设的坚持。有些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王国的政策中：塔努希和其他大臣没有改变原则和规矩，但是，一位维护和平和外国列强的平衡、保护贸易和反对宗教裁判所进入的国王的声誉，却与缺乏治理经验、刚继位的年轻国王凄楚的形象没有多少关系。这个新国王愚蠢、任性、幼稚，没有能力担负起落在他身上的重任。因此，歉收造成的食品匮乏对国家的财政造成了威胁，以致有导致民众骚乱的危险，甚至有那么一天，就连阿尔贝戈·德波维利·德费尔迪南多·富加都将会无米给老百姓下锅了。到此，那不勒斯的一章应该结束了。

就是在此时，弗兰塞斯科·萨瓦蒂尼天佑神助的建议到了。他是跟卡洛斯国王和大臣埃斯吉拉切一起去马德里的。我做了多少次的旅行呀！我经历了多少的变故呀！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件几乎使我忘记了我是谁！我为那时根本想不到的一项现实的规划付出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呀！辛苦的劳作终于把我磨炼得能够迎接一项崇高的使命，一个我们时代的建筑师能够实现的计划，那是卡洛斯三世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委托。

第三章 海湾上的灯光

在令人向往的夏日夜晚，一座灯塔在眨巴着眼睛。如果你仔细去看，那是两座灯塔。然后是三座、四座。借着灯光，也许你会发现一条迟到的船只几近消失的尾波。精疲力竭的波浪冲击着海岸，冲击着岩石，好像八月的工作日也把它们的热情和冲动掏空了。如果你离开灯光闪烁的海岸，离开行人的喧闹，或者离开怀乡的窗口，离开节日欢乐的露台，你就会进入一个安静的、几乎静止不动的王国。

阿尔法克斯港的海湾一片平静，向黑夜挑战过后的十几条小船在水面上轻轻摇动。那时我重新去数灯塔，结果又多了一些，甚至你已处

在了灯塔的包围之中。这片安静无声的水面，每天清晨都目睹一支喧嚣拥挤的小船队启航，在二百多年前，它迎接了一个国王的全部工程师，而国王的工程最后却未能竣工，或者说仅仅开了个头。那项工程的规模和用途无人知晓，但是它的踪迹，也就是看不见的城市，却在我的时代以一种我认为被遗忘了的、沉睡过的、被后移的威力重新出现。历史就是灯塔的一眨眼，在那一刻，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都一文不值，也可以说价值无限。

如今我正住在小港湾的房子里。这个夏天，我决定在那儿待一段时间。晚间，在翻译几个小时的《看不见的城市回忆录》之后，我喜欢到这片静悄悄的、充满传奇故事的海边走走。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把我带到了门迪萨瓦尔的家中，那是我整个夏天最重要的约会。

我的朋友们，也就是接待我的东道主，已经变成了当地最有势力的房地产商。如果说在过去的十年中我是断断续续地看到他们，那么自从索菲娅出现在我办公室的那一刻起，他们又重新走进了我的生活。索菲娅的到来比任何事情都更令我感到惊讶，她是为实现她在巴塞罗那开办一家画廊夙愿来让我助她一臂之力的。

我在河边树林和蝉鸣声中寻找着进入庄园的道路，那种有气无力的蝉鸣很快就要让位于蟋蟀了。山变成了蓝色，房舍隐隐约约沉没在黄绿色的松林间，沉没在银绿色的橄榄林间，沉没在秀美的意大利杉树林间。那是一片干旱地带中的植物绿洲，我已经知道，门迪萨瓦尔一家将不会维持、也不会恢复那个蒙特西亚的老庄园，但是我应该承认，他们建起的这个家一点儿也不使我感到不安和恐惧。而且，当我走向在一丝轻风中微微摇动着的、婀娜多姿的棕榈树所指示的进口时，它还增

加了我对这个地方的景仰，激起了我的妒忌心。突然，索菲娅那些滔滔不绝的话语又在我的耳边响起。

索菲娅夸赞我的车，索菲娅说我肤色黝黑，索菲娅喜欢我的衬衫，她认为我变年轻了；索菲娅一边笑着，一边像女学生那样拥抱我，同时嘴里还说出一些热情洋溢的话；这些话不仅是说给我听的，也是说给她丈夫赫纳斯听的；赫纳斯出现得比她晚一会儿。在我们三人一起往家中走去的时候，凭着传来的声音，我意识到我估计错了应约来门迪萨瓦尔家聚会的宾客人数。大大超出了我预计的二十个人，远远地，我便看到一大群人在游泳池边活动着。游泳池里闪耀出一种绿色的亮光，使得宾客们都像是插上了轻盈的翅膀在不停地飘动。索菲娅指着向我介绍那些人，坦然告诉我那是她的战利品，是她的支持者。

“为了表示对我做的事情感兴趣，欧洲环境专员已经决定今年来三角洲消夏……”索菲娅向我挤了一下眼睛，“这样你就会想到，我把她将来参加聚会的消息一传出，许多人也就争先恐后地答应要来了。”

“太棒了，”我附和着她说道，“可是，她已经到了吗？”

“还没有，亲爱的，不过，毫无疑问，早一会儿晚一会儿，她会来的。”索菲娅说，一副骄傲的神气，但那微笑是紧张的。

“啊！那我们得为你计划的成功干杯。”为了消除她的不安，我提议道，“你重新回到了青年时期的良好习惯，这是今年最令人惊喜的事情。我原先以为生意已经不允许你……”

“没错，但是我终于还是放弃了！房地产生意让赫纳斯去做吧，我的兴趣在绘画艺术上。那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啦：做绘画艺术买卖生意。过去我除了操持一些家务外，就是为刚刚开始学习绘画的某个朋友帮帮忙。而现在我是真要在绘画艺术事业上做点事情了。来，

干杯！”

我正想接着她的话茬说下去，赫纳斯却两手各端着一杯酒朝我走来，并热情地把我从他的妻子身边拖走。我们走了几步，到了另一个露台上。那个露台跟附近的橄榄树一般高，面向远方仰卧的海湾。我的朋友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背上，另一只手指了指南方不远的一座小山。

“那是拉莫拉·埃尔玛，你还记得吗？是个杂草灌木丛生的地方，是一片乱石滩。我把它买下来了，去年夏天我们已开始建设。那儿有一百二十个地块，这是我最困难的工程之一。多年来我一直在种种困难中摸爬滚打，我们将把这片不毛之地变成果园，果园的名字就叫拉莫拉·埃尔玛。我们已经挖了井，也已经委托人去研究在那儿栽什么树容易扎根长得好，每一片地上都得种上树……实际上在我们动手开发之前，我就有了一百多个感兴趣的客户。但是我知道你对这个地区有偏爱，所以给你保留了面向大海的一个地方……”

“拉莫拉·埃尔玛……但是，盖一百二十处房子……”

“你想，我要一切照规矩办事，他们千方百计地给我制造麻烦，其实他们应该奖励我。所以我要把所有的信息告诉新闻界，最后获得良好的社会形象。”

幸好在他要继续说下去之前，有人从后面叫我们，我们把目光从那个明年或后年就将变成森塞特·布尔瓦林阴大道的黑洞洞的地方移开了。背转身来，就见有几个人，他们个个面带笑容，身穿宽大的、轻飘飘的衣服。他们不是我的朋友就是赫纳斯的朋友。由于多年不见，没有问候和交谈，这会儿见了面，自然便大嚷大叫着兴奋地寒暄。但是没有来得及说什么，因为过道的另一头好像有什么事发生。那条过道通着

游泳池的露台和花园区，而花园区则镶嵌在一排意大利杉树和房子的北部之间。在过道另一端发生事情的同时，那些还在犹豫是否要喝酒的人此时都端起了酒杯。从地面斜射出来的光亮使大家都显得更高，音乐则使大家的谈兴更浓。

这时你便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在跟某个背对着你的人交谈，那个背对着你的人，你就得猜猜是谁了。当你走过去转过身来，你马上就重新回忆起几年前面对那个美貌女人不可想象的、带有野性的电话透不过气来的压迫感。实际上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两秒钟之间，也就是仅仅拖了两秒钟，你就热情地向那位大美人的陪伴者问候了。噢，原来是画家马拉基埃斯·塔雷斯。接着，你便面对这个人胜利的笑容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了。他叫什么名字？

“很高兴问候你，埃米利·罗塞伊。索菲娅说没有你，画廊不可能开办起来。”马拉基埃斯夸张地说，“那么你知道，我需要这种变化，需要做点别的事，做点希奇的、令人感到意外的事，不要再在经典派的地方开创什么了！”

“说实在的，这是一步大胆的棋。但是，你会成功的，这你会看到。索菲娅懂得很多，很有学问。”我指着来宾说。

“要是在十年前，谁也不会为在巴塞罗那城外两百公里的地方开办一个这样的画廊掏一个杜罗。但是索菲娅很有远见，你不觉得她很有才华、很有独创精神吗？”

“这叫嗅觉灵敏，做事精明。”我一边同意他的见解，一边让他注意到我跟索菲娅走了同样的路，只是方向正好相反。我们两个人都笑起来。

“那么你就不要怀疑，她最终会找到提埃坡罗的。”

马拉基埃斯·塔雷斯说这句话仿佛是再平常不过了，仿佛人人都知道他打算要做的事。但是，在我有机会详细问他之前，索菲娅·门迪萨瓦尔亲自闯到我们中间来了。她站到我们两人当中，伸开胳膊拦住我们的后背，把我们拖到另一边，将那位陪伴塔雷斯来的、天使般的女孩撂在了后边。

这会儿响着的是四重奏，我们对乐曲并不太注意。音乐停下来一会儿，几伙人跟我们三个人一样，从通向底层的楼梯走下来。底层楼的前部处在地平面上，面向一片橄榄林。如果我们从整幢房子的北面看，它应该是一间地下室。我在马拉基埃斯和索菲娅的胳膊环绕中走进大厅。那大厅只由一道玻璃窗同树林隔开，厅内挂了一套三幅画的样品，那些画将于十月在巴塞罗那的画廊里展出，无疑那会是秋天轰动全城的大事之一。

马拉基埃斯是在周游了半个世界之后，来到埃布罗河三角洲落脚的。三角洲这地方白日阳光刺眼，令人难以忍受，一早一晚却是阳光柔和，气候凉爽宜人。马拉基埃斯断言说，当日在中天的时候，由于没有高山的遮挡，阳光像爆炸开来似的强烈，使得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自然景物时时形成鲜明的反差，难以保持景色的连续性。骄阳似火，把一切都烤焦，就像是电影中出现的场景。而当这个星球的烈火开始熄灭的时候，它就变成一种难以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新东西。此外，画家来到这儿，还因为他对这儿色彩的神秘着迷。这些绚丽的色彩变化无常，有时会突然间大起大落，让人始料不及，犹如那些朝三暮四的情人。

塔雷斯从非洲回来，变了。他在摩洛哥的丹吉尔度过了两三个冬天（实际上部分时间可能是待在巴黎），在这段时间里，他停止了举办展览。因此，一回到西班牙，他便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新闻界掀起一阵



无可挑剔的宣传活动。涉及的内容是对非洲的思考,以及对伊斯兰教托钵修行或斋戒的见闻。伊斯兰的这种风俗,在某些年月,在我们城市的富足、文明、然而又是罪过深重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同时他也为画家健壮的体质和干瘦的面容相搭配做出了恰当的解释。回来时他带了以着色著称的英国印象派先驱特纳的作品,但画中却有表现主义的影子。正是在一阵疾风暴雨似的宣传活动成功之后,如果他住在巴塞罗那附近,必然会重新陷入来自四面八方的约会。对此他感到厌倦,开始寻找新的居住地,最后找到了三角洲平原上的一处大房子。

索菲娅是怎么认识马拉基埃斯的?此事无须多问。都住在这个地方,两个人有时碰在一起并不困难,但是,索菲娅·门迪萨瓦尔借那位名人之手开办画廊初试身手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这引起了同行的注意和警惕。

“你好久没有到画室来了……”塔雷斯对我说。他没有说我对他的画室从来不感兴趣,但是他记得我们以画廊的名字用三种语言出版了一种杂志;这一杂志的发行范围仅限于评论家、画廊老板和专家。

“由于你离巴塞罗那那么远……”我试图转换我们的角色,因为我是三角洲人而他是巴塞罗那人。马拉基埃斯哈哈大笑起来,仿佛讲了一个令人开心的笑话。

“这是一个经过慎重考虑的疯狂行动。用这些画在这儿办展览,我冒很大的风险。”他压低声音对我说,“但是,我想给画,给这地方,给这儿的人以完美的形象。你不觉得在这儿举行开展仪式是件很奇特的事吗?如今这件事已变成了欧洲被保护和将被保护的天然空间的象征,仿佛由于我,整个三角洲也变成了一件艺术品。”

“你想得很好,马拉基埃斯。我向你保证,你已经引起了半个巴塞

罗那的好奇心，尽管我不明白你企图追求的是什么。”

“这正是我要寻求的效果！这样，当秋天我在那儿为画廊揭幕时，气氛将是热烈的。此外，我还是要坚持那种看法，一切的会见我都在庄园里举行，让记者们的访谈都在沟渠和运河之间。”

“这主意妙极了。由于你选择的风景和迷宫般通向‘隐蔽处’的入口，它保证你的头两步棋会令人惊叹不已……我认为你是位大师，塔雷斯。”

几束微弱的灯光照在三幅大壁画上。大厅内的阴影、光秃秃的四壁和家具使得马拉基埃斯画上的黄色光彩占据了绝对的霸主地位。与此同时，我隐隐约约地猜测到了门迪萨瓦尔一家举办这次聚会的社会效应：地区财富和巴塞罗那的财富。他们在最后的时间里，急急忙忙要在地中海沿岸一千公里的最后一座多面城堡里为自己保留一席之地。来宾中的某些人大概是门迪萨瓦尔夫妇的客户：买他们的地块或房子；另一些人大概将成为他们的客户：买他们的画。那些人多是在国会或加泰罗尼亚议会效力的政治人物，也有某个其他角色的人，这个人来出席这次聚会，是因为发现了在埃布罗河三角洲消夏有一种政治附加值，索菲娅操办的聚会是一块很好的跳板。

在所有来宾中，阿曼德·科利与其说是在忙忙碌碌中度日，不如说是在凑凑合合地活着。他已经担任了两年众议员，名字在报纸上出现的次数比他自己希望的还多。自然，如果可能，每个政治家都希望如此。在那么多都有可能为自己买一幅具有国际声誉的画家塔雷斯的画的高级客户中间，阿曼德似乎感到不太自在。是夫人们把他从那些先生中间救了出来，这些夫人一直对他很关注。也许是由于首饰的光彩，

她们的穿着比他们的丈夫要文雅一点。丈夫们似乎裸露太多，为的是让自己相信他们是在消暑度假。与他们相比，那位政治家却是衣着整齐，甚至可说太衣冠楚楚了，而且侃侃而谈。

早年曾在学校五颜六色的过道里引导过我的那位阿曼德，许多年前已经用对历史的信仰代替了他的宗教信仰。对宗教信仰，他曾经是非常虔诚的。他抛弃教职并非是因为感到欲望的冲击力突破了神父职业必定为他划出的界限，也不是因为遭受了信仰危机，而恰恰是由于与舍身救世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智力的发展。他意识到福音书所倡导的解救使命，惟有从非宗教主义方面着手，长期依靠政治力量方能实现。

阿曼德远远就发现了我。他的两侧站着两位夫人，她们拖住他，不许他想走就走。两位夫人是动物保护主义者，她们竭尽全力保护格陵兰岛的海豹、巴塔哥尼亚的鲸鱼和比利牛斯山的狗熊。她们刚刚发现埃布罗河三角洲也是一个受到威胁的生灵，必须保护它。尤其是现在，她们的丈夫慧眼识真，已经选定这个地方盖他们的府邸，就更应如此。不管是在巴塞罗那还是在经常去消暑的布拉瓦海岸，这些夫人都习惯了同说话算数的政治领导人交往，因为这些领导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助你一臂之力。此刻她们同阿曼德·科利面对面地站在一起。阿曼德是一个文雅的反派，但是他坚决反对政府威胁名贵鸭子和草鹭的生存以及火烈鸟迁徙的计划，不留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夫人们见到他，感到自己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胆子也大了一点儿。

“您认为欧洲委员会会出面阻止这件事吗？因为这项计划表面看起来具有相当的第三世界味道……”

“对我还是以‘你’相称吧，里乌德略特斯夫人，以‘你’相称。”

“啊，对不起！啊，请原谅！那你就叫我卡蒂吧！”

“欧洲的各级组织都拿自己的声誉冒险,但是毫无疑问,布鲁塞尔不会支持一项置……自然空间以危险之地的计划。那么我们就看看欧洲女专员怎么说吧,她应该在这儿。”

“她也决定来三角洲消夏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点什么,”一位染着一头红发、开始发福的夫人说,她在自己的话中特别强调了‘也’字。“您不觉得是这样吗?”

这时我决定闯进那个圈子。此举也许会让阿曼德高兴,如果他希望逃脱他天天必做的演说的话;也许他不高兴。不过,毫无疑问他是高兴了,因为他用了一个漂亮的美国篮球场上的动作一只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揽住我的腰,拧我转了一个圈,仿佛我们在跳舞。我觉得我们好像一下子离开了他跟那些被惊得目瞪口呆的夫人们谈话的地方几百米。

“你好吗,小伙子?你早就应该到这儿来了,我一直在等你来,等得望眼欲穿。”

“现在你是风云人物了,阿曼德·科利。”

许多年前,他的神职志向落空但信仰犹存。爱他人的思想引导阿曼德·科利走上了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结缘的道路。在他的观念中,社会主义是拯救世界的一个政治分支。他在促进当时知识界和大学的良好风气的言论中,倾注了超过任何人的加倍激情。因为在阿曼德本人深思熟虑的脑海深处,他感到应该自我拯救。

他出身于托尔托萨一个小庄园主的家庭里。在阿曼德祖父的一个兄弟被乱枪射杀之后,他们一家人藏在一个庄园里躲过了战争。他祖父的兄弟是在从咖啡馆回家的路上被一伙兴高采烈的无政府主义者枪杀的。那帮无政府主义者乘着卡车到处乱跑,他们也向同一条街上的

一条狗和一只老鼠开枪。屠杀结束以后，政治天平倾向了一边，阿曼德一家狂热地加入了佛朗哥主义的行列，并且在数十年间占据了市政当局的两个职位：一个人是偷偷地组织跳加泰罗尼亚民间舞蹈，他还给小阿曼德订了一份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办的儿童杂志和教区的《骏马》杂志；另一个是光荣的省众议员，他是托尔托萨在马德里的头面人物，还当上了政府代言人。

因此，在许多年间，阿曼德由于害怕给家庭招来不可预见的灾患，只是做巴塞罗那的社会主义者，在托尔托萨担当其应有的角色，就是说，为他的一家，为科利家族尽责。直到过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他的名字才在国会列入了进步党的名单。由于他的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果，就连他九十高龄的祖母都以从未有过的冲动高声喊道：“一个议员就是一个议员，他妈的！”

最后，由于阿曼德在国会的讲坛上慷慨陈词反对政府的水文计划，他不仅变成了进步党的代言人或者说影子环境部长，而且也是埃布罗大地上的代言人，是托尔托萨最后的希望，整个托尔托萨的人民都站在他的背后支持他，支持这个与四十年前他的祖父同样的人物。

在那所不为人所知的学校的门口，他让我摆脱了那个下午的孤独，而此刻我们又一起离开了那个大厅，在那儿，索菲娅和画家已经要求大家安静一会儿，他们要致开幕词了。

两位朋友久别重逢。我跟阿曼德在一个露台上待了一会儿，然后便跟他分开来到各个楼层去找一个洗澡间。这时，我发现了夜间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的第一个征兆。那是一种直觉。

我沿着刚刚被室外的光线照亮的、黑糊糊的过道往前走。我打开

一扇门,以为到了洗澡间。那扇门有一个奇怪的保护机关(我没有看到,也不想知道),我进去后,在它的扯动下,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这时,当年学校阁楼上那个鬼鬼祟祟的场面马上映现在我的脑海里。就是我们年级的同学一起爬上那间双坡顶阁楼的那一次。我们在阁楼点燃一种杀虫剂喷发的液体,那个仅仅在寄宿学校里读了一年半书的赫纳斯也参与了这件事。液体点燃之后,同学们的脸突然被火焰照得明晃晃的,而眼睛却被亮光一时刺得模糊不清。

那只是一刹那,不能精切地看清有几个人:四个?至多是五个。不管怎么样,在那一刻,他们每个人都用模糊的目光盯着赫纳斯。后者此时正在轻轻哈下腰,在一个小镜子上倒出一缕清晰的白面儿,继而用鼻孔贪婪地吸吮。当时我只是机械地反应了一下,我觉得他们甚至没有发现我的瞬间出现。

过了一会儿,我一面回到花园去,一面自问:我为什么只是做出那样的反应而不是大大方方地向他打招呼……这会儿,对,这会儿,一想到如果他们看到我,他们肯定会认为我是一个天真无邪、容易受感染的学生,我感到十分羞愧。但是,这件事太重大了,我之所以那样反应,是因为那个场面证明了许多事,引起了那么多的怀疑……

赫纳斯开始吸食“马”牌毒品,成瘾后迷上了“女英雄”牌。为此他掠夺一个宽余但并不富有的渔民家庭的钱柜。为了要钱,他手持尖刀威胁母亲。有一段时间,传说赫纳斯去了一个收回的庄园,后来又回来了。在我年轻求学和旅行谋生的年代里,他在我脑海中是一个罪恶的影子,我只是偶尔在远方问起他。我早已把他看成是瘟疫,想远远避开他。在那个年代,从吸毒中得救的人是少数。那一代人大量愚蠢地死去,那是半岛的第一代,本来他们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却也成了自觉

自愿地过早离开人间的第一代。这是圣经的判决。我知道他消失了几
年,大概是去了牙买加。跟所有人预料不同,他从那儿回来时戒掉了
毒品。

赫纳斯从牙买加回来,精神奕奕,笑容可掬,滔滔不绝地把她刚刚
离开的那个天堂描绘得天花乱坠。他利用他走后没有丢失的、从父亲
那儿继承来的一点遗产,在城镇已经兴起的楼层和套房出租这个新产
业上碰碰运气。开始的失败虽然又让他变得一贫如洗,但他没有气馁。
这时,索菲娅出现了。

索菲娅在兄妹八人中排行老六。她早已果断地脱离了她里奥哈家
中的百年老生意:经营葡萄酒庄。我在巴塞罗那认识她时,她快要结束
建筑专业的学业了。尽管竭力想抹掉家族的印记,但她在周围的人中
难免依旧鹤立鸡群。她的突出形象并非是自己刻意追求的,而是天佑
神助,或者说大自然的恩赐。她有两条修长的美腿和一双苗条的胳膊,
步履从容不迫,谈吐稳健大方。我觉得她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我们一
起跑遍了所有画廊,拜访了她某个画家朋友的画室。如果没有这段经
历,我是不会爱上索菲娅的。她像某些艺术品那样,让我的精神兴奋,
也让我产生性的冲动。于是我产生了反叛心理,有了勇气。设若没有
这种勇气,我就不可能在没有预先考虑周到的情况下跟她上床了,但是
在某段时间里,我们确实确实有过几次上床。次数不太多,并非是连贯
性的,就像那些预料不到的暴风雨一般。

糟糕的是,在索菲娅开始跟赫纳斯有了关系的时候,我还蒙在鼓里
继续跟她上床。正是我自己在她有一次想了解埃布罗河三角洲时介绍
他们认识的。不可避免,我们两人在三角洲撞上了我重获新生的朋友。
赫纳斯主动发难,他一得知门迪萨瓦尔小姐同时跟我们两个人相好,便

像一头怒狮一般来到巴塞罗那站到我的面前。可能我那天下午的表现不值得怀念，因为我除了一面洗手——对，是在洗手——一面坚持说我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我是无辜的之外，对赫纳斯提出的条件我只是稍稍抵抗了一下。他要求我不要再插足他们的关系，要我跟那个女人一刀两断，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是在同时享用一个女人。索菲娅知道我向赫纳斯做出了我永远不再跟她见面的保证后，立刻火冒三丈。

索菲娅对我鄙视至极，她斥责我无情无义，是冷血动物，不知羞耻。我应该保卫我超出理性的权利吗？我应该把那昙花一现的吸引并继而产生的一种真正友谊变成一场战争的起因吗？而那场战争一旦爆发，还将逼迫我做出荒唐的承诺呀！我应该向索菲娅解释清楚赫纳斯是何许人吗？应该向她说清楚他是多么危险的人物吗？应该向她说清楚他会搬出什么样的理由对我不依不饶、逼我就范吗？而关于阿里亚德娜，这儿是一句话都不能提的。

在一段时间内，所有那一切都撕咬着我的心，令我倍受折磨，直至生活的道路又变得平顺通畅，我心中的伤痕渐渐被抚平。而与此同时，高贵的索菲娅和令人刮目相看的赫纳斯却联合起来，利用索菲娅的资金和赫纳斯的才能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成为本地区最兴隆的房产开发公司之一。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庆祝的，昔日的伤痕已永远封闭起来不再提及。或者说，我们是在一会儿前，也就是在我误开一扇门的时候祝贺了他们的业绩，因为那扇门在我的面前重新映现了一场噩梦，而那场噩梦就是赫纳斯表演的。

昔日的神学院学生、今日的众议员手端一杯加冰的威士忌倚在露台的栏杆上等我。露台朝向海湾，紧靠橄榄树的枝叶。夜间橄榄树散

发出的芳香、夏日风吹雨淋的土地散发出的芳香以及从蟋蟀王国飘来的芳香一起扑面而来，令人陶醉。

某些客人已经离去，而欧洲女专员一直没有露面。但是，聚会活动好像又掀起了一次新的高潮，因为所有人又围着花园露台的沙发凑在了一起。从画展大厅上来的客人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而从娱乐厅下来的客人则站在那儿一边比比划划一边交谈。从游泳池底部射出的蓝色光芒把我和阿曼德·科利跟那些客人分开来。八月的夜晚是静谧的。我一边听着阿曼德讲话，一边观望着海湾中灯光的闪动。

开始，我认为那些灯塔是向班亚半岛高地上发信号的，但是马上发现灯塔的光芒是移动的，而且移动得飞快。几分钟之内，一束灯光已经在开阔的海面上移动了七海里，这七海里把拉斯萨利纳斯跟海湾入口的灯塔分开了。在七海里的尽头，灯光消失了。与此同时，另一束不知来自何处、但又像来自海湾底部的灯光已经穿过海湾到达前一束灯光熄灭的地方：班亚角灯塔，这束跟随而来的灯光也同样在那儿消失了。

“你知道赫纳斯干了什么吗？”阿曼德以神秘的语调问我。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我在来参加聚会之前，稍稍打听了一下，有点……”

“你算了吧，阿曼德，别来给我讲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吧。我从小就了解赫纳斯，知道他所有的恶作剧。他二十岁时干的事，现在就不必再提了。”

“我不是指他二十岁时干的事。试想你的朋友身上一个杜罗都没有，建筑商门迪萨瓦尔的资金……”

“正如她的名字所表明的，是索菲娅这个人……”

我中断了与阿曼德的交谈，因为我看到第三束灯光刚刚从镇子的

港口那边亮起来,而且飞速地在海湾上朝开阔海面的方向移动,或者说朝着班亚角的灯塔那个方向移动。当它的行程至半,原先在班亚角灯塔那儿会合熄灭了的两束灯光重新又亮了起来,并且继续向开阔的海面上移动。两束灯光一前一后,后面又跟上了刚刚从港口出现的灯光。第三束灯光逐渐接近第二束灯光,直至追上了它,那时两束灯光便停了下来。有一会儿,第一束灯光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了,那是它已经飞驰到远海去了。

聚会最后留下来的宾客们坐在游泳池边的沙发和几张软扶手椅上,由于音乐停止了,谈话声也没有了,周围霎时一片寂静。露台像一个观赏台似的朝向几乎是充满疑团的、明晃晃的星空,也朝向海湾水面上银白色的光带。那光带酷似一只躺卧着的、几乎没有呼吸的动物。此时此刻,仿佛一只杯子的咚咚敲击声都可以引起自然界的一场大灾患。我悄声说道:

“最后她还是没来,女专员没来。”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索菲娅跳了起来,好像一个弹簧洋娃娃盒打开了盖子,“请把话说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说她没来,不是吗?”

“你还要怎么样?你还希望什么?现在先生发现女专员没来,想就这件事发表点儿评论,却说没有什么意思。难道你看到来了那么多人还不够吗?你愿意我来给你念一念名单吗?”索菲娅的声音已经变了、走了调,她醉了。

“我的用心不是……”

“当然,你说这话并非是用意不良,也不是想找麻烦……那么,你

看,是我要找麻烦,是我让人讨厌……相反,你关在自己巴塞罗那完美无缺的画廊里,认为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因为你觉得自己拥有的一切已经足够,觉得你自己知道的一切也已经足够。所以,你对有人想利用某种策略把自己的事业往前发展一步抱怀疑态度。因为我的画廊刚起步几个月……”她一下停了下来,因为她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忘记了我

是她的合作者。但是,阿曼德出来给她解围。

“索菲娅,说到画廊、卖地皮和你的社会活动,在宣传埃布罗河三角洲、赋予三角洲以文化内涵方面,你比许多人做得都好。我不知道你每隔多久发表一篇文章,真的,在你的一篇文章中,你重新享有了自己的荣誉和权利。在你的全部文章中,你好像对所有人的生活都抱着宽容的态度。但是,如果埃布罗河三角洲作为一个虚构的文化阵地存在的话,那谁也不会去碰它。我认为你写了一些文章,这好极了。不过,为了在三角洲创造附加的文化内容,我们必须向人们做说服工作,让他们相信,吸引他们,必须创造我们现在还没有的东西。”

这一场面是荒唐的,谁也不知道她到底指责我什么。但是这出戏还得继续唱下去,因为从这种糊里糊涂、希奇古怪的谈话中,有时可以获得宝贵信息。而我必须通过出乎意料的途径寻找看不见的城市。

“说得非常好,阿曼德,我不跟你争。这就是你从你的政治战壕里干的事。”我强忍着一肚子气说道。

“是的,我需要搞几个数字,尽管我对这些数字一点也不喜欢。但是我会帮助事情往我认为好的路上走,我会助一臂之力把事情往前推进。”

“我太赞成了!”我高声喊道。与此同时,索菲娅露出一副夸张的怪相,起初似乎不理解,然后似乎很敌对。而说到底,那是一种疲劳和酒

精作用的混合表现。

“行啦。但是，你躲在你的世界里，在艺术和精美设施的保护下，你感到自己对付一切都游刃有余，仿佛你的行为与整幕喜剧无关；我是说，好像你不是工程的一部分。”

“说得对，”赫纳斯不知从哪儿急急忙忙地冒出来，慌里慌张地说道，有些音都吃掉了，“我刚刚给他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投资机会，可他非但不感谢我，反而指责我。埃米利，你在横渡大洋的航程中在一个地方抛锚了，可世界在转，在你的身旁转，在你的脚下转！”

不错，一切都在转。而我的朋友们弄错的比表面看上去的要少些。赫纳斯是个机灵鬼，靠了他的敏锐，他比他的交谈者行动得都快，因此他总是抢在别人的想法之前，把好处捞在手。但是，他的行动并非由要走向何处的想法所驱动，而是为他自己所造成的需要所左右。他在举债的时候，不管从哪个方面讲，都超出了他的偿还能力，令他难以应付，这就迫使他变得贪婪，机智多谋，头脑清醒。相反，阿曼德把世界看成一个种种不完美现实的整体，应该行动起来改善那些现实，使它们变得更美好，尽管他看不清那些现实的不完美之处何在。然而，他的心情却为恐惧所控制，那是一种由持久的危险造成的焦虑，而这种持久的危险则来源于他的敏感不足、办事不力和做事无人领情。这就使他产生了一些依赖性，而这些依赖性很可能最终会把他引向与他要去的方向相反的彼岸。毋庸置疑，索菲娅是一个更复杂的人物，或许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她渴望控制棋盘上的所有棋子，不管那是怎样的一盘棋，而且绝不露出任何破绽。但是她并不千方百计地去追求物质实惠，因为她觉得只要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得到承认，得到赞扬，那也就是一种成功了。这是索菲娅使用的一种计谋，往往它只不过是一种游戏，一种不可

超越的实际行为，尽管它是有先兆的，迹象也有所显露。

在许多年前我就学习索菲娅的本领了。但是，在认识她之前，可说在认识她很久以前，我已经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本领。这种本领可能被阿里亚德娜抵消掉了，而索菲娅又把它重新开发出来。那是在冰冷的教室里和大风呼呼的过道里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我第一次听到了提埃坡罗的名字。我说的是我遥远的美感，换言之，是我保留下来的我可以称之为美感的最遥远的记忆。那是一个儿童的美感？是一个少年的美感？仅从美学的角度评价某个人或某件事，不也就意味着你同那人那事断绝了关系，远离了那人那事，同那人那事保持了距离吗？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甚至简单地仅从他面部的线条来轻视或看重班上的一个同学；我和某个人交朋友，是因为我喜欢他的穿着和发型；是因为一个人让我讨厌或对我有吸引力，就凭这个理由；我想也就凭这个同样的理由，我或者走到街道对面去跟一个人打招呼，或者装作没看见；我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或者仅仅是因为他站在下面的那个门廊让我看了很舒服或恰恰相反；或者是因为我不喜欢他穿的衣服或他身上的味道。这样来论断一个人不是很荒谬吗？今天我这样自问。

也许有人会想，在我们做的任何决定中，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着这种潜在的因素。不错，这话我同意。但是我所说的是一种强烈的冲动，这种冲动不可抑制，它要么叫我在一场足球赛中踢对手一脚，要么相反，把球让给对手。当然了，我常常压制这种冲动。我想，我学会了控制这种冲动，或者至少可以说减少这种冲动。有可能现在还希望就像从前那样、仅仅是由于那个简单的理由，仅仅是由于我喜欢而继续看到那种场景吗？对，仅仅是由于我喜欢这个简单的理由，而不是由于道德的、

社会的和金钱利益的因素。后面这些因素，有些人希望把它们保留，有些人则希望把它们摒弃。

过了一会儿，聚会接近尾声，变得冷冷清清，没有了一点生气。我们跳舞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索菲娅开始呜咽。她那富有弹性的身体由于轻轻地抽搐而颤抖不止。我想推开她看看她的脸，她拒绝了。我没有坚持，那时我发现她抵在我颈部的眼睛是湿漉漉的。那么，现在我该怎么办？我环顾四周，证实我不必为这一场面而焦虑：在已经逃走的人和歪七扭八地躺在扶手软椅上或者说醉在扶手软椅上的人当中，没有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索菲娅含含糊糊地嘟哝了点什么，好像她连让人听懂的勇气都没有：

“我真是害怕死了，”我觉得她是第一次这么说，“我再也受不了啦，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是在露台的栏杆旁跳舞，刚才我和阿曼德在那儿目睹了海湾的灯光游戏。峡谷从我们所在的小山一直伸延到镇上，我企图逃脱，于是便把目光投向峡谷，扫视着它。但是眼前马上出现了一种让我难以放松的东西：两辆警车蓝色的光束撕破了庄园道路上的黑暗。那么，看不见的城市呢？

第四章 威尼斯

《看不见的城市回忆录》

不是我离开那不勒斯不伤心，只是那建议实在难以拒绝。同样，在那不勒斯，卡塞塔宫的工程也一天天放慢了速度。而在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已经命令催促王宫快快竣工，因为他在雷蒂罗公园改建出的大房子里已经住得不耐烦了。如果一切按照预定的计划进展的话，很快就要进入大规模全面装潢的阶段了。为此，国王希望找到能使宫殿显示出壮丽宏伟、崇高荣耀的艺术家。新宫殿的屋顶像是指定了要采用当

代最伟大的壁画家的技艺，国王的意思是由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担当这一角色。

威尼斯，水塘上轻轻飘荡着绿色的蒸汽，正面展现出桃色、稻草色和石榴红色。在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色调中间，矗立着一座钟楼，伊斯特拉半岛的石头闪耀着柔媚的白光。

使命是紧急的。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慢慢答应了我乘船去里沃那并在阿雷佐小停几日。我的舅父亚历山德罗仍旧在阿雷佐经营一家颇有名气的金银首饰店，多亏这位舅父，我得以在罗马完成学业。为了报答这份恩情，我想在还来得及之前去拥抱他，免得遗恨终生，因为他曾经既是我的父亲又是我的母亲。再说，此次途经威尼斯后，恐怕要长期待在马德里了。

我舅父圆圆的脸膛，气质文雅，戴着眼镜，紧张的神情后面是一副慈悲心肠。他经常心存疑虑地说：“过去的时候，人就待在一个地方，相互熟悉，你知道你在跟谁打交道。大家心中都深爱着家人，履行对公民应尽的义务，同街上看着他们长大的乡亲们关系密切。可现在，由于发现了世界是转的，好像人们自己也不得不转了起来……”

他的用心并非是让我悲观，更不是指责我什么，因此，他的抱怨就变成了警告：“你不要理睬我的话，因为你应该找到你自己的世界，你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去改造世界。这个波旁王朝的卡洛斯现在对你不错，这毫无疑问，但是你要小心，因为你知道他是怎样离开佛罗伦萨的。他把那儿一切能掠走的东西都卷走了！警惕着点儿，别上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的圈套。要记好了，他们的利益不是我们的利益，换句话说，不是你的利益。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观望着，等待着，看看能否捞到点什么。但是不要让他们灌迷魂汤，绝不能认为我们是他们中的一员，因为

那样的话，一旦发生不测，你就会被抛弃，就要倒霉，就会成为一只偏航之船。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可要记好了，安德烈亚：有了好处绝不放过，但时刻都不要忘记，我们的利益跟他们的利益是不一致的。”

他大概以为我领悟了他的意思，所以就结束了劝导的话语，转而让我谈那不勒斯，谈圣卡罗大剧院的音乐，谈庞培考古挖掘中出土的罗马金银珠宝首饰，谈被卡洛斯从帕尔玛和我们的托斯卡纳区运走的法内西奥家族的宝物。但是让他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当我推心置腹地告诉他尽管我被淹没在一片恭维之中、但是我还没有把自己的心交给任何人时，他带我去了一个车间的侧室。他打开一个旧栎木柜子的门，拧动保险柜的滚轴，取出了一个天鹅绒布的小口袋：“阿雷佐的亚历山德罗·罗塞伊把这件礼物送给你，只有你知道谁会配得上得到它。当那一时刻到来的时候，你把这枚戒指戴在你心爱的人手指上，上帝和你的家人会一起为你祝福。”

这一次，我是怀着何等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愉快的复杂心情告别了我昔日的城市呀！

水路把我带到了美妙绝伦的圣乔治-马焦雷教堂，这座教堂赋予宽阔的水面以微妙的立体感，夕阳中，它的正面尤为悦目诱人；水路也把我带到了朱德卡，那儿耸立着十六世纪意大利北部最卓越的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另一个奇迹般的杰作：雷登多勒大教堂。多少年来，古威尼斯和热那亚共和国的最高执政官都是从多尔索杜罗那用船只连成的桥上穿过运河，来到这座教堂感谢一场流行性瘟疫的结束，那场瘟疫造成了这座城市的人口大量死亡。而这两座宫廷式的建筑同巴洛克式的光彩夺目的圣玛利亚·德拉萨卢特大教堂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

被认为是大胆的、庆祝性的建筑，庆祝那场瘟疫令人振奋的最后结束。

对于威尼斯城，我将永远津津乐道，对于埃尔巴拉佐·杜卡勒的欢迎仪式，我将永远难以忘怀，仿佛我一直漂浮在水塘和广场之间的半路上，或者说像是永远漂浮在拜占廷帝国的耀眼光辉之中。但是，我来威尼斯是要把一个人带走，这个人为教堂和舞厅的屋顶作过画，也为教堂圣器室和私人套房作过画。我的目的是要把威尼斯这位本世纪最优秀的画家抢走。

面对雷登多勒大教堂，在运河对岸的多尔索杜罗，是罗斯赫苏亚蒂大教堂。这座教堂屋顶上的壁画是我来寻找的那位艺术家的最迷人的展示：那些令举目观看的人们头晕目眩、眼花缭乱的透视画是圣罗萨里奥吩咐绘制的。圣母在云端观望着圣多明戈怎样站在跪拜在他脚下的狂喜的人们面前；那些人穿着五颜六色的鲜艳的衣服，分散在一道台阶上，那台阶似乎要朝着天门把教堂的屋顶冲开。

还在威尼斯很久以前，提埃坡罗在维尔茨堡辉煌的巴洛克式主教区住宅的作品就已使他名扬整个欧洲大陆。当时的君主和达官贵人都渴望拥有一位能够掌控广大空间、善于赋予他们代表性建筑以威严和力量的画家为他们效劳。在意大利，由于提埃坡罗的作品在舞台上的戏剧性、世俗与神圣的融合以及画面的宽广，他曾一度被视为十六世纪威尼斯派主要画家、著名色彩大师保罗·韦罗内塞的继承者和模仿者。但是很快就清楚了，提埃坡罗走的是自己的路，而帕拉佐·阿尔奇维斯科帕莱·德乌蒂内的壁画强烈地显示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情调。那是他最初的成功作品之一，或者说是威尼斯罗斯赫苏亚蒂大教堂的作品。这些作品表明他可以把宗教主题描绘得非常深刻；后来，在拉维亚家族的宫殿装潢中，他更是以雄辩和讥讽、神话和不恭的笔调把罗马执

政官安东尼和埃及著名女王克娄佩特拉的热恋激情描绘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由于卡洛斯三世驻威尼斯共和国大使蒙特阿莱格雷伯爵的推荐，我有幸应约去了帕拉佐·拉维亚宫。这座宫殿坐落在大运河和卡纳雷西奥运河的汇合处，是这个加泰罗尼亚出身的大家族强大商业势力的证明。这个家族是当年向威尼斯国购买贵族证书的开路先锋，因为威尼斯国急需资金。在拉维亚家族最风光的岁月里，宫殿里的奢侈达到了如此的地步：据说在著名的宴会上，等豪宴结束之后，他们甚至把用过的黄金餐具都扔进运河里。眼下的拉维亚家族没有保留下他们的祖先那种金光闪闪的财富，但是，他们跟城里其他居民一样更加千方百计地摆谱，装出一副富有的样子。就这样，乔凡·弗兰塞斯科·拉维亚的遗孀玛利亚·拉维亚，由于继承了一大批使人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首饰，她对某些来宫里拜访的客人异常地慷慨大方，热情接待，大送礼品。玛利亚·拉维亚企图使自己像提埃坡罗画的克娄佩特拉那样的美貌和富有。

当你第一次欣赏这位画家的一幅油画或一幅壁画的时候，你会感到很离奇，甚至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画面人物的线条和表情上，有一点什么开头时令人感到不舒服，但随着你继续看下去，就会渐渐被它迷住，直至你明白提埃坡罗画了一些多变的面孔，他追求的是向我们展示他的旷世英雄不稳定的、可变的部位。那些惶惑的目光以及那些晃动的目光下的深渊已经永远铭刻在你的脑海中，让你难以忘怀。这些目光也使你的目光晃动起来，在那儿你也看到了自己的深渊。由于我马上就要认识这些肖像的作者，我完全被那画面迷住了。画家如果不是感情奔放、天资过人，又能无拘无束地走在放任夸张的艺术道路上，是

不可能创作出那样的作品的。

委托给我的使命谈何容易。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先生二十岁时已经是古威尼斯和热那亚共和国最高执政官乔凡尼·科内罗的宫廷画家,现在已是六十高龄,而且他认为他周游世界的任务早已经结束了。没有什么能够使他动心、让他放弃在祖国威尼斯美好的隐居生活而去开始另一场冒险;何况这场冒险除了再为他增添一点荣誉之外,其他就全是烦恼和不舒适了。

提埃坡罗在画室里约见了我们,他一边在画室里来回踱步,一边对我们说,巨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然,他是想让我们说服他情况恰恰相反。为什么纪念性建筑物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呢?为什么不朽的时代过去了呢?我对他说,美的时代永远不会过去,表现宏伟壮观的时代不可能衰败,因为那是人类用自己的能力、想象力创造的。我还坚持说,维尔茨堡辉煌的巴洛克式主教区住宅楼梯拱顶上那宽阔的画面,《阿波罗和四大陆》,永远让人叹为观止而不会陈腐过时(关于这些画,我是从蒙特阿莱格雷伯爵大使那儿得到的精确详尽的说明)。

阿波罗在祈祷书的伴随下升向高空,背后是清晨的太阳射出万丈耀眼的光芒。圆盘似的太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以自己的活力照亮壁画上图像代表的四个大陆:美洲,繁茂的大自然骑在一条大鳄鱼的背上;黑非洲,坐在一头单峰骆驼上;亚洲,科学的摇篮,穿着华丽的服装骑在一头大象上;欧洲,美术之乡,在一头黄牛身边登基为王。

由于我在威尼斯的教堂和宫殿里看到过那些场景,那些躯体复又映现在我的想象之中:他们向地心的引力挑战,似乎欲升腾到高空,强有力的胳膊抓住了点什么救了自己的性命,面部的表情极度惊恐,又像是惊魂未定,眼神则是一片迷惘;除了这些躯体之外,还有一匹银臀高

头大马狂奔的马蹄、珠宝金首饰、古希腊罗马的双耳细颈小底瓶和迎风招展的旗帜、蓝色的披风、绸缎上的红宝石、号角、火炬、丰满肥大的乳房、裂缝石柱和隐约可见的神殿庙宇、阳光穿透下预示着风雨欲来的飞渡的乱云；这些云团平衡着暴风雨的成分并把它们提升，继而对着天空将它们散开，让它们一泻千里。这就是提埃坡罗的时代，是希腊神话中巨人泰坦的时代。

一天下午，老艺术家态度变得和蔼可亲起来。我们对他做的拱顶壁画赞不绝口，他非常高兴，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在维尔茨堡那激动人心的绘画经历，讲了他遇到种种难题再逐一解决的过程。但是，当他明白了我们要他一起去完成的使命时（泰坦时代并未过去，他要签字继续他的绘画事业，参与卡洛斯三世宫殿建筑的伟大工程），他便强调自己年事已高，不便远行，况且漫长的旅途险阻重重，从而偃旗息鼓，退而不再说话了。

提埃坡罗先生约我们一周以后再见面，因此我有时间去参观他的另一个最高级的作品：维琴察城瓦尔马拉纳别墅的壁画。在出发去维琴察城之前，大使先生提醒我绝对不要为聘请那位威尼斯画家的事担心，因为他拐弯抹角地绕圈子，惟一的目的是要缩短工期，以便在提高薪酬上讨价还价。这是因为他有一个大家庭需要支撑。为了聘用提埃坡罗，蒙特阿莱格雷伯爵花费了许多个月的时间。他通过各种途径、调动一切力量向他施加压力。他知道，如果这位绘画大师决定用原定一半的时间结束斯特拉城皮萨尼别墅的壁画的话，那么他就是已经决定应聘了：他将陪我去马德里。我们在走最后的几步棋。

这样，我就更有理由在维琴察城好好享受一下了。在那儿，吸引我

的不仅是惬意地了解瓦尔马拉纳家族的画,而且还有可以就近欣赏帕拉弟奥的建筑物盛宴。如果有人讲我是怎样只要远远地从四轮马车上看到一些建筑物的侧影就会激动得涌出泪水,准会有人把我当成傻瓜和荒唐的人。殊不知那些建筑物我只在图纸上研究过、在版画或图书插图上欣赏过,可从没有真正看到过。像帕拉弟奥那样接近了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建筑的人寥寥无几,那些建筑把古老的建筑风格融入了当代。我们可以建筑宫殿和教堂,那些权力和信仰的殿堂,威严和荣耀的象征,但是却没有接近这些别墅所显示出的舒适安逸、和谐融洽、人性和美丽的教导和启示。

在去美丽的维琴察城的路途中,我多次让马车停下来,好让我仔细地研究一下那些建筑物。它们应该归功于那位功绩卓著的建筑大师呀。

又一次多亏大使先生的张罗,我得以参观和欣赏瓦尔马拉纳别墅。老艺术家在那儿留下了最令人折服的组画之一。那些画面均取材于四大诗人荷马、维吉尔、阿里奥斯托和塔索的作品,是对作品的生动诠释。在那地方,他的工作空间要狭窄得多,但是他利用假柱子和远景透视法增大的空间感,使那些景物似乎要把你引入实景之处,引向开阔的天空,引向从建筑物各个部位探身出来的人物身边,以致那些建筑物的结构都给人以深远奥秘之感。就是在这样的整体画面上,阿伽门农把自己的脸藏起来,以便不去目睹他的女儿伊菲革涅亚牺牲的惨景。他被迫交出女儿,为的是要天意顺应他的军队,引导他的军队到达特洛伊城。但是他没有看到,由于女神狄安娜的说项,一块云彩正带着一头鹿向舞台中央飘来。那是狄安娜对那位年轻姑娘产生了恻隐之心,打算救她免于死。

：画面上的人物面部色彩、躯体色彩、衣着色彩、披风色彩，还有旗帜的色彩，均亮丽而柔和，因而创造出的氛围既透明又热烈，同大师某些画布上油质色彩构成的沉闷浓重的场景截然不同。这样的配色让你轻松地融入那种气氛，没有任何刺目别扭的感觉，尽管那地方不是太宽敞。噢，此乃一巅峰之作！

：决定性的会面再次被推迟了，老画家对这次会面一点也不着急。这使我有机会第一手了解威尼斯城的其他艺术珍品；这些珍品我曾多次在书上读到，听人说起，但一直无缘亲眼目睹。这次参观有些珍品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在我认为需要的时候都可以如数家珍一般把它们背出来。这些画家是：贝里尼和乔尔乔涅，提济亚诺和韦罗内塞。

除此之外，我还有时间参观亚得里亚海城的某些依然兴盛的沙龙。那儿经常演奏大作曲家安东尼·维瓦尔第的作品，进进出出的夫人們的服饰可以与克娄佩特拉媲美。由于我不擅长交谈，而光看人家交谈、自己不参与则被视为缺乏教养，于是我便找些托词尽快离开那种聚会，让我的船夫绕一个大弯再回到我热情周到的东道主蒙特阿莱格雷伯爵家中。从水上欣赏威尼斯，它是一扇阳光明媚的窗户，是一座飘出音乐的房子，可以听到小平底船划动发出低语般的沙沙声和突然从一扇门里传出的嬉笑声。

威尼斯的夜晚，看不到一个沙龙里那样服饰华丽、兴高采烈的夫人。我从一处那种奢华的聚会中逃出来，感到特别孤独和忧伤。而这种孤独和忧伤又不得不很快被警惕所代替，因为那些黑咕隆咚的街道和被遗弃的广场，是拦路打劫的人最喜欢出没的地方。有一次，我真的证实了这一点。

到了会见的那一天,在画家的家中,正如大使所预见,一切都很快地解决了。提埃坡罗第一次办事那么干脆利落,他拿出一幅画好的设计图让我们看,题目是《西班牙的荣耀》。根据向他提出的建议,他将以此幅设计图为依据,来为卡洛斯三世的王宫穹顶作壁画。接着,他提出了条件:他要他的两个儿子詹多梅尼克和洛伦索陪他同行,并且他的儿子也要被雇用,因为他需要他们帮助;而他的妻子塞西莉娅·瓜尔迪和四个女儿以及另一个做教士的儿子则留在威尼斯。总之,他提出的报酬条件很快就讲完了。大使眼都不眨一下地全部答应了他。这时,提埃坡罗把原先答应给他的工资一下子提高了一倍。听了他的话,蒙特阿莱格雷伯爵忽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只是说话,并不看我们,他发火了。与此同时,画家则动手用一块布盖上他为王宫的穹顶准备的画稿。大使让了步,但没有完全答应画家的要求。提埃坡罗继续无动于衷、心不在焉地做着解释。大使沉默不语,我顿时额头冒出汗珠。最后,大使向提埃坡罗伸过手去,而他则露出一丝笑容。接着我们就开始谈旅行的细节了。

同提埃坡罗一家的旅行持续了漫长的两个多月。我们三月末启程的时候,威尼托区的原野刚刚预示着春天的到来;等我们抵达马德里,已是六月初的日子,早到的夏天已经占据了整个卡斯蒂利亚大地。跟詹巴蒂斯塔先生和他的两位家庭随从、还有他绝对不想扔掉任何一样东西的器物一起旅行,真是堪称一部史诗。的确,他已是六十六岁高龄,还要做横渡大洋的旅行,不能不说是一种痴呆或疯癫的莽撞行为,因为画家不但遭受着痛风的折磨,失败的幽灵也时时困扰着他。为此他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保证他得到应有的待遇和尊重。他由于过度的聪

明，没能意识到，那已是公元一七六二年，他的艺术事业再没有上升的可能了。时兴的画派已经对美术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所倡导的技术高超、夸张的色彩画派不可能进一步繁荣了。绘画修枝剪叶的时代已经到来。

1 大使先生抛下我，让我独自处理旅行的事。他嘱我先带提埃坡罗一家去巴塞罗那，然后去卡洛斯国王的宫廷。我一心想去热那亚，我在那儿安排好了一切乘船去加泰罗尼亚。我祈祷着那一决定时刻的到来，因为到那时我可以说我们的行程已经走了一半啦。但是，到了那时，不想在利古里亚海岸刮起了可怕的东风。提埃坡罗先生吓得收缩成一团，我们只好改变计划：走海路绝对是不行了！

找到交通工具继续那次长途跋涉费了我很多时间，不过，在那些日子里，跟提埃坡罗一家住在面临大海和港口的一幢大房子里，我倒发现詹巴蒂斯塔经历着巨大的改变：狂烈的阵风吹来大片大片火红的云团，东风或者那柔和的、持续不断的西风带着树木香质味，传来安静而轻微的抚弄或颤抖，这些都激起了画家的情绪。他入神地欣赏着那橘黄色的黄昏，或者紧张而激动地在大厅里踱步，仿佛他需要解读一种具有隐秘意义的舞蹈。这位大师曾画过瀑布状的云彩，画过令人头晕目眩的远景上一排排英雄人物，画过飘悬在空中的天使和前蹄高高跃起的骏马；画过各式各样的主显节图，此时面对令他陶醉不已的景色，却呆呆地认定自己的绘画技术还可能不足之处。这使他领悟到：顽强而变化不定的自然要素的力量同人们精神上奇妙的、想象的欲望相结合，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伟大创作的摇篮。激情通过像他那样的画笔打开道路方能传达到画布，传达到宫殿和教堂的穹顶。

提埃坡罗又回头重新审视自己已经动手的画稿，结果便画出了新

稿,而且还要叫我给他讲讲弗兰塞斯科·萨瓦蒂尼的情况;我同这位建筑师曾经在卡塞塔宫工程中一起合作,后来他跟随卡洛斯国王离开那不勒斯,去马德里执行那儿的工程计划了。

我本来愿意走海路抵达加泰罗尼亚人的城市,结果却做了一次漫长得没完没了的陆地旅行。这次旅行不仅时间拖得很长,而且还特别不顺利,尤其是看到詹巴蒂斯塔遭受折磨,他已经是位老人了呀!尼萨,马赛,蒙彼利埃,佩皮尼昂,赫罗纳……还好,我们有洛伦索和詹多梅尼克的支持和帮助,否则,我们现在还在路途上呢。

巴塞罗那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试想,我来自那不勒斯和威尼斯……比较起来,我觉得它是一个圈在城墙内的喧闹小城;争夺继承王位导致的战争为本城留下的累累伤痕依旧赫然在目;港口上呈现着通常的商业景象。无法无天的贸易活动是加泰罗尼亚人最好的武器,但是却没有塑造一个良好的建筑形象或者说令人信服的城市形象。建设的规划,或者说建设的想法,倒是在商会头面人物的口中津津乐道,吵得山响;他们对我们热情款待,以各种礼仪迎接了我们。

听了那些高贵人士的解释和评论,我发现在许多加泰罗尼亚人的眼中,一七一四年波旁王朝的胜利对他们来说仍旧是一种失败,因为城市被摧毁了,权力被取消了;但是,卡洛斯三世从那不勒斯归来选择在巴塞罗那下船上岸,登上王位后善于听取商人们的要求,这也给加泰罗尼亚人带来了希望。尽管那位君主已在位三年,他的种种诺言都变成了泡影,但那些巴塞罗那的名流好像还不打算认输。我们一谈到那不勒斯,那些最有学问的人眼睛都亮了起来:那是加泰罗尼亚人的那不勒斯,是阿方索五世把它变成了地中海都城的那不勒斯,是努埃沃堡的凯旋门,它预示着一个建筑 and 艺术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但是，当今的加泰罗尼亚人对地中海已没有足够的拥有权，他们不停地坚持说他们有权跟美洲做生意，对此，王室却给他们设置重重障碍，尽管据我所知，并不绝对阻止他们，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加的斯作为桥头堡。然而，这个桥头堡，过去，或者说现在，意味着是他们的一场战斗；而与此同时，我的战斗是一直把提埃坡罗陪到马德里。

：我真不愿意重新回忆我们在最后一段路程上被迫无奈遭受的艰难困苦和百般不顺，尽管皇家派了一位官员陪伴我们。本想他能在旅途中为我们提供方便，结果却证明他是位最无用的向导，除了一大堆要求原谅的托词外，就是不断地向我们鞠躬表示歉意和尊敬，没有半点儿实际意义。在我们遇到麻烦事的时候，这位官员的本领似乎非常高超，他可以编出难以想象的种种理由进行辩解和搪塞，但却没有丝毫预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当我们到达萨拉戈萨的时候，我真怀疑画家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和他的家庭随从能不能有一天到达宫廷所在地。有一个星期，这个国家让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它只是信口开河说空话；腐败无能，没有信用，不知廉耻，像个流氓无赖，更是愚昧无知。想到这些，我真想向老艺术家的要求让步，我们转身回文明的威尼斯去。我心中暗想：一个统治过欧洲、征服了美洲的国家怎么能是这个样子？从萨拉戈萨到马德里的路程并不十分遥远，居然一路都要提心吊胆，不能平平静静地到达目的地，因为时时都有遭到抢劫的危险；或者在沿途的客栈里，有人例行公事般诈骗你。

：在半岛内地，人们那可怕的外貌又是让人失望：他们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对衣着一点也不讲究，要判定你的面前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男人，需费力仔细观察一番方可做到。一个民族能这样失去美貌、风度和聪慧吗？问题是我们不能离可怜的画家提埃坡罗画上的那些满面笑容

的、自豪的、不容轻慢的、带翅膀或者令人陶醉的人物再远了。此时这位倒霉的画家已不像前几天那样满腔怨愤，而只是用惊恐的目光望着那一切。

鉴于上述情况，首都马德里人贫困而不健康的外貌对我们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我们还远远不清楚西班牙宫廷会以何种方式来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外国画家，而这位画家是他们邀请来，签字画押身负重任为王宫增添光彩的呀。到了马德里城门，就在老阿尔卡拉门下，我们被告知说，宫廷的人不在马德里，他们要在阿兰胡埃斯待一段时间，那是他们每年春天的习惯。可是我们原以为即便大臣埃斯基拉切或我尊敬的弗兰塞斯科·萨瓦蒂尼不亲自来迎接，他们也会安排某个信得过的人来负责接待画家哩。但是，一切都是枉然。好像一七六二年的六月四日马德里那令人窒息的闷热天气，把所有人都请到阿兰胡埃斯过几天去了。

我逐渐地弄清了所有那些不愉快的事，想办法向伟大的提埃坡罗解释，他和他的儿子们吓得躲在马车里，不敢让脚踩到那座肮脏的城市。我想画家可能会命令我把他们带回巴塞罗那，他们可以从那儿回到自己的祖国。

我真是伤心透了。要么是他们抛弃了我们，要么是皇家那些达官贵人习惯性地认为从巴塞罗那到马德里路途遥远，我们永远也到不了马德里。问题是我得想个办法避免老人知道了没人等他而心中难过，于是我只好玩威尼斯的感情牌了。我吩咐他们去提埃坡罗尊贵的国家的大使馆，没想到这步棋又犯了个大错，因为使馆里没有留下起码的接待人员。我们得到通知说：大使也在阿兰胡埃斯！

当他们国家的使馆终于给了他一个住处的时候，我明白了詹巴蒂

斯塔·提埃坡罗最后一段的事业将不会顺利了。他在使馆暂住，与此同时，我一边等有人从该死的阿兰胡埃斯回来，一边张罗着为他找住处。还是弗兰塞斯科先回来了。他给大臣埃斯基拉切和国王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威尼斯画家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身体状况很坏，不宜去行宫见国王。我这个外国人被扔在了一个如同染上瘟疫一般臭气熏天的城市。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让我难以忍受的，还是最伟大的画家遭受的侮辱，他是我们世纪最伟大的拱顶和高贵屋顶的壁画家呀！

我还猜不透在这座城市，我们将迎来荣耀的日子还是遭受痛苦和烦恼的日子；我还没有看到一位在马德里兑变为成熟女人的那不勒斯姑娘的微笑；也还没有看到在一个最明亮的日子里宣布自己梦想的国王。

第五章 他真的爱她

咚咚的敲门声响起的时候，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翻译安德烈亚·罗塞利的回忆录，而且翻译了好一会儿。我本应该看到阿曼德的到来，因为在我工作的门厅里，尽管阿曼德寻找阴影和清凉的保护，可他沿路下到小海湾的情景还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那位意大利阿雷佐人的意外变故、他所提出的尚未具体化的宏伟规划，以及威尼斯画家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噢，又是这个提埃坡罗？出现在报纸头版上的消息，把我拖向了另一个世界。因此我没有注意到阿曼德的出现。工程师那带点色彩的、暗示性的讲述，到我这儿却变得更为尖锐和深刻，因



此我翻译的速度很慢，好像我要把那些讲述的内容变成我自己的一个故事。他讲述的那些事情是如此吸引人，甚至把我从今天上午同克洛埃的电话交谈中吸引了出来。

克洛埃为我画廊出版的季刊杂志做摄影工作。这项工作对她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安慰性的逃避，一个她为这份杂志做的多项工作中的手工艺特例，是对她这位摄影者本身的种种实际启示。对于克洛埃来说，决定在阿尔法克斯港的家中度夏——实际上只是八月——一点也没意思。她知道索菲娅在那儿。尽管她十分清楚我跟索菲娅的关系已是如烟往事，但她还是感到担心：她猜想那头老母狮手中掌握着点什么。不过，她现在连假期都没有，所以也无法使我老老实实地呆在巴塞罗那，倘若可以，她宁可高高兴兴地答应我去世界的另一端。

克洛埃属于我从前经常交往的那种人。这种人你不知他们来自何方，他们或待在巴塞罗那，或待在伦敦。他们没有多少钱，通过一个不稳定的交换网凑凑合合地生活。那个交换网总会为他们提供一个下榻之处，还常常为他们提供一份不正规的工作。这些人是享受奖学金的学生、候补设计员、闲散摄影师或者是货真价实的失业摄影师、将来可能成功的无名作家、常年流落异国他乡的演员或者纯粹是到处寻吃赚喝的人。他们是巡回的一族，我也曾与他们为伍，但并不十分喜欢。对他们来说，家庭已不是一种关系，朋友才是真正的关系。他们没有未来的打算，只是想追求永远的娱乐消遣和新鲜事物。他们崇尚真诚和质朴，这种崇尚代替了所有惯常的关系。我是个有点无定见的人，正是这种无定见让我适应了这些特色，我认定，不管是拉丁人、乡下人，还是天主教传统的人，都不应因出身而遭到鄙视。

但是，黑女人克洛埃是加勒比人，又在英国首都待过，她绝对属于

这伙人。而且她聪明得像只猫：小脑袋总是充满期待地观望着，身体灵活，思维敏捷。我考虑现在我同她一块儿出去肯定会犯不忠的大错：她奉献给我的自由，也就是她年轻的性感令我着迷。但是，反过来一想，我受不了她那占有的妒忌，我不能给她应有的回报，我不能同她黏在一起……她不属于我的一伙人。克洛埃现在要走了，她来去都是同样的机敏，她失去了诱惑力。

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不告诉阿曼德·科利我已经听到了他的敲门声，或者我不把门立即打开的话，好像他要一膀子把它撞开了。那架势，好像他是收拾了整个世界回来的。他说话气呼呼的，并且不停地把他的几缕头发往后梳理，因为他的头顶完全秃了，只留下那几缕不听话的毛毛。他指责我拿一切都不当回事，这种时候还呆在家里。但是，我还能做什么呢？

阿曼德想尽一切办法企图阻止将出席聚会者的名字公之于众，阻止报界说话。相反，如果昨天欧洲环境女专员出席了聚会的话，他会以同样的努力让这次活动大肆宣扬出去，以同样的激情在公众面前大谈特谈他接近了画家马拉基埃斯·塔雷斯，并且知道了他今年秋天的画展将变成一场最有效的国际运动。这场国际运动的宗旨就是让欧洲自然遗产、埃布罗河三角洲所面临的种种危险和政府准备在那儿实施的野蛮开发变成敏感问题。

这位众议员在门迪萨瓦尔家的露台上陪着我观赏海湾上那移动不定的灯光的时候，大概是午夜时分。一条从远海飞速驰来的小船已经靠近了班亚半岛。那半岛是一块荒凉的舌形沙滩，远远离开所有港口。小船停靠在那儿，为的是卸下各种口袋包装的多少公斤多少公斤的可

卡因和迷幻药。按照约定的时间,另一条船从阿尔法克斯港海湾的一个秘密地点起锚驰向半岛海角。依照惯例,那儿是速速交货的地点。但是,要么是有人动了肝火,要么是没有按照定好的数目付钱而发生了争执,这一拖延给了海岸警卫队停靠在拉皮塔圣卡莱斯港的伪装船时间。这条船一直警惕着那儿发生的事情,它立即起锚向毒品交货的地方驶去。

从远海驶来的那条船上的人首先发现了这一情况,企图收了钱逃走。但是另一条船上的人看到自己被出卖,力图阻止他们,这就给了巡逻队更多的时间。最后,在绝望之下,两条走私船上的人强行发动船只,试图全速远离海岸。对于从海湾内起锚的那条船来说,逃跑绝无可能,因为不管从它的大小还是从它的发动机马力,都无法与巡逻船相比。它立刻被逮住了。与此同时,它的供货者却飞快地驶向远海消失了。

走私船上的四个人没有抵抗。他们也不能抵抗,再说,他们把毒品也已经扔进海里。但是,两件预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件是,岸边的海水不深,扔下船的毒品有两口袋漂了起来;另一件是,在这条船出发的地方,也就是他们在海湾里的活动中心,又有两个人同时被逮捕了。那儿是一片海滨沼泽地,他们的小码头就在沼泽地的芦苇丛中。码头上有一间乡下人的小房子,一条小船在那儿等待分发毒品。

海岸警卫队一直注意着那些走私行动,早已计划好对他们施以打击。审问了被捕的毒贩后又开始了第三次逮捕行动,也就是要逮捕所谓的毒枭赫纳斯·萨乌莱尔,他在社会上公开的名字是赫纳斯·门迪萨瓦尔,用的是妻子的姓,房地产商人。逮捕行动大概是在凌晨两点进行的。

幸好赫纳斯没有抵抗。当时他吸完古柯烟，毒瘾已经过去，像许多来宾那样昏倒在一把扶手软椅里。最令人惊讶的是索菲娅的克制，面对丈夫的被捕，她居然若无其事，冷静得离奇；直到几分钟后我们一起跳舞的时候，她才在我的怀里哭泣起来。其他在场的人也没有大惊小怪。又过了好一会儿，有些人从昏睡中醒了过来，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尽量找了个托词走了，我也在其中。

阿曼德的紧张有增无减。一时广播电台只播放逮捕毒贩的消息。这件事在镇上引起了巨大震动，因为被捕的人都很年轻，而且是本镇人。但是还没有涉及聚会的事，也没有提及出席聚会的名人。

“你不必担心，”我对阿曼德说，“海岸警卫队来的时候，你已经不在呀，不是吗？”

“你不要刺激我。当时我提醒了你，说赫纳斯不清白，可你不理我的茬。当我意识到要出事的时候，我就走了。但这并不排除某个小丑告诉报界昨晚谁去了赫纳斯家里。”

“用不着哪个小丑，阿曼德，你很清楚，很多记者也去了……大概那些签了名的人也很希望把事情宣扬出去。”

“当然，那儿到处是记者！”

“啊呀，也没有像你说得那么多……”

“我就指望你了！不过，你讲的有道理：今天上午我打了几个电话，好像没有人想煽风点火。”

“再说，你去了那儿，并不等于说你就是毒贩。”我想刺他一下，这种人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他们想把一切都控制得死死的。

“事情明摆着哩！”我本想打马虎眼安慰他一下，以便脱身终止与他

的谈话,但是阿曼德并不放过我。“你跟我一样清楚,我的名字跟门迪萨瓦尔夫妇连在一起就会给我造成怎样的损害。”

“你算了吧!”我有点发火了,“逮捕的是他,可不是你!”

“没错。根据今天上午我得到的消息,没有对索菲娅提起任何指控。可现在的问题是,再过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新闻媒体的焦点离开了这次聚会又会转向房地产的丑闻。那时这件事会被再次拖进去……而且还增加了一件事。”

我不愿意再待在屋里同阿曼德这位胆小如鼠的卑微小人继续谈下去,他关心的就是他的形象受损。于是我邀请他去吃饭,以便安安静静地聊聊天。但是,过了两个小时,我们又回到原来的主题。

“我习惯了稳稳当当地办事,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是目前在水文规划这件麻烦事上。”阿曼德对我说,在饭桌上他已经放松多了。

“根据最近的民意测验,你领导一个反对派毫不妥协地反对引水计划,这使你变成了最著名的议员之一。”

“活着就是整天违心地到处讲话!”

“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很幸运,可以保护自己的东西……”

阿曼德变得严肃起来,他好像在自己的脑海深处寻找什么。他忘记了吃饭,接着又开始说道:

“好像你根本不了解我似的!我一向努力以理性行政。我原以为可能……”

“你现在不正在这样做吗?持续保护环境,维护区域平衡……”

“你行了吧!自从我从政以来,我所有的水文研究,所有以前拥有的这方面知识,都是针对一件事:如果有一个总体想法,一个半岛规划,

那就要慎重、恰当和理性从事；就是要将埃布罗河的水引到其他区域……”

我的饭勺停在空中，没敢往嘴里放。在往嘴里放这一口饭之前，实际上我是嘟哝着含混不清地说道：

“可是，你在说什么？你大概是中暑发昏了吧！这正是政府反对你所领导的斗争的观点呀……”

“因为我是反对派。而且由于我是这个地区惟一的议员，我必须出头露面当头头，引人注目……”

“那么，你……”

“那么，我，如果我能进入政府的话，我要干的就是执行进步党人十年前就已经做好的计划了。”

“如果那些成千上万被你拖去游行示威的好心人听到你讲这样的话，他们会轰走你的！”

“但是我们不组织游行示威，我们只是在那些活动分子邀请我们时去参加游行示威。”

“你去参加游行示威，支持他们说的话，在国会里是他们的代言人。这你逃不掉，阿曼德。所有的人都把你看成保卫埃布罗河的旗手。咱们进饭店时跟你打招呼的六个人就是为这事崇拜你。”

“是的，我知道。再说，我的确反对保守政府的计划！”

“但是，保守政府的计划跟你刚刚说的你们要执行的计划如出一辙……”

“没错，但是我们执行这个计划是为一种政治信念，是为了总体发展，而他们推动这一计划是迫于大房地产商的压力；那些大房地产商想瓜分埃布罗河工程这块大蛋糕。如果你逼我把话说透的话，那就是抢

位子。”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跟这些人也好，跟那些人也好，反正所有祝贺过你的人都要一起去屠宰场……”

“埃布罗河三角洲的退化，耕地和井水的盐碱化，因河水太浅而断航，这些都不是因为向穆尔西亚省和阿尔梅里亚输水；何况现在输水尚未实施。这是四十年前的那些水库造成的恶果，是佛朗哥的水库造成的。”

“那么你们的水库将会使情况更加糟糕。”

“别那么危言耸听！我们暂时是反对派，我们将反对。可如果我们很快就进入政府（此事我怀疑），那我们就只在一定的时间内体面地反对……”

“行啦，阿曼德。但是，你现在是在这儿；可是，当这件一波三折的事有了最后结局，也就是你跟刚才认为你保护了他而拥抱你的那位渔夫一样到了六十岁的时候，你再回到这儿，看到的将是由于你，或者是由于别人造成的一场大灾难。到那时……”

“你不要跟我重复我在公众面前讲的那些话好吗！我跟你讲的都是心里话。我有两条很好的理由：一条是如果某一天我能公开或者从政府的角度支持这项计划，那将是因为它是一件大好事，它将造福于一千万人，而受伤害的只有一万人，即便这一万人是‘我’的一万人；另一条是你所说的灾难，顶多也就是回到原来的情况，就是说，回到两百年前的状况，到处是一片盐碱地；可现在这儿是大片大片不为人所知的稻田。”

“就是说，要拿这快平原补偿给卡洛斯三世。作为著名的暴君，他应该是你的榜样。”我不仅指责他，还给阿曼德找了个同谋犯，是他激起

了我对那位著名国王的失败计划的兴趣。当年国王的计划是间接推动在埃布罗河三角洲大量开垦荒地。不错,一时间,好像阿曼德·科利众议员躲在自己的阴影里认真考虑起来。

“说真的,我打心底里感谢你让我说出了一时间想说的话。这是我几乎从未做过的事。有时候,话憋在心里,我觉得真有发疯的危险。”

“如果你说的所有这一切发表出去,”我又去逗他,“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肯定会兴高采烈地放鞭炮庆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支持一项事业能坚持那么久,最后本来有机会发号施令,却不得不放弃了。”

“如果我们不放弃,这儿的人被完全逼到死角里,对那些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分子就更糟糕。保护埃布罗河过去是出于保护大自然这个理由,而现在是民族主义分子的理由。他们认为埃布罗河遭受破坏是议会游戏规则过错,是建筑商施压的结果,是保守派争夺席位所致。”

阿曼德·科利满面笑容。阿曼德·科利日子过得很潇洒,可说春风得意。坦白说,当年惟一促使我离开新闻界的原因,就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里到外看清所发生的事情,了解各色人等的真实面孔。问题是跟政客相处,与跟渔夫、画家和毒贩相处完全不同;跟政客交往,说不定哪会儿你就会发现他们企图通过何种手段耍弄你,于是你就开始讨厌他们、不想再跟他们交往了。

以前我从事新闻工作,是在求学时把它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对于那段时间经历的事情,我无怨无悔。那段经历留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一些人际关系。不从事新闻工作,是不可能建立这些关系的。但是,我母亲去世后,我意外地发现她给我留下的遗产比我指望的价值要高一些。说实在的,我根本没有指望那份遗产,于是我决定放弃已经积累了相当资源的报纸和艺术副刊的工作,把遗产那笔钱投资办画廊,因

为这样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时候,我卖掉镇上的家宅后,海湾的房子便成了我的应急避难所。我以前就知道我可以回那儿,但最好是不回去。它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同时也令我厌恶,不久以前,看到索菲娅站到了我画廊的门前,我正好巧妙地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认为那是一种信号,就是说,回到迷宫的时刻临近了。我没料到的是,刚刚一住到镇上来,就遇上了一个铁窗里的朋友。

“阿曼德,既然你对赫纳斯的活动了如指掌,也很清楚他可能损害你的形象,你为什么还在聚会上签名?”

“因为跟你一样。”

“什么?”

“因为索菲娅邀请了我。跟你不同,我好几个夏天都参加这个聚会。跟别的政界人士一样,跟建筑商们一样,跟画家塔雷斯一样,必须出席。”

我们告别的时候,众议员再次炫耀他的消息灵通。他告诉我在昨晚的事件中被捕的人已经被转移到塔拉戈纳。他又提到我打算去看看痛苦绝望中的索菲娅的想法,告诉我在家中是见不到她的。见我迷惑不解,他向我透露索菲娅可能呆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在画家塔雷斯的庄园里,藏在稻田中间。我知道众议员暗示的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佯装不懂,他也就不敢继续说下去。我们很晚才离开饭店,这天晚上我谁都不想见了,我惟一要见的就是安德烈亚·罗塞利。

我跟阿曼德·科利见面后的那一天,我决定去塔拉戈纳探听一下赫纳斯的消息。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多种多样的理由,其中之一就是由于看不见的城市;由于在我明白美的概念之前,我们天天去一起玩

耍的那些下午。且不说玩耍的事情比阿曼德·科利给我讲解那地方是些建造于两个世纪以前的仓库或地窖之事更早。阿曼德讲的那些仓库或地窖如今已变成在运河尽头建起的大海港的仓库。这条运河连通着大海和埃布罗河。

赫纳斯向来是个机灵鬼，他的头脑最好使。在组织足球比赛的时候，他总是先挑跟他一伙的人。船上器具那些离奇古怪的名字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列述起来如背简短热切的祈祷词：什么桨耳，什么簏式渔网，什么……他还是笑话大王，听了他讲的笑话，没有人不笑得前仰后合，憋得透不过气来。他还善于猜谜和打赌。我们这些人就像是适应了环境的小动物，在遇到为求生存而斗争的突发事件时，他的抗击力肯定会超过任何人。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有一个时候，赫纳斯失去了学习动力，他的诡辩也变得对他无效，让他从我们中间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也不再允许他继续提高身价，好像这个小伙子的运气过早地跌落了。原因何在？文化因素，环境因素，家庭因素，且不说这几种因素不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显然，事情恰恰相反，对某些人来说，它们还起限制作用，仿佛是建在屋顶上的一道不可穿越的屏障。因此，当学业盯在了一些有点超越日常已知世界的目标时，这些因素就变成了一种障碍。

这种障碍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赫纳斯对我们继续求学失去了兴趣，他要收拾行装走人另寻他途了。他凭直觉，或者一再听别人说，学的那些东西对他无用，他没有能力学成功。因此，他一向拥有的先天的优势不仅烟消云散，而且变成了一种难题，因为他被解除了思想武装，落入一种迷茫的境地。但是，他改不了好为人先、凡事冒尖、处处显示自己最聪明、最杰出的习性，所以，为了弥补自己的欠缺，他便干起

了不光彩的行径，学得好斗，变得高傲自大，目中无人。当这些作风把一个人变成一个帮派的小头头的时候，他也就慢慢做起了青少年时代的黄金梦，走上了排他的、唯我独尊的道路。

我儿时一起玩耍的伙伴变成了一个秘密犯罪集团的成员。那时他就抵不住金钱的诱惑、被金钱可以轻易到手的诺言拖着走了。他只要在那个集团里卖力，就可以得到大把大把的钞票，这样他的优越身份又恢复了，当然是经济上的，但也有了社会地位的优越感，特别是得到性的享受。而与此同时，我们这些可怜的书虫子，却是在为远期的收益或者为觅得仅仅能得到一点早期报酬的职业废寝忘食地寒窗苦读。

就这样，看不见的城市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抹掉了，虽然在穷困的青少年时代，我们在那儿发现了一种新的益处：你可以让一个女孩对那地方产生兴趣，帮她跳过毁坏的拱顶，在寂静的暗影里拉住她的手；那时你的运气来了：你拥抱着她，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一点也不优雅地、笨拙地吻她，把手伸进她的衣衫，解开她胸部的扣子。有一次我跟赫纳斯的妹妹阿里亚德娜就是这么干的。

而今天，我对我这位朋友的身体一下垮成了那个样子感到吃惊：眼圈黑了，脉搏不稳，背也弯了。他看着我，好像对我来看他既讨厌又感激。他找了个好律师，根据这位律师在我走进探视室前告诉我的情况，他对这一案件并不乐观。探视室肮脏不堪，在那儿，我看到赫纳斯躺在一条长凳上，样子几乎像个胎儿。

“你要努力自制，保持冷静，大概也就是四五天的事。”我对他说，但心中并没有底。

“也许是我倒霉了，你知道吗？关在这里并不比在外面一事无成

更糟糕。你没有带她……”

“当然没有。”

“那你走吧！”

“如果你愿意，我就走。”

“你等一等。”他竭力镇静下来，睁开眼睛，望着我。

“那么，你，建筑公司的生意那么好，难道不应该早早放弃这一切吗？”

“局外人看这一切都很容易，但是我除了继续赌下去，没有别的路：这块肉对我太肥、太关键了。如果我不用这种办法获得大量资金，房地产生意也就一败涂地了。”

“那么门迪萨瓦尔家的钱呢？”我冒着把场面搞得更复杂的危险鼓起勇气问道。

“很久以前索菲娅就把财路给我切断了。这些终生享受荣华富贵的财主从来不会冒险去赌，他们今天给你几个杜罗让你投资，明天马上就要见到效益。”

“大概不止是几个杜罗吧……”

这句话惹恼了赫纳斯，他向我发动进攻了。

“但是，你懂什么？对生意上的事你懂什么？你不懂，什么都不懂。我们这些要往前发展的人，我们这些要把生意越做越大的人，有时不得不沿着一条直路跳过为老老实实的平民百姓制定的规矩。尽管也许你的话有道理：我的确毁掉了索菲娅家的一些钱。但这又怎么样？现在他们在钱上同我划清了界限，我也只好听天由命，忍下这口气。你不能帮我一下吗？”

“在钱上我不能。”

“你是个白痴。是个……懦夫。一个胆小鬼。你跟她一样，跟索菲娅分毫不差。现在她只需要在艺术上争得荣誉出人头地。好吧！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你大概已经把她搞到手了！”

“赫纳斯，你不要犯混！”我越来越受不了他陷入的痛苦，尽管也许我更喜欢他向我进攻，因为我明白，舔平那些伤口，他有着钻心的疼痛。

“索菲娅不是我这种类型的人，她跟不上我的节奏。那我就让她去办画廊裱画，慢慢折腾吧。这对我也没什么不好，我们可以顾客共享……”

幸好，现在赫纳斯又在泥潭里打滚了。看守提醒我探视的时间快结束了。但是，赫纳斯一听到这句话，马上又反攻了：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你大概已经把她搞到手了！”

“或许你说得对，赫纳斯。”我对他说，想到要过好久才能再来看他，我想以和解的方式结束这次探视，“但是她选择了你！”

“胆小鬼！你害怕是因为我威胁了你。”

他笑了。这话也对也不对。索菲娅是个特殊的人，是个光彩照人的女人，但是我还不想为了她而让人把我杀掉。

“祝你好心情，我希望这事很快就过去。”

“你不用跑回去，因为你已经赶不上了：这会儿索菲娅应该跟马拉基埃斯在一起，她已经骗了我好久了。”

“行啦，赫纳斯，再见！”

我无精打采地关上了门。许多年以前，当我们一起在看不见的城市游荡的时候，我们所处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谁也不能预测生活将带给我们每个人什么。有时候，我曾想，赫纳斯今天的情况本来是应该属于我的，于是我便荒唐地感到我的倒霉事都转到他身上去了，并且在他

身上集中地表现出来。好像是我在生活中躲过的每一个暗礁，都出现在了她的面前，险些让他溺水而死。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神秘的理由，我又回到了探视室。我只是看着他，不说话。而他继续说着话，仿佛我根本没有离开过，同时他的眼睛奇怪地盯着我或者是盯着门口。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她与那个搞狗屎展览的画家不会很久，她惟一感兴趣、也是一贯感兴趣的是提埃坡罗。我真的爱她。”

说完这句话，他又崩溃了，就仿佛一座大楼在抵御了多年道道裂缝的损害后，轰然坍塌了。

我现在正驾车沿高速公路驶向南方，赫纳斯最后的那些话回荡在我的脑海里。公路的左方，大海慢慢昏暗下来，云团逐渐增多，而且越来越密，仿佛你伸手可及。车窗玻璃上挂满了水珠，像是一张朝我露出微笑的雀斑脸。我继续驾车前进，几乎昏昏欲睡，但那种平静只是装出来的。

“我真的爱她。”这句话可以有几种解释。一种是赫纳斯从前爱索菲娅而现在不爱她了；一种是他曾爱过索菲娅，但索菲娅从未爱过他；另一个解释就非常不同了：赫纳斯不同于我，他真的爱索菲娅。可以肯定的是赫纳斯爱过索菲娅。而这一事实却荒谬地让我的心情平静如水。好像这一事实能免除他那些不光彩之事的罪过，或者说能使他从那些劣行中得到解脱。无疑，我是被一时的感情所左右，我看到了监狱里的赫纳斯，看到了跟马拉基埃斯在一起商量事情的索菲娅，却看不到赫纳斯年年月月干出的无数见不得人的勾当。

那么，他指责我没有爱过索菲娅是什么意思？或者是想证明他跟索菲娅在一起是命运之神的正确安排？不管怎么说，我知道他的这一



指责跟他透露给我的那件事有关，这件事我要打听清楚可是不容易。他说，索菲娅只对提埃坡罗感兴趣。提埃坡罗？可是，这件事跟他们两个有什么关系？赫纳斯妒忌那个意大利人，蔑视索菲娅对绘画的崇拜，认为这正是索菲娅不爱他的原因所在。这看上去似乎是头脑过于简单，但可以理解。现在好了，我再也不接受赫纳斯这种婊子养的家伙发表的这类见解了。

挡风玻璃上的水珠已变成劈劈啪啪的倾盆大雨声。大海已变得模糊不清。泥土的气味飘进车内。现在我只能两眼死死地盯着路上的分界线开车了。尽管有些车选择了停下来，等那阵大雨过去再走，但我还是继续往前开，脑子里一直在琢磨着赫纳斯说的话。这时，我忽然意识到，赫纳斯并没有说索菲娅对大写的提埃坡罗感兴趣，他肯定说的是她对小写的提埃坡罗感兴趣。就是说，是一个特殊的提埃坡罗，像是指一幅具体的画。那句原话是：她惟一感兴趣的、也是一贯感兴趣的。在这句话中，“一贯”这个词至少意味着从他认识她开始，从他们住在圣卡莱斯开始，因为这是他对她的指责，就是说，这幅画对于索菲娅，一贯比他赫纳斯本人更宝贵、更重要、更迷人。那么，这个小写的提埃坡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认识索菲娅开始于我为报纸进行新闻采访的时候。那是在八十年代，当时对葡萄酒的品尝和质量鉴定在业内行家中间大大风行起来，并在具有一定购买力的人和自由职业者中间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报纸要我写一批有关此事的报道。索菲娅是这方面令人感兴趣的重要人物，因为她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世袭家族。但是她对葡萄酒业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见解，而且她住在巴塞罗那，是个令人眼花缭乱、看不透的女人。

我们成了朋友。当她把我介绍给她的一些画界朋友并带我去看私人藏画的时候，她再次说明我对绘画感兴趣，否则是得不到那种待遇的。就这样，我跟艺术的关系是知识上的，美学上的，而索菲娅对艺术是一种挚爱。我曾亲眼目睹她把珍贵的绘画挂在她家的墙上，或者从墙上摘下来。有时候也看到她买画或者把祖传的、相当贵重的画卖掉。但现在我在回想是什么原因让我陪她到埃布罗河三角洲来。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荒唐事：这儿连提埃坡罗的影子都没有。

到达圣卡莱斯的时候，雨停了。好动的人们又拥到了街上泡完八月奇怪的黄昏。我艰难地驾车在市中心前行，最后终于到达了小海湾。我还没有来得及下车打开花园的栅栏门，有个一身黑装打扮的矮小身影便轻轻挥了挥胳膊向我打招呼。

巴莱里亚纳是赫纳斯的母亲。她那满脸的皱纹酷似积聚在她那双小小的黑眼睛周围的波浪；而那双深陷的、小小的黑眼睛则似乎是要逃避这个世界隐藏起来。她从头到脚一身黑衣，就连系在下巴下的包头巾都是黑的。以前的成年妇女都是这样打扮的，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了。我告诉她监狱不太可能放她儿子出来，她要有好长一段时间儿子不在她身边的思想准备。

“反正就算他在外边，我也从来看不到，”她对我说，“再说，他待在监狱里我更放心得多，放出他来还不就是干那些野蛮荒唐的事！”

巴莱里亚纳说的话可能有意义，但是她自己不知道，她那样说只是因为她还停留在昔日赫纳斯真正让她受折磨的时代。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由于发生争执，他一怒杀死了他父亲。”她继续说道，并未想到他的丈夫已经死了很多年。



于是我想起了那两个人：丈夫和妻子。一个周日，他们在码头上带着赫纳斯散步，一起在附近玩耍。父亲跳上船，又帮着儿子上了船，巴莱里亚纳跟上来。三人上船之后，老赫纳斯的一举一动都是温柔的，爱抚的，那是一种天伦之乐：他和儿子在船上，就像是到了将来某一天，父子俩每天清晨一起出海去打鱼那样。这就是赫纳斯的家人，是他的亲人，可是他辜负了爱他的人的慈悲心肠，毁灭了他们的希望。

我看着巴莱里亚纳，再也不能忍受：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都无法安慰她。她内心的痛苦和在公众面前遇到的苦恼几乎要让她发疯，几乎要把她带到一个她能忍受的受难之地去，但是她从这个地方幽灵般地回来了，因为她想起了她的儿子。尽管她儿子干了那一切，他还是她的儿子，她还是像从前我们从看不见的城市回来在运河上被抓住时那样爱他；她知道她的儿子眼下又面临新的危险。

“那么，女巫哪？”她突然对我说。

“什么女巫？”

“你给他带的那个女巫呀！”

“我没有给他带女巫，是他自己找女巫。”我这样说着，为老人脱口而出的话笑了起来。

“当然了，他希望你有的东西他都有，他希望成为跟你一样的人……”老人的突然清醒开始使我不安起来。

“我不知您说的什么意思。”

“哎呀，我的孩子！如果你知道他是多么崇拜你，怎样模仿你，那该有多好呀。他从小就是这样。他希望留你那样的发型，穿跟你一样的鞋子，跟你说同样的话……”

“这些事您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不是从哪儿弄来的，这就是发生的真事，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当时我不得不把他送到那所学校去，因为你在那儿。结果，灾难开始了！”

“可是，我不……”

“他跟不上你，这让他很恼火。他尝试和他爸一起出海，但是也不行。他讲起你来好像你是另一世界的人。你住在另一个世界，我们许多年都见不到你……那时你要能帮助我们让他走正路该有多好呀；可他父亲只知道用皮带抽他。那么，阿里亚德娜……你怎么能够？”

“我不知道……”

“当他遇到那个女孩的时候，我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是的，他爱她。从那时起，他做事也顺了起来。但他从不来看我。那个该死的女巫！”

当然，我推测他终于找到了像我的方法。当他把索菲娅从我手中夺走，或者想到自己干的事情时，他的愉悦是难以言状的。我不能相信，我真不能相信，我跟某个人在阴影中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这个人一直在审视、模仿着我的行动、我的表情、我的生活，把我的生活按照他的方式去解释，给予事情在我看来根本不具有的评价，歪曲我无意中讲的话语，一切向我看齐，跟我竞争，妒忌我。

“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开始窃窃私语起来。”巴莱里亚纳接着说道，眼睛是无神的，“他们躲着我，但是我看得出来。我感到害怕，我知道他又卷入了他们那伙人的麻烦事。”

巴莱里亚纳不让我送她回家。目送她那矮小的身影走上小海湾的路，消失在夜幕之中以后，我就变得孤独一人了，周围只有她的话语唤醒的各式各样的幽灵。世界上有多少巴莱里亚纳这样的人呀！那些报纸对阿曼德是如此关注，对这种人却决不用半页纸。多么仁慈的心肠！

多么高尚的人格！但是她们被辜负了，她们的希望落空了。老人在我的心中激起的冲动或同情也许可能使我更加鄙视赫纳斯，但是从她讲的事情中我也得到了一种警示：我的生活离一场戏剧曾经这么接近，但是我根本没有发觉。那么，想想所有这一切吧，且不要说阿里亚德娜了。

不管是由于怎样的理由，我知道我不能只是等待夏天的结束，装作这个星期好像没有存在，一回到巴塞罗那就又一心钻到画廊和杂志向我保证的那些权利中。那么，如果有一种方法扯住这个大线桃子的线头的话，它的名字就叫提埃坡罗。一个小写的提埃坡罗。或者换一个说法：安德烈亚·罗塞利。

第六章 马德里

《看不见的城市回忆录》

多亏弗兰塞斯科·萨瓦蒂尼的多方奔走，提埃坡罗一家的住处问题终于体面地解决了。他们从威尼斯大使馆搬到了圣马丁广场的房子里。整个这段时间他们一直住在那儿，我也终于能喘口气，用不那么愤怒的目光欣赏一下王国的都城。建筑师萨瓦蒂尼有力地促进了这件事。当他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像拥抱自己的父亲一般拥抱了他。他立刻把我带到了王宫即将竣工、正在装饰中的工程，兴致勃勃、如数



家珍地讲述了一大堆规划设计。他打算用这些规划彻底改变皇家别墅和都城的面貌。这些计划在那些年中有的已经实施,有的也很快即将变为现实,其中包括皇家海关大厦、阿托查总医院、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一座新阿尔卡拉门……此外还要在整个城市铺设下水道系统和方石面!

不管是服务设施、医院或教堂,萨瓦蒂尼对这些建筑一概采用最近两世纪的罗马建筑模式。在得到皇家金库的全力支持后,其结果都是富丽堂皇,华美无比,以致西班牙王国都开始展现出高雅卓越的风姿,而这种风姿在过去似乎被大街小巷摇摇欲坠的建筑抹杀了。萨瓦蒂尼没有忽视城市规划,因此马德里陆续出现了林荫大道、休闲散步场所、喷泉、广场和公园,人们几乎忘记在一七六二年他们是通过破落镇子般的一扇小门迎接一位惊魂未定的提埃坡罗那件往事。

在王宫中,狡猾的萨瓦蒂尼抓住机会使自己变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遵循着我们共同的大师卢伊吉·万维泰利在卡塞塔宫的线路,他把自己的足迹留在了主露天石梯级的建设上。毫无疑问,那道梯级既庄严又雅致。对马德里的梯级来说,要赶上那不勒斯的梯级那种不可逾越的壮丽委实需要一点雄伟和亮丽。为此,在这同一座宫殿里,建筑师、画家和雕塑家同时工作,周围则是一群群的工人和卡洛斯王室成员。到了这时,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我们到达马德里的时候没有人去迎接提埃坡罗一家人。

就这样,萨瓦蒂尼获得了君主的信任。一个来自波希米亚、但在那不勒斯就早已认识卡洛斯的画家拉斐尔·蒙斯搞阴谋诡计,企图把皇家的工程揽到他的手中。蒙斯看上去颇像个隐士,他把家眷送去了罗马,一个人独身生活。他工作起来如着魔一般,黎明即起做壁画,黄昏

时还在纸版上画草图。开头好一段时间,我对他有着同对提埃坡罗一样的好感;他们都献身艺术,可说艺术就是他们的信仰。但是不久我便发现,他废寝忘食地工作,是出自他谋求权力的野心。他企图控制美术学院,毫不妥协地把一些艺术原则强加于人,仿佛那些原则是惟一向他揭示的基督教徒新的摩西十诫碑。

虽说蒙斯为人死板,阐述见解生硬,与人交往粗暴,但他是名人,还是为人所敬佩。这部分是因为他写了一本题为《关于美和艺术鉴赏的反思》的书而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尽管这本书是用德文出版,读者甚少;部分是因为人的本性是趋向轻松舒适,依照别人的成文去做省时省力,还可避免放任发挥的危险。

波希米亚人有自己的有利条件:他在帕尔玛、佛罗伦萨,特别是在罗马,都学过这种艺术卓越的表现手法。而他的著作则对理解和评价绘画,以及培养画家都用得上。可以反驳他的是:他认为他的理论比绘画本身还重要,因此他在涉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三大画家时不得不极端过分地做出下述结论:“拉斐尔选择了表现手法,他在构图上施展自己的本领,做到了图案完美,动静精确,线条协调和色彩轻柔;柯勒乔追求形式的美感,主要是壁画规模的宏大和构图统一,油画的笔触柔和;蒂西亚诺迷恋外观的真实,在用色方面有着特殊的才能。在这三位画家中,最卓越的自然是一位抓住绘画最本质的东西,亦即表现手法的人;表现手法无疑是绘画的核心,因此,拉斐尔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人。”

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的到来可能会给他的霸权造成威胁,因为提埃坡罗除了带来他的绘画理念,还有他的画作。蒙斯的肖像画清澈透明,端庄大方,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他的笔工细腻,还可说是杰作;但是他的画从来跳不出它表面代表的东西。或许他是位优秀的绘画

者,但却是位缺乏想象力、缺乏天资的画家。蒙斯永远达不到像提埃坡罗那样的艺术家境界,因此,他绞尽脑汁论证这位威尼斯画家的画已经不合时宜,称他在新画派面前已经没有任何功绩可言。

他占领理论阵地的企图和策划个人阴谋的努力,也就是那种在画布上得不到的东西,促使他去力图进攻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后来,他看到霸权难以到手,又感身体不适,便得到皇家的允许去了罗马跟他的家人团聚一段时间。而现在,他又选择了新的战略:跟国王陛下的忏悔师埃莱塔神父结盟;这位神父对君主的影响是宫廷之外的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

整个马德里的人过去和现在都感到惊讶,他们想不到自己有一位像卡洛斯那么虔诚的国王。刚到卡斯蒂利亚不久,国王的妻子、王后玛利亚·阿马利娅·德萨霍尼亚去世,国王变得更虔诚了。所有人都确信卡洛斯纯洁得白璧无瑕,甚至都有这种荒唐的说法:为了远离肉欲的诱惑,自从失去妻子之后,他便睡在像块石头般的硬板床上。即便如此,一天深夜他感到性欲难耐,便立即起床赤脚在地上行走,以便驱走那些邪恶的念头。陛下拒绝找一位新妻子。如果有人劝他走一条他那种身份的人驾轻就熟的路:找情妇,他会立刻勃然大怒。

跟在那不勒斯一样,打猎对于国王来说是一项与祈祷同样神圣的活动。毫无疑问,打猎可以使国王得到消遣,但是还有另一种解释:有人让他懂得了多做体力活动可以避免曾给他的家庭带来众多灾难的疯癫病。如果说王室严格的时间表是天意的话,应该说国王陛下在选择住处方面也同样严格。他要按规定的日期一天不差地从一座行宫搬到另一座行宫,去埃尔帕多过冬,以同样的方式春天去阿兰胡埃斯,夏天去圣伊尔德丰索,秋天去埃尔埃斯科里亚尔。在这些住处搬动之间,他

只在马德里的王宫做短暂停留，一年中在那儿待的时间最短。如果我在陪提埃坡罗到达马德里的时候了解这种详情的话，那任何抱怨都不会有了！

与此同时，弗兰塞斯科不知疲倦地监督着大量建筑工程和市政规划的进展，而我则被他拖在身边。有时候我告诉他我更喜欢集中在一个具体项目上，比如王宫或医院，他总是不置可否，对我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只有两次，我好不容易听懂了他像自言自语一般嘟嘟囔囔说出的话：“那不是你的任务。”“难道我还有一种任务？”我心中暗想。随着我勤勤恳恳、一心一意地工作，逐渐变成那位建筑大师的得力助手，我也听到我们身边的议论越来越多。

的确，在马德里跟在萨瓦蒂尼身边工作的头几年里，在一座改革规划层出不穷，建筑家、画家和作家云集，君臣都决心使国家改观的城市里，我的素质培养达到了顶点。我常去拜访老提埃坡罗，他大胆地使王宫的拱顶工程得到了进展。我在工程的脚手架上，或在圣马丁广场的家中见到。对于蒙斯和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一伙人对他的傲慢态度，他装作没有看见，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发现，因为这位真正的王宫补遗者正在致力于一项宏大的工程，无暇顾及其他。

如果说有点什么能说明那些年代马德里所经历的激动人心的、创造性的、大胆的气氛的话，那就是詹巴蒂斯塔所做的人物壁画；那些壁画我从屋顶近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在提埃坡罗父子三人一起工作的脚手架上全神贯注地盯着看，反复欣赏。他们首先画完了国王卫队厅的《埃内亚斯封神》。在这幅画面上，那位特洛伊王子、史诗中的英雄沿着云彩和阳光形成的一道螺旋线，在他母亲、爱神维纳斯的

帮助下向上往永生攀登；维纳斯坐在丘比特的身旁，给儿子递一个头盔。

但是，詹巴蒂斯塔的杰作还是在御座宝殿。那幅壁画的名字叫《西班牙君主国的威严》。这幅画表现的是君主国受到诗人们的热情颂扬，势力强大，美名远扬，周围种种领地遍布。此画克服了宝殿面积巨大的困难，创造出多角度视点，可以从大殿的末端看，也可以沿着大殿的飞檐看。同时，画面的天空把结构的各个部分紧凑地连成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在云彩楼阁中光芒四射的天空，而且在这个天空中还有一道彩虹。那个明亮的天空把画面上的人物照亮，同时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他们，好像他们轻飘飘的，是些无重量的人；但他们是些有形的肉体，似乎悬在空中，但既有重量也有精力。由于强光的照射，人物的服饰上显示出大范围种种醉人的色彩；画家以自己精巧的技艺，把这些色彩处理得浓淡相宜。

御座宝殿的整个结构可能都是旨在颂扬君主政体，歌颂国王的美德，赞颂他在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所拥有的巨大财富。但是只要稍微安静一会儿仔细审视，便会感到在我们的内心中有一种成功的颂歌，景仰的颂歌，精神崇高的颂歌和欢乐的赞歌油然响起，让我们获得一种全身心的欢乐。整个这种灵魂的震撼不是为了君主或他的美德，而是为了画面上那些人物和那些幻象，为了画家通过形体和色彩展现出来的高超技艺，为了画家通过光和远景显示出来的超凡才智；那暗淡的金黄色的肥大长衫，那浅蓝色的披风，那乳白色的旗帜，那闪着珍珠亮光的云朵，那前蹄跃起的奔马，那丰腴的乳房或那高高的圣杯，何处不显示画家的艺术造诣？有那么一天，也许没有人会记起国王的名字和他辽阔的疆域，但是，伟大的提埃坡罗壁画上的快意和激情将会永恒，他的

名字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或许我的心处于激动、喜悦和忐忑不安之中？难道它是沉浸在激情和高尚的、宽宏大量的海洋之中？因为此时它正在等待一个高尚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就是迎接、提升和适应这一广阔的感情的海洋。

萨瓦蒂尼客气地建议我住进他宅邸的耳房去，那耳房无人居住，而且是独立的，后来这耳房便成了我的家。我搬去那儿的时候，萨瓦蒂尼已与万维泰利的女儿异地成婚，他正等待着他那不勒斯年轻妻子的到来。弗兰塞斯科已年过四十，而塞西莉娅刚满十八岁。由于在姑娘到来之前人们便已闻知她是有名的大美人，所以半个马德里都期待着她的来临。

对我的良师益友萨瓦蒂尼来说，那不勒斯姑娘来马德里之路委实太坎坷不平了，因为塞西莉娅高傲地宣称，她拒绝跟一个老头的那桩婚姻。除了年龄差异之外，还应该说弗兰塞斯科恰恰又不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美男子。塞西莉娅的兄弟们也住在马德里，也是萨瓦蒂尼所监管工程的指挥者，他们力劝塞西莉娅接受这门亲事，告诉她那一结合会给她带来怎样的好处，同时也告诉她吵吵闹闹导致一桩丑闻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但是，似乎没有什么能使姑娘改变主意。

新马德里的重要人物弗兰塞斯科·萨瓦蒂尼闭门沉思，精神沮丧，尽管依旧有点妄自尊大地强打精神来回踱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他的塞西莉娅不理睬任何人的话，就连建筑家三天两头送的大批礼物也难以让她动心，她甚至拒绝再与他见面。到了这时，这位西西里建筑家向我提出了建议，要求我，或者说恳求我跟姑娘谈谈，让她看到我的这位朋友和建筑大师的美德，看到他初看时

难以发现的优点以及他对她的慷慨和怜惜，并且可以告诉她，他可以给她所需要的一切自由。萨瓦蒂尼说她会听我的话，因为她不会认为我要什么手腕或有什么企图；此外，她有可能相信我还因为我们年龄很接近。

当然，我不能拒绝，尽管我没有多少说服的本领好施展。但是，我毫不怀疑的是，这一使命最后将在我的生活中掀起波澜。

我是在公园里见到塞西莉娅·万维泰利的。她手打一把阳伞，身着浅色衣服，裸露着手臂和颈项，衣服也是袒胸露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目光中透着灵气。这是一位聪明而有教养的淑女，一个外国女人。在马德里，没有一位夫人敢如此穿着打扮。一位年轻的淑女，一个姑娘，她面带微笑，身边有人陪伴。她们轻轻躬身向我们打招呼。我们在安静的、笑盈盈的随从人员中间散步，谈前天的音乐会，谈良好的天气，直至随从人员慢慢地散开去，最后只剩下我和塞西莉娅单独在一起，尽管那些人保持着适当距离监视我们。

此时我觉得，我一生中度过的所有时间都是为了把我带到这一时刻，把我放到这个地方。塞西莉娅玩着阳伞，微笑着，用一种嘲弄的语调说道：

“我记得你在那不勒斯。我爸爸告诉我你是他的爱徒。但是当时你几乎没有发现我的存在！”

“你爸爸非常器重我，就仿佛我刚刚出蛋壳似的……”

“啊，卡塞塔宫！啊，奇阿伊亚海岸！多美呀！我做了什么孽呀把我放逐到这个地狱般的鬼城市来？你也是萨瓦蒂尼派来当说客的吗？”

“不，我只是想来问候你一下……我可以让你感到这座城市更美丽些。”

我们就这样一边散步，一边聊天。我怎样才能春天给她讲冬天的事呢？我把每一句话都说得恰如其分，千方百计地达到这一目的。我没有忘掉弗兰塞斯科的任何一条美德，没有忘记告诉她如果她把那桩婚姻带向美好的港湾她会得到的每一种好处。我迎合她的兴趣，投她的所好，利用她的虚荣心和女人的感情脆弱。但是，我惟一得到的是她的微笑和一些怒气冲冲的回答。我是多么高兴看到她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呀！我是多么高兴看到她不想、不会让步呀！我可以认为自己是建筑师最差劲的朋友吗？因为我是说了应该说的话，但说那些话时既没有信心也缺乏热情。我应该为没有把自己希望得到的那种东西让另一个人得到而自责吗？

接下来的每一次跟塞西莉娅见面，我越来越难以对我的情感告诉我的话不闻不问，对她的眼睛、她的声音、她的表情以及她那年轻而无比婀娜的身体散发出的醉人气息装聋作哑。但是，我尽量抵制那种诱惑，尽管我从她明亮的目光中，从她说话声调不由自主的变化中，体察到那种吸引是相互的。我们继续见面，那是一种疯狂行为，一种鲁莽、轻率的行为。在甩掉其他陪伴她的女孩子之后，她越来越大胆；在我们为了摆脱那些姑娘走进花园迷宫似的小径时，她越来越无所顾忌。

那种情况不应该再继续下去。我必须立即结束，否则我就会面临一种卑鄙无耻的境地，那是完全不恰当的，我不能允许自己。我想做一个忠诚的人，于是告诉了萨瓦蒂尼我在帮助他获得成功的道路上失败了。就在这天下午，我去见塞西莉娅，向她告别。该做的事我都做了，我尽了最大努力。

但是，塞西莉娅听罢我的话火冒三丈，破口大骂那桩神圣的婚姻，骂她的父亲，骂萨瓦蒂尼，就差没骂教皇和国王了。接着她便号啕大哭

起来，她说我应该帮助她，我怎么那么冷酷无情，把她扔在那个人的手中，我怎么那么无耻，明明爱她却不敢承认。

“我会付出一切代价不离开你。”片刻的沉默之后她这样说，两个人陷入沉思，没有勇气离开我们那一公园偏僻处的庇护所。“如果必要，为了把你留在我的身边，在这件婚事上，我可以按萨瓦蒂尼标出的路线走。你可以告诉他了，他赢了。”

弗兰塞斯科·萨瓦蒂尼欣喜若狂，对我坚定不移的合作感激不尽。尽管由于塞西莉娅的到来要增加相当数量的用人，他还是恳求我住在他家附近。由于我当时还处在昏头昏脑、懵懵懂懂的状态，拒绝的话就没有说出来。但是，随着搬家和庆祝日子的临近结束，小摩擦开始了。我整日关注着萨瓦蒂尼的城市规划，同时又为塞西莉娅的接近惶惶不安。我设法不常去她喜欢去的地方，寻找一天中不与她碰在一起的时间，尽量避开她。但是她要做的却恰恰与我想的相反。换言之，她让我在我躲不开的地方见到她，出现在我必须与她相见的时间。

柠檬的芳香，突现出年轻躯体轮廓的丝绸衣衫，附近音乐会的乐曲声，不知是卖弄风情还是真正单纯的撒娇声，黄昏时分从杨树的枝叶间透射下来的阳光，以及我们隐藏在一行行夹竹桃间的身影。

“你对我说过你不会离开我的，安德烈亚。”

“塞西莉娅，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这样做太不谨慎了……”

“我感到是那么孤独，离家那么远……你不知道我……”

“弗兰塞斯科是我的朋友，我……”

“我对你说过我跟他结婚是为了待在你身边，可现在你……”

“别再说这话了。当时你无路可走！结婚那是木已成舟。”

“你可真绝情呀！你就不能像那些骑士一样风流一场？”

“你说什么？什么骑士？”

“安德烈亚，你就没想过你是惟一能配得上我的人吗？”

我紧紧握住了她那线条柔美的胳膊，把她拉到我的怀中，吻她赤裸的颈项，吻她的眼睛。我们互相接吻，互相拥抱。在这当儿，附近回荡着一只手风琴拖长的咏叹声。在距我们几步远的地方，一个人影在草丛中晃动。但是，我们两人佯装没有看见，我们无法抑制那股激情。

在另一座花园里，这一场面得以重现，然后是在一个偏僻无人的大厅里，再后来就是在我的卧室里。我好像已经发疯了。真的发疯了。有许多天我都想到塞西莉娅那胜利的、令人如痴如醉的歌声，想到她赤裸的脊背，想到她那袒胸露肩的衣衫难以抵御的诱惑，想到她洋洋得意的欢乐生活。在必然把我带向我的工作目的地的轮船上，有很长时间我都在想这些事。该死的使命。那些令我们陶醉的星期很快就结束了。

一天，弗兰塞斯科通知我宫里要召见我们，要我准备接受一项重要任务，并说时刻终于到了。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在马德里已经住了四年。说实话，我跟萨瓦蒂尼一起坐车去行宫的时候，我像一片树叶似的颤抖不止。我担心萨瓦蒂尼有可能发现了我们，尽管设若果然如此的话，我会做出决不承认的强烈反应。但是，想到我对这位良师益友的信任背叛到如此地步，我简直感到羞耻得无地自容。我的心绪是如此的混乱不安，以致我没有察觉我们已经到了，大家都在等待我下车。我们急步走进行宫，穿过卫士警戒的院子，到达了主梯级，那是塞西莉娅的父亲万维泰利在卡塞塔宫的主梯级的复制品。我似乎听到塞西莉娅的名字回荡在整个行宫，犹如是一种控诉。噢，塞西莉娅！

这一次我没有时间去欣赏蒙斯和提埃坡罗的拱顶绘画了。是埃斯基拉切本人，也就是那个要我把詹巴蒂斯塔从威尼斯带到马德里来的人，亲自陪我们去见国王。中午温暖舒适的阳光不经窗帘的过滤直接射进君主的大厅。他正在一大群秘书和顾问的簇拥下签署文件。一得悉我们的到来，他让大部分秘书和顾问都退下去了。大臣埃斯基拉切、皇家建筑师萨瓦蒂尼和我分别向国王鞠躬致敬。卡洛斯微微一笑，笑间突现出他的大鼻子，从而让人注意到他那体质虚弱的、几乎让人怜悯的面容，尽管他魁梧的身躯赋予他一副威严的神气。他放下手里正在处理的事情，走到我们面前。

“我想跟你谈谈，罗塞利先生。我记得你在那不勒斯，具体点说是在庞培。”

“我，陛下，我感到非常荣幸……”

“你陪提埃坡罗先生到这儿来，事情做得很好。王宫的壁画差不多全画完了，那些画真是棒极了。”

“惟有王宫才配得上这样的画，陛下。”

“萨瓦蒂尼先生为王宫做了杰出的工作，我们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程。跟我们的老朋友万维泰利在卡塞塔宫做得一样，至今一切进展良好；但是提到万维泰利，我们心中很不是滋味。你现在为美化这座城市所做的一切都会产生良好效果。整个王国有许多事情要做，你不这样认为吗？”

“是这样，陛下，您所掌管的令人羡慕的工程，除了别的优点之外，它还美化了全国的建筑。”

“罗塞利先生，受我的委托，埃斯基拉切大臣和萨瓦蒂尼先生负责把你培养成了建筑家和工程师，为的是有一天你能主持这个王国规模

最宏大的工程。”

“我为此感到自豪，陛下。愿为您效劳。”

“不过现在时间还未到。我想叫你去俄罗斯学习沙皇彼得大帝是怎样建设他的城市的。等你回来的时候，你就能在这儿建设一座新的大城市了。这座城市必将为我们带来荣耀，必将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将不遗余力，罗塞利先生。你去圣彼得堡，发掘那儿的秘密，证实一下所有传说中的那些奇迹是否真实。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应当已经协商好了建设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这座城市必须具备我们所谋求的全部优点和各种形式。但是，从此刻起，这座城市已经在我们的脑海里了，它的名字就叫圣卡洛斯！”

一年中的所有季节像走马灯一样从我的脑海里鱼贯而过。我看到国王的脸色起了变化，再没有那种羞怯和身体虚弱的表情，而代之以坚定和喜悦的神色。这种坚定和喜悦的神色惟有在某个怀有梦想并且知道怎样把这种梦想变为现实的人身上才能想象得到。随着陛下说出最后几句话并且兴奋不已地重复，他几乎到达了心醉神迷的地步。圣卡洛斯！圣卡洛斯！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向阳光从一扇大窗户射进来的光亮之处。一个国王在几乎是春日的阳光中宣布一个梦想的诞生并不是天天都可以看到的。这当儿，埃斯基拉切和萨瓦蒂尼都是笑吟吟的。埃斯基拉切笑是为了取悦国王，实际上他心中在想着为了执行陛下推动的改革计划所遇到的种种操作上的难题。萨瓦蒂尼笑的原因可想而知：肯定是他说服了国王把我派到越远越好的地方去。世界上还有比圣彼得堡更远的地方吗？的确，这是一招妙棋。我带着惶惶不安和喜悦的复杂心情想到，这一委任是我在自己整个事业中所接受的最重大的项目，我为国王对我的信任感到激动；同时我又感到心烦意乱，因为

这证明萨瓦蒂尼发现了我们；最后我感到无限伤悲，因为从此我就要同塞西莉娅分别了。

准备工作持续了两周。旅行计划、委任状、推荐信，一切都像是在国王接见以前很久便策划好了的。时间很紧，那些天，众多的活动把我弄得晕头转向，懵懵懂懂，其中由于告别的激动场面，也由于城市所显露出来的气氛。在马德里的大街小巷，在某些庄严的场合，已经能感触到动乱的气氛。在国王沿着他灿烂的梦想之路前进的同时，王国却在面临的危难之前又一次退向黑暗。

但是我的光明不叫圣彼得堡，而叫塞西莉娅。在我还没有来得及通知她刚刚发生的事情之前，塞西莉娅就来到了我的住处。她散发着浓郁的香水味，神情高傲，以指控的口吻高声宣布道：

“你要给我写信，告诉我俄罗斯人穿什么衣服和卡捷琳娜沙龙的情况。”

我立刻明白了那位那不勒斯女子的内心中发生了变化，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无法改变她，重大的事件只会激励她。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永远不会被环境拖着走的人，而且还能用她精明的头脑将任何逆境变为顺境。看到她的这种姿态我备受鼓舞，同时也感到害怕。从这一刻起，塞西莉娅·万维泰利，哎呀，我说什么呀，是塞西莉娅·萨瓦蒂尼，她什么都会干得出来了。那天下午，我们相爱了。我们高声喊叫着尽情抒发我们的爱慕之情，我们带着愤怒尽情抒发我们的爱慕之情。因为我们知道，正是那个让我们聚在一起的国王，现在又安排我们必须远远地分开。我们在眩晕中相爱，我们在两颗心的喜悦中相爱。这两颗心凭着直觉知道，生活要么是一刻狂喜的幸福，要么是一刻致命的黑暗。那一刻是极便宜的赠品。

第七章 老路

圣卡莱斯,圣卡洛斯,卡洛斯的都市!我终于接近了那件神秘之事。安德烈亚·罗塞利必然会成为卡洛斯三世把他建设圣卡洛斯城的计划搬到伊比利亚地中海来的人选。但是,从那位托斯卡纳建筑师的回忆录中看,选址的日期似乎还很遥远,而他的感情纠葛却可能已构成了严重的问题。塞西莉娅是萨瓦蒂尼的妻子,而萨瓦蒂尼是国王的建筑师呀!所以现在,不管是由于国王的热望还是由于一位受骗的丈夫的报复,罗塞利必须启程到圣彼得堡去。圣彼得堡由于它的出类拔萃而成为卡洛斯三世追求的新城的模式:他要建一座圣彼得堡式的卡洛



斯城。此外,这些事情得以用文字记录下来,是因为安德烈亚决定按照詹巴蒂斯塔的要求去编写它们,后者似乎对安德烈亚有着重大影响。

因此,我感到悲哀。我已经离提埃坡罗很近了,离圣卡莱斯城很近了,但是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王设计的圣卡洛斯城最后选址在埃布罗河畔……这样,我再也难以追踪提埃坡罗的画了。据赫纳斯讲,索菲娅凭直觉一直知道有这么幅画,而且马拉基埃斯好像也听人谈起过这幅画。总之,那些推测,那些五花八门的传说,那些散乱的线索,那些遥远的跳动,我感到离我越来越近了,仿佛一件长期在寂静、黑暗和静止不动中等待我的沉睡的真事就要被唤醒了;仿佛它要被人知道的时刻已经到了。我甚至不知道罗塞利的手稿怎么落到我的手里,是不是有人决定该是让我知道的时候了。

我很早便醒来了。巴莱里亚纳来访唤起的幽灵整夜都没有离开我。小海湾里缓慢的波浪轻轻拍击着海岸,传来地狱般的响声。那是一种音乐。这种音乐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会为你催眠,而在你没有睡意的时候则毫不同情地让你更加心烦意乱,最后它就变成一种强烈的心灵上的反响,你的心灵或别人的心灵。这是一种惩罚。我起床时感到四肢软弱无力。我已厌倦了面对平静的大海,海面上没有滚滚的波涛,海水只是轻轻地晃动。地平线上闪动的红光洒满了海滩,海滩上尚寂静无人,显得有些荒凉,我一边在那儿漫步,一边想听清那些痛苦的声音。在海湾的对岸,也许卡洛斯三世在想象着那不勒斯海湾,想象着波佐利海边的沼泽地。清凉的海水柔和地抚弄着我的双脚,我不觉陷入无限的遐想,但此时的遐想是有连贯性的。不是我自己放松自己,不,不是,而是因为那些念头和那些感觉没有乱纷纷地一起向我袭来,

它们自己进行了梳理,或者说它们进行了自我诠释。那是无数激动人心的事情。

昨晚在跟巴莱里亚纳相遇之后,我跟克洛埃通了电话。她恶狠狠地指责我又被拖进了赫纳斯的麻烦事。或许是我的想象,所有她那些吞吞吐吐、言不尽意的话,都是因为她继续呆在巴塞罗那工作着,而我在这儿却是从一个聚会到另一个聚会,或者从监狱到监狱。没有什么合乎逻辑的理由让她那样忧虑不安,但是,她从直觉出发,必然是那么心神不宁。她是对的吗?很可能。她嗅到了她不知道的东西:在这个家里,我是另一个人,或者说得精确点儿,我是我,是她不认识的人。

我独自站到门廊下,感到孤独。房子很简陋,粉刷成白色,就在小海湾中间。就这么一座孤零零的房子,仿佛我在远离这个地方后逐渐积累的一切全部被剥夺了。没有画廊,没有旅行,没有工作联系,巴塞罗那也不存在了。我第一次发现在短短几秒钟内,围在我身上、包裹着我的许多东西会被一层层剥得精光。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惟恐自己跌入深渊。好像我多年学到的一切,也就是你在别人眼中的价值和最终还原你真面目的东西,顷刻间都会被抢走。你曾经想过,那些外表的东西不是一道坚固的城墙;坚固的城墙是随着你了解人,随着你的工作,在年复一年的磨炼中不断改变自己和打扮自己、用一块块石头垒砌起来的。但现在你那些外表的东西不是这样的城墙。你认为你所安身立命的社会网,由于长时间的、一连串的给予和获取,它是那样稠密,恰恰与你编织它的时间成正比。那么,当你被摘掉面具,脱掉铠甲,在自己的一个关键之处被剥得赤身裸体时,你就会发现你是脆弱的,不堪一击,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这时你会感到,直至那个刮风的下午在那所规模宏大无比的学校门前一直陪伴着你的天使逃走了。但是,如果你

用自己的时间拼命地抗争，你慢慢又会发现，恐惧消失了，渐渐地，你以新的面貌出现了，精力充沛，意志坚定，快乐而自由。

： 这天上午，当穆绅帕特里奇·多梅尼克以热情而令人信服的声音回答我以后，我就又回到了昔日的一条中心线上。穆绅帕特里奇是领导教区大楼那所学校的神父，跟进步党众议员、前神学院学生阿曼德·科利情同手足。这位神父善于把我们青少年旺盛过头的精力引导到信仰上去。那是一种完全自由的信仰，跟一个基督教派宣扬的死板的、限定在条条框框中的信仰体系很少相像，或者说相差霄壤。我们是幸运儿，我们学会了在阳光普照的山峰上看上帝，在冰冷的急流中看上帝，在节日的欢歌声中看上帝，在无拘无束的衣着上看上帝，在令人感动的兄弟情谊中看上帝，或者在不受任何规范限制的爱中看上帝。总之，我们积蓄了上一代和我们这一代两代知识分子所坚持的对宗教的轻慢。当我跟帕特里奇谈话并约定了会面的时间时，上述的一切便一幕幕地又从我的脑海中闪过了。我应该感谢帕特里奇，因为由于他，我才没有像我的大多数朋友那样，不得不把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对上帝和他的母亲信口开河，胡说八道。那些朋友是我们时代一支崇高的改革派。

帕特里奇从他的教育工作退休后，领导托尔托萨一个新建的档案馆。那是一座真正的历史宝库，至今利用率还很低，因为首先要进行大量的编目工作。由此我想到，说不定把罗塞利的手稿寄给我，是神父选择的一种方式，为的是把我吸引到他的工作领域。

我穿过托尔托萨古城的街道，这座加泰罗尼亚南方都城，好像自身凝固在那儿，外貌一成不变：处处可见文艺复兴式的宫殿楼阁和正面装

饰臃肿的巴洛克式大教堂。我见到帕特里奇时,发现他已是满头白发,但目光炯炯有神。我知道他是个忠厚善良的人,而且是一个不愿被赞扬的忠厚善良的人。如果你用眼睛盯着他看,他会躲开你的目光。这会儿,我们可以长时间地交谈,双方有说不完的话,因为我们已多年没见面了。这位昔日的神父、如今的档案馆馆长免去了无用的、拐弯抹角的客套话,跟我开门见山。也许他记起了,有一次,当我母亲就要舍我们而去,我痛苦地从巴塞罗那来求助于他的时候,他给我指出了一条走向真理的路,但是我拒绝了。兴许他还在为我浪费了他那过分大胆的坦诚之举而难过,但是在他的目光中看不出丝毫责备的意思。

“在这些堆积如山的案卷和文件中,什么想不到的东西都会出现,我们连这些材料的百分之五都不了解。”

这使我感到振奋。我们在高大的书架之间往前走,好像我们的呼吸都可以让那些书架摇晃起来。帕特里奇在一个比较明亮的过道里停下来,取过一本案卷,戴上眼镜,让我看了看,然后又把它放回原处。

我认为这位前学校校长在以十分优雅的方式掩饰着什么,但是从他那时不时露出的似笑非笑中,我看得出他完全明白我来访的目的。因此,当我们参观完了档案室重新回到光亮之处时,我认为我们猫捉老鼠的游戏已经玩得够了,我认输:我承认我落入了圈套,是罗塞利的回忆录把我带到了那儿。我对神父说,那绝对是一个找我来这里的聪明办法,逐步发现的东西让我非常激动。我还对他说,这份文件的历史重要性——如果最终能被证明的话——将会绰绰有余地说明主教管区档案馆的大量分类编目工作是值得的。

但是,此刻帕特里奇的眼睛,不像在学校里不情愿地让我们感到难堪时那样躲躲闪闪,不像鼓励我们参加两天的登山活动时那样瞪得又

大又圆，也不像激动地为我们祝福时那样恬静温柔，而是先停在那儿静止不动，然后是眨巴了几下表示惊讶和不理解，为的是最后恳求我把话说明白。

没有必要让他重复三次说他不知道我所说的文件是什么，因为他的表情再清楚不过了，我把事情说明时的不冷静甚至让他产生了一种负疚感，仿佛在我承认自己是抱着一种不那么大公无私的目的去找他时，是他让我失望了。

“我很遗憾不能帮助你，这儿没有见到，没有……不过，的确，根据你所说的，线索很可能会找到。”

“我来这儿时看到你那么高兴，还以为可以证明是你干的事了，而且看到你向我微笑，我以为是因为你在这场游戏中赢了。”

“可是，我干吗一定要以匿名的方式把那份文件寄给你呢？我可以给你打个电话，可以让你到这儿来。你来时我高兴是因为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我来的不多，来的不多。”我说话的语调与其说是请求原谅，不如说是伤感，因为我觉得帕特里奇的来访者不太多。

“你有你的生活……”他陷入沉思，觉得应该继续说下去，“但是你打听那个罗塞利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相反……”他又停下来，仿佛要为下面说的话寻求点帮助，吸点氧气。“好多天，我一走进这个冷冷清清、寂静无声的大房子，马上就想到那些我刚刚在大街上看到的散步聊天的人，那些人对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激情，但是这座房子里的文件对他们毫无吸引力，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没有任何兴趣……”

“据说这是健康的表现！”我以讽刺的语调高声喊道，目的只是为帕特里奇找谈话的论据。

“我曾经抱有幻想，希望你跟别人不一样。”他突然抓住我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你的确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不一样的方式很奇怪。在你的母亲……我同你共同感受的东西……你没有再去打听，对吗？”

“没有，我根本不想去打听。”

“这是你的权利，这无须说。你对新近发生的事情捂上眼睛，相反，却冲动地跑向十八世纪的一些文件，好像你渴望选择你想要的历史，或者说你想补正它；好像你凭直觉，认为你所寻求的事实不在看得见的近四十年，而在二百四十年前……”

这些话令我惶恐不安。好像他用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我的问题，对它们了解得比我自己还清楚。我没想到过用这样的词语来表达我的作为，但是，或许帕特里奇是对的。而当我晕头转向、笨拙地打算临时做出自卫性的回答时，他根本不听我的话，并且斩钉截铁地说：

“安宁，或者说你随便寻求的什么吧，它不在日历的任何一天上，也不在一个具体年月发生的任何事情中，这你大概不会忘记吧？”

真理，或者说拯救，或者说舍身救世，帕特里奇约我参加一种有点平淡乏味的辩证法游戏，因为最终他只是希望表示他对我的理解，他对我的祝福。因此，我离开档案馆时，这位朋友和昔日的老师再次用拥抱安慰和鼓励了我，尽管我一心想着的还是要抓住罗塞利和提埃坡罗那件神秘之事的要害。

我离开主教区宽厚坚固的正面墙和破旧的宅邸之间的狭窄街道，踏上宽敞的河边林阴大道。时值水位最低的枯水期，河里水很少。中午强烈的阳光让我几乎难以忍受，热得我昏头昏脑。我一边驾车驰向圣卡莱斯，一边听着我在跟帕特里奇会面时留在车里的三条信息。第

一条来自哭哭啼啼的索菲娅；第二条来自询问事情但是精神振奋的克洛埃；第三条是有关画廊里的一件小事，他们自己可以解决。

我进了海湾的家，趁着在这个人们最懒得动的时间，我泡了泡水，接着马上便听到了电话铃声。我从克洛埃的声音里立刻理解了她的意思：她找到了恰当的理由中断我在镇上的停留。

“杂志约我写一篇报道，题目是《托斯卡纳的电影城》。付一周时间的钱。你不会拒绝陪我去，对吧？”

“什么时候？具体做什么事？”

“下周！任务是查找在一部电影中出现的佛罗伦萨、锡耶纳和阿雷佐的广场、街道和建筑物，把它们拍下来，并且写一篇轻松但富有文献性的文章。”

“阿雷佐？”我跳起来喊道。

“对，对，是为了《美丽人生》。”

“你说什么？”

“是罗伯托·贝尼尼的电影，奥斯卡获奖影片！”

“啊，当然了！我还以为是因为彼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的壁画呢……”我生气地说道，因为看到拒绝克洛埃的话是很难说出口了，而且我感到命运之神在捉弄我，千方百计地把我拖向阿雷佐人安德烈亚·罗塞利，我不免惶惑不安了。

“你不要冒傻气！我知道壁画在……不过，等一等，不是这事让你感到奇怪，你为何感到那么意外呢？”

“不，不，我是没想到……”突然，对没有发现我的安德烈亚·罗塞利，我产生了一种羞耻感。我不想跟克洛埃谈这事，也说不出原因。这种情况发生在只要一听到阿雷佐的名字我就浑身打颤之后。我又一次

意识到我是摸索着向我隐秘的轴心前进；我也看出克洛埃凭直觉意识到了这一点，为此她也感到惶惶然。

挂了电话，我已经十分清楚克洛埃是要把去托斯卡纳的旅行变成关于我们关系的世界座谈会，我们的关系现在如何，过去如何，将来如何，都将被详细地考察一番。这需要准备一个程序。但是我要做的恰恰相反：我要把旅行前的这些天用于调查一位流浪的阿雷佐建筑师的回忆录。

尽管索菲娅孤单地待在山间的宅邸里，天晓得她在画家塔雷斯的庄园里是否在埃布罗河方面的事上得到了满足，看来她也不想让我走上自由之路。她希望她的麻烦事别让我受到牵连，我可以不闻不问，但是赫纳斯在监狱里的话却时时在我的耳际响起：“她惟一感兴趣的，她惟一一直感兴趣的是提埃坡罗。我真的爱她。”提埃坡罗就在这儿，可谁是这个罗塞利呢？为什么这些文件落到我的手里呢？

“我们说好要见面的。”索菲娅在电话的另一端很不高兴地说。

“这太不好办了吧！”为了缓和一下我们的冲突，我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不，不，罗塞利，我这话是认真的。我会选一个非常恰当的时间去你那儿，我们有许多事情要谈。”

“好吧，那我们就谈谈吧。”我话一出口，马上就意识到好像我说了相反的话，但是我那样匆忙地说出这句话，是因为急不可耐地想知道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事要谈。

“我知道你去监狱里看赫纳斯了……”

“难道我应该藏起来吗？”

“你不要那么幼稚。你不知道你的朋友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欺骗



勾当。而且你也不知道他把我牵连得有多深。”

“我没有说他是圣徒。”

“哎呀，我看你不仅听了他的话，而且让他把你的头脑搞昏了。”索菲娅这样说我感到很奇怪，她既激动又紧张。

“你干吗猜测那么多呢？”

“不是我的猜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他让你相信我跟马拉基埃斯，我跟画家，算了吧，不说啦……”

“索菲娅，行啦，行啦。你应该明白，你用不着跟我解释，我不管这些事。”

“不，不，这是因为你会相信他的！你没看到他像一条毒蛇一样到处咬人吗？”

“索菲娅，我不知你们是怎么啦，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聚会那天晚上，我到你们家的时候，并没感觉到你们在干仗。”

“埃米利，我已经厌倦了给他堵窟窿，不想再保护他，也不想再养着他。现在他什么好处都得到了。”

“我不知道你们的问题，我只知道赫纳斯现在是彻底翻船了……”

“这我毫不怀疑，但是他还要我们大家一起跟他翻船。”索菲娅拖长了语调并且压低声音说，仿佛那是圣经宣判。

“他跟我说了一个提埃坡罗。”

“你说什么？”

“赫纳斯告诉我你一直在追踪提埃坡罗的一幅画。他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说你只爱提埃坡罗，我不知他指的是什么。”

“埃米利，我以前对你说过，我们应该谈谈，但不是在电话里谈。问

题是今天我要去里奥哈处理父母的一件事。过三四天就回来。”

“你回来时我不在，我要陪克洛埃去托斯卡纳。”

“我不喜欢等那么多天，但也没有别的办法，请答应我你回来时我们见面。下一周我在巴塞罗那。”

“我们在巴塞罗那谈吧。”

我抚摩着听筒停了一会儿。索菲娅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或者说是感到孤单的女人——就连现在也不像是，尽管实际上她的处境是如此。她的这点傲气使她从不表现脆弱。如果她再稍微坚持一下，我就会跑去看她了；我会试图帮助她，简单地说，就是听她讲讲话。让人听你讲讲话有时是一种很好的慰藉，因为说话、解释、讲述，意味着让你宣泄、梳理和克制。罗塞利写回忆录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有时候高声宣布一个世界就是为了把握这个世界。但是，索菲娅是一个高傲的女人，而我可能优柔寡断。此外，这个莫名其妙出现的两百年前的回忆录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我难以摆脱。它好像隐藏着一把钥匙，用它可以开启一个我还至今不知道的谜。

我失望了，是档案馆和穆绅帕特里奇跟回忆录的关系让我的期望落空令我失望，是索菲娅的表现令我失望，显然，索菲娅要么是想争取时间，要么是失去了提埃坡罗的线索。我答应了克洛埃陪她去旅行，她的嗔怪平息了，这也让我失望。然而，带着这种失望的心情，我还是有几天的时间翻译回忆录，并再次把看不见的城市遗留下来的东西查看一番：运河海关大楼、半地下的仓库、没有竣工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教堂，以及带廊檐的广场。这个广场显示出那座没有建成的城市的宏伟。另外，还有被掠夺的乱石滩和清清楚楚的城建规划轴线……人们是何

等高傲和冷漠呀！照这个规划，圣卡莱斯的建设本来是可以变为现实的呀！

不过，尽管一次新的调查的可能性诱惑着我，我还是有时间证实，在那种把我吸引到海湾的家中来的恬静表面下，活跃着一种与此不相容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窒息，其名字就是我过去的行为；那是一种远方不停的呼号声：阿里亚德娜。

因此，我将不得不接受减轻了的惩罚，重新行动起来。确认了罗塞利的回忆录不是来自档案馆馆长之后，我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在这件事情的后面，显现出了“老虎”嘲讽的笑容、他那双像即将熄灭的火炭似的小绿豆眼睛，以及叼在嘴上、冒着烟的香烟。丹尼尔·卡夫雷拉住在马德里，我为画廊的事去马德里的时候，我们时常一块儿吃吃饭，聊聊天，每次都是一直聊到被那个小饭馆里的人赶出来为止；那个小饭馆位于国家图书馆附近一条很难找到的小巷里，丹尼尔就在国家图书馆工作。顿时，我觉得拖了那么久才想到这件事是他干的真是不可原谅。这件事只能是他干的呀！不是他还能是谁呢？他能接触到这个文件，他能拿到这个文件，他也知道我会对这种文件感兴趣，会为研究这份文件废寝忘食，他甚至想出鬼主意为这份文件取名《看不见的城市回忆录》。是他，肯定是他。我已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份回忆录是“老虎”模仿罗塞利的字体写出来的。想象着我在那个题目中寻找童年的回声时思维会短路，他肯定捂着肚皮笑得前俯后合吧。”现在他在静静地等待着，数着我用多长时间才会醒过酒来，等着我给他打电话向他祝贺他激动人心的发现。老虎！老虎！

但是，我只是心平气和地打了个简短的电话，只是确认一下他在马德里，约他明天中午在老地方会面。清晨我要开五小时的车，高速公路

像一条带子一般蜿蜒在巴伦西亚的柑橘园间。在安静的、充满卡斯蒂利亚荒野幻景的一望无际的麦田间，汽车的轰鸣声和被掠夺一空的海岸边建设工地的喧嚣声混为一片。阿托查区和普拉多大道被躲避炎热的旅游者抛弃了，那儿弥漫着油质的烟雾，我在雷科莱托斯停下车，趁吃饭之前溜达溜达伸展一下腿脚，那烟雾立刻迎面扑来。

“我喜欢在夏天以外的时间度假，城市空空荡荡的时候才叫人感到舒服。”卡夫雷拉坚持说道，脸上露出一丝我觉得完全是自感有过错的微笑，尽管他仍旧是那副老样子，“没有必要在夏天凑热闹挤到莫雷利亚去看城堡遭罪，它跑不了的，随时都能看。”

“今年，我终于决定在圣卡莱斯度假，我想安静安静，读读书……”我看老虎还在无所畏惧地抵抗着，“但是，一开头就遇上了门迪萨瓦尔家的聚会，结果给我惹了一身臊。我已告诉了你，赫纳斯进监狱了，科利在玩弄他的政治阴谋……”

“我好久没有科利的一点消息了，”卡夫雷拉说，“好像由于我公开支持水文计划，他认为我是不可救药了，或者也许是因为他现在是影子部长，认为我这样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国家图书馆的职员，只不过是一个书虫子，不值得理睬。此外，我在报上看到，环境保护专员，就是将要决定欧洲是否拨款资助这项计划的那个女人，正在埃布罗河三角洲度假。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就不存在了，尽管如果理解成一种安慰性的访问的话，也可能对我们是个好兆头……”

“啊，你不要坚持输水计划了吧！我对你说了，我想争取在圣卡莱斯过几天，并且……”

“……你还在感到难过。”丹尼尔说，他现在是我的忏悔神父兼临时



精神分析医生,主动来触及我的心灵。

“不,啊,是的……我是说,看到你哥们儿的结局……他的母亲来看我了,最近几年她老多了。我不能不想到阿里亚德娜的情况……”

“这是你永远拔不掉的一根刺。你就不能想个法子忘掉她吗?”老虎以解决问题的口气下结论道,表现出一个真正的人的现实主义态度。

“许多年来我都这样做了。我觉得痛苦和过错全都消失了。但是一回来,一看到赫纳斯和索菲娅……但不管怎么样,我会听你劝告的。其实,我已经照你的劝告做了:我要陪克洛埃到托斯卡纳去!”

“我向你承认,如果说我妒忌过你的话,那是过去,而不是现在。现在我有妻子和两个女儿,我已经满足了。可你,一会儿阿里亚德娜,一会儿索菲娅,一会儿……她叫什么?克洛埃?一个一个的克洛埃你全都给我说了!”

“你别犯混,老虎,你知道一码是一码,这件事跟那件事根本没有关系!”

“不对,那么谁又让你重新惹上麻烦?今年冬天你告诉我你在帮助索菲娅开办画廊的时候,我就想:‘热闹了!’”

“好吧,我正想跟你谈谈这件事,谈谈是什么让我凭直觉感到是应该回来的时候了,是深入迷宫的时候了……”我用各种办法和同伙的目光试探丹尼尔是否不需我把事情点透就自己主动承认下来,一一交代明白。但是,卡夫雷拉继续一言不发、全神贯注地听我讲下去,而且他越听我那些意有所指的微妙话语就越高兴,于是我认为他那种高兴是认可了我所表达的意思。“那么说,是你,你这个混蛋……”我开始说了,好不痛快。

“是我什么?我怎么啦?”他一脸真诚地打断我的话,让我逐渐感到

他不是在与我要花招玩游戏，更不是在与我捉迷藏。

“安德烈亚·罗塞利。回忆录。看不见的城市。”

“啊，你的看不见的城市……但是，是你没有把话说清楚……”

而当我开始把话说清楚的时候，一时情况突变，丹尼尔·卡夫雷拉浑身都变成了眼睛：探询的眼睛、好奇的眼睛、关切的眼睛、迷惑不解的眼睛、着迷的眼睛、强烈而紧张的眼睛。我必须刹车，必须让他止步了。

“停一下，现在喝白兰地，吸雪茄烟，埃米利·罗塞伊。你想到了吗，我觉得我们是否正面临着许久以来历史编纂学上最伟大的发现？”

他打断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要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清楚，恳求我继续说下去，让我把一个趣闻再讲一遍，让我说说罗塞利怎么看；他说话已是结结巴巴，嘴里吞云吐雾，仿佛他就是一家咖啡馆，他兴奋不已，变成了一个处于陶醉状态的人。他呵斥我，嫌我把事情讲得太慢了，嫌我没有把事情一口气讲到底，责备我没有把那份回忆录给他带来。等我把我知道的事情全部讲完，他就大胆地做起解释，做起了推测，做起了假设，还对余下的插曲、可能出现的蛛丝马迹以及将对时代增加的光彩做了进一步推断。

“那么，我想你一定把它放到了一个可靠的地方。”他惊恐不安地说。

“这毫无疑问，你大可不必担心。”我随口说道，“但是，丹尼尔，你没听清我的话，那显然是份复印件，不是原件。”

“当然是复印件，但是，你可不要把它丢掉呀！”

“噢，不知你是否懂了我的意思：我不知是谁把这份文件寄给了我。我原以为是你。除去穆绅帕特里奇和那位伟大的众议员，还能有谁在看不见的城市这个题目上跟我开玩笑呢？”

“啊，阿曼德！你不要相信他。”

“我同意，就说我不相信他，但是我们的情况都是一样的，谁能发掘出这份文件？谁能把它寄给我？为什么寄给我？”

两个人沉默下来，只有浓浓的烟雾穿过灯光缭绕上升，其形犹如我们桌上的盘子倒扣过来。我们再次成为最后占着餐桌的顾客。老虎像是在反复思考，细细琢磨。对这一发现他是如此地聚精会神，以致靠在桌子上一动不动，仿佛是个死人。他跟我想象的一样：是谁想跟我开玩笑或者嘲弄我？

我们又斟满白兰地碰杯一饮而尽，并且津津有味地吸着最后几口雪茄烟。我们应该走了。但是在离开之前，丹尼尔·卡夫雷拉改变了神态，他主动熄灭雪茄，开口说道：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谈，但是我总是不知道跟你如何说起。真的，你好像不太愿意提及这件事……我不知是否现在，你会说愿意面对……”

“丹尼尔，说下去，既然在你心里压了那么长时间，现在就没有必要说那么多开场白了。”

“但是我不知你是不是愿意谈。我记得好像今天我最后一次给你提到这件事，你什么都不想知道：这还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在托尔托萨……就是你父亲的事。”

“啊，这件事没有任何变化，我母亲活得很苦，我不苦。”

“对不起，如果……”

“不，没什么，我知道你认为这是一个事实，可我拒绝接受。但是事情恰恰相反：我接受，但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我不想让那个给我母亲带来不幸的人再来伤害我。如果说我的母亲只是听天由命地忍受沉重痛

苦的话，我却往前走了一步：我把那件事忘记，对它视而不见，我把那些只会刺激我、伤害我感情的东西从我的生活中统统剔除掉。”

“再次请你原谅。”丹尼尔后悔了，显得很内疚。

“不，没什么，你不必担心。你看，我母亲临终的时候，穆绅帕特里奇打电话把我叫了去，他坚持要我问问母亲那件事，并且告诉我他知道一些情况，但是我需要跟母亲谈。我可怜母亲，我不愿折磨她，所以我没有照帕特里奇的话做。但是，那也是从健康的角度出发，从尊严的角度出发。不想沾边的事就可以不沾边。就此作罢。”

最后这些话是我们从饭馆里往外走时说的，因此已经不像在饭桌上时那么严肃，老虎也不那么惶恐不安了。而且，说到这儿，我们这次谈话也就结束了。饭馆外面，等待我们的是高原上下午那刺得人睁不开眼的可怕阳光。炎炎烈日像下火一般。

“明天你什么时候走？”我们已经分开了几步远，朝不同方向走去的时候，卡夫雷拉喘着粗气问我。他是个好心人的形象，显得有点疲倦，“我得把你放在我那儿的杂志给你送到饭店里，就是为写七十年代地方史你借给我的那本杂志。”

我经常光顾的画廊都关门了。我躲在饭店里只等太阳落山。夜幕降临，我散步去了圣马丁广场，但是提埃坡罗一家住过的房子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同样，埋葬画家的见证也一点不存在了。他就埋在圣马丁修道院里，就在圣马丁广场上，但是在独立战争的时代，那里一切都被抢掠一空。不过，这位伟大的威尼斯画家依旧活在王宫的拱顶上，就像萨瓦蒂尼在整个马德里城处处可见一样。

老虎的话，开头是让我寻找回忆录来历的希望破灭，之后是更加激

起了我如饥似渴、迫不及待跟罗塞利重新相聚的欲望。

第二天,尽管我早早起身准备中午赶到圣卡莱斯,不知多少月前我借给丹尼尔的杂志还是已经装在一个口袋里放在了饭店前台里。整个封面是佛朗哥将军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访问阿尔法克斯港和拉皮塔湾圣卡莱斯的照片。镇上装饰得五彩缤纷,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地方当局和省当局的人士都出面欢迎。杂志上丹尼尔还写了几行字祝我旅途顺利,并且提醒我:“第十二页上剪下的照片已缺……”我看了看保存下来的照片下面写着:“杰出的众议员、我们尊敬的胡安·科利先生在接受感激他的市民们的情谊。”好一个托尔托萨的众议员,肯定缺的照片是这位阁下剪走了!

到了小海湾的家中,我找到了逃避这一切的好方法:罗塞利,去彼得堡!

第八章 圣彼得堡

《看不见的城市回忆录》

一七〇三年的一天，沙皇做出决断，说他厌倦了莫斯科，他和俄国都需要一个新首都，这座都城要显示出国家的辽阔宏伟，要让外国人眼花缭乱，要有利于他的帝国和欧洲的交流，自然也是权力的中心和全世界向往的中心。全俄国都要为这一设想效劳。彼得大帝召集工程师和立法人员，让他们去选址和宣布相关法律。都城的名字已经选好了：彼得城，圣彼得堡。地址在涅瓦河入海口，这除了可以在帝国的西部边界



建一个港口,还可以视作对瑞典的嘲弄,因为这个国家曾经同俄国争霸并占领过俄国的领土。

不仅选址由沙皇决定,城市的详细规划和建筑细节沙皇也亲自介入。城市的规划和建筑的详细安排都置于最严格的、反复考虑过的规章主导之下,为的是圣彼得堡要成为人类前所未有的、最美丽的都市。在城市建设之前,专门组织了一支由二百八十人组成的大使团周游欧洲各国,目的是学习它们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沙皇本人也亲自参加了这个大使团,化名彼得·米哈伊洛夫。

待到时刻到来的时候,一支工人队伍将在荷兰和意大利建筑师的指挥下为异想天开的君主效劳,在涅瓦河入海口的岛屿之间建起这座城市;为此他们要利用涅瓦河的支流或开凿运河、淘干海边沼泽地、在荒滩烂泥地上施工。成千上万的流放犯将挣扎着战斗在泥泞之中,直至筋疲力尽地倒下;这些人穿着褴褛的衣衫,吃着恶劣的食物,在滴水成冰的环境中服劳役;他们要把一条条小溪和一道道旋涡变成几何对称的运河,把一道道高低不平的沙滩变成宽阔笔直的林荫大道,把一个个小岛变成碉堡,把一片片海滩变成要塞。黑压压的人群默默无声地工作着,像古埃及法老的奴隶,像一群蚂蚁。一次河里涨水,会把百人冲向波罗的海,而疾病在泥泞地域蔓延,每天都会夺去大量生命,令人毛骨悚然。城市建设在进展,慢慢露出了水面,在污泥地面上成型固定,而也就是在这些污泥地上,长眠着无数被冰冻了的奴隶尸体的灰白色的眼睛和残缺的手臂。与此同时,彼得保罗要塞也威严地竖起。第一座教堂的金色尖顶耸立在了高空,它庄严地向远方的整个大平原和波罗的海宣告彼得城的至高无上,彼得的光环为这座城市增添无限的光彩……为那项工程死了一万工人还是三万工人?如果说工人们献出

生命是为了成为那一永垂不朽的工程的一部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饥饿而死的，不管是死在西伯利亚的小村子里，还是在劳作中死在忘恩负义的俄罗斯大草原上。

接着，莫斯科的贵族之家必需搬到圣彼得堡去，必需按照沙皇建筑师的艺术设计建设府第。没过几年，圣彼得堡就成了俄罗斯真正的国都，为欧洲诸国的宫廷所羡慕。人类何曾见过下那么大的决心成就一项如此事业？每一个来这座城市的人，不管是走陆路还是海路，都必须运石头来，把石头山搬来加固涅瓦河三角洲上这座城市的根基。但是，彼得大帝不仅规定了林阴道和大街的宽度、建筑物的高度，以及教堂和贵族府第正面墙的风格，他还希望他的国都要充满高雅和生机；他要求贵族青年不要呆在家中，而是要外出散步，组织娱乐性聚会，穿着要考究。好像巴黎、维也纳或威尼斯随时都可以出现在这儿。

很快，新的港口吸引了海上贸易，变成了一个各国与俄罗斯贸易必不可少的大市场，因此圣彼得堡也排挤掉莫斯科，成为经济中心。与此同时，沙皇还加速制定法律，保护科学和艺术，吸引整个欧洲大陆的宝贵人才到圣彼得堡来。

我已在奇幻的波罗的海上了。我自己被彼得的大草原拖到了这儿，或者说得更恰当点儿，是因为彼得的大草原把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的国王拖到了这儿。跟带着提埃坡罗一家从威尼斯到卡斯蒂利亚那次旅行相比，这次旅行轻松多了。我只在阿姆斯特丹停了一天，而且这次停留非常有益，因为沙皇在设计他的梦想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市是他想考虑的模式之一。在阿姆斯特丹，我也写了头两封信，一封是写给宫廷，告诉他们我旅途顺利，另一封是写给塞西莉娅。写给塞

西莉娅的一封信与其说是一种回忆，倒不如说是一种可感知的见面……最后一天她的芳香，她那拥抱我的丰腴的年轻躯体，她的愤怒，她的美丽……

在地中海，春天大概已经醒来，但是波罗的海的四月，依旧是寒风凛冽，大雾弥漫，仿佛有一千只眼睛从水面上，从云层中窥视着你，直至裂开一道明亮的缝隙，出现一条蓝色和银白色的带状物，把海面上的一个长条照亮。这个长条逐渐变得更亮更宽，那时你才看到了天空，那时的天空已不是铅灰色和银白色，起初是土色，然后是被金黄色的丝状物所笼罩。但那只不过是一道闪光，转瞬间，环绕在我们周围的白色的、乳白色的覆盖物又重新升腾到我们的上空，让水手们那疲惫的面孔恢复了冷漠的表情。如果说拉丁人的海会变脸，那是因为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天气发生变化，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掀起风暴，而在波罗的海，好像任何一种状况都会延续几个世纪不变似的。

直至一天上午，在片片残云和海面的阴影中间，在大海灰蒙蒙的昏睡状态中，突然有一丝金光闪烁了一下，那就像是水塘底上的一颗沙粒。噢，那是彼得保罗教堂的金色尖顶，它已经出现在远方的芬兰湾上。那就是圣彼得堡，它从一个梦幻中出现了。

卡洛斯国王驻俄国首都的大使、埃雷里亚子爵准时兴冲冲地，甚至可说是容光焕发地在码头上等我，并让人把我的行李搬到大使馆的房间去。几句寒暄之后，这位贵族提醒我说：

“罗塞利先生，我想您大概不知道最近马德里发生的事情。您刚离开王国不久，事情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有关消息几乎跟你同时到达了这儿。您这次旅行的时间很短，对吗？但是您不要害怕，事情暂时对我们还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说的是在俄国。相反，可怜的埃斯基拉切……

但是我们先说最要紧的事情。我要对您说，接待您的来访是我的一种荣誉。我知道您来这座城市所负有的高尚使命，从今天起，您完全可以指望大使馆的帮助……”

“您太客气了。可是，您说埃斯基拉切出了什么事？”我迫不及待地想把事情问清楚。

“啊，您已经知道在我们的国家发生的事情：改革并不像我们预想的那么顺利。人民在陛下工程的反对者的鼓动下，提出要埃斯基拉切的脑袋。这些反对者也就是指责国王让马德里满大街都是外国人的那些人。”

“您能再解释一下吗？”

“噢，您会原谅我的，我说这些并非企图……但是，在这儿您用不着担心，圣彼得堡是欧洲人的城市，意大利人、法国人、荷兰人、英国人都有。如果说在沙皇彼得创建这座城市的时候是这样的话，现在更是如此，因为女君主在接替她的前任后打算把圣彼得堡变成欧洲第一大会。”

“可是，俄国人怎么想呢？”听了埃雷里亚子爵刚刚告诉我的那些关于西班牙的简短但却令人惊慌不安的消息，我沮丧地问道。

“噢，罗塞利先生，俄国人崇拜女沙皇，尤其是想到在彼得大帝去世后的几十年里出现的那些不合时宜的荒唐事，他们对她更是崇拜有加。彼得大帝认为皇位继承制度是不公正和无益的，因此将它废除了，而强行制定了另一种制度，即沙皇任命他的继承人。彼得大帝的用心是非常好的，却没想到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种政权移交的新形式产生了更多的阴谋诡计，更多的肮脏交易，更多的谋杀、凶杀和刺杀。”

说到这儿，大使停下来指了指让我上车。我们坐进车里之后，他又



接着说道：

“正如我刚才对您所述，这种指定君主的做法给俄罗斯的宫廷带来了没完没了的劫难。就在仅仅四年前的一七六二年，彼得三世继承了王位，但此人昏庸无能，他的妻子却精明强干，光彩照人，处事果断，因而受到了高等贵族和军队的拥戴；而高等贵族和军队又把人民鼓动起来（她知道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最后强迫莫斯科的大牧首宣布这个女人为全俄罗斯的女皇；实际上，在宣布之前她已经是女皇了。”

“叶卡捷琳娜大帝！”我高声喊道。我一边全神贯注地听大使讲解，一边仔细地观察着我们穿行的道路两旁的一排排高楼大厦和贵族府第的布局。大街上散步的人熙来攘往，车水马龙，还有一队队巡逻的骑兵。大使评论道：

“涅瓦大街街景，安德烈亚·罗塞利先生，这是圣彼得堡的橱窗！来自巴黎的亚历山大·莱夫龙德在交汇于阿尔米兰塔斯戈的三条大道的轴线上设计出这座城市。阿尔米兰塔斯戈是彼得大帝的第一座府邸。在他所有的府邸中这是最重要的一座。这座府邸一直绵延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占据了涅瓦河整个宽阔的河曲地段，而且还穿过丰坦卡运河……您看，您刚到我就叫您惶惑不安，茫然不知所措。另外，我是一个自负的人，我看得出您是个通晓城市规划和建筑的行家。”

“噢，过奖了，过奖了，您不知道您的接待对我是多大的荣誉。但是，刚才您跟我讲的不幸的彼得三世，也就是叶卡捷琳娜的丈夫的事令我感到惊讶。”

“噢，他是世界上戴绿帽子最多的丈夫！”子爵一面透过车窗欣赏涅瓦大街繁华的街景，一面笑着说道。“叶卡捷琳娜利用她的床来寻找同盟者，来争取支持打垮对手。她的情夫格列高利和阿列克塞·奥尔洛

夫如果不是顺从她的意志鼓动军队叛乱反对她自己的丈夫、并迫使他一切听从她命令的话，他们只不过是简简单单的军人。叶卡捷琳娜为获得莫斯科大牧首任命为女皇的权利所陶醉，骑马去了奥拉宁鲍姆宫，愚笨的彼得就躲在了那儿。她胁迫他退位，不然就对她一切服从。”

“被废黜的沙皇是不是遭到流放，被关进了一座修道院里？”

“那太危险了：叶卡捷琳娜下令把他关进监狱，但是她觉得这还不够，结果，一天，那个倒霉的沙皇死了……不管怎么说，您不必害怕，伟大的叶卡捷琳娜只不过是继承了最伟大的沙皇、彼得一世开创的传统。对彼得一世我想您该是景仰的，他十分谨慎地没有让自己的儿子阿列克塞继承王位。”

“那么，您说即使这样，人民还是崇拜叶卡捷琳娜？”

“尊敬的罗塞利先生，人民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我要补充说一句：叶卡捷琳娜丈夫的‘消失’是必要的。他是一个无用的、令人讨厌的港湾，而叶卡捷琳娜是光明，有了她，这座城市会重新变得流光溢彩，整个帝国光芒闪烁，您没想到吧？她一举带来了正义，尽管这过程是痛苦的。”

涅瓦河拖着硕大无朋的冰块缓缓地流淌着，我就仿佛是用匕首砍下的一个小小冰块，完全身不由己地被一些大事件拖着到处流浪：阿雷佐、罗马和那不勒斯；威尼斯、马德里和圣彼得堡……可以认为我变得越来越有学问，越来越有修养，或者说，在我这个生活的新阶段，我更加精明强干了。我学会了主导社会习俗的规矩，我从接触我认识的、经常去拜访的名士、权贵中受益；但是，自从我再也不是年轻小伙之后，我也注意到，我所度过的每一年，均一去不复返；我所离开的每一座城市，我

都没有可能把它变成我的城市；远离塞西莉娅的每一个月，都百无聊赖、内心感到无限孤独。

有些晚上我醒来时，我的怀疑糟糕到了极点：我怀疑我不属于任何人，不属于任何地方；怀疑节日的光辉和目光的闪烁顷刻即逝；怀疑没有人记得我，也没有人等待我；甚至有一天我会怀疑我踩在脚下的大地，怀疑我的声音，怀疑我本身的存在。

不过，幸好黑夜和睡意迟早又重新吞噬了我，待到第二天清晨醒来时，让我夜不成寐的烈火仅仅剩下一个火炭，仿佛受到一个高大的妖魔威胁一般吓得浑身颤抖的恐惧似乎也已消失。这是不是害怕孤独？是不是害怕在彼得大帝或叶卡捷琳娜推行的宏图大略中一事无成？据说沙皇心中琢磨着圣彼得堡，乘船航行在涅瓦河入海口荒无人烟的沼泽地间，高呼道：“我是诺亚，这就是我的方舟，我要在这儿建我的城市。”而叶卡捷琳娜大概害怕所有寂寞中的魔鬼和谴责，因此她不仅决定建设最美丽的宫殿，而且把最宝贵的人才笼络到自己身边，不管是保护她免受阴谋暗害的卫兵，还是伏尔泰、狄德罗这样的思想家。通过这些提高她的智慧，保障她的生命安全。

同样，西班牙的卡洛斯在那不勒斯湾和卡斯蒂利亚高原住过的宫殿有一打，但是他大概觉得单是这些宫殿尚不足以让他驱走自己的噩梦，于是他要建设一整座城市，留下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足迹。

“塞西莉娅！塞西莉娅！”当涅瓦河中的覆冰慢慢融化成白色的小冰块，我在心中暗暗地呼喊，因为有塞西莉娅在我身旁，有塞西莉娅在我心中，我不感到自己是失去双亲的孤儿，不感到自己处于险境之中。我为什么到处旅行，听从一些人又一些人的命令？我为什么和政治家、建筑师、雕塑家和工程师们聚在一起，目的只是揭示那些吸引着他们

的、还悬而未决的规划？我为什么听他们的话并且奉承他们？我为什么对那些新的设想感兴趣，还被这座不可能建成的迷人之城的每一座宫殿折腾得晕头转向？因为我知道，每过去一天，我就离我的家乡越远，离那个让我感到美满幸福的人越远呀！也许是因为从根本上讲，这座城市尚不存在，是一座看不见的城市；也许是因为我知道，我也应该在噩梦中间追踪它，仿佛这些噩梦是我的同盟者，而不是我的敌人；仿佛迷失方向的危险是那个不知会把我引向何处的教堂尖顶。创造世界是为了让世界变成你的，或者简单地说，是为了你自己成为世界。

巴尔托洛梅奥·拉斯特雷利是为让彼得大帝昔日的梦幻变为今朝欧洲最光彩夺目的城市所做贡献最大的人之一。我从里到外参观了“他的”冬宫，凡是允许我看的，我全看了。我绘制了冬宫图，并且仔细研究了一番，为的是让自己明白拉斯特雷利是以何等高超的技艺把无与伦比的宏伟壮观同比例对称和协调精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女皇叶丽萨维塔委托拉斯特雷利装饰了整座城市，但是到了女皇叶卡捷琳娜，她的兴趣改变了，她希望建筑物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似叶丽萨维塔时代连绵不断，因此拉斯特雷利现在已退出第一线。他亲自带我去参观爱奥尼亚大街上一排长长的古希腊科林斯式的、井然有序的装饰物的组合。这排装饰物的最后部分是一座座雕像。装饰物的全部用意是为了赋予那排一眼望不到头的宫殿以立体感，仿佛它是漂浮在水上，高耸地俯视着水面，就像一条绿白相间的舰船，稳重而又威严。

也许巴尔托洛梅奥可以完美地代表这座城市之魂。当年他的父亲作为雕塑家去圣彼得堡跟莱夫龙德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只有十五岁。

但是后来他去了法国和德国学习，把自己造就成了建筑师。拉斯特雷利除了在冬宫建设中仿效当代的欧洲建筑模式外，他还想在斯莫尔尼修道院的建设中把西方的模式同东方球状圆顶的传统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使这座修道院的墙壁蓝白相间，再涂上一层光芒闪耀的金黄色。

我一边想着我圣彼得堡尊贵的向导老拉斯特雷利，一边沿皇村花园往前走，为的是从适当的角度去欣赏另一座巨大的宫殿，这座宫殿也是拉斯特雷利受叶丽萨维塔委托所设计的。这座宫殿不像冬宫那样用蓝白相间和金光闪耀的颜色显示出沙皇的成功，而是以绿茵茵的草地和枝繁叶茂的榆树、栎树和椴树的争奇斗妍取胜。

尽管为了了解彼得城的设计，我必须要去的地方不是那座豪华的夏日府邸，而是圣彼得堡的城市木结构建筑之地，是要了解圣彼得堡在帝国当中发挥的作用，了解沙皇是用什么办法建起这座城市。尽管如此，宫廷的活动和部分艺术活动还是必然地搬到了皇村。如果说已故女沙皇的建筑师没有受到欢迎的话，我的保护者、西班牙国王的大使却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因为叶卡捷琳娜不仅对继续把俄国的商业交流扩大到欧洲远方感兴趣，而且她也了解卡洛斯先后在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所显示的改革精神和大兴土木的气概。

埃雷里亚子爵告诉我的叶卡捷琳娜办事果断和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自己听到的一些事情，丝毫没有减少我在同大使一起去出席女皇招待会时的不安。我跟在大使后边，忐忑不安，在我一生的许多场合，我都是这样的表现：没有了好奇，惟有小心谨慎和担心。

大厅里挤满了身穿制服的贵族绅士，女王每到一处都受到夸张的问候礼仪。从远处看到叶卡捷琳娜，你会理解什么是令人惶惑或者恐惧的权力，而她的权力是无人不知的。她姿态高傲，神情坚定，身躯强

健有力，这使她变成了真正的招待会的中心，就仿佛每天清晨初升的太阳恰恰在它一时控制世上所有风光的时刻占据了它的精确位置一般。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随着你走到她的身边，她的威严就不翼而飞了；那时你逐渐看清，她的身躯并不那么丰满，她的脸蛋有些胖，目光更多的是劝导而不是询问，更多的是体谅而不是坚定。这就是我们走近她的身边向她表示我们的敬意，并且再次转达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国王对她的问候时，她留给我的印象。

一切都非常顺利。皇村那一日的活动，我们已经十分满意。但是，当招待会像是就要结束、我们只等着退席的时候，我看到在我可爱的子爵身边出现了一个飞速的行动，有个人对他俯耳说了点什么。过了一会儿，大使走过来告诉我，女沙皇希望再跟我们谈谈。我们从大厅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竭力想象着她要跟我们谈什么，但到达她的身边时，实在猜不出她找我们的兴趣何在。

“先生，有人告诉我，你在庞培呆过。”

“是的，陛下。”

“给我谈谈庞培，你看到那里的绘画吗？”

我真难以相信，那张听了我一些普通平常的评论就显得异常兴奋而又充满期待的脸，居然是那位富有煽动性、行事果断而无所顾忌的女暴君的脸呀，就是那位骑马赶到奥拉宁鲍姆宫、下令毒死自己丈夫的女暴君的脸呀！我跟她描述了庞培那幅画上的幻景：那位身着浅色衣衫、散花的姑娘，那些花似乎永远不会落在地上，而只是永远轻轻飘在空中缓缓下落。

“我要叫人把这个姑娘画在我的一个住处。”女君主宣布道。而我为了不使她失望，尽量给她讲述各种细节。这时我注意到，女皇周围的

贵族绅士都是一副难以掩饰的惊愕面孔。

· 为了了解庞培的建筑风格和那不勒斯王国的自然风貌，女皇陛下又很客气地让我把谈话延长了好一会儿。

· “欧洲有很多奇妙的地方我不能去访问，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能离开俄国。因此我尽量让欧洲最优秀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到圣彼得堡来给我描述欧洲的秘密。”

· “您指的是什么秘密？”我的反应太唐突了。

“啊，罗塞利先生，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秘密。著名的狄德罗和伏尔泰也了解我说的这些秘密。这些秘密，彼得大帝已去阿姆斯特丹和维也纳寻找过了。”

“您指的是建设规则、绘画原则，也就是美的秘密？”

· “罗塞利先生，毫无疑问，庞培，也就是罗马建筑，会告诉我们我所说的秘密。庞培被维苏威火山爆发毁掉了，是毁于自然灾害，有人会说这是天意。同样，圣彼得堡这个欧洲最优秀的艺术集中地，也可能有一天被涅瓦河的一次洪水所淹没，被一次地震从地图上抹掉。但是，大自然发威的重要性是相对的，我们的意志力量才必然是决定性的，人类智慧的王国才是决定性的。你不认为这是秘密吗？”

“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陛下……”我含糊地嘟哝道，只是为了表示赞成她的意见而不敢打断她。

“我们要向俄国进口理智，结束那些阻止这个国家成为自己主人的、僵死的法律。为此我们正在制定一部新的法典，这部法典一定要让理智超越给帝国造成大量死亡的自然条件而取得胜利。如果你们在我们这儿再待上几个月的话，你们就有这方面的消息了。”

的确，只有用坚强不屈的意志方能解释为什么叶卡捷琳娜能在极

端不利的环境中登上俄国皇位。女沙皇叶丽萨维塔生了个儿子保证了皇位的继承权,把她排挤到了一边;她的丈夫彼得从来没有碰过她,不管在公众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都鄙视她;她逃过所有针对她的阴谋,可谓九死一生;她学会了把敌人的武器为自己所用:狡诈、搞阴谋、任人唯亲、裙带关系、性引诱、犯罪,各种手段无所不用。

同女沙皇会见结束之后,我乘子爵的车回圣彼得堡,一路上好不容易控制着由于受到叶卡捷琳娜的重视而感到的无比喜悦和激动。但是,为了不伤害大使的自尊心,我竭力把这种精神状态引导到平淡无味的话题上去,跟他去谈招待会上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子爵很有礼貌地随着我的话题交谈,直至他突然断言道:

“叶卡捷琳娜的宫廷是一个毒蛇窝。女沙皇同时有三个情夫,这还不算多少年来她随手甩掉的那些,那些人会时不时找上门来讨债。除了情夫和宠臣,她还有追求者、候补者、强被拉来者和阴谋策划者。这些人互相监视,每个人有自己的势力圈,他们互相竞争,向女皇要求金钱、宅邸或恩典。尽管女沙皇仰慕艺术家和作家,特别是外国的艺术家和作家,因为她可以利用这些人在西方国家的首都宣传她的功绩,但是,如果你没有把握是否会被任何一派视为敌手或新的竞争者,还是不宜接近她。”

我不知该说什么接大使的话茬。我认为设想大使把我的期望夸大了一千倍是不适宜的;认为大使是警告我注意我所面临的危险也是不适宜的;同样,认为他说那些话的真正缘由纯粹是出于嫉妒更是过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我那天晚上幸福和欢乐的心情上笼罩了一层受到威胁和心中无底的阴影。当我们踏上市内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时,两侧的正面墙上还残留着日间夕阳最后的余辉;那余辉是乳白

色的，苍白的，但尚未完全消失。此时我心中充满了烦恼，渴望着响在我心灵间的只是那节奏清晰的马蹄声和吱吱呀呀并不悦耳但使人心绪平静的车轮声。

几天之后，在一次巴尔托洛梅奥·拉斯特雷利陪我在城里一边散步一边考察时，我忍不住把那件逸事和西班牙大使说的话告诉了他。老拉斯特雷利微笑了一下，然后把话题巧妙地转到了别的事情上。但是，大概还是有点什么使他意识到应该注意我的忧虑不安，他突然重新又回到我的话题上，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有一段时期，叶卡捷琳娜是皇位继承人的妻子，所以她的头衔是伟大的公爵夫人。她对她的前任女沙皇叶丽萨维塔感恩戴德，跟她亲密无间。因为是后者安排了这位普鲁士公主和她的侄子、皇位继承人彼得的婚礼。叶卡捷琳娜心中明白，叶丽萨维塔只希望她给她的白痴丈夫生一个儿子，也就是为俄国生一个儿子，尽管她知道叶卡捷琳娜很少跟丈夫同床。也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叶丽萨维塔保护了她一段时间。但是，当美貌而有教养的叶卡捷琳娜终于生了一个男孩、所有人都知道那不是彼得所生、宫廷里欢天喜地地庆祝的时候，叶丽萨维塔却疏远了她，丈夫也同样冷淡她。从此以后，叶卡捷琳娜便生活在阴影之中，被推到了受冷落的角落里，甚至被剥夺了起码的关心和照顾。正是在这个时候，叶卡捷琳娜不是屈服，不是灰心丧气，而是开始编织自己的网，为自己寻找同盟者，继续培养自己的气质，磨炼自己的果敢精神。”

“您跟叶卡接琳娜打过交道吗？如果我们想到女沙皇叶丽萨维塔对您那么尊重，把她的工程委托给您……这大概不太容易。”

“当然了，是不那么容易。但是，由于宫里常年有雕塑的活，我可以

从内里观察,我发现,在那个轻易向不同男人投怀送抱、脆弱而反复无常的情妇后面,是一个学会了惊心动魄的一课的女人。”

“学会了一课?”

“这是她自己跟我讲的。当时还是索菲娅(这是她皈依东正教改名叶卡捷琳娜之前的天主教名字)公主的她到圣彼得堡去,女沙皇将在那儿接待她并把她介绍给宫廷,完成所有仪式之后,宣布她跟俄国的皇位继承人订婚。女沙皇为她的贵宾(年轻的索菲娅由母亲陪着去圣彼得堡)安排的随从队伍多达百人,其中包括军官、仆人、厨师、管家、侍童……两个女人乘坐一辆豪华的轿式大马车,车篷外套是胭脂红丝绸缝制,车内坐垫外套为绣花锦缎……女沙皇在这两个女人身上所表现出的慷慨近乎荒唐。她们从车窗里往外看着制服考究的骑兵,听着伴着“得得”的马蹄声的清脆的银铃声,欣赏着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那洁白闪光的雪野和欢乐的随从队伍上空那明媚的阳光,心中好不欢喜。

“她们已把里加城抛在了后边,前面只剩下抵达光辉灿烂的圣彼得堡的最后一段路程了。这时索菲娅从熠熠生辉的马车上隐隐约约地看到迎面来了另一队人马,他们仿佛是飘在云彩间的。那是一辆凄凄惨惨的黑色马车,外表悲凉,后面有士兵押解。公主想知道在那辆马车上旅行的可怜人是谁,但是人们不想告诉她,不过最后她还是知道了。那是小沙皇伊凡六世和他的摄政者母亲安娜。两个人被剥夺了权力,流放到里加城,他们将在那儿被关进监牢。①

① 叶丽萨维塔沙皇是彼得大帝和彼得大帝之妻,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女儿,但叶卡捷琳娜一世并未传位于她,而是传给了彼得大帝之孙彼得二世。1741年,叶丽萨维塔发动政变,当上沙皇,并将当时只有一岁的沙皇伊凡六世及其母亲、摄政者安娜·利奥波德芙娜流放、软禁。叶卡捷琳娜大帝史称叶卡捷琳娜二世。

“这一发现令索菲娅顿时头晕目眩，她从没有这么近地同时看到荣耀和失败。她的路通向荣耀的路，而小伊凡的路则是通向臭名远扬和酷刑。而这两条路都是拜同一个女人的恩赐。索菲娅在变成叶卡捷琳娜时，并没有忘记那一头晕目眩的时刻，没有忘记那个遭受厄运的景象。因此，每当她感到四肢乏力时，她都会提醒自己，眼光有一张无形的面孔告诉她绝对不能失败。于是，她的每一部分肢体，每一部分心灵，都竭力躲开那艘黑色的舰船，果断地把一切做得天衣无缝，完美无缺。”

每年夏天，皇村都举办盛大的节日庆祝活动。那时，一大群陶醉的男人和女人会在大厅里跳舞或在花园中游逛。随着皇村节日盛况的结束，夏天也就无声无息地远去了。到这时，我们在林阴大道和运河上，宫殿里和花园中的散步也便开始减少。

秋天到了，丛林尽染，花园里落满一层厚厚的黄叶，像铺上了柔软的地毯。正是在这个冷风飕飕的秋天，塔拉卡诺娃公主出现了，或者说她的幽灵出现了。通过大使馆，我收到了一个奇怪的约会，或许正是由于奇怪，所以是诱人的。我要在一个叫莫伊卡的桥头等候我的交谈者。在那儿我们将乘船离开，惟一的目的是要交谈一次。那封信既明确又隐秘。信中还说，交谈者向我透露的信息，我所下榻的大使馆可能会很感兴趣。因此，尽管当时大使不在城内无法向他请示，我认为起码我应该到信中建议的地方去，到那儿之后再做道理。

在约定的时间，一条满载旧家具的船靠岸了。有个人穿着不知多少层衣服，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使你无法辨认其性别。他向我打了个手势，我认为他就是我的约会者，不会弄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

老老实实地做这件事，迷迷糊糊中我就跳上了船，仿佛是应该服从一道命令。很快，船夫就开船逆水而上，寻找涅瓦河的上游。那个被男短裤、男上装、外套和风帽一层层包裹起来的人就是要向我透露情报的人吗？或者这个几乎没有人样的人只是带我去见真正写信给我的人？我在心中暗自徒劳地想着。当我越来越不安，一切都像是一场梦，或者说是一场噩梦的时候，那个大货包似的人示意我要耐心等待。

我们终于进入了涅瓦河。穿过涅瓦河之后，在一大片高大的白杨树遮挡下，船在城市对面的岸边停下来。那个衣服货包似的人要我跟他走，我照他的话做了，仿佛我是个没有意志的人。沿小道往前走了几步，在那儿，小船就看不到了。正当我的不安变成惊恐，我打算变被动为主动的时候，一件极为稀奇的事情发生了。

那个货包人开始一件一件地把他那破旧的、臃肿不堪的衣服脱下来，因此，我以为他是准备进入一个并不存在的房子。随着他身上的衣服越来越少，他也慢慢地不再像一个吓鸟的稻草人，而露出了人的面孔。突然间，他在我面前变成了一位身材苗条、匀称、楚楚动人的女子了。但是她仍保持一身男装打扮，也没有摘去风帽。

“先生，你一定要帮助我。”她用坚定而年轻的声音说。

“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我怎么帮助你。”

“你可以让西班牙国王的大使接见我。”

“我只是一个客人，在大使馆里没有任何职务，所以……”

但是她打断了我，而且最终摘掉了风帽，露出了一张让人一见就永远难忘的面庞：一双绿眼睛像大理石，面孔苍白，嘴唇为玫瑰红色，皮肤细嫩，五官的每一部分都不大不小极为匀称，身材丰满。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披散下来，映衬着她那既是笑咪咪又是恳求的表情。那女子抓

住我的手，把我拉到她的怀里，将朱唇送到我的嘴边拥抱了我。我以一种荒唐的冲动猛地将她推开，因为她也是以同样荒唐的冲动把我带到了这里。

瞬间，天色已全黑，白杨树的枝杈酷似挂在了青灰色的天幕上。姑娘没有为我的粗鲁举动感到不悦和害羞，而是开口讲起话来。这时，她像公园里的一尊塑像，一动不动，毫无惧色。她，美极了。

她说她是女沙皇叶丽萨维塔的妹妹，彼得大帝的女儿^①，所有的人都排挤她，先是她姐姐，现在是大篡权者叶卡捷琳娜。她要让所有俄国人都知道这件事，让所有欧洲列强都知道这件事。她说她不得不过一种秘密的生活，东躲西藏，不停地逃亡，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多次改名换姓，只为了不让叶卡捷琳娜的触角发现她。但是有一天，她会跟叶卡捷琳娜面对面站在一起，她要收回属于她的东西，属于她家族的东西，那就是全俄罗斯的王位。

我一边凝视着塔拉卡诺娃公主那冰冷的、静止不动的身影，一边考虑着这次会见可能给我在圣彼得堡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她像遵照一种礼仪似的停了一会儿，然后重新用她的盔甲把自己包裹起来，继而让我陪她回船上。就在此时，我暗自决定不向大使透露此事。我们都沉默不语，冒着沿涅瓦河吹来的冰冷极风，在充满预兆的茫茫暗夜中回到城里。塔拉卡诺娃公主的随从把我放到莫伊卡桥头的同一个地方，几个小时前我也就是在那儿被约见的。

^① 此说法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法不吻合，百科全书称：塔拉卡诺娃，别名弗拉基米尔公主，或弗兰克小姐，或特列穆尔夫人。俄国觊觎皇位的女冒险家。她自称是女皇叶丽萨维塔和拉祖莫夫斯基伯爵所生，在彼得堡长大，但看来不是俄国人。

但是，我不是孤单一人回使馆的。我的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无声的塞西莉娅的身影又回到了我的身边，让我伸手可及；仿佛塔拉卡诺娃的双唇创造了奇迹，让塞西莉娅的双唇在我的唇边复活了；仿佛我那在圣彼得堡大街上游荡的忧伤灵魂可以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被看到，感知到，并且得到来自那儿的安慰。不知多少次——如今尤其强烈——我几乎以为没有祖国，没有人在什么地方等着我，这种失落和被需要的感觉此刻仿佛被一种实际存在的、可拥有的东西代替了。想象正在创造世界。

我没来得及照原先想好的协同大使的计划办事，因为他还有三天才回到城里。我的打算是暂时向他隐瞒这次同公主的见面，也不提公主请求帮助之事，而是设法试探他对这件事知道多少。大师拉斯特雷利告诉我，沙皇彼得大帝原想按照他在阿姆斯特丹看到的样子开凿一个方格式的运河网，于是我便去瓦西里岛做一次勘察。那是去莫伊卡桥后的第二天，从瓦西里岛回来时，我接待了一次新的来访。这次来访可就不那么客气了：三个彪形大汉——他们不像是卫兵或士兵，但他们应该是——迎面朝我走来，胁迫我跟他们走。眼见没有逃跑的可能，我没有反抗。他们把我推上一条船，掉转船头朝彼得保罗要塞的方向开去。此时只见特雷济尼大教堂的金色尖顶在阴暗忧郁的黄昏中闪耀着刺眼的光芒。

我很快发现，这几个看管我的人，要么是哑巴，要么听不懂我讲的语言。我也很快明白了他们要把我押送到哪儿去：沙皇城最著名的监狱。我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不告诉我。我问要关我多长时间？也没有人回答我。我知道惟有西班牙国王的大使埃雷里亚子爵先生可以把我从那儿搭救出来，但是他怎么能知道我的处境呢？当我设法在那

间阴暗、潮湿、散发着恶臭的牢房中安顿下来的时候，我所见过所有城市的天空，其中每一座城市最阴险邪恶的面孔，一起慢慢地朝我压下来，仿佛要把我压扁，令我不知所措。我经历了那么多旅行，最后来到了这儿。

第九章 你不要忘了阿里亚德娜

罗塞利在女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的宫廷里，而我却关起门来破译他的手稿，为了揭示他怎样构思出圣卡洛斯城的规划；当时那还是一座看不见的城市，如今它历经沧桑又变成了看不见的城市。可以设想，城市的阿尔法克斯港、运河和广场都是由这位托斯卡纳工程师设计的。目前这些建筑越来越面目全非，景观的轮廓也越来越模糊了。

虽然如此，随着一个个事件的破译，我感到安德烈亚·罗塞利离我越来越近。我跟他共享了那些难眠之夜，在那些夜晚，好像整个世界都在摇动，接二连三的过错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是简单的踌躇不决？是



对危险的试探？还是凭直觉感到面临着威胁？

曾经有多少次计划到圣卡莱斯城来，每当要开始旅行时又躲掉了，可现在我不得不暂时中断在圣卡莱斯城的停留，陪克洛埃去完成她的远征摄影使命。

我到了巴塞罗那。在即将开始旅行的时候，我拥抱她那年轻的身体，看到她那双总是咄咄逼人的、机灵的大眼睛；这双眼睛永远那么引人注目，要么它表现出对什么感兴趣，要么像询问什么事，要么像指控什么，要么像要求什么、维护什么，要么像为什么事感到遗憾或抱怨。我曾经爱上过这双眼睛，没错，这我明白，但是现在我害怕这双眼睛，害怕得胜过害怕一切，因为它强迫我去做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我要讲述，我要绘制，我要缩小，我要夸大，我要去吸引，我要去倾听。对于一个人，当你厌倦了他的眼睛的时候，你也就厌烦了他本人；当你发现他要求你办一件你力不能及的事情的时候，你同样会厌烦他。尽管如此，克洛埃对我还是有吸引力，她一出现就会作用于我的感官。如今，我还是像她第一天走进我的画廊阐述她的摄影计划时那样希望得到她。她的眼睛还是原来的那双眼睛，像风一样变化无常：一会儿持久不停一会儿呼啸而过，一会儿柔和一会儿暴风般猛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只是需要在准备利用它的时候你手中要有帆。那一天我手中有帆。我们来到了这儿，现在我感到我需要扬起风帆，需要我自己单独待一会儿，需要抛锚停船而不是继续航行，这不存在谁的过错；她是风，她必须继续吹下去。

克洛埃不知道我为什么来阿雷佐。她要为电影场景写一篇报道，

我同意了。我对十五世纪的托斯卡纳画家情有独钟，她不是不知道，显然她是利用了我这一点。但她完全想不到有一个叫安德烈亚·罗塞利的人在圣彼得堡的宫廷里，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是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对于我忍不住带到意大利来的这些文件，她一无所知，这些文件涉及到意大利的几个世纪。我们走进教堂的神殿，彼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伟大的壁画《韦拉·克鲁斯的神话》还幸存在那儿，经过持续多年的修复后，依旧可以参观。这是又一幅描绘主显节的壁画，画面上先是像波浪一般起起伏伏、连绵不断的一行行葡萄藤，一坡坡橄榄树，一道道山梁；在这些景物的后面，高处的阿雷佐城举目可见。君士坦丁大帝睡在他的帐篷里，一个天使出现在他面前说，如果他能接受十字架，他就能取得胜利。天使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这光芒也照亮了皇帝的卫兵。皇帝的身体在营地中，但实际上他并不在营地，他的思想意识好像已去了很远的地方。

我一边观看，一边好像也被天使的光芒笼罩了。想到这幅画年代如此久远，我很想好好欣赏一下那个场面。然而克洛埃一点也激动不起来，她心不在焉，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看到她那副神气，我随便指着一个画中人物，信口大加发挥了一通。我希望我在近乎陶醉的状态中欣赏这幅油画的故事，实际上我已经部分地陶醉了。但是，我受不了克洛埃不和谐的表现，她嘴里嚼着口香糖，发出吧唧吧唧的响声，这让我恼火，让我心烦意乱。我未加多想，便因为受了她这种幼稚的、不合时宜的举动影响，离开壁画所在的后殿，大步流星地走出笼罩在黑影中的教堂，来到明亮的广场上。

过了四十五分钟，我一边慢慢品味着一份浇满奶油的快餐，一边出神地注视着几个吵闹嬉笑着玩耍的小孩子，并浏览着《共和国报》。克



洛埃的身影跑遍了整个广场，最后终于朝我走来，那神情既快活又深不可测。欣赏彼埃罗的画大概使她看到了光明，享受到了愉快，但是现在她要为我的逃走动肝火了。

“你为什么一句话不说就走了？你死乞白赖地要我给你预定房间，一次又一次地说要参观教堂的神殿……”

“我突然想起我得核实一件事，我不能不……”

这时我从克洛埃看不到的椅子背后拿出一个我事先藏在那里的口袋递给她。一开始，她犹豫不决，不知是否应该中断与我的争吵，因为无疑我在那场争吵中占了上风。但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或者是纯粹出于礼貌，她还是打开了口袋；见到是一本精装的《神话》专集，她的脸色立刻阴转晴。我们刚才在神殿参观的壁画都被仔仔细细拍了下来，现在我们可以像站在远处原汁原味地欣赏它那样享受一番了。

但是克洛埃没有落入我完全出于个人目的设下的圈套。也许是因为她拿到那本专集后并不满足，所以在用她那摄影师的修长手指小心翼翼地翻阅了几部分之后，重新又对我莫名其妙地逃出神殿发起了攻击。她一次又一次指责我，我却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进行反击，可实际上，是我应该指责她那种让我无法专心致志地欣赏壁画的姿态。但是，我不想成为造成双方敌对的始作俑者……最后，好像那位为君士坦丁大帝报信的使者也用某种方式关照了我，维护了我的利益。

“你听我说，”克洛埃说道，不知为什么她被《神话》专集的前言吸引住了，“整幅画上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身份，有些人物用他们恐怖、憨直或幸福的表情吸引我们的注意，让我们想了解他们的境遇。尽管如此，每个人物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姿态，他们的个性，都服务于画家向我们叙述故事的意图。”

“恰恰是每个人物面部表情的那种感染力让我感到惊讶。”尽管我一脸真诚，其实我只是想附和她的话。

“有些评论家谈到被关在笼子里的那些人物，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被封锁起来的人物。”她继续翻阅着专集说道，“这些人物在故事中都有自己的作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把他们关到笼子里。你知道他们让我想到了谁？”

“想到了巴黎画派画家莫迪里阿尼。”

“想到了你！”克洛埃说，她的语调飞快地从激烈变成了——我们姑且就说是柔和吧，而且还包含着怜悯。

“你说什么？”

“没错，就是想到了你！想想看，我们在这儿干什么？”

“好家伙！我们是在阿雷佐……在广场上拍照片……参观彼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的壁画……”

“当然，当然，可我说的是我们要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计划行事。可是你？你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跟君士坦丁大帝在一起！”

仿佛就在一场大火就要燃烧起来的时候恰好有一辆救火车及时赶到，克洛埃听了我的话显得惊慌失措，她的一双大眼睛左顾右盼，像是一头母狮犹豫不决，拿不定是应该进攻，还是应该发笑，最后，我如愿以偿，达到了目的。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不愿在阿雷佐一个炎热的中午接受一句“我们必须谈谈”，只有无赖和倒霉鬼才会跟着本能跑，按照天气的意志行事。我们让中午折磨人的野蛮时刻过去，扬起风帆回到饭店凉爽的房间，等待下午给我们带来一个喘息的机会。

正巧，克洛埃要去阿雷佐市政府广场为她给《时尚》杂志提供的报道文章拍照片，而两百年前的那位到处漂泊的阿雷佐人又重新磁石般地吸引了我，我可以轻松一下了。那位阿雷佐人原本满怀希望地去女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的俄国旅行，现在他却站在死神的面前。

由于被罗塞利精彩的故事所吸引，我压根儿没意识到整个下午已经过去。看了看表，我慌了。克洛埃在太阳落山之前就到阿雷佐市中心了，我肯定要迟到了，因为我所在的饭店位于郊区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之间，时间来不及了。正当我琢磨着找一个可信的理由时，电话铃响了。

“你怎么会想两分钟就到皮亚扎·格兰德？我从九点就等你了。我拍了几张梦境般的照片！那光线……”

“刚才我正要离开饭店，你的电话就来了。”

“我想你都钻到那些古纸堆里两个多小时没有出来了……”

“没有，没有，我到饭店周围逛了一圈。那些田野就好像是我的，就是说，跟我的家乡一样，但是，管理得很好。”

“我早就知道你会迟到，所以我也没在广场附近。我给你打电话只是因为你的朋友，”克洛埃说最后几个字的语调显然是讥讽性的，“索菲娅，她在找你。由于你几天没带手机了，显然她最后找到了我的电话，所以……”

“她告诉你是什么事了吗？”

“没有，但是她好像很惊慌，或者是很担心。她说两天前就想跟你谈谈，你最好给她打个电话。”

我有一种预感。就在我向克洛埃撒谎、告诉她我去饭店的庄园散

步的时候，索菲娅和赫纳斯在蒙特西亚山上的家的景象像一道闪光一般映现在我的脑海中。我顿时感到一阵惶恐不安。

当我打通索菲娅的电话，我感觉她会对我进行某种指责，但是我马上发现她的精神崩溃了，她只是想寻找庇护。我也想寻求庇护。我透过窗户看了看从橄榄树的缝隙间射进来的暗淡光线，转过身来又看了看几乎无人居住过的房间墙壁，视线落在了回忆录的文件上。我没有寻求到庇护。我知道一道高大的波浪就要向我扑来，我感觉到了，我在积蓄力量迎接它。索菲娅的声音支离破碎：“你不要让我孤单一人，我需要你。赫纳斯在塔拉戈纳的监狱里上吊了。”她就是这么对我说的！说不清是为什么，但是他的的确确吊死了，那是两天前的事。

赫纳斯死了。我又想到了看不见的城市，那是我们儿时的光明。世界在崩塌。

“还有件事，”等索菲娅重新又能说话的时候，她补充道，“他留下一封封好的信，是给你的，写着你的名字。”

当我提出需要提前回圣卡莱斯城的时候，克洛埃激烈地反对。她有她的道理：“你多少年都不关心你的朋友，现在他人死了你倒急不可待地跑去管他了。”我三番五次地给她讲赫纳斯留给我那封信的事，讲整个事情的戏剧性，完全无济于事。在她看来，这种理由不足以打乱我们刚刚开始旅行计划。她把我赶进死胡同，让我左右为难：“随你的便吧，你自己选择好了！”我感到她早就等待机会逼我二者选一，自然，我是要避开的。

我们在阿雷佐市中心一家饭店的争吵浪费了那天的晚餐，后来又浪费了那个芳香四溢的夜晚。炎热的一天结束之后，饭店窗外的原野

丰富多彩而美丽，可我们又争吵起来，直到接了一个电话之后，我向克洛埃提出陪她到佛罗伦萨后再飞巴塞罗那，从巴塞罗那去圣卡莱斯，把事情弄清楚后即刻回佛罗伦萨，整个旅程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干她帮杂志干的活，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旅行和……不行，绝对不行：这更令她不能容忍，她大吵大闹，简直要发疯了。但是，我没有退路了；我知道必须去处理我不清楚的什么事，必须去见我不清楚的什么人。而在这次旅行中，那个在圣彼得堡的旅途中迷惑不解、受到恫吓的安德烈亚·罗塞利将再次陪伴我。我本希望在阿雷佐得到他的消息，但暂时我要两手空空地走了。不过，我会回来。

· 我有足够的麻烦事让我把罗塞利的不幸暂时搁在一边。索菲娅手里拿着赫纳斯的信在等我。阿雷佐人的意外变故可能会影响到我，要么对我是一种安慰，要么是一种引爆剂。不管是哪一种，他对我如磁石般的吸引力我是难以摆脱的。阿雷佐人的理智给我提供了有关提埃坡罗或者说卡洛斯城的线索，这些线索给我带来希望，但是不足以解决问题；就是说，他的理智尚不充足。而现在他身陷彼得保罗要塞牢狱之中，在他脱离困境之前，他的理智处于地下的某一层，比原来还要低。

索菲娅在庄园门口等我，我拥抱了她。她紧张的精神状态与仅仅在两周前的笑容可掬、热情洋溢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干巴巴地感谢我对赫纳斯的不幸去世表示哀悼，然后立刻带我到全景露台去，在那儿我曾目睹海湾里鬼鬼祟祟的夜间操作，这些奇怪操作导致的事件又把我带到这个家中。这天下午，夏日烈火般的炎热已经消退，阳光也被蒙特西亚山挡在后面，尽管索菲娅·门迪萨瓦尔满脸抑郁，心事重重，情绪异常激动，然而似乎一切都可以理智行事，可以通过交谈解决问题。这

真令人难以置信！

“你不要指望我会对你笑，你在这样的时刻转身扔下我走了……”
她的声音是嘶哑的。

“对不起，索菲娅，让你自己吞下这杯苦酒，你认为我……我感到很遗憾。但是，让这件事过去吧，现在我来到了你的身边。”我看着她的眼睛，拉着她的手说。

“他们在追我，要给我找麻烦，埃米利。他们要钱。”

“谁在追你？什么钱？”

“聚会的那天晚上，也就是逮捕赫纳斯的那天晚上，海岸警备队没收了一大批毒品，可能还丢失了一批毒品。从那时起，毒品供应商，也就是把船停靠在班亚角向另外一些人交货的那些人，不停地向我要钱。”

“但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天真地抗议道，或者是一种主观意志的支持。

“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甚至连赫纳斯的合伙者是些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协议……”

“但是赫纳斯已经死了！他们干吗不朝另外那些人要钱？”我坚持说道。

“鬼才晓得！我只知道我是倒霉透了。我猜想跟他一块儿干的是四个穷光蛋，哥伦比亚人不相信会从他们身上榨出什么油……”

“哥伦比亚人？你怎么知道？”

“哎呀，我不知道！我是从口音上猜的。他们打电话威胁我时我听得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既然赫纳斯已经死了，你说这事跟你没有关系……”我大胆

地善意劝解道，“你干吗不到警察局去告他们？这对你没有任何损失！”

ii “去告谁？”

ii “让警察去调查呀！至少他们会保护你！”

“你看，对于赫纳斯卷入的这件麻烦事，只有一点我心里很清楚：警察不会救我摆脱困境。这可不是开玩笑，他们拿死亡威胁我。你懂吗？”

：“我懂。或者说，我努力去弄懂。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想去警察局报案，你惟一的出路就是拿钱了事，不是吗？”

：“是的！问题就在这儿！”索菲娅说，她越来越紧张，或者也许由于我的不慌不忙，她更加愤怒。

“你知道是多少钱吗？他们给你最后期限吗？”

“他们就是想要钱，越快越好。我不知道明天起床时会不会就看到他们堵在门口了……”

：“我懂啦。我想你可以到我巴塞罗那的家中躲几天，在那儿他们绝对找不到你，那时你就争取时间去弄钱。”

“我感谢你，埃米利……但是你想不到是多少钱！”

听了这话，我反复琢磨起索菲娅的情况。她是百万富翁，不消说，在这方面我是无法帮她忙的。我直接提到她的家庭遗产，她的建筑业生意，她的艺术品。结果我的话让索菲娅的脸上现出一片悲哀。她像一会儿前我拉住她的手那样拉住了我的手。

：“几天前我就想对你解释了。赫纳斯该死的生意把一切都卷走了；建筑业的生意本来运转得很好，但是你的朋友对于冒风险胆子越来越大，这就需要更大的投资；有些时候赫纳斯需要的资金离了谱，没办法，他只好借债，越来越多。我们多次向我家求助，直到有一天他们说：‘到

此为止了……’但是,有一段时间以来,销售的繁荣似乎让我们克服了资金上的困难,我就离开了一点,去安排我的艺术新生意。结果这时赫纳斯却发现了一种迅速解决流动资金和清还债务的办法,你来猜猜看是什么办法,好吗?”

“贩毒。”

“一点不错。好一个解决办法!我想大把大把的钞票会向他滚滚而来。但是他的供应商还想把生意做得更大,他就必须买他们更多的货再卖出去,付他们……”

索菲娅讲的那些事像电影一般一幕幕在我的眼前闪过,一切都是可以预见的合乎逻辑,一切都是必然发生而无法挽回。那些最粗俗的人,在他们慢慢走向毁灭的时刻,一定是像昆虫扑向强光一样,面前的一切使他们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他们就按照那愚昧无知的规则行事,向着光怪陆离、然而也是将他们引向死亡的前方冲去。也许是有一天我离开了的那个地方,后来索菲娅又去了那儿。我之所以离开那儿,是因为我不愿意那种说什么事情是怎样就是怎样,或者说事情从来就是如此的老调调耗干我的血液,毁掉我的灵魂。持这种老调调的人自古以来只是默默行事,只是服从和微笑。尽管有时我意识到,你已不可能再把那些被你折散的人组织在一起,为此会被一种深深的怀念所折磨,但是此刻我却看出了那潭死水给我设下的圈套,或者说,那些企图把拆散的一伙人重新组织起来的人愤怒地为我设下的圈套,因为他们要做的事为时已太晚了。正是由于事情已不可改变,所以赫纳斯和他们的茫然无措便可以理解了。但是索菲娅通过这一切是要描绘什么呢?当年我在巴塞罗那认识她时,她身上有一些我所缺乏和渴望的东西:绘画、读书、旅行、社会关系和金钱。现在我怎能相信现在她……

“这是赫纳斯给你的信，说不定里面会有解决办法！”索菲娅递给我一个揉得皱巴巴的白色信封，我当即打开，因为我相信，如果我现在不把它打开，恐怕我越来越难有勇气打开它了。

在我准备打开信的时候，我真想好好地想一想赫纳斯。但是我不可能，由于索菲娅在场，我已经走神了。下午在我们俩之间，我们俩在下午之间。信中所说的一切是那么简单，那么出乎意外，那么使人惶惑不安，其实只有这么一句话：“你不要忘了阿里亚德娜。”

我手里拿着信，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的脸成了假面具，没有一点儿表情。我感到我完全崩溃了，犹如落入一口枯井一般往下陷，往下陷，不停地往下陷。我看到云彩飞快地飘动着，去什么地方藏起来。我欲哭无泪，我感到我又被昔日的那场飓风拖住了，我本以为那场飓风已经减缓，已经平息了。我看到在外面，在远一点的地方，索菲娅打着手势，她的嘴唇在蠕动。这时候，我下意识地那封信揉皱，握在手中，直至紧紧地把手攥成了拳头。

当我最后回过神，反应过来索菲娅在讲什么的时候，我听到的大概是一句询问或者是说明、论证之类的话。

“我们必须找到提埃坡罗。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这幅画值五百万欧元啊！”

“你说什么，索菲娅？我现在还没有时间找提埃坡罗。你得原谅我，我还没有哀悼巴莱里亚纳和阿里亚德娜。你必须得原谅我。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你到我巴塞罗那的家中躲几天。现在我得走了。”

“请你告诉我一件事，埃米利，”索菲娅神情严肃，而且很自信，接着又突然通情达理地换了一副让我感到熟悉而亲切的面孔说道：“信里说的事可以用某种方式帮助我吗？”

“不，不行，索菲娅。我很遗憾。这是一件私人的事，一件我和赫纳斯之间的旧事；事实上，甚至连我和赫纳斯之间的事都不是。但是现在我得走了，请你谅解我。”

“埃米利，你必须帮我找到提埃坡罗！我知道它应该在某个地方！我知道它是存在的！这将是解决办法！”当我糊里糊涂地向车子那边走去的时候，索菲娅像个小姑娘似的扯着我的胳膊纠缠道。但是一会儿她就不再坚持了，双臂交叉站在了后边。我上车以后，她打了个告别的手势，又说了一句：“以后要给我打电话呀！”

我只听到赫纳斯在上吊之前在信中写下的那句话：“你不要忘了阿里亚德娜。”



第十章 圣彼得堡

《看不见的城市回忆录》

有些时候,难以忍受的潮湿和令人恶心的味道似乎比失去自由更可怕。不过,当然了,事实并非如此。看到那些大摇大摆地从一间牢房走到另一间牢房的母老鼠,也比被剥夺自由还要好些。同样,在被关进监狱的第二天吃那种发霉的饭菜,也比被剥夺自由好受些。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连为什么把我关进要塞监狱都还完全蒙在鼓里。我惟一得到的信息就是从隔壁和过道里隐隐约约传来的呻吟声和

哀叹声。这些声音令我感到恐怖，我担心我遭受同样经历的可怕时刻也要到来。

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第四天，我鼓起勇气向他们要纸笔，他们在第五天给了我。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我要对我的考察列出一个条目，看看哪些事情已经做了，哪些事情还没有做，以便就委托我考察这个城市的使命，形成一个完整的报告。看到我没做的事情已所剩无几，我发誓如果能从那个黑洞中出来，将尽快办理提前几个月回马德里的手续。我如愿以偿地消磨了两天时间来考虑这些事情，但感到越来越绝望。怎么这么久西班牙大使还不知道我在哪儿并且赶快来救我？这是他的职责呀！如果他的干预无力或者干预太晚的话，我就会成为隔壁那些呻吟不止或者在墙外永远沉默不语的人中的一员了吗？

也许使馆对我的事撒手不管了。我不禁想起伟大的提埃坡罗到达西班牙首都的情况。当他在威尼斯时，他们千方百计地要得到他的帮助，但是，当他踏上西班牙王国的土地，他们却对他漠不关心了。“啊，如果我的塞西莉娅在这儿，她能亲自到女皇那儿为我说情，该有多好呀！”我这样忧伤地想，因为我有几个月都没收到她的来信了。

又过了几日，一个哨兵拖着我上了楼梯，沿着跟牢房一样寒冷的过道往上爬，直至把我放到一间似乎是新牢房的地方。由于有几扇高大窗户，这间房子明亮多了，还可以听到窗外有人走路的声响。没有给我做任何解释。终于，一个像是西班牙使馆职员的人出现了，他要求我跟他走，于是我们一起离开监狱，走到外面那光辉灿烂的天地。此时，彼得保罗大教堂的金色尖顶正如火炬一般沐浴在圣彼得堡的黄昏里。

这个俄罗斯人说着含糊不清的法语，他说他是以西班牙大使的名义来接我的，但是我对他不怎么相信。不过，除了跟他走，我没有别的



选择。我像个邋遢女人一般肮脏不堪，穿着破衣烂衫，浑身软弱无力，患着风湿病，吓得就像一只马上就要被拧断脖子的小鸟，浑身打颤。那个俄罗斯人没有骗我，一个小时之后，我已经在西班牙大使馆里了。埃雷里亚子爵对我关怀备至，先让我洗了个热水澡，换了新衣服，然后才对我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恢复了体力，精神也振作起来，于是我们进行了下面的谈话：

“对于错误地逮捕您，司法大臣已亲自出面道了歉，罗塞利先生。我们隔了很长时间才打听到您的下落，对此我向您表示我最真诚的歉意。”

“我感谢您为把我从那些魔掌中救出来所做的一切，子爵先生。如果说在那儿肉体上受的折磨令人恶心得难以忍受的话，那么精神上的恐惧更是如此，我真担心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不过，您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大使似乎很真诚地说。

“我一点也不夸张，如果你要听到从地下牢房里传来的那些人凄惨的嚎叫的话……”

“俄国到处是罪犯，司法开路这没有什么奇怪。女沙皇的敌人很多，几乎跟狂热地拥护她的人不相上下……”

“这我不敢苟同，尊敬的子爵先生。”

“罗塞利先生，我们打开窗户说亮话吧，我提醒过您几次，大概您没有听进去……司法大臣称对您是误捕并且为此道了歉，这并不等于说您没干那样的错事。我们可以肯定，自从女皇陛下在皇村接见我们之后，您时刻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因此如果您犯了某种——我怎么对您说呢——就说是过失吧……”

“我本来要把一次会见告诉您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我开始要

道出真情了，因为我知道再也不能向大使隐瞒那件事了，但是大使打断了我。

“算了吧，我的朋友，别再说了，我知道您说的那次会见。今后您可要把握好了，这件事可是非常明确地提醒了您；您要好好注意，要知道，如果再出现类似的事情，我可不敢向您保证我的干预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我一生中最悲惨的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我待在这个世上最不安全、最不好客的城市里，由于暴风雪的肆虐，一连几天我都无法出门。那些日子，我就用来写皇家委托我的报告。一七六七年伊始，实际上我的任务就结束了，我告诉埃雷里亚子爵，一旦可行，我马上就回西班牙去。在隆冬时节进行这样的冒险，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盛大的招待会，辉煌的宫殿建筑，大胆而严格的市政规划结构，整座城市井井有条的威严的阶梯以及丰富多彩、没完没了的社会活动，这一切构成了一国之都光明的一面；但是它也让我看到了它那些最不光彩的、令人伤感的方面：牢房里的老鼠洞，被冻死在大街上的穷人尸体，排队等待施舍一盘粥的农奴……

圣彼得堡，它是像彼得大帝所希望的欧洲伟大城市的典范，还是为茫茫白色冰雪所覆盖的大草原上的一只金笼子？叶卡捷琳娜，她是文明的保护者，还是怀疑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动摇她政权的暴君？然而归根结底，我的监狱是另一座：我有几个星期没有给塞西莉娅写信了，她的沉默使我感到羞辱，感到失望。

去年春天到达彼得堡时，不管是调查中的每一个发现，不管是对卡洛斯城设计产生的每一个新想法，不管是同这座城市每一个有学问的



市民的谈话——啊，同伟大的拉斯特雷利一起散步是多么惬意的事呀！
！他是这座城市里学者中的学者呀！——还是塞西莉娅在我心中真切而令我兴奋难抑的出现，都让我欢欣鼓舞，尽管塞西莉娅跟我相隔万里。那时我感到这座城市多么美好，生活也多么美好。同样，现在开始我对接不到塞西莉娅的信息感到奇怪，时间一长我更是感到失望，甚至认为塞西莉娅也许正在不可挽回地离我而去；她的面庞在我的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在那座冰冷的监狱里，一切都变得充满敌意。如果在改变我们乱无头绪的精神状态时，剩下的就只有世界展现给我们的东西，那么理智的王国去了哪儿呢？

幸好我敬爱的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还跟我保持通信，尽管总是很简短，但情深意厚。这位伟大的威尼斯人坦率地告诉我，他跟西班牙宫廷的关系不像原来预想的那么好。光荣的王宫工程完成后，他又按照陛下的吩咐继续为他效劳，因为卡洛斯赞赏他的工作。但是，这位画家新的设计方案在执行中却遇到了严重困难。对于我来说，只要看到他在纸上的一个签名，我就会感到他的绘画所显示出的高尚、所产生的震撼力了。

就在这个时候，担任着双重角色的埃雷里亚子爵来安慰我的伤悲了；他告诉我已经找到让我离开俄国首都办法了：我要先从陆地到达里加城，在那儿会很容易地乘上一条开往阿姆斯特丹的船，最后从阿姆斯特丹去西班牙的坎塔布连。接着他又友好地补充说，在成行之前，我得先同这座城市和解：他安排好了一切，让我陪他去参加在叶卡捷琳娜的冬宫举行的狂欢舞会。这是一次最盛大的社会活动，有三千多人应约出席。

我们乘坐的雪橇在路上遇到些问题。路上的雪水和街上的污泥混

在一起，泥泞湿滑，一直到冬宫门口都是如此。冬宫的门口一片喧嚣，好不热闹：车辆混乱地拥挤在一起时走时停，人们摩肩接踵；他们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戴着精美的假面具。我们走进冬宫，看到穿过的每一个大厅都是热闹非凡的场面：贵族绅士和贵妇们在那儿跳舞、喝饮料、交谈和用餐。与此同时，各种乐队为这个光辉灿烂而欢乐的美妙之夜奏出优美的旋律。

我们有时去跳会儿舞，有时随便聊会儿天，这边或那边，我有两三次听到有人贴着耳根悄悄这样议论：“你看到那边那个女人了吗？那是女皇本人，请相信我。如果你盯着她看一会儿，你就会发现身材魁梧的格雷高利·奥尔洛夫总是跟在她身边。”每次这样窃窃议论的时候，他们都指着一个不同的人。

刚刚指着一个女人说她可能是女沙皇的人是位年轻模样的女子，她的假面具后面是一双笑咪咪的眼睛，赤裸的双臂细腻白嫩，丰满的乳房像两只小鸽子似的不停地跳动。她接着对我说：“我想你就是西班牙国王的意大利建筑师了。”面对我的惊讶，她又说明：“因为你的眼睛更多时候盯着拱顶、柱子、大窗户和窗帘，而不是跟你说话的人。你讲的法语带有意大利口音，而且我在皇村见到过你。”在这个夜晚，到处成了葡萄酒和香槟的世界。我感到幸运，现在肯定有人用喋喋不休的谈话来帮助我消磨时光了，而这种机会并不是总能得到的。

“据说你跟叶卡捷琳娜谈过在庞培发现的画；据说你是伟大的提埃坡罗的朋友；据说西班牙国王从来没有情妇。”当舞步使我们靠近的时候，这个戴假面具的苗条女子悄悄对我说。接着，她笑了。我好像看到了她洁白的牙齿，我真想去咬那些牙齿。这时我也笑了，并且随口说出了一些恭维的话。“据说西班牙国王发疯了：全欧洲都知道西班牙贵族

又死板又吝啬，连时髦的衣服都不会穿。如果伊莎贝尔·德法内西奥的儿子带着那些贵族跟他一起去他的圣彼得堡卡洛斯城，他将怎么办？”我打断她的话问道：“你知道国王是想？……”但是那个跳舞的女子把一根手指放到嘴上，扯着我的胳膊让我跟她走。我们穿过几个大厅，在那儿只有无度的欢乐和香槟，礼节和高雅的举止都被忘掉了。

当时我晕头转向，不知我们是怎样到了一个空无一人的长长大厅的。我们进去的时候，里面一片漆黑。此处听到的舞会喧闹已经减弱，好像那是在另一个世界。那女子要求我帮助打开一扇高大的窗户，我照她的话做时，尘土像雪花一样落在我们暗影中摘掉假面具的脸上，使我们血管中急速流淌的血液缓慢下来。面对那个冷酷无情的夜晚，我们拥抱在一起亲吻。我们回头把宽大的房门关好，然后像两只陷入荆棘丛中的幼兽一般在地上打滚。我们互相摸索着对方的身体，仿佛是两个瞎子。她好像一头母狮，一只雌金钱豹，我好像是一头公鹿。

“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们，会把我们绞死的。”在入睡之前她对我说。我不知我们这样过了多久，但是，当我醒来时，我大吃一惊，完全慌了神。我找到一盏灯把它点着，然后端着它照着大厅的四壁。这不看则已，一看便被墙上的装饰画吓得目瞪口呆：我面前的正是叶卡捷琳娜为之万分骄傲的那套画呀！

我被荷兰大画家伦勃朗的《浪子回头》画面上红彤彤的火焰吸引住了。画面上的人物出自夜晚，父亲拥抱着接受跪在他面前的破衣烂衫的儿子，脸上的表情感人至深，令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另外的人物苍白的面孔上则是一副期待的神情。我不知道我父亲的脸是什么样子，我希望有一天他像伦勃朗画上的这位父亲一样拥抱我。

我在感情激荡的同时，也提心吊胆地提防着。我记得，在《浪子回

头》之后，被清清楚楚照亮的就是法国画家普桑的《坦克雷多和埃尔米尼亚》了。画面上有一匹白马，寒光闪闪的利剑映衬着一位女子的蓝色衣衫。男子则躺卧在地上，身旁放着银白色的盔甲和盾牌。

借着灯光，我回到了在情欲的驱使下将我和那个戴面具的女子带来的地方。但此时她已是踪影全无，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害怕和考虑私闯女王陛下画廊的后果，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卫兵客气地带着我穿过一道道走廊和几个大厅，把我送到了冬宫的出口。

不管是那场化装舞会第二天，还是我回到西班牙的两天之后，我的心态仍然错综复杂：舞会的欢乐让我陶醉，让我激动，而那不高尚的行为让我感到卑微，感到羞愧；或者说对欢笑和触摸的生动记忆令我欢欣鼓舞，而那无可挽回的背叛令我痛悔莫名。背叛谁？背叛什么？背叛塞西莉娅。背叛我昔日的爱情。

我将无可救药地带着被劈成两半的心灵离开彼得堡了：一半是带着视生活为欢宴的胜利的哈哈大笑，一半是带着羞愧和反省，仿佛犯了一桩令人作呕的罪行。

“再见了，涅瓦河畔建筑的圆屋顶！再见了，那些美景如画的梦！再见了，不知名字的夫人姑娘！再见了，我的天真单纯！”当教堂的金色尖顶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大概我的嘴巴是这样说的。我先去里加城，一路上思绪万千。那些阴暗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挥之不去，就像年轻的叶卡捷琳娜还叫索菲娅时在这同一条路上看到的那支黑色的随从队伍。那一天她懂得了什么是厄运，什么是荣耀，而厄运和荣耀仅仅是一步之隔。

世界上的荣耀还是心灵上的荣耀？这两种荣耀哪一种更重要？我见识了圣彼得堡伟大的世界的荣耀，自己却遭遇了厄运。然而，不管怎么说，旅行又一次使我摆脱了我自己幽灵的奴役，我也又一次逃离想象中的监狱，尽管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永远不会有一座城市会成为我的城市；自己也不太清楚自己是何许人也。

在里加，当使馆热心护送我的工作人员把我的行李搬进船舱，甲板上人声鼎沸、整个轮船一片欢腾就要起锚开往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就在这最后的一刻，使馆的送行者以严肃的语调对我说：“罗塞利先生，使馆里有一个人十分机密地要求我在轮船马上启航之前把这包东西交给您。我已经履行了我的诺言，现在我请求您对于这包东西怎样到您手的事要永远保密。”

过了几个小时，轮船已经进入远海，向下方的国家开去。这时，我们只不过是灰蒙蒙的可怕大海上又一个白色斑点了。我小心地打开纸包，把里面的东西放在舱内的小桌上，打起精神一看，啊，原来是一捆用带子扎着的信。那是塞西莉娅的信，多达二十封，它们一直没有到达收信人的手中。

不需要黑压压的乌云和暴风雨；不需要太阳高照或骇人的狂风；不需要冰冷的夜晚和静悄悄的黎明；不需要船只失事的恐怖和被搭救的感激；不需要甲板上海员的激动或曙光的柔和；不需要梦境中的地狱或明亮的地平线的安慰。在横渡大洋的旅程中，这一切都不需要，没有这一切，我也能体会到信中的内容仿佛是真正发生的。塞西莉娅的话语是如此甜蜜，收不到我的回音时则是大发脾气；她所表示的爱意令人激动不安，而认为我把她忘了时的怨恨则十分伤人；当她开始想到也许我

收不到她的信，她的举动又是如此聪明，令人感动……看着这些信，我羞愧得无地自容：面对我的沉默，她依旧表现出体谅和宽厚，依旧怀着希望，这表明在我认为她再也不会来信时，我就再也不想记起她了。

对我自己行为的谴责掺杂了对那些扣压信件之人的无比愤怒。我一到马德里就去告埃雷里亚子爵！但是，我到哪儿去告？叫谁为我伸冤呢？叫萨瓦蒂尼？叫国王？我在船舱里走来走去，又一次感到像是被关在笼中的野兽。

塞西莉娅表现出的坚强意志再次使我受到鼓舞，再次使我得到安慰，但是当我到达马德里，我们的关系将会怎样呢？因为最后一刻交给了我这些信，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新的威胁，它证明我们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秘密。



第十一章 想象中的监狱

我在镇子低洼的街道上迷了路。这些街道是在两个多世纪前占用港口或者说是海滩和皇城之间的牧场建成的。皇城已在海边一片多石的、坎坷不平的高地上城市化了。跟宽阔的广场和林阴大道不同，跟皇城方格式的城市设计不同，渔民区是一条条的小巷，一片片低矮的房舍，直到今天这些房舍依旧十分简陋，从前的某一天，它们大概只是在皇家建筑师不屑一顾的地段和广阔的海滩之间刨挖建成的茅屋。那广阔的海滩是由三角洲冲积而成的沙地慢慢扩大、海水不断后退形成的。那是多少代人的黄昏呀，也许就是我这一代人的黄昏吧，一堆篝火在熊

熊燃烧，海水轻轻拍岸声精晰可闻；此时一个女人正在一个敞着门的房子里分娩；她呻吟不止，一个皇家的工人挑战似的闯进渔民区。在肮脏的海滩上，一只白色的大蜡烛闪耀着光芒，它的附近，运河工程正在进展，喧闹的人声从一个大型港口的建筑工地传来。

但是我要掀过这一页，因为它发生在十八世纪，也许十八世纪以后就不存在了。我沿着二十一世纪的街道往前走，门廊下，有些孩子坐在门槛上玩“任天堂”游戏，电视广告的音乐不时传来，远处有一只海鸥在尖叫。或许是由于我后退到了那么多世纪，我没费力气就走进了赫纳斯原先的家。年迈的巴莱里亚纳坐在门口的一把水烛椅子上，她是我在渔民区看到的惟一穿黑衣的人。

她阴沉着脸看了看我，然后想松弛一下面庞露出笑容，但是没有成功。当我拥抱她并且表示哀悼的时候，她才打破一直保持的缄默不语，开始向我讲述一段经历，但是她顷刻间就中断了这段经历，又开始讲述另一段经历，然后是另一段，另一段，不断地中断，不断地接下去讲另一段。在她的脑子里，一切都混在了一起，好像不存在过去也不存在现在，所有发生的一切和她想象的一切都继续活灵活现，继续往前发展，没有任何东西消失，没有任何人死亡，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我们大家都还在，我跟赫纳斯沿着大街跑向广场去玩足球，她丈夫需要很晚才从市场批发部回来，她的母亲在骂她，因为她到这时还没有去市场，而阿里亚德娜……说到这儿她停住了。她不再说话，而是翻来覆去地看衣服上的扣子，仿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那儿。她的头脑令我吃惊地清醒过来，好像她又变成了原来的巴莱里亚纳，但是她只说了一句话：

“她在楼上，你上去吧。”

当我一步一步地慢慢往楼上爬的时候，每走一步，那些随着日月的流逝被我逐渐遗忘了的往事又重新清晰地映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又闻到了楼房底层熔铅的味道，闻到了充溢渔民家中的大海和石油的混杂气味。我不慌不忙，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楼，发现台阶上铺嵌的木条已经破损，变成了灰色。那阴暗的楼梯，儿时我经常兴冲冲地吹着口哨走上去，那时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会长存，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会消失。如果我们在这经常走过的暗影中停下来（这里的铁栏杆是冰冷的，顶端的造型像白色的菠萝），我们连自己都不会看清楚，尽管我们来来往往那么多年，有时是在晚上，有时是在阳光明媚的白日，有时会不慎跌倒，有时会平稳地攀登。在这里，我们会隐隐约约地看到那种不可救药的事情，不仅是当这些事情已经发生、变成历史的时候，而且也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也就是在似乎没有什么强迫我们去做什么，我们完全自由的时候。因此，从来没有人在这种黑咕隆咚、令人头晕目眩的楼梯上停下来。

推开半掩着的门，我进入一个小门厅，小门厅的后面，是一个朝向一条狭窄街道的小客厅。小客厅里，一台电脑的荧屏闪着亮光，另有一个折叠式台灯将它的光线射在一本打开的书和读这本书的女子赤裸的双臂上。夜间的蓝光从窗外射进来颤动不止，使得那女子的脸显得有点儿长。从街上传来摩托的轰鸣声，孩子们的喊叫声。九月黄昏时分潮湿的雾气也从窗户里飘进来。

那个坐着读书的女子就是阿里亚德娜。她不会站起来向我打招呼。当时我十八岁，她十七岁。她不会站起来向我打招呼，因为她站不起来。天落着雨。我爱她。

阿里亚德娜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接待我的来访，好像我们还

是经常见面似的。我有些慌乱，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她身边，就这样，两个人在窗前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如果有人从窗外看我们，他只能看到两个人蓝色的轮廓，也许只是两个侧影。阿里亚德娜的头发挽了个发髻，近距离照射的灯光将她的瞳孔拉长，增加了她那双栗色眼睛磁石般的吸引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颧骨已变成了流线型，嘴巴也似乎微微变宽了。双唇的线条非但没有泛出笑意协调面部的其他部位，反而是紧紧地闭合在一起，显得神秘莫测，弄得我茫然不知所措。

“你哥哥爱你……爱得也许比你想的还深。”为了打破沉默，我这样说，同时也是为了打破惯常的哀悼方式，但是我脑子里一直想着那封把我带到这儿来的、让我摸不着头脑的信。

“你怎么知道我心中想的事？”阿里亚德娜回答说，向我表示出她对我的冷淡，并非当真对我的到来无动于衷。但是她似乎马上就后悔了，好像意识到时机未到，她就提前放了炮。“你向我母亲表示哀悼完全是出于客气。”

“我还向你表示了哀悼。”

“对我来说这有点晚了，你不这样认为吗？”

她十七岁，我十八岁，夏日黄昏紫红色的光芒，橘红色的光芒，反射在湿漉漉的沥青路面上。我们站在掩映在橄榄树和角豆树之间的一座小别墅门廊下临时避雨，阵阵泥土的气味迎面扑来。那时，世界是我们的。我们拥抱刚刚被雨水清洗过的空气，皮肤光润而敏感。我们慢慢地睁开双目，可以闻到浓郁的青草芳香。

“索菲娅好吗？”证实了我不会回避她的问题之后，阿里亚德娜这样问道。

“我来这儿前去看过她……我是中断了旅行去看她的……不知你

是否知道一件事，索菲娅遇到了大麻烦。”

阿里亚德娜佯装对我说的话丝毫不感兴趣，她那股机灵劲儿只能让你缴械投降。她往窗外望望，整理一下裙子，调整一下折叠灯的位置，我明白了我来看她是犯了个错误，尽管这是赫纳斯的最后遗愿。让赫纳斯见他的鬼去吧！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她沉默不语，她没有责备的话，这显示出一种令我惶惑的端庄，一种以保留在面部的无限的美表现出来的高尚。这种美深深地吸引着我，使我没有勇气走开。这还是我十八岁时爱着的那个身体，灯光从胸部照耀到她的腰肢。她身着一件香蕉色的紧身针织上衣，同她肩部和双臂的褐色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突显出她那小巧但却结实而丰满的乳房。

大雨在门廊前形成一道水帘把我们同世界隔开，并且冲洗着我们的摩托车。我们在门廊下紧紧地拥抱、激吻，恨不得把对方吃掉。我不知在多少个夏天的下午到市场上去找她，她卖完了鱼后从那儿出来。我在喧嚷的人群中找到她，在小贩们一排排装满还在甩动着尾巴的、银光闪闪的鲜鱼的大筐中间找到她。那些大筐仿佛是大木箱，那些拼命甩动着尾巴的大鱼就像闪闪发光的船桨。有时我也在一排装满红彤彤的大虾和螃蟹的大筐中间发现她。有时会在到港渔船的欢闹声中找到她，有时会在鲜鱼批发的喊价声中找到她。见面之后，我用摩托带她去偏僻的三角洲流灌区，带她去荒凉但鸟语花香的小山，也带她去同样芳香弥漫、隐藏在嫩绿色中的小海湾。她，十七岁，我，十八岁。

几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六，我们一直走到看不见的城市。每过十年，这地方就更荒凉，每过一年，这儿的无花果树、棕榈树和杂草就更多。我们从被破坏得面目全非的拱形建筑走下去，在高大空旷的神殿里玩回声游戏。那时阿里亚德娜已不再是粗鲁、说话语无伦次、疯疯癫癫的

赫纳斯的小妹妹，而是变成了眼睛明亮、谈吐干净利落、举止文雅大方、十分迷人的阿里亚德娜。这副模样的阿里亚德娜，我真的看到过一次，还有一次是在她回到镇上过周末的时候。

“如果不是因为我是赫纳斯的妹妹，你早先就看上我了。”在看不见的城市的暗影中，她语带着嘲讽地说道。

“谁说我看上你了。”我笑着回答。

“我。”

她那线条柔美的胳膊把我拉向她的胸前；我们贴身互相注视了片刻：她的目光中喷射着火焰，两眼像是很吃惊，仿佛刚刚干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她的双唇颤抖着力图露出微笑。她的双手放在背后，开始拉得很紧，然后松开了。最后就演变成了双方热烈的舌头贪婪的吸吮。

“现在我得回家了，他们在等我！”

每个夏天的黄昏都是到此为止，然后我就把她送到家门口，就是现在我在的这个家。这里散发着鱼的味道，散发着石油和熔铅的混合味道。她的父亲坐在露台上的一把水烛椅上监视着，露出多疑和告诫的目光，那时，赫纳斯还没有毁掉他的生活。

她，十七岁，我十八岁。摩托车疯狂地奔驰，把湿漉漉的沥青路面上的紫红色光芒和橘红色光芒击得粉碎。我整天都在等待去找她的时刻的到来。我提前想象着她那放肆的话语，她那双顽皮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她皮肤上散发出的醉人香味……尽管我想得很好，但所有这一切大概都不是真的，但总的来看又全是真的，因为我要回忆的只是不完整的一部分。对于这些部分，也许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因为要把每一件事情的精神状态回忆出来，太困难，或者说太痛苦了。那时候，我只要想到阿里亚德娜，看到阿里亚德娜，听到她说话，一切就满足了。只要

做到这些,在我的整个心灵中,对于所做的一切,我都觉得是有意义的,我会感到陶醉或者对一切都不在乎,我会感到欣然坦然,我会感到快乐和幸福。

“索菲娅很久以来就迷着一个人,而她迷着的这个人恰恰不是我的哥哥。”阿里亚德娜又回到了现实,她这样说道。与此同时,街上有一只猫正在把一个垃圾袋撕破。

：“啊,不是你哥哥?”为了附和她,我随便这样说道。

“不过,你不必紧张。”阿里亚德娜像是心不在焉地说,并且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嘲弄神气看着我,“我不是指住在稻田间的那个鬼画家。”

“塔雷斯。”我继续顺着她的话说。

“那个鬼东西!另外,我说的这个画家画得很不错。”现在是我被弄迷糊了,但是,我仔细地观察阿里亚德娜的表情,看不出有任何恶意,可谁知道她在说什么呢。“他善于把概念性的因素置于他的画面之中,譬如规模宏大的设施,《恩卡尼萨达的大房子》就是用这种手法画出的……”

“可是你说并非是这幅画让索菲娅着迷。”为了消磨时间,我这样说道,因为她的描述完全把我搞得摸不着头脑。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幅画的确不像另一幅画那样让她着迷。我想最近几个月索菲娅大多都在想那幅画。”

“我不懂你的意思。”

“自从赫纳斯死后,她拼命地坚持要找到那幅画。”

：“你这话我更不懂了。”

：“让索菲娅着迷的是提埃坡罗,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阿里亚德

娜一边说一边看我。她观察着我的表情，等待我的评论，或者一个回答。

九月的黄昏，摩托车飞奔在城郊湿漉漉地呈现出紫红色和橘红色的路面上。阿里亚德娜坐在后面贴着我的身子，搂着我，直到一个拐弯处，摩托车失去了平衡，轮子打了滑。我失去了控制，两次试图恢复正确的方向后，我们重重地摔在了路旁。我们摔倒时车速很慢，又是摔到几棵橄榄树边耕种的土地上，我以为我们不会伤得太重。我自己站起来，走到几米外阿里亚德娜摔倒的地方去。由于右腿有几处挫伤，我走路有点瘸。她脸朝上躺在地上，跟我一样像是想笑，但是微笑变成了怪相。“我的腿不能动了。”她说。那时她十七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我走进客厅时她没有站起来。

她不可能站起来。上帝不能把钟表停在那个该死的时刻，但是上帝又把钟表停在了那一时刻。尽管我到处跑着去求援，尽管头几个小时和头几天我都在医院里守在她身边，盼望、祈祷那瘫痪只是暂时的，尽管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我们跑遍巴塞罗那所有最著名的医院，钟表还是停在了那一时刻，我没法使她的腿活动起来，谁也不能使她的腿活动起来。

阿里亚德娜带着惶恐不安的神情度过了伤情起伏不定的第一个阶段。那时她就像一条鱼突然发现会从水中被捞出来，于是它本能地要反抗，采取的方式就是拒绝出水或者耍一个花招。而阿里亚德娜实际上比鱼还天真，周围人对她表现出的任何同情，她都以充满幽默的方式做出不顾脸面的回答。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深深地、疯狂地、毫无保留地爱上了她，仿佛她不仅是我的未婚妻，也是我的妹妹，我的女儿。但是我无法让在那个落雨的、紫红色的、橘红色的下午停下来的钟表重新走

起来。

想着这件事，我不禁心烦意乱。一种深情让一个人变得高尚，甚至把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后来随着岁月流逝，他把这件事忘掉了，似乎他的变化与这种感情无关了。他走得如此之远，连那些最难以忘怀的经历他都置之脑后了。一个人面对这样的事情岂能心安理得？

那是我在巴塞罗那上大学的第一年，阿里亚德娜在各个诊所和医院治疗都未获得成功，我一直陪着她。但是，城市已经向我暗示出我前方的道路，这些道路将使我毫不留情地离开她所意味的一切。随着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在我周末去圣卡莱斯看她时，她表现得越来越多疑，对我的指责越来越多。我们的关系充满了火药味，令人窒息，她除了挑我的一大堆过错，还说我无能，于是，我们见面的间隔就越拉越长了。没有一个具体的结束，没有什么明确的声明，有一天就变成了最后一天；那一天我没有再回那个镶着顶端造型像白菠萝似的铁栏杆的、冰冷的楼梯，直到今天。

“你在什么地方度假？”阿里亚德娜问，她又重新抓住了现在的事情。

“在托斯卡纳。在阿雷佐。实际上我的度假还没有结束……就是说，一有可能我还要回到那儿去。”我回答说，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在多管闲事了。

“有人在等你？”

“是的，克洛埃。她是我的……啊，一个朋友。”

“你……或者说是一个女朋友？”

“阿里亚德娜，就算是吧。你怎么，这事……”

“那么，知道你跑去安慰索菲娅，她放心吗？”

“阿里亚德娜！我没有必要忍受这种谈话！”

“那你就走！干你要去干的事！你走吧！”

“行啦，阿里亚德娜！你没觉得我干的事恰恰相反：我不是来关心我朋友的家人了吗？”

“你别让我发笑啦！我倒真想知道你到底来干什么……”

事情很奇怪，因为在阿里亚德娜说出那些不阴不阳、不怀好意的话的时候，她的脸色、表情、动作都没有走样，也没有大发雷霆、气得脸色发青，而是目光傲慢，语调具有对抗性，态度既冲动又具有挑衅性。显然，阿里亚德娜还知道点什么。

“埃米利，我们的朋友罗塞利怎么样？”

“你说什么？”我问道，仿佛听到是有人在另一个世界叫我。

“安德烈亚·罗塞利。”她毫不含糊地说，脸上放出光彩。

“罗塞利……你怎么知道……？”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老巴莱里亚纳从楼梯门后奇迹般地出现了。她一边走向阿里亚德娜的软扶手沙发椅后面，一边嘴里不清不楚地嘟哝着点什么。阿里亚德娜很不高兴地打断了她，因为她似乎想说明点什么。

“我得请你原谅，现在我母亲找我有事，你明天来我们再谈。”

“明天得一早就谈，因为我要回佛罗伦萨。”我说。

当我从阿里亚德娜家中走出来的时候，夜已经很静，夏日的喧嚣消失了，听不到一点声音。我在那条惟一从头到尾穿过古老城区的大街上的孔氏牧豆树下散步，那条大街应该通向皇城。皇城靠着海港，高高地坐落在防波堤上。我选择的路线会把我带向小海湾，一路上我尽量

不去梳理最后几个小时一起向我袭来的那些大伤脑筋的事情：克洛埃在托斯卡纳气鼓鼓地等着我；索菲娅处于毒贩的包围之中；阿里亚德娜已和罗塞利牵了手。另外，还有提埃坡罗的麻烦事。

我深信我只有靠本能的引导才能得到解脱。至少在跟阿里亚德娜重新交谈之前，在重新见到索菲娅之前，在重新和克洛埃相遇之前，我不能去推测、假想什么。因此，在跟克洛埃进行了电话交谈，告诉她我明天回佛罗伦萨之后（我的确向她隐瞒了当天遇到的那些伤脑筋的事），我便坐在海滨房子的门廊下，听着夜间那有节奏的、柔和的浪涛声，沉浸到罗塞利回忆录之中。

又一次，我一夜睡眠的时间屈指可数。我相信，在我今天上午重新跟索菲娅和阿里亚德娜交谈之前，我必须更多地了解安德烈亚·罗塞利的情况。罗塞利的手稿占用了我的夜晚，仿佛它们是我梦想或者说噩梦的素材。尽管如此，我的情况还是跟昨天差不多，我急切地想知道阿里亚德娜发现了什么。

夏日的阳光把杂草烤焦了，建筑的底座是白色的石灰石，这两种因素更加衬托出门迪萨瓦尔家宅第的绿洲氛围。现在这座宅第只有索菲娅孤零零的一个人了，这一次她没有出来迎接我。我一边在观看海景的露台上转悠，眼睛盯着游泳池蓝色的水面，一边高喊她的名字，但是没有得到回答。最后，一道浅色的大木门缓缓推开，索菲娅那苗条的、黝黑的身影终于出现了。她裹着一条大浴巾，头发湿漉漉的，她一边出来一边用一条毛巾擦干头发，这更突现了她那双桃花心木色的、明澈的大眼睛。

“对不起，昨晚我很晚才睡着。”在移开目光之前，她踌躇了一下，接

着便把头发重新散开弄乱，“刚睡着电话又响了起来，而且是不停地响。”

“很抱歉，索菲娅。我已经对你说过，你可以指望我的……”我不无烦恼地这样说。

索菲娅做了个鬼脸，接着又做了个手势，告诉我马上就回来。借这个空当，我正想去验证一下塔雷斯的画是否还摆在楼下的大厅里。实际上，我是想知道这些天画家和我的女朋友是否一直在一起。九月的上午有时会凉风习习，空气新鲜，让人摆脱夏日的烦恼，感到一身清爽。但是今天的空气依然很沉闷。放射的日光使我不安，索菲娅也使我不安。

过了一会儿，另一扇大门推开了。大厅和游泳池的露台是相通的，仿佛两个部分是统一的空间。画廊的女主人请我进大厅，那儿的餐桌上已摆好早餐，这使我担心谈话会很长和不太适当。

“索菲娅，你太客气了，但是我得告诉你，我中午得赶到机场去。”

“那我们就开门见山吧。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会找到办法解决赫纳斯给我企业带来的麻烦。但是关于哥伦比亚人的事，我却感到很棘手。我付不出他们要的那么多钱。”

“我已经告诉你我……”

“请等一等，你什么也别说。你时间很少，我时间也不多。现在我需要你听我说并且相信我：你手里掌握着解决这件事的秘诀。”

说这些话的时候，索菲娅的脸上又一次出现了我所熟悉的表情，正是她的这种表情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此时她的目光敏锐，神情坚定，好像你就是她的同伙，她面容中有点什么难以描述的东西，这种东西应该是基于神秘莫测，高深难解。在我认识索菲娅的时候，我还是一

只惊恐的小动物和拖着罪责的怪物的混合物；当时我所理解的世界就是为我指出前进道路的一把把尺子。这些尺子有的使我兴奋，有的使我苦恼；有的堵住我的去路，有的给我指出一条小道。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是预先规定好了的，尽管无法做出解释。跟索菲娅在一起，我明白了我可以把世界的规律掌控在自己手里，可以制定我自己的地图，可以把地图上的标示为我所用，而不是简单地听从那些标示。对我来说，城市是一张没有街道名字的平面图，而索菲娅了解这座城市中每座广场、每条小巷的秘密。

我们的关系不能被认为是恋爱关系，但又很像恋爱关系。表面看来，我具有半野蛮的一面，也具有决心成为文明人、渴望成为知识分子的一面。大概她所喜欢的正是我这两方面的结合。她看世界和她的作为都是从一个绝对支配的地位出发，所以我在她影响下的变化会使她十分兴奋。但是这种游戏会有结束的日期。有那么一天，我在索菲娅眼里变成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结果她完全对我失去兴趣。同样，她对我的影响也只能持续一个阶段，当这个阶段结束时，我就不得不睁开眼睛了。

因此，当我有一个阶段把兴趣集中到艺术和观察别人的行为上、索菲娅认识了赫纳斯时，我凭直觉感觉到她又要跟我的朋友玩同一种游戏了，尽管我的预测完全错了。赫纳斯成为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后，我认为他们的关系不会持续下去，但是索菲娅最终爱上了他。没错，那个对一切礼仪都抱怀疑态度的、了不起的女人爱上了那个无可救药的、善良的野人赫纳斯。由于赫纳斯的野性永远不变，所以他对索菲娅的影响也就长久地持续了下去。

我不能说那对恋人的成功让我完全无动于衷，但是我已经学会了

往另一个方面看问题。开始，由于赫纳斯的威胁，我果断地同他们断绝了关系。后来随着时间过去，也只是发展到最起码的礼节性交往。

面对索菲娅那信任的、坚定的、激动的目光，刹那间一切都又回来了。这目光曾经使我放下了抛弃阿里亚德娜的沉重包袱。现在我又看到了那双眼睛，一个十七岁的阿里亚德娜的眼睛；这双眼睛是如此天真无邪，如此活泼可爱，几乎充满童稚，富有无限的性感；这双眼睛向我展现了一个幸福的世界，但是在一个橘黄色和紫红色的光芒的下午，我把它丢失了。

“但愿如此，索菲娅，什么秘诀？”

“提埃坡罗。”

“你又来了！我不知你在对我说什么！”

“你可能不知道，但是阿里亚德娜知道。可她绝对不会对我说，你懂吗？”

我注视着索菲娅，一句话也说不出。索菲娅已经暴跳如雷，好像世界在她的脚下颤动，她的面部露出对她的小姑子刻骨的仇恨。

“你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些……”为了争取时间，我这样说。

“她知道提埃坡罗在哪儿，可她不想告诉我！”

如果是前天索菲娅说这句话，我会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在我和阿里亚德娜偷偷热恋的时候，她在帮着家里在市场上卖鱼。但是昨天是她自己主动向我问起了罗塞利，而且她对索菲娅恨得咬牙切齿。

“我们不要发疯吧，你在跟我说什么荒唐事呀？”

“我知道有这幅画！有一幅提埃坡罗的画丢失了。可能是被藏起来了。而阿里亚德娜知道藏在哪儿。但是我必须抢在她前面找到这幅画！”

“啊，好极了！”这句话我脱口而出，说得再自然不过了。

“她已经主动向我暗示她知道这个秘密。她这样做是为了嘲笑我，为了侮辱我。这是一种蔑视我的方法。这个大笨蛋认为只要搜集几本书，读上两年函授学校就有权利对我品头论足了。她认为我做买卖绘画的生意是俗不可耐，认为我做这种生意是因为在城市建设中我发了大财。”

“为什么？她有什么权利？”我为索菲娅提供给我的关于阿里亚德娜近期生活的新发现所震惊，这样问道。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我对阿里亚德娜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我想，是极力想把对她的记忆抹去的想法荒谬地导致了我继续认为她还是原来的样子，认为她永远像十七岁那样天真清纯，只是我跟她的关系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割断了。

“她把艺术理想化了，因为她从来就没拥有过艺术。”索菲娅继续说道，“或者也许只是因为她是个白痴。但是，现在她不想知道她向我隐瞒那幅画藏在什么地方是何等的残忍。我可是在玩命啊！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哥哥的过错，那个撒谎的强盗赫纳斯的过错。她有义务帮助我摆脱困境。”说到这儿，她突然改变了赎罪牺牲的对象。“这么说，你去看过她了？”

“是的，昨天下午。”

“你？”

“我怎么啦，索菲娅？请你冷静些。我们有好多年没见面了。这次见面很激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说她向我展示了她最脆弱的一面，我也可以像她那样做。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时间和遥远的过去可以治愈一切。我认为过去的事情已经结束，而现在……”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现在……”索菲娅打断了我的话，她甚至激动

起来，“你不要对我说什么尽管这一切，你还是在想着那件事。”

“你停一停，停一停，”在这种气氛中，我要找一个地方躲一躲了，“我们还是把这事先放一下吧。它刚刚发生，何必急急忙忙地去讨论它！”

“随你的便吧，这是你的问题，尽管不全是。她也恨我，因为她认为是由于我，你们才断绝了来往。”

“什么？”我低声说道，越来越感不安。

“换句话说，她认为是因为我的原因，你们没有再见面……求你了，埃米利，我们别谈那些荒唐的事情了吧。你听我说：如果我不付那个钱，就是拿命开玩笑。而只有找到提埃坡罗，我才能凑够这个钱……那么，阿里亚德娜是惟一知道这幅画下落的人，但她是决不肯告诉我的。可是，你，她可以……”

“这没有任何意思。一幅藏着的画！”

“有一个时候，我也是跟你的想法一样。但是后来我出于好奇，找了一些有关提埃坡罗的传记和研究材料，看看有没有什么说不清楚的故事，有没有什么可能没有完成的嘱托。正如你所知道的，这位画家一生的最后几年是受卡洛斯三世的保护在马德里度过的，因为卡洛斯三世梦想建一座宏伟的城市；他要把这座城市变成埃布罗河上的港口，变成古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王朝的中心，允许它跟美洲进行贸易。很可能国王委托了画家为这座新城市画一幅或者更多的画。但是从来没有人看到过。没有这些画的编目。但是，有这种传闻。正像我对你说的，阿里亚德娜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面对大量材料，我开始担心索菲娅已经比我走得更远。我记起了我在巴塞罗那认识她的时候，她在古董商、画廊和私人收藏的圈子里是

多么活跃，本领超凡。我看到她怎样把家庭遗产的东西卖掉，又怎样买回其他东西。有时候，她只是把一块布料拿在手中几个月，然后转手高价卖出，不动一分钱就赚了钱。

“我们来试试看吧。我们应理智些：我准备跟阿里亚德娜谈谈，尽一切可能帮助你，尽管我想在我跟她提起这件事时，她可能会迷惑不解。但是我们暂时设想是这样：她告诉我画的踪迹，那时你想怎么办？”

！ “现在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想帮助我。至于以后的事情，我们再谈，你知道，有办法……”

“偷画的办法？”

“不！是找到这幅画和卖掉它的办法。”

“我再往前走一步：假设我们找到了这幅画。你非常清楚，偷偷地卖掉它拿到你所需要的钱，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你没有这个时间……”

“埃米利·罗塞伊，我已经知道对你来说未知数太多了。但是现在我只请你帮一个忙，就是你向阿里亚德娜探听这件事，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

事情产生了逆转。索菲娅听到了同谋的声音，决心寻找那幅画，并且终于把我拉上了贼船，因为我答应去探讨一件事，这件事除了不可能之外，还是一种愚蠢行为。我在考虑下一步如何走的同时，观察了一下索菲娅那光彩照人的外表：下身只是一条紧身短裤盖着她那修长的古铜色的双腿，上身是一件宽大的白色开胸衬衫，当她俯身向前提出请求或要求的时候，那完全解放的、跳动着的乳房便隐隐约约展现在你的眼前。

我求助于钟表,求助于航班起飞的时间表,以此来阻止那位女企业家完全占有上风;为了摆脱,我还许下诺言:有关阿里亚德娜方面的任何新情况,我都会随时通知她。

半个小时之后,我穿过懒洋洋的橄榄树林和由于闷热街上空无一人的、新生的镇子,在古老的楼梯尽头找到了阿里亚德娜。她面带微笑和期望的神情观望着我,仿佛那天晚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悬在了空中:我们的朋友罗塞利。我坐下来。那时,我真想把云彩吃掉,从嘴里喷出海鸥,喝掉碧蓝的天空,吐出整个大海。如果能用明澈的眼睛观看世界,没有喧闹让我的身子摇摇晃晃,那该有多美妙啊……如果在不说话的时候能安静下来,在我的心中没有声响,没有预兆,那该有多好呀……我要后退到看不见的城市的那一天去:前方的生活是一片未开垦的绿茵茵的草地,仿佛一个尚未切开的面包。

有一个时候,我开始了紧张的思考,我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对阿里亚德娜说的,但是我现在看到她神态安静,对我这样说: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开始在家里学习,后来,去旅行,去读书。我设法把我从前没有的世界变成我的。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这样做是为了报复你,为了向我自己证明没有你我我能做成什么事。我决心掀过那一页,像没有你的存在那样活着。是的,就像你不存在那样,因为实际上你过去存在,现在也存在。这会儿你脸上惊恐的表情跟我们摔倒的那天下午一模一样。我在报纸的照片上看到你,有一次甚至在电视上看到你,你在讲一位死去的画家。你深信你学会了隐藏自己,伪装自己、逃之夭夭。但是,我怎么说呢?你不要理我,我哥哥的事给我

带来了预想不到的影响，我仿佛失去了时间概念，仿佛一切又重新开始。你不觉得所有这些年犹如一场绵绵细雨，它拖的时间很长，一直持续不停，但是现在它停下来了？”

“不，阿里亚德娜，所有这段时间没有白过。”我回答说，面对谈话诗一般的转折，我竭力不使自己败下阵来，“我也变成了另一个人。”

：“啊，是的，当然是这样。”阿里亚德娜回答，我突然言不由衷地做出这样的评论使她清醒过来，“你知道罗塞利在圣彼得堡的时候，塞西莉娅在干什么吗？”

“你说什么？”

“塞西莉娅·萨瓦蒂尼。或者说塞西莉娅·万维泰利，随你怎么叫吧。”

“你读过罗塞利的回忆录？”

“你怎么看？”

“你让我惶惶不安。但不管怎么说，我得跟你坦诚地谈谈：你嫂子坚持要做一件事，在这件事上你可以助她一臂之力……”

“当然，提埃坡罗的事！”阿里亚德娜脱口而出道，“但是，在这件事上我能帮助她的，也就是跟你一样，不是吗？”

“从我至今所读的内容来看，”我一边向她承认一边向她做出暗示，“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她。”

：“再说啦，”她用讥讽的语调说道，“你得赶快跑，因为在意大利有人等你，不是吗？你有急事，你想把跟所有人的关系都处理好。我不知道你将怎么办。”

“真的，我有急事，我飞往佛罗伦萨的航班四个小时内起飞……不过，也许我不想乘这个航班了。”我顺口这样说道，没有考虑这句话的

后果。

“我本以为你变成了一个做事果断、说干就干的人，可没想到你连克洛埃是不是你的未婚妻都不清楚。”

“你这话什么意思？”

“昨天你自己说的！”

“不管怎么说，你最好还是把话说清楚。”我说道，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了，“我不能继续装得一切都很好。”

“你是装吗？”阿里亚德娜的话要结束了。

“就到这儿吧，我得走了！”

“多新鲜呀！”我起身站起来的时候她这样说。我退到门口，准备朝顶端是菠萝造型的铁栏杆走去。“但是，当你做完你应该做的事以后，但愿你知道罗塞利有秘密。”

“什么？”我问，身子停在了门槛上。

“开头说的事就是开头说的事。以后，如果你愿意的话……”

她向我道了别，那道别既有道别又含有许诺。或者也许是一种讹诈，而这种讹诈，不管怎样我都得接受和服从。我关上门，顺着楼梯往下跑，跑向我的车，跑向飞机，跑向明天，跑向两个世纪以前。

从空中看，远方那片火红的东西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的建筑圆顶，它告诉我，我们马上就要在佛罗伦萨降落了。尽管我非常想证实一下在我尚未阅读的罗塞利回忆录的篇章里是否藏有阿里亚德娜暗示的秘密，但是我终于没有打开那些文件，因为在最后的二十四小时里，感情的急流对我的冲击使我在飞机的椅子上一坐下来就酣然入梦，我疲倦极了。而现在，出租汽车正在拉着我去阿雷

佐跟克洛埃度完我们的假期；当出租车穿过基安蒂山谷的时候，我想提前知道在我见到她时，克洛埃会是怎样的心情。我的心中还在想着索菲娅绝望而又充满阴谋的话语，想着阿里亚德娜惊人的爆炸性话语。同时，我对众议员阿曼德·科利的沉默感到奇怪。飞机上的一份报纸刊登了访问他的长篇文章，把他说成是埃布罗地区的英雄。照片上，他晒得皮肤黝黑，只穿一条齐膝短裤，正坐在一条轮渡上准备考察埃布罗河。

关于克洛埃精神状态的未知数，我一进饭店就完全清楚了：她已经收拾好箱子，改签了机票，准备明天一早就回巴塞罗那去，并且告诉我，我们必须谈一谈。她说这话时情绪很激动，但当她把必不可少的序言发表完之后，却像如释重负似的缓和下来。尽管如此，她像是最后给我一点面子，要求我“先”给她讲讲旅行的情况。而我则相反，我急切地想知道她那篇配照片的报道文章进展如何。

在向她暗示了索菲娅的焦虑之后，我不得不对她讲安德烈亚·罗塞利的文稿和他的朋友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的事。跟预料的完全相反，我给她讲那些事情只是为了礼貌地回答她的问题，然而克洛埃却对一幅迷失的、被隐藏起来的提埃坡罗之画的存在表现出强烈兴趣。她要求我把每一个细节都给她一五一十地讲清楚，而且她也做出了各种猜测，各种估计。

最后，我们都沉默下来，一种长时间的、难以打破的沉默。沉默之后，我们又死死地盯着对方相视无语。许久以来我们都没有这样看着对方了，为的是避免说出不吉利的话来。而现在我们已无须说话，事情已经解决了。

“我回我的房间去，还好，我还没有退房。”克洛埃干巴巴地说，眼睛

里涌出了泪水。

“何必那么着急。”我不慌不忙地对她说。尽管我十分清楚在这种场合,我没有完全被解除武装,但我还是要竭力避免说不明智的话把已成事实的事情搅乱。因为在我的家中,没有一家房客不是在没有住满约定时间就提前退房的。

乡间的花园里起了点风。我感到对克洛埃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域,因为我和她都是城里人,就是说,城市是我爱上她的地方,城市是我跟她一起生活过的地方,城市是我给予她的地方。现在大概需要说更多的话了,因为最近的几个星期,是一种缓慢的、被掩饰着的分手。所以,在突如其来的一阵忧伤中,压制了开始一连串的责备的诱惑之后,气氛变得文明起来,起码,冲动被遏止了。惟一的问题是我很难相信那种场景的出现。我理解不了那种美好社交场面的由来,尽管在这方面我不乏实践。

克洛埃做了一个我不理解的动作。这个微不足道的动作我在别的女人身上看到过,而在她身上却从未见到过。这个动作很简单:把一缕散落在额头的、不驯服的头发梳理到耳后。从这个动作中,我惊异地发现她已经不是我的了,而且肯定许久以前就不是我的了。于是我意识到我很孤单,我回忆起十二岁时那天下午我在学校门口的感觉。

我从内心中感到深深的孤独,因为在我的周围,我所获得的东西一层层地编织起来把我紧紧包裹了。这层层的编织物保护了我,或者说是隐藏了我;表现了我,或者说是取消了我;构成了我,或者说是绘制了我。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他生活在社会上,他就是一个演员,或者说就是整个剧团,这取决于时机和环境。



如果说十年或二十年前的与某人重逢使我体验到一切获得的东西均被剥夺的茫然，此刻我凭直觉又产生了同样的感觉。当夜幕将我包围的时候，克洛埃也开始消失了，想象中的监狱某堵想象的大墙刚刚坍塌。

第十二章 马德里

《看不见的城市回忆录》

没有比一七六七年我抵达马德里时迎接我的情况跟一七六二年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到达马德里时宫廷对他的接待更相像的事情了。我在欧洲大陆最边远的地方完成了陛下亲自委托的使命后，回到了马德里。一年之前，我亲眼目睹国王高声宣布他的梦想，宣布建设一座必将促使王国发生变革的新城市的规划。君主连这座城市的名字都取好了：圣卡洛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已经细心地准备好了一切迎接受



接见的时刻的到来，当面把我在俄国首都的所见所闻和考察成果奉献给我的主人；俄国首都正是卡洛斯建设他梦想的新城渴望效仿的模式呀。

；但是，我回到的城市跟我一年前离开它时大不一样了。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国王也不是同一个人了。此外，前一年三月那一天在王宫参加接见的三个人中，有一个已经不在这个国家了。为了安抚那些鼓动马德里人民反对自王国初期以来实行的改革政策的政治派别，当时卡洛斯三世的内阁大臣埃斯基拉切已经被解职了。随着埃斯基拉切的去职，国王从那不勒斯刚到马德里时最初的梦想也破灭了。经过相当的时间，卡洛斯证实了要实现他的计划并非易事，惟有大大地放缓速度方能执行，特别是他需要同国家那些长期把握权力的实力派达成协议，因为这些人阻止耕种多个区域的荒地，害怕贸易自由，他们是人民愚昧无知的受益者，总之，他们要让人民永远停留在过去，千百年不变，惟有这样才对他们有利。

我从桑坦德港经卡斯蒂利亚去首都，沿途是一望无际的、静静的麦田，远处的圣栎树林在轻轻地摇曳，一群绵羊在载客大马车前咩咩地叫着。我到达马德里后，直奔萨瓦蒂尼的家，那是我远行波罗的海前我在马德里的家；当时我的心情是矛盾的：又想见到我昔日的东道主，又不想见到他们。

弗兰塞斯科和他的夫人跟国王一起在阿兰胡埃斯。卫兵还同时通知我说，仆人已得到命令为我安排住处。真叫人不舒服！简直是莫名其妙！

一安顿下来，我就让人告知国王和萨瓦蒂尼，我已经在马德里，并且要求向国王致敬，同时汇报我完成国王委托的使命的成果。但是，时

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我没有得到阿兰胡埃斯方面的回答,因此我对见到塞西莉娅越来越绝望;同时也愈加担心建设新城市的规划已经泡汤。

在等待国王召见、渴望吻到那不勒斯那位贵妇人之手的同时,我又三天两头地去拜访我的朋友提埃坡罗。大概也就是在那些日子,我认识了两位著名的绅士,后来他们也参与了卡洛斯的计划。这两人一位叫安东尼·德·卡普马尼,一个热爱历史和文学的加泰罗尼亚年轻人,从前是位军人。另一位是才气横溢的秘鲁人巴勃罗·德·奥拉维德,他为自己有一个风风雨雨不平凡的过去而自豪,在拥抱西班牙首都之前,曾住在启蒙运动时代的巴黎。

巴勃罗在利马的一次大地震中幸免于难,同样,他也逃脱了一次在那个海外殖民地的审判。他离开拉丁美洲到旧大陆来寻找庇护和理解,但是,由于秘鲁悬而未决的案件,在马德里等待他的却是监狱。从监狱出来后,他举目无亲,无人理睬,财产也被没收,生活状况极不稳定。但是寡妇伊莎贝尔·德洛斯里奥斯抵不住他的诱惑,跟他结了婚,并把自己的财产交到这个利马人手里。于是,他开始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在那里接触到了启蒙运动的新思想和伏尔泰之类的思想家。重新回到西班牙后,德·奥拉维德开始了一种旨在实行改革的政治生涯。他认为改革是必要的。他的生活很不稳定。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等待被任命为谢拉·莫雷纳新城的最高领导人;建立那些新城,是为了进行一种农业开发和社会管理的实验。

巴勃罗·德·奥拉维德是在漂亮的图书馆举办聚谈会的东道主和灵魂。他宽宽的额头,每逢露出一丝微笑时,面颊总是几乎要撕裂开来似的;两道浓眉之下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迷人大眼睛;他的动作迅速麻利,仿佛同时要拿三只杯子;他高雅热情,说话时给人的印象是他会把

所拥有的东西全都送给你、所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你。我和安东尼是聚谈会上最年轻的两个人。我们偷偷互相观望着听这位伟大的利马人高谈阔论。他的演说条理清楚，慷慨激昂，风趣幽默，内容丰富：

！“为了获得自由，一定要有选择的余地，要获取知识，要受到教育；受教育是要花钱的，知识是有代价的，我的朋友们。因此，一个国家要想为它的公民获得自由，首先必须做的就是开发资源，使之产生更多的财富，有了这些财富才能增加知识，才能使人民受教育。就是说，一旦真正处于能选择的地位，那才能离自由更近。

“当然喽，走这条道路有一条捷径：跟一个富有的女人结婚。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国家的情况，它没有那么多富有女人配给所有男人。自由的敌人就是那些反对开发资源的人，这有什么奇怪呢？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服他们，让他们明白，贸易自由、开垦新的荒地、种植新的作物、把大庄园划分成小块土地。限制垄断、建立新的城镇和改进大学教育对他们也是有益的。做到这一切，穷人可以生活得更好一些，不错，这是真的；但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应该明白，惟有如此才能保证那些穷人不因饥饿而造反，而且他们自己将来也会生活得更加富有。”

君主迟迟不想了解我远行圣彼得堡的成果令我惶恐不安。我担心这会为我在西班牙为国王效劳的前程罩上阴影；担心为国王最初的规划的实施罩上阴影。我尽量不去相信有关塞西莉娅·萨瓦蒂尼的传言，我也忘掉了昔日她默默无语地陪伴我的样子。我选择了不失时机地去享受火热的马德里城奉献给我的社会生活，这跟波罗的海冰冷的首都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便关于塞西莉娅的传言不可能是真的，但还

是有点什么告诉我，我需要克服种种困境和挫折，准备以和原来预想的完全不同的方式去重新设计自己的生活。

我到马德里后将近过去一个月，弗兰塞斯科才通过他的仆人告诉我，他回家了。我们在萨瓦蒂尼的小客厅里见了面，一番貌合神离的谈话开始了：

“安德烈亚朋友，我们要用很多时间来研究你在女沙皇的城市进行的考察情况！我们可以为新西班牙汲取很多有益的东西……”

“是的，弗兰塞斯科，我急切地等待着汇报我的考察成果，并且说明它们如何可以为我们的规划所用。”

“正如你所知道的，我的朋友，阿兰达伯爵在陛下的新内阁中是起主导作用的人物。我们可以满意了，因为他支持我们跟埃斯基拉切开始执行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政策。”

“这太棒了！不过，如果我必须跟你坦诚相见的话，我还是有一些疑问。”

“你说什么，安德烈亚？这怎么可能？”

“弗兰塞斯科，请原谅，你就是这样来解释国王迟迟不召见我……”

“尊敬的朋友，你不要往坏处想。新城市的规划并不那么急，应该是这样。但是陛下一直记着你，这我可以向你保证。”

“那么，怎么理解……”

“安德烈亚，管理上的事情变了。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意见，我认为在阿兰达伯爵的心中，建设一座新城市并不放在优先的地位……尽管如此，君主仍然惦记着建设新城市的事，因此，你不要泄气。”

“你应该理解，我现在正不知如何是好呢。”我说，此话暗示了不止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就我这方面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改变之前,你可以重新干以前的事情。”萨瓦蒂尼斩钉截铁地说,“此外,我所监管的工程,你可以选择任何你喜欢的项目去主持。”

“你的慷慨令我感动,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再滥用你对我的信任了。请原谅,我要找一个新的住处,你那么盛情提供给我的住处,我就不住了。”

“我理解,你是想拥有更多的自由,我的朋友!”

告别萨瓦蒂尼后,我发现我的心脏犹如脱缰之马一样咚咚地疯狂跳动。这个人是什么材料做成的?他怎么能对我跟塞西莉娅存在过的关系一字不提?是呀,眼都没眨一下。显然,扣留信件的人是了解我跟塞西莉娅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而且这种情况绝不可能不传到弗兰塞斯科本人的耳朵里,就算跟踪我们的不是他自己。但是,如果他已经掌握了他要的证据,为什么他还要继续玩这种礼貌游戏呢?我想这只有一种解释,这就是他不想跟国王打算把建新城的计划继续实施、并且将此事委托于我的决定作对。设若事情是这样的话,萨瓦蒂尼惟一的作法就是极力设置障碍,使事情难以进行,以此来争取时间。然而他的坚强令我恐惧,他居然有如此强的自控能力。一个这样的人将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但是,当我凭直觉知道塞西莉娅已来到花园的时候,传言和预感、忧虑和怀疑一下都烟消云散了,那就像有个人把一个处于阴影中的房间的窗帘轻轻地拉开。塞西莉娅是光明。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我看到了她目光中的坚毅;在她的身体上,我看到了我所熟悉的完美。现在她又站到我的面前。她向我伸过手来,我吻了她的手。她的双目闪烁着光芒。

“他们把你的信藏起来了，塞西莉娅，我一封也没看到。在我启程回西班牙的时候，他们全部交给了我。有人一直在监视我们。”

“但是，亲爱的安德烈亚，据说你在圣彼得堡有很多朋友。有人还告诉了我一位公主的事，而且还谈了在冬宫举行的狂欢舞会。”

“塞西莉娅，这不公平！我每天都在想着你，等待你的来信，而且不管怎样都一直在给你写信。我后来读了你写给我的、而我当时一直不知道的那些信后激动极了，真的，那些信让我非常感动！”

“这我不怀疑。但是，时间没有白白地过去，现在如果还执意维持我们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关系，那是可笑的。我们最好还是改变策略：互相给对方以自由，保持朋友关系。这是最好也是最愉快的办法。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我茫然了。我无法回答。塞西莉娅在我的面颊上吻了一下，抚摩我的脊背，仿佛我是个孩子。她又接着说道：

“尊敬的安德烈亚……你不必难过，也不要批评我。你想开点儿。你从前企图说服我是对的。你说弗兰塞斯科对我很慷慨，对我很宽容；他真的是这样。而且，你还说马德里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一个壮丽的城市。如果我多进沙龙，多参加娱乐活动，就能感受到这一点。现在我来劝你这样做：你要接受邀请，参加舞会，享受欢聚的快乐，接触异性，对她们说点恭维话，笑一笑，再对她们撒点谎！这几个星期你大概听到了人们在讲关于我的事情……”

“是的。但是我什么也不想听，我不相信，不……”

“安德烈亚，也许传到你耳朵里的某些流言蜚语是真的，但是……你还是要原封不动地接受我给予你的友情。”

“塞西莉娅，这不是我期望的，不是我们原来约定的。你的信中充

满了激情，充满了……”

“你就忘了我吧！但是我不想忘掉你。我对你说过我可能对你有帮助：我听他们谈话，我提出问题，我也让他们听听我的意见。阿兰达伯爵对建设圣卡洛斯城的计划根本不闻不问。他认为如果按照国王的意愿建设一个新宫廷或者说一个新首都，势必会引起马德里人民和一部分贵族的不信任，因此可能会再次导致像去年一样的造反。但是阿兰达不能公开反对皇家的计划，因此他正在起草一份建议，这份建议的唯一目的就是尽量推迟计划。他将劝说国王陛下成立一个高级委员会来负责研究和完善新城建设计划的各个方面，变着法儿争取时间，看看国王会不会心灰意懒。委员会的组成除了你和弗兰塞斯科之外，还有阿兰达本人和一个他所信任的人：巴勃罗·德·奥拉维德。另外就是一位正在得势的政治家，此人叫何塞·莫尼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伯爵的对手。”

“这是一个好消息，塞西莉娅，我感谢你的评论，但是……”

这种痛苦的时刻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塞西莉娅消失在了散发着芳香的柠檬树间。她令人眼花缭乱、但也是残酷的出现在整个马德里是绝无仅有的。

那次谈话之后没过几天，国王陛下就召见了，并且兴致勃勃地听我讲解了圣彼得堡城市规划和建筑的特点，以及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保护艺术的情况。他重新对新城市的建设规划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并且告诉我他已下达命令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制定最后的计划。接着他做出指示让人准备那天下午的打猎。

我们一离开召见厅，一直陪着我们接见的阿兰达大臣就对我确认

了塞西莉娅早已告诉我的委员会成员名单,并且狡黠地对我说:

“你不要认为这个委员会是干涉你们的工作,而是恰恰相反。你知道陛下对萨瓦蒂尼先生非常尊重,而我对巴勃罗·德·奥拉维德完全信任,因此你完全可以开始放手地工作。至于何塞·莫尼诺先生,现在你们不必担心。你们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制订新城详细的选址报告中去。这座城市将给王朝带来荣耀,给国家带来进步。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把事情做好。不管是对莫尼诺先生还是对我本人,我们惟一留下来的角色就是等弗兰塞斯科·萨瓦蒂尼把计划审查过以后,看看应不应该提交国王陛下亲自考虑。”

不赞成新城计划的伯爵给我绘出了一条迷宫似的道路,但是从他那拐弯抹角的话语中可以得出结论:巴勃罗·德·奥拉维德将是我最好的同盟者;他已经在塞维利亚安顿下来,领导谢拉·莫雷纳的新城镇;那些新城镇被政府认为是农业居民改革计划的样板。我的朋友安东尼·德·卡普马尼跟秘鲁人关系密切,同时跟何塞·莫尼诺关系也很好,那好吧,他就跟我一起去安达卢西亚吧。在同奥拉维德争论了一番之后,我开始查询伊比利亚的地理和政治历史情况,以便有利于我们确定建议新城的选址在什么地方。

但是,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德·奥拉维德却一直在他安达卢西亚田园诗般的世外桃源忙得不可开交,而我和德·卡普马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下定决心离开德斯佩尼亚佩罗斯山口到他那儿去。马德里由于舞会和狂欢晚会又重新变得灯红酒绿,光辉灿烂,每天下午的聚谈会都在谈论着如何收拾这个国家,而萨瓦蒂尼在首都的工程不管有没有阿兰达的监督都在继续往前进展,因为弗兰塞斯科随时都可以直接跟国王商谈。总之,在马德里,没有一个人在脑袋里想着必

须建立一座新城市的事。与此同时，塞西莉娅在萨瓦蒂尼仁慈的目光注视下，像一只快乐的小鸟似的从一个枝头飞到另一个枝头，更不管我的沉默和痛苦。我天天去参加聚谈会，以便忘记新城的建设计划进展得令人气愤的缓慢，使之觉得这可以忍受；我也经常去参加晚会，为的是调剂生活，减轻塞西莉娅离我而去的痛苦。我跟人争论，跟人交谈，跟女人跳舞，为的是掩饰我孤独而悲伤的灵魂的沉默。

在这种心情下，我的脚常常找不到北，不知不觉中我就去了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的画室。老画家接受了皇家一项委托，又充满了幻想。那委托是让他为阿兰胡埃斯的圣帕斯夸尔·拜隆修道院画六幅油画。我们每次见面时，都是詹巴蒂斯塔先安详而愉快地听我诉苦，然后便来劝我要有耐心，不管我的工程规划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是大是小，我一天都不要停止对它进行完善。这位威尼斯画家很想为萨瓦蒂尼主持的阿兰胡埃斯修道院的附属建筑绘画，但是对国王有影响的忏悔神父埃莱塔反对，他认为詹巴蒂斯塔画面上那些渎神的成分是有违道德的，那些心醉神迷的人物的躯体是淫荡的，尽管最后他接受了让提埃坡罗为天主教方济会修道院绘制油画神像。应该主导供奉圣帕斯夸尔主祭坛的油画就要画完了，詹巴蒂斯塔已转入为其他六个神殿的油画打草图；在这六个神殿里供奉的是圣何塞、伊马库拉达·康塞普西翁、圣弗朗西斯科、圣卡洛斯·博罗梅奥、圣安东尼奥·德帕杜亚和圣佩德罗·阿尔坎塔拉。

从供奉的这些圣像可以看出圣帕斯夸尔主祭坛的油画是何等庄严简朴而有节制。画面上没有更多的人物和从属的东西，这使提埃坡罗可以集中他全部的肖像绘画和事物再现的才能于主角一人之身，使之具有真实的戏剧性或者说几乎是尘世间的幸福表情，这同他昔日大肆

描绘天堂荣耀的伟大作品相去万里，仿佛画家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决意舍弃一切不必要的饰物而用一种最诚恳的语调讲话。我希望看看他已经画就的作品，以便欣赏那些充盈着真诚和热情的提埃坡罗新的独特杰作。

詹巴蒂斯塔已不再有雄心大志了，因为尽管他的一部分家人生活在远方，每当偶尔提起他自己的城市的名字，他的眼睛就会变得模糊起来，但他毕竟看到他的儿子詹多梅尼克和洛伦索继承了自己的艺术事业。他像一系列圣徒中又增加的一位，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神圣的绘画艺术，坚信他的作品会沿着一条完美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我记得在一次评价各个历史时期绘画的热烈交谈中，他用了一句我至今还时常记起的话做了总结：“美拯救世界。”

我从圣彼得堡回到西班牙一年之后，一七六八年的春天开始了。这时，在跟巴勃罗·德·奥拉维德先生互通大量信件之后，我和安东尼·德·卡普马尼终于去拜访这位秘鲁的要人，在他的客厅里见了面，一起打开了一幅详细的西班牙王国地图。当然，圣卡洛斯城要建在地中海上，因为卡洛斯三世继续怀念着那不勒斯湾，同时他想加强他在地中海的政策，因为英国人在那儿寸步不让。

鉴于加的斯在对美洲贸易上的地位，显然南方已不需要另一座城市，而当年巴伦西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给予波旁家族好斗性的欢迎，使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一座从根本上联系君主的城市具有可行性。安东尼·德·卡普马尼指着萨拉戈萨城旁的埃布罗河，食指在地图上沿着这条河缓缓往下滑，一直滑到它的入海口。接着，他的手指在这个河口、小湖和港湾混杂在一起难以分辨的地方敲了几下。

当我们三人同时观望着这位学识渊博的加泰罗尼亚人指着的位置时，他那副庄严而激动的神气似乎跟两年前君主宣布他的圣彼得堡将诞生时毫无二致。他说：“一个卡洛斯喜欢的海湾，一个艺术的城市，一个商港，一条连通大海和埃布罗河的运河。你们看到了吗，朋友们？我们就在这儿建设圣卡洛斯城！”

接着，卡普马尼继续阐述在此地建设圣卡洛斯城的有利条件，说这儿有阿尔法克斯海湾，有地中海最大的天然港，说“它位于巴塞罗那、巴伦西亚、萨拉戈萨和马略卡中间（因此距英国人争夺的梅诺卡也很近），位于穿过阿拉贡地区并且可以用来商业航行的半岛主要河流埃布罗河的末端；但是需要在这儿开挖一个更可靠的人造河口、一条曾经设计过的连通埃布罗河和海湾港口的运河。”我的论据跟卡普马尼是一致的：圣卡洛斯将跟圣彼得堡一样，有利于同内陆的贸易，扩大国家的海上势力。它建在一条重要河流的入海口旁，这跟沙皇的城市建在涅瓦河口旁一样。这将是一座理想的城市，比例对称的城市，美丽的城市（提埃坡罗曾对我说“美拯救世界”）。这座城市将跟波罗的海的都城一样富丽堂皇，光彩照人……但是，俄国的圣彼得堡位于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地段，含有战胜瑞典人的意义，而阿尔法克斯海湾有什么历史名望？

我一提出这个疑问，从巴勃罗宽厚的微笑中也就猜到卡普马尼要给我们上一堂历史课了。果然，他这样说道：“我们不能选到比这更好的地方了，我的朋友，尽管这里有一些不利条件，我们还要设法把它们作为有利条件提出来。这里的海湾靠近托尔托萨，而托尔托萨是加泰罗尼亚的第二大城市，这就使我们能拿海湾的广大海滩大作历史文章。在十一世纪，巴塞罗那伯爵拉蒙·贝伦格尔三世收复了这个地方，当时阿拉伯人已经在这儿修建了拉皮塔堡垒修道院，并把它交给本笃会的

修士管理。半个世纪以后，当拉蒙·贝伦格尔四世把托尔托萨城和该地区的其他地方置于加泰罗尼亚统治之下时，这家修道院便确认捐赠出来，交由耶路撒冷圣胡安骑士团的修士管理。拉皮塔的圣玛利亚修道院是一座被国王们很看重的堡垒，有些国王在开始英勇的、史诗般的出征前就下榻在这儿。根据《编年史》记载，一三二三年豪梅二世曾在这儿下榻；一四二〇年国王阿方索也曾下榻于此。豪梅二世的军队就是在阿尔法克斯港海滩集合乘船开往西西里和塞尔德尼亚的。阿方索的舰队也是在这片水域开始了对那不勒斯的第一次征战。毫无疑问，这种故事将会使卡洛斯国王感到激动，从这样的历史事件中，他会看到一种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有最后一件著名的事件我没有说，尽管这件事讲起来让人不那么舒服。一六一〇年，所有滞留在王国的受过洗礼的摩尔人，在他们被驱逐赶上船带到地中海对岸或去见死神之前，都被集中在了阿尔法克斯港海滩上。不能说这是一件光荣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想想我们的国王已经热衷于驱逐耶稣会教徒，天晓得事情会是怎样的？”

巴勃罗·德·奥拉维德笑对卡普马尼的这番评论，而我则感到激动不已。安东尼·德·卡普马尼将负责把拉皮塔修道院和阿尔法克斯港的过去变成卡洛斯喜欢的爱国主义精神、地中海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象征，国王到达那不勒斯时建立的宫廷没有白白变成意大利的第一个人文主义的属地。我想到了国王陛下诺沃堡凯旋门上的白色大理石，那就像是一扇窗户，它高雅地开向知识，开向了解，开向那些巨石和泥土砌成的大墙外面；这些大墙就是用石头和石灰封起来的中世纪的城堡。我们要建的新城就是这样的：它高雅地耸立着，比例对称，在埃布罗河三角洲充满山野味的、多变的大自然中洋溢着浓浓的人气。啊，一

座新的庞培古城！

但是，我不得不又苦苦等了整整一年，阿兰达伯爵才同意我组织一个远征队去考察这个地方的形态学、农作物、气候、自然资源、交通路线以及居民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对新城将占用的土地也要考察、测量并做出具体规划。我召集到现有的十位最优秀的技术人才，于一七六九年六月出发去埃布罗河三角洲，根据我的预感，我们这次完成的任务就是到年底提请国王过目之前的计划修订的最后一道程序了。当然，计划最后定稿在提交国王之前，还要经圣卡洛斯新城委员会批准。

在这个时候跟詹巴蒂斯塔告别一点也不愉快。他为阿兰胡埃斯做的壁画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大师根据自己的精神状态，下了很大功夫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净化，希望这种简朴的格调能让神父华金·德·埃莱塔满意；这位皇家的忏悔神父已经变成了宫廷最高的艺术权威，这对可怜的提埃坡罗真是太不幸了。可以肯定，如果提埃坡罗的绘画经过神父的审查，以蒙斯为首的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圈子里的人没有一个敢说个“不”字来捍卫自己艺术家的尊严。因此，詹巴蒂斯塔向君主提出，他可以每画完一幅画就交出来供审查，以便及时提出任何重要的不同意见供他修改。这种说法看起来很文雅，实际上是争取埃莱塔神父的首肯。但是画家这个如此礼貌的建议甚至没有得到宫廷的回答，因此提埃坡罗开始深深地怀疑他是否还能等到目睹他的壁画在圣帕斯夸尔·拜隆的祭坛上出现的那一天。

我难以掩饰开始外出考察给我带来的愉快，但是我也不想对提埃坡罗的痛苦无动于衷。此外，我认为西班牙宫廷如此傲慢地对待本世纪最杰出的画家是一种耻辱，因为这正是理想城市建设规划就要实现

的时候，这座城市需要美，我们要把它建得光彩夺目、富丽堂皇呀！

詹巴蒂斯塔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为了这次决定性的旅行，我在与他拥抱告别时，诚心诚意地祝他长寿，能亲眼欣赏我们的新城市，我们能一起在拉皮塔的美景中散步。还要让他画出的天空中那橘红色的光芒、银白色的光芒四射的云彩、从金黄色的光芒中伸出的一只手和指着天堂的一个粗大的手指某一天会出现在圣卡洛斯城建筑的圆顶上。当然，他画出的那些骑着烈马、神采飞扬的骑士则会奔驰在阿尔法克斯海面的浪尖上。

第十三章 秘密已经结束 抑或是刚刚开始

也许我应该是另一种感觉。也许我应该感到沮丧,或者起码是悲哀,或者不管怎么说应该是忧伤。克洛埃彻底地走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了饭店里。我还要在阿雷佐逗留三天。也许我应该想想在那个遥远、无尽头的下午毁灭性的黄昏,学校门口的那个十二岁的孩子。此刻我又一次像往常一样回忆起了他,但是回忆的方式却与从前不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想起了他,仿佛我的直觉在告诉我,今天的孤独将使我靠近那一天他们夺走了的、我的故乡;那个故乡在我和阿里亚德娜短暂相处的几个月中,我曾经重新得到过,在那个下午摔倒的毁灭性打击之

前。有一些心灵之路,只有在你不愿去理解它们的时候,才能踏上去。

克洛埃昨天走了。我没有考虑我们已经演习过五六次的最后分手,而是走进饭店的花园,站在枝繁叶茂的橄榄树下,一棵柔韧的杉树旁,去探讨罗塞利回忆录中那未知的秘密。夜已经深了,凉爽和潮湿使我的身躯变得麻木,但是从阿雷佐人对提埃坡罗和圣卡莱斯城建设的记述中得出的结论却使我感到无比兴奋。我好像恍然大悟,一下明白了所有那些我们从来没有弄清楚的事情:罗塞利的回忆录到此为止,下面一页都没有了;也就是它恰恰结束在选好城市的位置、开始进行考察和准备建设阶段的时候。一切都是许诺,但是一切都是奥秘。

阿里亚德娜说罗塞利有秘密,指的就是这件事吗?回忆录跨度有十年之久,即从这位意大利托斯卡纳人在一七五九年那不勒斯,在万维泰利的指挥下为卡塞塔宫工作并结识即将登上西班牙王位的两个西西里国王卡洛斯开始,到一七六九年他准备从马德里启程开始他在埃布罗三角洲的考察之行为止;此时已决定了在这个三角洲上建设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的国王卡洛斯三世自己的城市:圣卡洛斯城。在这十年之间,他陪提埃坡罗从威尼斯到了马德里;他去了圣彼得堡考察其建城历史,之后又回到西班牙;最后在博古通今的奥拉维德和卡普马尼的帮助下完善了圣卡洛斯城最后的建设规划。但是,阿兰达政策上的摇摆不定,或者杂乱无章的、烦琐的官僚主义,挫伤了罗塞利原来的锐气,以致他写的东西越来越少;或者也许是对塞西莉娅幻想的破灭从精神上摧垮了他,使他再也没有继续写下去的欲望。

众所周知,卡洛斯城建设先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首当其冲的是埃布罗河和阿尔法克斯海湾之间的通航运河,还是在一七七〇年动工了。而城市本身的建设工程直到一七八〇年才开始,尽管港口在一七七八

年就被允许跟美洲进行贸易。但是,历史保藏的大秘密(罗塞利遇到的重重障碍和举棋不定是意味深长的前因)就在于要弄清为什么卡洛斯科的建设和宏伟的计划逐渐地被推迟直至最后完全放弃;那大概是一七八六年左右,当时国王还在世,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一宏伟的计划居然还没有实现就变成了废墟。那堆废墟永远留在那儿,也永远是一个问号;两个世纪之后,当此事被提出质询时,也许会隐瞒起来。这就是我们儿时玩耍的那座看不见的城市,那里有被破坏的、阴暗的、能发出回声的拱形建筑。在那儿是我吻了目光既兴奋又惊讶的阿里亚德娜,还是她吻了我?

尽管如此,罗塞利还是讲了许多,也许可以说讲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在他跟提埃坡罗告别的时候,后者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担心他为圣帕斯夸尔方济各会修道院绘的油画永远不会挂出来。那么,第一个可能:为阿兰胡埃斯绘的某幅油画会落到罗塞利手里吗?因为那位阿雷佐人热切地希望提埃坡罗在他的晚年有机会某一天为“圣卡洛斯科的建筑圆顶”绘壁画。第二个可能:提埃坡罗为未来的某幅油画打了草图?甚至这位威尼斯人已经为新城的一个宫殿绘了某一幅油画,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是为他的朋友罗塞利绘了某幅油画?

在焦急而激动地往阿雷佐市中心走去的时候,我又想到了阿里亚德娜说的话:“罗塞利有秘密。”噢,秘密就在这儿,肯定她推测出了罗塞利跟提埃坡罗告别的情景。但是我们现在还只是走到了半路上!不过,尽管是这样,阿里亚德娜也足以激发起索菲娅的想象,使她认为有这个可能,于是索菲娅便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可能,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甚至认为一幅提埃坡罗的油画的的存在(当然,要找到!)已经是她惟一的救命稻草。但是最有戏剧性的情况是,如果存在这幅油画,那还需

要尽快把它找到才行，我不相信威胁索菲娅的毒贩有足以载入史册的耐心等待索菲娅。如果在哥伦比亚人将威胁付诸行动之后才找到提埃坡罗的油画，那将是不幸的！

在阿雷佐古城的市中心，有中世纪的石碑、陡坡上的街道和漂亮的广场；靠近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第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手稿研究专家弗朗西斯科·佩特拉卡宅邸的就是拉西塔图书馆了。我很快就证实了图书馆藏有丰富的地方历史图书资料 and 与令人难以置信的画廊有关的本地名人的资料，这些名人包括佩特拉卡、彼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米格尔·安赫尔、彼特罗·阿雷提诺、赫奥尔西奥·瓦萨里……一开始，我没有发现有关十八世纪建筑家和工程师安德烈亚·罗塞利的任何资料，尽管这个姓在这个国家是常用的，我甚至看到一个安东尼奥·罗塞利，但那是个十五世纪的画家，他被编在赫奥尔西奥·瓦萨里的自传中；还有一些姓罗塞利的语言学家和科学家，排在很后面，离现代很近，但也都在名人之列。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我急急忙忙地放下一本百科全书又拿起一本词典，放下一本绘画专著又拿起一本历史文集。严格说来，此时还是夏天，人们都出去消暑了，所以这天下午图书馆中只有我一个读者，因此我要求阅读的一切资料都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到了图书馆关门的时间，我们（我和接待我的善解人意的、与我结成一个高效调研组的资料管理员）对于找到流浪的安德烈亚的信息几乎都要失望了。我们查了图书目录和作者目录索引，查了人名索引，还通过网络详细地查找了有关著作，最后一无所获，似乎罗塞利慢慢变得苍白，终于变成了一个幽灵；他消失了，而留下来的是某种疑问，对这个疑问，我甚至不敢从嘴里说出来。

是不是这一切完全是一场骗局？是不是某个我无法找到的人出于好玩编造了这本回忆录？还有一个更大的可能：是不是安德烈亚·罗塞利只不过是回忆录真正作者和主人翁的假名？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太不可思议、太微乎其微了）：安德烈亚·罗塞利在卡洛斯三世宫廷活动的消息从来没有传到过阿雷佐……

幸好就在图书馆资料管理员动手整理我查阅过的大量资料，并且告诉我关门的时间已到，也就是我捏着鼻子感到无可奈何、不得不接受在阿雷佐没有关于安德烈亚·罗塞利的资料的事实之时，这位女管理员突然放下手里的事对我说：“也许我们什么也弄不清楚了，但是有一本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阿雷佐商业史》，我们还没有查，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编目，你看看是不是……”

说罢她离开查阅室，过了五分钟回来，这时图书馆应该下班了。我如饥似渴地开始翻阅这本商业史，先看有关十八世纪的三分之一，啊，有了，就在这儿。这段文字很短，但是像黑夜间的爆炸那样闪耀出光明。

亚历山德罗·罗塞利，著名的阿雷佐金银器商，生于一七二〇年，卒于一七八七年。他的作坊享有的盛誉不仅使他在阿雷佐的传统金银业中名列前茅，而且在佛罗伦萨和罗马也得到高度评价，那里的显贵人家都向他订货。亚历山德罗·罗塞利结过两次婚，但是没有子女，因此他的金银器作坊随着他的去世而关闭，或者已经严重衰败，没过多久即关闭。尽管这样，富有的亚历山德罗·罗塞利还是为他的一个过早地失去父母成为孤儿的侄子安德烈亚·罗塞利付了学费，让他学了艺术专业。安德烈亚·罗塞利一七三

九年生于阿雷佐，是建筑师和工程师，曾先后在那不勒斯和马德里两度为波旁王朝的卡洛斯国王效力。

太高兴啦！太高兴啦！太高兴啦！

昨天晚上，在完成图书馆里的调查工作之后，我在城里的大街上溜达了好一会，仿佛是迷了路。关于安德烈亚·罗塞利的材料尽管很少，尽管只是简单地证明了他的存在，但还是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感到一种忘情的喜悦。我感到需要把我的发现告诉某个人，但是每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身上便出现一种更大的力量立刻把这种想法压下去了；它要我保守秘密，要我独自品味这一发现或秘密，要我一个人体验这一发现在我心中唤起的感受。

我很想把这事告诉阿里亚德娜，她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会觉得这是做梦，也许她会闹得我整夜难以入眠，设若她所说的罗塞利的秘密只不过是一种推测，指的是罗塞利在他的回忆录中针对提埃坡罗流露的一种企图而已。我也很想打电话给索菲娅，为的是了解一些她的麻烦事的进展情况，同时给她一些希望，尽管不能给她细说。但是两件事我都没有做，因为昨天下午我们发现的成果实际上也仅仅是证实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当然，感觉和情绪上的东西除外），相反，我明白我们应该抓住阿兰胡埃斯修道院壁画这条线索在提埃坡罗身上着手进行调查。

因此，这天上午在我想好哪儿是我查询资料最好的地方后，我没有去我喜欢的阿雷佐市中心（假期已经结束，到佩特拉卡城去逛街已没有任何兴趣），而是去了锡耶纳大学阿雷佐分校文学哲学系，这个系有一

个很好的图书馆。整整一天，我借阅了厚厚两大本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传记、三本最新出版的专题著作目录和两本专门记述提埃坡罗在西班牙的岁月，亦即他生命最后年月的著作。

从查阅的资料中，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正如罗塞利所预测的，一七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提埃坡罗已经完成了为圣帕斯夸尔修道院绘的六幅壁画，因为这是他本人写信将此事通知卡洛斯三世的国务秘书米格尔·穆斯基斯的；在信中他还要求得到万能的皇家忏悔神父华金·德·埃莱塔的认同，因为后者负责监督修道院的美化，尽管建筑师是萨瓦蒂尼。但是，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尽管这位威尼斯大师表示壁画已经画好，只差一些必要的润色，但是埃莱塔根本不去看画。半年之后，一七七〇年的三月二十七日，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突然在他马德里的寓所辞世（尽管他很快就年满七十四岁，但是他没有任何严重的疾病），没有看到他的油画在阿兰胡埃斯修道院的神殿里挂出来……一个巨人就这样屈辱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第二天，国王在埃尔帕尔多得悉画家去世的消息，命令萨瓦蒂尼收起提埃坡罗画室里的所有画作，待他一回马德里就拿给他看。似乎这时卡洛斯才做事公平起来，本该在画家生前对其作品表示的满意现在终于表示出来了。至少这种满意，画家的儿子们，詹多梅尼克和洛伦索，在两个月之后的五月十七日感觉到了，也许还有我们的罗塞利，那是在为修道院落成举办弥撒仪式上……提埃坡罗的壁画终于挂在了供奉诸位圣徒的神殿里！不过七幅壁画只挂了六幅……为圣卡洛斯……博罗梅奥画的那一幅被耶稣受难像代替了。

然而，阿兰胡埃斯的壁画从此就开始漫游四方了，因为这一年刚刚过去，华金·德·埃莱塔就宣布提埃坡罗的油画要被蒙斯、马埃利亚和

弗朗西斯科·巴耶乌的作品代替,而且没过多久就真的这样做了。那么,挂在圣帕斯夸尔修道院祭坛上的提埃坡罗为圣帕斯夸尔·拜隆、圣何塞、拉伊马库拉达·康塞普西翁、圣弗朗西斯科、圣卡洛斯·博罗梅奥、圣安东尼奥·德帕杜亚和圣佩德罗·阿尔坎塔拉绘的壁画后来去了何方?索菲娅那么焦急,就是梦想找到这些壁画中的某一幅吗?

许多旅行者和那个时代的观察家都肯定地说,美术学院那伙人(当时蒙斯掌管着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另外的人都是他的爱徒)的绘画在圣帕斯夸尔修道院挂出来以后,提埃坡罗的作品就被毫不在意地扔在修道院里,最后全都散失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皇家遗产后来还是收回了六幅中的五幅:主祭坛圣帕斯夸尔·拜隆的那一幅,收回时已经被破坏,劈成了两半,无法拼在一起了。这幅壁画如今在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可以看到。这家博物馆也保存着拉伊马库拉达·康塞普西翁、圣弗朗西斯科和圣安东尼奥·德帕杜亚祭坛上的壁画。而圣佩德罗·阿尔坎塔拉祭坛上的壁画则一直保存在马德里王宫中。

我再重述一下,六幅壁画中有两幅不知去向……但是在我所查阅的参考书中这个未知数,或者说这个不明确、无法断定的问题,没过多久就解决了:我通过互联网查到了圣何塞和圣卡洛斯·博罗梅奥两个祭坛壁画的下落。尽管它们已遭破坏,但是这两幅画都有一个自己的藏身处和确切的主人了:第一幅壁画最杰出的部分在底特律艺术馆落脚,而另一幅壁画的中心部分也去了美国,它在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中栖身。

提埃坡罗为圣帕斯夸尔修道院绘的七幅画都有了下落,看来我只好认输了:就是说,如果还有某幅提埃坡罗的油画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等待发现的话,它肯定不属于圣帕斯夸尔·拜隆修道院命途多舛

的这个系列。这一证明让我泄了气，仿佛我手中原本拿着一幅油画，刚刚一下子被人家夺走了。尽管这一切，那些书名、材料、图画、业主和各种事件还是像跳舞一般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闪现，这与其说让我失望，不如说更让我困惑不解；因此我请求图书管理员不要拿走这些书，吃过饭后，我想再仔细看看某些被我疏忽了的细节，以便抓住最急迫的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我吃中饭的时候，手机不停地响起来。电话是索菲娅打来的，目的是就她的事情探听虚实，并且向我施压。她告诉我巴塞罗那那家画廊的开业仪式提前了，决定在九月末举行，场面将十分隆重。阿曼德·科利在那么多日子无声无息后，现在催我回巴塞罗那后去出席一个会议，他想跟我谈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至于什么问题，现在还不能告诉我。的确，夏天已经结束了，我必须回巴塞罗那了。

但是，在回巴塞罗那之前，我还得继续研究提埃坡罗为圣帕斯夸尔修道院画的这套壁画的问题。皇家忏悔神父竭力压制这位画家，逼得这位威尼斯人不得不在最初的方案通过之前向国王提交了七幅壁画的样品或者说草图。这种草图往往跟最后画就的真实作品不一样，但实际上它们的价值丝毫不亚于后者，某些时候甚至超过后者。不要忘记，为了揽下这批活，提埃坡罗是以这些草图做赌注的，因此这些草图必是他的画品精华，因为他还知道，自己还有神父这位对手哩。

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草图最后落入提埃坡罗的一位对手手中；此人便是蒙斯的铁杆同盟者弗朗西斯科·巴耶乌，他还是伟大的画家戈雅的岳父，是当时初露锋芒、少数几位画风明显受提埃坡罗影响的现代画家之一。巴耶乌把提埃坡罗的画稿草图扣留在自己手中有一

段时间,尽管很幸运的是后来不知怎样这些画稿草图终于进了伦敦的考陶尔德艺术馆,现在我们在那儿还可以欣赏到。这些画稿(圣帕斯夸尔、圣何塞、圣弗朗西斯科和圣卡洛斯)是提埃坡罗晚期最优秀的画样:艳丽的色彩和圣徒们神秘的表情中的简朴和严峻并存,这更增强了圣徒们想要表现虔诚的效果。画中的构图平衡符合画家一贯的气质和爱好,尽管对装饰性或者说辅助性有所限制。而神圣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则取得了绝妙的效果。因此,看到这些画样,我们就是站到了提埃坡罗最珍贵的组画之一前面……但是还是缺了三幅:拉伊马库拉达、圣安东尼奥·德帕杜亚和圣佩德罗·德阿尔坎塔拉。这一次我既没有大肆散布也没有兴高采烈,而只是悄悄地、踏踏实实地在我手头拥有的书籍和资料中仔细查找,并在网上搜索。经过几个小时紧张而耐心的查询,一切的疑问都解决了:这三幅画的草图,卡洛斯三世和华金·德·埃莱塔必定是在一七六七年看到并做了研究,然后接受了画家的建议让他创作这套画。也许这些画稿在某个时候经过了巴耶乌之手(或许也经过戈雅之手?),现在已是下落不明了!

我记得在普拉多博物馆里看到阿兰胡埃斯系列中光彩照人的拉伊马库拉达,而现在我在图书目录上欣赏了圣安东尼奥·德帕杜亚和圣佩德罗·德阿尔坎塔拉。这很可能是该系列中最动人、最具画家个性的两幅画,它们以新颖的手法表现了圣徒们的禁欲和苦行,但总的来说,从艺术的角度并不太引人注目。尽管画稿草图和挂在祭坛上的真画有着明显的差别,但这三幅画样的出现或者说发现,或者是简单地把这三副画样同其他四幅汇集在一起的可能性却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价值。我是否已经接触到了难解之谜的核心部分?难道这些就是阿里亚德娜炫耀自己知情、索菲娅梦寐以求的壁画?

两个星期前我从阿雷佐回来了。跟克洛埃分手,具体点儿说是克洛埃离家而去(这个家开始时我们只是偶尔在一起住住,最近却是两个人一直住在这儿),要比在托斯卡纳的饭店花园里想象的突然得多,伤害性也严重得多。但是,由于这是无可挽回的形势,所以萌发的仇恨,或者说萌发的报复心理还是有限的,短暂的,如一阵急风暴雨,很快就过去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还是幸运的,姑且就这么说吧,因为画廊和与杂志有关的一大堆悬而未决的事情等待我处理,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值得操心的事过滤一遍,梳理清楚,考虑一下这次分手,我自己有哪些不可挽回的损失,把这些天让我牵肠挂肚、急速运动的陀螺停下来。是罗塞利讲的故事、提埃坡罗的悲惨遭遇以及跟索菲娅和阿里亚德娜的重逢把我拖向这个陀螺的……与此同时,看不见的城市正在失去一位轻率的考察者。

但是,我无法让这个旋转的陀螺停转,因为我已经不想让它停转了。我又以一种拐弯抹角的方式谨慎地查询了提埃坡罗和那三幅画草稿图的可能行踪和价值,但结果却是落得个我们继续处在一无所知和幻想的境地。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即便有可能找到提埃坡罗的画并把它卖掉,对解决索菲娅的麻烦也是杯水车薪,相差甚远。如果索菲娅说的是实情,毒贩向她讨债的数字是整整五百万欧元。

当我反复考虑着这一切的时候,我一直念念不忘的阿曼德·科利正迈着一位战斗中的政治家坚定的步伐向巴塞罗那恩里克·格拉纳多斯大街的一家饭店的餐桌走来。

阿曼德以他喜欢的主题开始了我们的交谈,讲的是他在国家水文规划上所采取的软硬兼施的策略。由于赫纳斯被捕的那天晚上他在门

迪萨瓦尔家中的出现没有被人察觉，此刻他显得十分轻松。他摆出一副很机密的样子对我解释说，这一结果是他做了些动作、花费了一番心思争取来的。

“我以沉默换取巴塞罗那两家大报的新闻报道。”

“什么报道？”我一时也装作很有兴趣地问。

“噢，你已经知道，所有的党派都不是铁板一块，我让他们明白了在我们自己的行列中间也有的派别不支持正面反对输水计划。”

“但是这会给你带来损害的，不是吗？”

“用沉默换取新闻报道，当然喽。但是，你不要那么天真，埃米利，我们不能长期保持我们现在策略性地采取的激进立场。为了避免到时候转弯太急，现在我们应当逐步让他们明白，不是所有进步党人对问题看法都一致。此外，这也表明我们代表大多数。明年春天要进行自治选举，如果我们要坚持如此激进的反对水文规划的立场，那就会导致在需要水的民众中我们自己的人一无所得。”

“就是说，你需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我跟着他的自我表白这样说。

“的确，在巴塞罗那，我们这方面的大多数管理人员都很紧张，因为他们认为这一整套游戏可能会使他们得不到水，不管是埃布罗河的水还是罗达诺河的水。”

“阿曼德，所有这一切都是乱糟糟的阴谋……”

“但是这样做司空见惯。那么你想想，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或者说保守党人，不同样是执行一种让报纸发表一些自相矛盾的消息的计划吗？实际上，这就是一套差别与平衡的游戏……今天他们要求记者不要采访埃布罗地区的任何人，明天又让他们去罗达诺河地区；一会



儿让他们跟埃布罗地区的领导人尽情畅谈，一会儿又告诉他们一位科学家的见解……”

“欧洲女专员的情况怎么样？”

“这是另一种花招。报纸对这类人物总是捧上天，但是他们也遇到种种压力，受到协议的限制，要搞平衡，要看人家的脸色行事，这跟任何政治家是一样的。虽然真的可能已经有了结论性的科学报告，但是由于渠道的不同，时间的不同，登出来的内容也就不是一回事。这类情况屡见不鲜。这一切都是为欧洲范围内的政治态势之间的平衡和协议所制约，或者说为欧洲各国政府之间的利益交换所制约……”

“那么你怎么样？好像一切对你都无所谓！”

“可能……”

阿曼德微微一笑，装出一副愤慨的样子，但是他马上意识到眼前既没有麦克风也没有照相机，于是顿时泄了气，仿佛他绕来绕去又回到自己出发的位置，因为他在出发时走错了方向。他安静下来，只是看着杯中淡黄色的白葡萄酒，然后抬起眼睛看着我。

“知道吗，埃米利？我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

“我不知道能怎样帮助你，你是个很能干的人呀！”我说这话不带怨恨。

“不，不，不，我说这话不是指政治上，我指的是索菲娅的事，她已经绝望了，需要我们拉她一把呀！你知道她面临的危险吗？”

这一次他给了我一个突然袭击，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一时失去了主动，慌乱中我还是拿出证据进行自卫：

“我知道她遇到的危险，我已经尽可能地帮助她了，她知道她可以到我家来，此外，现在我已经不……”

“我不怀疑你的好意，埃米利，尽管我想跟你坦诚相见：我知道有一条可以解决问题的渠道，可你不敢用。大概是因为有顾虑，或者是因为害怕。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你可以指望我的帮助，因为我……”

“你在说些什么呀？看在上帝的分上！”

“我说的是提埃坡罗！”

“又来了一个神经错乱的人。根本没有什么提埃坡罗，你懂吗？”

“我懂的是你的成见，你的预防措施。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人生中选择索菲娅，还是选择你的原则。”

“可是，你说的什么原则呀，你这家伙！”

“行啦，埃米利，我知道你得到的一个文件已经使你接触到了提埃坡罗。”

我一时感到莫名其妙。阿里亚德娜不可能把事情说出去呀，她对索菲娅恨得咬牙切齿哩！我看着阿曼德那冷漠的表情，简直不认识他了。大概他习惯了这种做法：先是对你围攻施压，然后把你逼到一个角落里……现在我们真的是失去理智了：众议员科利居然追踪提埃坡罗的画为索菲娅付那笔毒贩的账！

“你从哪儿听到的这种消息，阿曼德？你没看出这是无稽之谈吗？”

“你不要逼我伤害你的感情……”

“我洗耳恭听，你说吧，你从哪儿听来的？”

“那么说，这是真的？我们有希望吗？”他问，脸上的表情平静得惊人。

“告诉我，你是从哪儿听到的，倒霉鬼！”

“你一直在寻找提埃坡罗的画，克洛埃把这事告诉了索菲娅……我估计是出于怨恨。”

“可悲的克洛埃对你们讲的事，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可以向你保证，她没有读过她所谓的那个文件。但是我还是对你说清楚吧：我的确不揣冒昧研究了找到提埃坡罗壁画的可能性，可惜收效甚微。此外，我想你会明白两个小细节：一个是要找到这幅壁画，另一个是还要以索菲娅所需要的金额卖掉这幅壁画，这根本是白日做梦……还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先决条件：我们要触犯多少刑法条款？”

阿曼德的脸色慢慢地变了。他已不再听我讲话，而是设法寻找另一种形式让我上他的套儿。他提醒我记起当年他有恩于我、给我指明人生之路的时期。的确，青少年时期我没有去穿行那条不可避免的、幽闭恐怖而自恋的阴沟，而是学会了到大森林中去呼吸，到瀑布前去高喊，关注人间的痛苦，提出种种有分量的疑问，热爱生活，这一大部分是多亏了阿曼德。或许是想到了这一切，因为瞬间他的表情又成了当时的样子。但是我所不能怀疑的是，他现在为我打开的是另一扇门，指出的是另一条路：

“我们不要演戏了吧，埃米利，我和索菲娅很久以来就经常见面了。”

“你们经常见面？”我装聋作哑。

“在圣卡莱斯，在巴塞罗那，在马德里。”

“在所有的地方。”我喃喃地说，并不想让他觉得这种谈话有趣。但是他没有停下来。

“我爱她。我发现了什么叫幸福，我为她不惜牺牲一切，你懂吗？一想到一帮野蛮人要伤害她，我就受不了，因为善良使她没有及时摆脱赫纳斯那个倒霉蛋！”

我想琢磨一下他说的这番话，但是阿曼德根本不给我喘息的机会，

他接着又说道：

“问题是索菲娅确信阿里亚德娜掌握更多的提埃坡罗壁画的情况……而克洛埃的口无遮拦使她想到，即使你还没有把事情完全调查清楚，那大概也调查得差不多了。”

“我向你保证……”

“你看，埃米利，我请求你多听听我讲的话：今天晚上，在画廊开业仪式上，索菲娅将向你介绍三个人，他们已经对提埃坡罗的画感兴趣了。”

“你们都疯了吧！让我安静一下吧！”

“对不起，看在我们友谊的份上，请你帮帮忙了，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此话是你说的。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必须把事情提前。他们是三个人的代表，也可说是三个机构的代表。他们完全有可能把一幅提埃坡罗新的、惟一的伟大壁画卖出去。他们想采取主动，不想把机会失掉。他们其中的一个人甚至已经提供了一份银行担保书，担保的最高价值就是五百万欧元。”

“索菲娅凭什么产生了这样的期望？你们想要走多远？”

“你让我们走多远我们就走多远。我们需要你跟这三个人中的每一个人都谈一谈（你，埃米利·罗塞伊，以你专家的威望，以你画廊老板的威望），给他们讲一讲那幅壁画的技术细节，解答一下他们提出的问题。要取得顾客的信任，你的信誉和支持是最基本的。那么现在你也不要对我说，你从来就没有见过那幅壁画了！你有四个小时的时间去翻天覆地！你还是愿意看着索菲娅去死？”

这个主意并不那么坏，但是我们还是不去谈它了吧。阿曼德在他



大发邪火的那一会儿还“提醒”我说，在今天晚上的画廊开业仪式上，鉴于塔雷斯的国际声誉，各路国际买家会纷纷到场，因此在接触时要十二万分地小心，必须做到天衣无缝。但是，他懂得什么马拉基埃斯·塔雷斯的国际声誉？他懂得什么这类规模的事情如何运作？毫无疑问，他刚刚变成了一个新的追随者，对索菲娅·门迪萨瓦尔的话坚信不疑了。

我一边在恩桑切蒸笼般的人行道上散着步回画廊去，一边考虑着这一切。整座城市都淹没在闷热之中，汽车歇斯底里地揪着喇叭发出一片尖厉刺耳的怪叫声，每个巴塞罗那人都由于步履匆匆和神经紧张而改变了脸色，惟有一群露着肚脐、咋咋呼呼高声喊叫着逃离学校的女孩子显得分外高兴。

这时，手机中又传来了阿曼德变了声调的、结结巴巴的话语：“她把她的汽车烧了，你看到了吗？他们把索菲娅的汽车烧了。不，不是在这儿，是圣卡莱斯城的人通知她的，是赫纳斯原来在庄园的那辆车。你必须得帮助我们！”我想让他镇静下来：“我这儿一切正常，没有什么新情况。”我对他说，因为我们在半个小时前才刚刚分开。“但是我会考虑点什么事，从现在起到八点钟以前，我会编出个故事来的。”最后我这样预言，同时也意识到，我已经惹上麻烦了，换言之，完全陷入了索菲娅所玩的一套游戏。

这种情况逼迫我不得不迈出自从离开阿雷佐图书馆后我一直拒绝迈出的步伐，因为我相信阿兰胡埃斯提埃坡罗的系列壁画草图有三幅已经遗失了。而自从我同克洛埃在饭店的花园中三言两语毅然决然地分手以后，更是这样想。从那时起，我千方百计地克制自己避免给阿里亚德娜打电话，好像自从她对我放出那句话（她说：“等你做完你应该做

的事情之后,你就会明白罗塞利有秘密。”),我就下意识地拒绝跟她交谈了。

最终我还是拨打了电话,没有人接。一小时后又拨打了一次,还是没有人接。甚至到了将近八点钟,仍没有人接。那时我已坐上出租汽车赶往重新启用的波夫莱诺大殿了,索菲娅就在那儿举行她的画廊阿姆波拉的开业典礼。阿姆波拉原为一个古董商的名字,现在被用来做了一家现代艺术画廊的名字。这家画廊将以马拉基埃斯·塔雷斯的画重新出现为看点而展现在媒体和广大公众面前。在这个开业典礼上,它要悄悄地拍卖一幅提埃坡罗的壁画,通知前来参加竞拍的只有少数几个人。

五六家欧洲的报纸用了最近一期星期日副刊的一部分版面报道了马拉基埃斯·塔雷斯回到竞拍市场的消息。同时它们也提到巴塞罗那这家经营名画的雄心勃勃的新画廊,并且将它同曼哈顿或巴西莱阿最有气魄的画廊相提并论。同时,索菲娅也善于整合经营她的小天地,画廊的屋顶如同古时的商店那样高高的,宽大的天窗让最后一道黄昏的光线都能照射进来,颤动在精心安排的众多政界、文化界名人的头顶上方。市长和文化部长在他们的随从前呼后拥中实际上是异口同声地向光彩照人的女东道主表示祝贺,并且说了一番和蔼可亲的吉利话。政治家们在礼貌性地跟东道主寒暄之后,就各自去找个演员或作家聊天了。这些人对他们很是有用,他们奔向这些人是为了表示他们熟悉他们的行业,但同时也不停地去跟其他政治家和记者交谈。

在这种场合,侍者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他们在送上饮料的时候,自然地就把一圈人分开,使他们形成另外的小圈子,因为有的客人

要背转身去拿饮料,另一些客人就异乎寻常地失去了交谈者,变成了自白者。就是在这样不停的变化中,我首先遇到了索菲娅,她拥抱了我,继而附在我耳边低沉地说道:“我相信你。”接着我又碰到了阿曼德,他用目光询问我“事情办得怎样了”。正在这时,人声鼎沸中开始听到了窃窃私语:“艺术家在哪儿?”

！ 在身前一片闪光灯和照相机的伴随下,塔雷斯缓缓走向估计是当局人士所在的地方。他的出现使靠近办公室最近的大厅空了下来。在这间办公室里,画家曾接受过无数次电视采访,而反对输水计划的现任众议员此刻却在这儿抓住了我。

！ 在办公室里听到的人声喧嚷已经减弱得多了。我坐在简朴的写字台前等待着英国收藏家代表的到来。在宽大的大厅里,展品只是占据了中央的空白处、屋顶和墙壁,目的是重点突出壁画和光线。在通向一个小巧玲珑、颇带佛教气息的日本花园的办公室内,布置同样如此。一切都完美无瑕,立体,静谧。此时我在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熬煎,是的,心中很不是滋味。不过,如果我说我惟一做的事情就是遭受熬煎,那也是撒谎,因为在等待英国人迟迟不到的当儿,我不慌不忙地把一瓶饮料都喝完了。

终于,一个矮个子秃顶的人坐到了我的面前。他用笛子般尖厉的声音简短地向我提了些问题,并且在他的小笔记本上做着笔记。我信口开河地对他胡诌了一通,告诉他壁画 1.80 米长,1.10 米宽,几乎可以肯定是提埃坡罗一七六三年的作品,就是说,应该是在大师为宫殿绘画的同时画的这幅壁画,因为这幅壁画上所表现的神话故事跟宫殿中壁画的某幅圣像相联系……在开始涉及具体事情之前,好像那位先生对我的讲话很是满意。但是,具体问题提出来了:这幅壁画在谁手里?它

在什么地方？我们何时能看到它？怎么连一张照片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过了几分钟，那位先生很有教养地打断了我的胡说八道，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办公室，此时他深信不疑的是，那些人是企图用最卑劣冷酷的手段诈骗他，好像他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似的。

我知道接下来就是索菲娅来访了。我甚至没想离开办公室。我喝光了最后一滴饮料。索菲娅进来时一副杀气腾腾的神气，她百般指责我，骂我，威胁我，继而又哭哭啼啼，提醒我理解她的危险处境，最后又表示为自己邀请来那么多头面人物而自豪。我向她解释，对她说我理解她，并且再次表示在我们寻找到其他解决办法之前，可以为她提供庇护所，因为除了想用壁画解决她的问题是犯罪行为之外，壁画本身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所以这条路行不通。听到这儿，索菲娅一下失去了理智，她开始高声吼叫起来：

“犯罪行为？你不会是想把提埃坡罗的壁画交给加泰罗尼亚艺术馆或普拉多博物馆吧？”

“我看你是神经错乱了，但是问题再简单不过了：没有提埃坡罗的壁画，它根本不存在。”

“当然存在，你这个笨蛋！问题在于你是个废物，什么也干不了！你是个胆小鬼，事情就是这样！为了把一幅你喜欢的画弄到手，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嗯？要么就是你想拿到这幅画的钱？你甭想！你等着瞧我会怎么干吧……你还想着赫纳斯那个倒霉蛋让你去找他妹妹的那封信吗？你甚至都没有停下来看一看那是谁的字体！”

“你说什么，索菲娅？”

“就是你听到的。看看你能不能好好学着点儿！那是我自己写的，因为我知道阿里亚德娜那个傻瓜蛋只会把事情告诉你。两个该死的



东西!”

“如果不是因为可能会有人替我这样做的话,我现在立即就把你掐死,你这个倒霉鬼。”

“喂,你说什么? 我本以为在毒贩威胁的压力下你会做出反应,会来救我……但是没想到你没有这样做。你是个废物!”

说到这儿索菲娅停住了,因为这些话没有在她的讲话提纲中,她意识到现在她的赌博游戏真的是已经结束了。她的这种不慎失口使我喘了口气重新振作起来。当我不失尊严地朝门口走去的时候,这位气急败坏而又伤心至极的门迪萨瓦尔居然还有勇气对我这样说道:

“你还没有懂得这并不是用愚笨的规则玩的游戏,它惟一的真实标准就是你必须赢! 你去吧,你去看看人们的眼睛,所有到这儿来的人都是准备要赢的。”

第十四章 沿着未知的道路

我运气不错，在穿过画廊的时候，没有遇到一个不得不打招呼的人。当然，实际上，有两次我听到远处有人叫我，我都装聋作哑没去理睬。因此，我没有看任何人的眼睛就一直走到了外面。

官方的车全走光了，要不是还有电视台和电台的车，街上会是一片荒凉。巴塞罗那的夜晚是明亮的，但是从远方传来轰隆隆的连绵雷声，已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我让吹进出租车窗户的浓重空气扑打着我的面庞，手机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中，就是打不通。不过我还能再坚持一会儿。



当我终于拨通她的电话的时候，已经是回到家中，站在敞开的阳台上，眼前一步之外，就是吞没了整座城市的瓢泼大雨；伴随大雨的，有时是远方闷雷隐隐约约的尾声，有时是头顶上令人毛骨悚然的霹雳。

“阿里亚德娜，我整个下午都没找到你。”

“我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一直是你在给我打电话。我知道是你，所以一直不接。”

“你真行，阿里亚德娜。”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不过还是先听你的吧：开业仪式举行得怎么样？”

“好极了……非常成功……来了很多人……”

“怎么？”

“问题是我跟索菲娅吵翻了，她摘掉了假面具，我跟她拜拜了。提埃坡罗的故事结束了。”

我跟阿里亚德娜讲了事情的经过，但是没有讲赫纳斯那封骗人的假信。当她看到事情已经发展到完全无法挽回的地步，就以顽皮的声音说道：

“你看我不接电话是对了吧？”

“我不懂你的意思。”

“就是说，如果我预先把事情跟你说清楚了，你就顶不住索菲娅的压力了。”

“阿里亚德娜，你指的是预先把什么事情跟我说清楚？”

“那就是，我的确对罗塞利了解得更多，当然，对提埃坡罗同样如此！”

我往前跨了一步，又跨了一步，站在阳台上，身体已贴近边缘的栏

杆。雨水浇湿了我的头发,我的眼睛,我的嘴巴,顺着我的脖子流下去,湿透了我的上衣和裤子,泡坏了我的鞋子。我高声喊道:

“你能再说一遍吗?”

“我手里有回忆录的第二部分,蠢驴!不过如果你想知道它的内容,你必须自己到这儿来读。”

“两个小时之内你不会入睡吧?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徒步走完我们之间的二百公里!”

我已经把一条斜街抛在了后面。这时,收音机广播的消息说城市低洼区域已开始被水淹了。在路灯的照射下,可以看到密集的雨点猛烈地敲击着高速路的地面,水花四溅。我紧握方向盘,两只眼睛睁得如月亮一般又大又圆。我一边开车,一边把自从索菲娅约我去蒙特西亚山参加聚会,到这天晚上在波夫莱诺的“续篇”这些星期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在我的脑海中像电影一样过了一遍又一遍。

好像只需轻轻地、无意识地一推,在人生中一个恰当的时刻,我们自己所有那些已经被认为过去了的,或者说已经沉睡了的,或者说仅仅直觉到的东西,就会开始苏醒过来,慢慢成形,继而转动一下便获得飓风一般的力量。

去看不见的城市,不得不走未知的道路。我到了圣卡莱斯城,徒步向阿里亚德娜家的胡同走去的时候,口中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自语着。已经过了午夜,由于暴雨,电灯都关闭了,我只好在黑暗中摸索着爬楼梯上楼。铁扶手依然冰冷,扶手的顶端依然像白菠萝,踩在我脚下的是磨损了的台阶缘条。我轻轻推开阿里亚德娜的房门,看到她正坐在扶手软椅里,借着烛光阅读着什么。

阿里亚德娜注视着我,交叉起双臂,不说话,只是露出质问的神气。

橘红色的烛光柔和地在她的脸上晃动，清晰地照亮她那双难以躲避的大眼睛，让人清楚地看到她那由于微笑而紧紧收缩的双唇间洁白的牙齿以及线条优美的高高颧骨。她身上那件透明的白色丝织衬衫轻柔地贴着她褐色的皮肤，酷似白雪附在一尊青铜塑像上。

她把文件递给我，温和地说道：

“祝你快乐！明天再回来，我们谈谈吧，好吗？现在我要去睡觉了，我都困死了。”

接着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就是我所经受的考验时间太长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坚持不去了解阿里亚德娜的情况，捂上眼睛和耳朵装作她并不存在。而在此刻，她慢慢地从扶手软椅中站了起来，拿过放在左右两边的双拐，一步一步地向卧室走去。面对我疑惑的目光，她停下来对我说道：

“你看什么？”

“我原以为……”

“你别犯傻啦！我只是在走远路的时候坐轮椅，近路我都是拄拐，晚安！”

我眼中含着热泪开始走下镶着铁栏杆的楼梯，但是没有停下来。我一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耽搁了。等我一到达海湾，我就得沿着未知的道路去寻找看不见的城市。

※ ※ ※

圣卡洛斯

《看不见的城市回忆录》

我在埃布罗地区明媚的阳光中回马德里去。那阳光是颤抖的，强

烈得有点儿刺眼。眼前蓝色和绿色交替的大海是浑浊的，因为它仅仅比威尼斯的湖水或那不勒斯湾的波佐利海滨沼泽地的积水略微深一点儿。广阔的大平原荒无人烟，一直伸延到地平线的那一边。此时我记起了沙皇好大喜功、大夸海口要在一无所有的地方建起一座城市的事。这使我马上明白了在那个没有任何人类印迹的地方，任何一个文明的动作都可以成为一桩英雄业绩，任何一条线都可以变成一条路，任何一种走向都可以变成一条林阴大道，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变成一篇演说，仿佛我们是在天地万物刚刚诞生的那一天观察世界，只要给事物取个名，它们就开始存在了。

为建设城市选择的飞地，一旦开凿一条运河把埃布罗河跟海湾连接起来，它就变成了托尔托萨市的组成部分。托尔托萨是加泰罗尼亚的第二大城市，它拥有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之间广大地区的资源，并且属于这个主教辖区。鉴于托尔托萨的主教辖区包括两个地区，不说它的主教的权力是非同寻常的。此外，这个地区离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或者说离萨拉戈萨都相当远，跟萨拉戈萨只是以水路联系，仿佛是为了突出它的地区特色。托尔托萨的商人们兴高采烈地欢迎开凿运河和建设海港的消息，因为埃布罗河入海口的巨大变化，几个世纪以来损害着他们的生意。相反，对于建设一座新城市，他们一开始却颇为意见纷纭，因为他们不了解皇家规划的城市规模。

运河的线路设计出来了，阿尔法克斯港附近新城的选置也越来越明朗。运河口和海港要处于美丽的海湾保护之下，但是必须避开这个大海湾内的浅水区。尽管不是太高，面积也有限，但是蒙特西亚山能够发挥多方面的作用。由于它在海湾附近非常陡峭，所以可以变成一个意想不到的巨人的影子。这个实心巨人拥抱海湾，保护海湾，酷似在那

儿搁浅的一条巨鲸。瓜尔迪奥拉山丘(我想到卡波迪蒙特山)是蒙特西亚山的最后一道山口,它像是自出现以来就是为了发挥保护城市的良好作用,它要保护那座新城,那座卡洛斯的都市,我的城市!

当然,上面这番话是我们抱有一种虚荣心的议论。其实,在我们之前几个世纪,就有人有这种见解了。那时就有人看出,这块飞地各方面都很协调,各方面都很便利。正是在我们设计的运河入海口和建设新城市的地方,从穆斯林统治时期就建起了拉皮塔圣殿或者说是堡垒。后来由于加泰罗尼亚的征服,这座圣殿变成了拉皮塔圣玛利亚修道院,而这座修道院就是善男信女和国王们朝圣的中心。这是安东尼·德·卡普马尼讲给我听的。

但是,当我第一次到达那儿时,修道院只剩下了废墟,而在那儿生活的修女几乎在两个世纪前就迁到了托尔托萨。那个被遗弃的、荒无人烟的地方可能又回到了远古生机盎然而圣洁无瑕的时代:徐缓的海水抚弄着岸边低矮的巨石,长长的海湾犹如一幅荷兰风景画,蓝色的蒙特西亚山静静地耸立着保护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心中暗想道:“不管是谁委派你,你都要在这儿建起一座与山清水秀的自然美景相映成趣的城市。”

就这样,在对连接大海和埃布罗河的运河两端进行勘探和规划的最初几个月里,我扔下技术人员让他们各司其职,自己骑马去了某一天将在那儿建起圣卡洛斯城的地方。到达那儿之后,我从各个角度对那个方位进行了观察:站在小山头上观察,乘坐小船在海湾上观察,在东面洪水冲积而成的寸草不生的荒地上观察,在西边旱田里观察。在观察过程中,慢慢地,新城市的轮廓也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我想象着这座城市,幻想着这座城市,终于,最初的草图打出来了。

山脚和海滨之间的地面有一些坡度，这使城市的建筑可以从海边到山下逐渐升高呈现阶梯形。这种阶梯形结构使得海湾和三角洲都显得分外美丽，而从建筑物中俯视海湾和三角洲更是令人心旷神怡，叹为观止。城市的规模是被限定了的，除了瓜尔迪奥拉山和大海限制了它的范围之外，小山的两侧均为悬崖峭壁，这也使它失去了再扩大的余地。

不过，阿兰达大臣实际上只同意了开凿运河的计划，城市的建设依旧只是一个美梦而已。

尽管如此，我还是命令开始测量工作，所以我很快就为决定城市从两条轴线或者说从两个角度着手建设获得了足够的资料：一个是把海港和山脚连成一线，在末端建一座小教堂；另一个是和这一条线垂直相接，同海岸的走向平行，从这儿修公路北通巴塞罗那，南通巴伦西亚。在两条大道的交汇处，修一个大广场，规模要跟意大利的皮亚扎纳沃那广场一样大，这个广场我从前在罗马时可是十分熟悉的。在广场上将建起教堂、宫殿、大厦和附属的行政管理和军事机构的用房。广场的中心部分是开放的，沿海港和海湾建起一条宽敞的游廊。整座城市的建设向多岩石的地方延伸，以便留出沙地供海港使用，因为在这儿要建起一些船坞，加强城市的防卫。

此事发生在一七六九年的夏秋之间。当时我们的技术组热火朝天、全身心地投入各项工作，每个成员都为我所抱有的信心所深深感染。我对开凿运河的规划充满信心，对城市本身的建设规划也充满信心。然而这种信心是盲目的，它对法律上的障碍视而不见，对官僚主义的暗礁视而不见，对我们在当地开展工作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同样视而不见。但是此刻我的心情正如同当年彼得大帝为圣彼得堡寻找理想的

位置。他在涅瓦河入海口迷上了芬兰湾，乘坐一条小船面带微笑、兴高采烈地高喊道：“我是诺亚，我要在这儿建设我的城市！”如今，我是在埃布罗河入海口，眼前同样是一个美丽的海湾。

每天清晨起床后，我都为使这一不存在任何可能的、复杂而棘手的工作走上正规而忙碌着。这是一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精神，是一种祝福，是目光中迸发出的火花。仿佛世界每天都是刚刚开始、在阿尔法克斯海湾橄榄色的、平滑如镜的广阔水面上，一切道路都可以行得通。当我回忆那些幸福的时刻时，我再一次证明了人的命运是何等曲曲折折：我的幸福不是决定于我所渴望和得到的财富，而是相反，它决定于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又可说是难以解释的，不合情理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它似乎来自于我所不拥有的东西，来自于我所得不到的东西；但是，我只要一渴望它，一追求它，就会感到满足，感到心潮澎湃。然而我们这种愉悦的心情能持续多久呢？因为我们像一片树叶那般脆弱，像飞云那般变幻无常。

尽管季节交替地过去，尽管翅膀黑红相间的红鹳鸟飞到海边沼泽地又飞走，尽管杏树结了果又开花了，尽管河流从枯水期又进入波涛滚滚的汛期，尽管盐碱地里积聚起一堆堆的白盐后又随着时光的流逝被无情地压成了白色的薄片，尽管女人们用衣服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而后再露出手腕、前臂和脖颈，穿上袒胸露背的薄衫（在托尔托萨的沙龙里通常就是这样），尽管橄榄果被摘下来送进磨房磨成浓稠的食用油，这一切都无法使我摆脱那种巫术和魅力的吸引。不，那一年没有什么可以使我摆脱。而且我的这种精神状态还不是面对一切都可以做成的土地，而是面对尚不存在、也没有破坏的东西。

一些随意的、意外的信件使我同外界保持着稀疏的联系。有时是

收到阿兰达伯爵和弗兰塞斯科·萨瓦蒂尼的官方信件,后者对我越来越冷淡、越来越无话可说;有时是收到安东尼·德·卡普马尼的信件,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写的巴塞罗那商业史的进展情况,在遥远的时代,巴塞罗那一度是对外贸易的中心;有时是收到佩德罗·德·奥拉维德的信件,他在信中告诉我西班牙很快就要大力推行土地改革;有时是收到老詹巴蒂斯塔的信件,他在信中忧心忡忡地一再要求我告诉他我何时才能回到卡斯蒂利亚都城去;有时也收到塞西莉娅的信件,她的信好像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情报信息,充满了掩饰的预兆,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讥讽以及又像是利他主义又像是放荡不羁的友谊气息。

是什么兴趣驱使塞西莉娅经常去拜访威尼斯画家?(这件事是她在信中告诉我的)那位画家已经远离了宫廷的任何阴谋,并且很少同社会接触了呀!

春夏秋冬四季按照自己的规律轮番更替,对我的呼声不睬不理。死神出现的时刻终于无情地到来了。塞西莉娅寄来的一封急信使我对没有重视詹巴蒂斯塔的预感、推迟了去马德里的行程后悔莫及了。我本来是可以最后拥抱他一次、分担他生命最后的痛苦的呀!提埃坡罗去世了。

我骑上马疯狂地奔向马德里,一匹马累得精疲力竭了,再换上另一匹,不知换了多少次,为的是尽快赶到那儿。我这样骑马飞奔好像是向时间示威,向不听我的朋友恳求的傲慢无理示威,向最后让我们诀别的过去的每一天示威。到达马德里之后,旅途中的怒气或者说是激愤中的绝望一下子都消失了,我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只感到昏昏欲睡,浑身无力,这时我想到,感情冲动是无益的。



尽管如此，詹多梅尼克和洛伦索还是十分赏识我一连骑马三天赶到马德里的行动，并且非常理解我激动的心情。他们告诉我，由于皇家长时间不理睬他们的父亲为阿兰胡埃斯修道院绘的壁画，老画家一直郁郁寡欢。大师经常跟他们谈起我，跟他们讲述我仍旧矢志不移、梦想在地中海建设新城市的事。我想象着这位威尼斯画家在他的画室里坐立不安、焦急而伤心地来回踱步的情形：我似乎看到他那醒目的大鹰钩鼻子，看到他那已经变成了对祖国和他在这儿或那儿绘出的壁画的怀念的讥讽目光；那些壁画他再也看不到了。那时，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的神态与其说是反抗，倒不如说是为令人厌恶的埃莱塔神父的无知而感到悲哀，后者终于使他没看到他的壁画挂到阿兰胡埃斯的圣帕斯夸尔修道院就与世长辞了。

我自告奋勇立刻去找萨瓦蒂尼谈话，让他去国王面前代为求情，至少让提埃坡罗在死后得到公平的对待。我教训萨瓦蒂尼说，如果提埃坡罗的那些壁画被扔到角落里没人过问，西班牙王室的尊严将受到玷污。不过后来提埃坡罗的儿子们告诉我，的确，国王陛下一得知提埃坡罗的死讯，马上命令把壁画拿给他看。这件事说明了在整个壁画事件中，那个该死的忏悔神父是如何居心叵测地操纵了皇家的意志。

詹多梅尼克大概看到我的脸色不好，恳求我休息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再接着交谈。因此，我凭直觉感到他要告诉我点什么有分量的事情。但是旅途劳顿超过了我在那个时刻的好奇心，于是我也只好照他的建议去休息了。

第二天，首都的大街上热闹非凡，但我觉得那对我是一种伤害，一种侮辱。我痛苦的心情跟那油画般美丽的天空很不协调，跟卡斯蒂利亚四月那太阳映照下的片片红云也不协调。詹多梅尼克显然在忐忑不

安地等着我，在开始讲出下面这些话之前，他离奇古怪地绕了不少圈子。

“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塞西莉娅夫人有几个下午都来看我的父亲。”

“是你父亲要求她来的吗？塞西莉娅夫人是可以通过她的丈夫去为他说情……”我这样说道，没有发现詹多梅尼克对那些拜访了解得清清楚楚，但是他打断了我。

“不是。噢，是的。说得更确切些，我不知她为什么来拜访我父亲。事情是我父亲在画塞西莉娅夫人。”

我沉默不语了。这时，塞西莉娅各式各样的形象都纷纷涌进了我的回忆之中。

“啊，或许是萨瓦蒂尼先生委托你父亲为夫人画一幅肖像的。她的确很高贵，很漂亮，你不这样认为吗，詹多梅尼克？”

“对不起，安德烈亚，请你让我把话讲完。当她丈夫在外面给国王办事的时候，塞西莉娅夫人就设法到这儿来。关于这幅画像的事，他，萨瓦蒂尼，什么都不知道；确确实实一无所知。”

“那么说这可能是为了制造一次意外的惊喜，就是说，这是你父亲或者塞西莉娅夫人要送给弗兰塞斯科先生的一份礼物，因为……”

“不，安德烈亚，不是！我父亲是为你画的这幅肖像。塞西莉娅夫人摆出的姿势是为了你。可现在这一切却很麻烦了，你懂吗？我再也不能把这幅画放在我家里了。你知道当萨瓦蒂尼的人按照国王的意旨到这儿来把我父亲最后的作品，也就是为阿兰胡埃斯画的那些壁画全都拿走的时候，我费了多大劲儿才没让他们发现这幅画呀！你想想要是发现了，会闹成什么后果？这幅画是你的，安德烈亚，这是我父亲的意愿，你把它拿走吧。”

！ 当时我是那样激动，没等詹多梅尼克说话，就向提埃坡罗的画室走去，我对那间画室太熟悉了。詹多梅尼克没有阻止我，而且他见证了当我看到画室的样子时，我是何等失望。那儿像是被搜查过了：室内一片狼藉，桌椅被推翻，画笔、画架、一片片的画布和没有用完的颜料乱糟糟地扔得满地都是。

！ “如果塞西莉娅的画像放在这儿，我们就再也不会看到它了。萨瓦蒂尼的人真的对这儿进行了搜查！”年轻的画家脸上挂着讥讽的微笑这样说道。

我一直等到晚上才小心翼翼地、悄悄地把提埃坡罗的儿子为我卷好的那幅画像带回家，幸好没有在这之前离开圣马丁广场附近那座舒适的住宅。到家之后，在客厅里，我肯定没有任何仆人偷窥之后，把灯放到适当的位置为我提供充分的光亮，打开那幅画像。这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女沙皇冬宫的那段故事和伦勃朗的《浪子回头》对我所产生的震撼。但是提埃坡罗的油画让我产生的视觉跟那个场面没有任何关系。

我坐在那幅非凡的画像前。画像的高度超过我的身高，伸开双臂还够不到它的两边。我长时间地凝望着它，力图从它在我心中激起的感情风暴中慢慢平静下来。提埃坡罗画了一位塞西莉娅·万维泰利，这毫无疑问。但是，他是以女神的特质画的她，以我在威尼斯帕拉佐拉比亚欣赏到的埃及女王克娄佩特拉的神态、目光和性格画的她，尽管她的身边没有一位安东尼奥或者其他什么人的陪伴。塞西莉娅身着一件紫红色的、像罗马长衫的衣服，这衣服跟庞培油画上那位散花的女子的衣服是一样的。它挂在一个肩膀上，遮掩着一个乳房，暗示着这件丝织

衣服往下滑落,尽管另一个乳房高雅地裸露着。夫人的下巴高高扬起,露出一副挑战而又迷人的神气,与此同时,她的微笑半似高兴半似羞涩;她石榴红色的双唇跟她衣服的颜色相似。她的头发挽向左方,突现出女人的青春或者说颈项高雅的性感气质,并且露出前额,为她的神态增添了一份刚毅。然而她的眼神却是一片迷惘,看不到活泼和灵气,也显示不出其他画面上那种挑衅性的质问意境,而只具有一种预防受到终于重新到来的、昔日的伤害的光芒。但是,仔细看来,那目光尽管充满了哀怨和仇恨,依旧不乏果敢和激情,聪明和智慧,似乎预示着她渴望的胜利即将到来。

此画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我感到一阵惊恐不安。许多年以来,提埃坡罗就不画这种格调的、放荡不羁的画了。在我去埃布罗河三角洲考察之前见到他时,他为阿兰胡埃斯的壁画打的那些草图都是消沉的、暗淡的、严峻的、禁欲的呀!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呀?他何以一下子灵感爆炸,画出了一幅如此绚丽多彩、超越帕拉佐拉比亚杰作的作品呀?当所有人都只是等待着他谨慎的辞世之作问世的时候,他的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这难道是一位心灰意懒、精疲力竭的老人的作品吗?

画面的背景只是用蓝色的格调暗示出一座海滨城市的建筑圆顶和庄严宏伟的正面墙。这大概就是我在马德里那些值得深深怀念的交谈中,向提埃坡罗描绘的那座城市吧!或者说,就是我在埃布罗河三角洲给他写的几封信中描绘的那座城市吧!所有这一切都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让我思绪万千。我先是被肖像画上那令人心醉神迷的格调所征服,感到一阵激动,继而又发现那背景是影射卡洛斯城,心中又是一阵感动。老朋友就是这样完成了他的辞世之作呀!

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直至深夜难以入眠,于是我起身在室内

踱步，又去观赏塞西莉娅的肖像。提埃坡罗的儿子把这幅肖像从卡洛斯三世皇家的洗劫之中搭救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皇家有这份权利。另外，卡洛斯三世对这类事情早已有过实际经验：还在他年轻的时代，他就携带一车车金银珠宝和艺术品离开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去了那不勒斯。因此，正如画家的儿子所预言，这幅画会招来麻烦，尤其是对于我。但是，我越看那幅画像越不像塞西莉娅。显然，那更像大师给世人的最后一堂课，而这堂课，比他绘出的女子形象中那婀娜多姿的躯体和放荡不羁的神情更令人惊异。

今天，离我第一次看到那幅画已经过去许多年，但是我仍旧能体会到当时它是如何让我动情，如何让我睁大眼睛，如何在我的心灵中唤起一种反叛意识，而这种意识将改变我，让我以新的方式观察我周围的世界。

提埃坡罗为那些在半个世纪的时间资助了他的作品、并且几乎把他变成富人的人所轻慢，为那些尽管不会评价他创作的伟大之处、却是他主人并且可以用种种条件限制他、管制他的人所轻慢，他意识到这是由于天大的不公平所致。而这种不公平在不知不觉中便导致了下面的结果：他这个伟大的、高尚的、有才华的人贡献了宏伟、美丽和荣耀，然而却所得甚少；更为不公平的是，不知有多少次，他的创作被束缚、限制在还算慷慨的文学艺术保护人的企图、倾向或者授意之中。就是说，他是在种种条件限制中工作的。

但是，他的遭罪已到了尽头，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了：塞西莉娅的肖像就在这儿。画上的塞西莉娅跟提埃坡罗同样聪明，同样放荡不羁；她的形象撩拨人的感官，振奋人的精神。看得出，艺术家企图通过这幅画努力从蜘蛛网中挣脱出来，宣告一座城市的自由诞生。

我没有及时赶到马德里，没能在詹巴蒂斯塔头脑清楚的最后时刻分担他的痛苦、分享他的喜悦，是多么的遗憾！我只能斟满一杯与他画的新太阳女神的衣服同色的美酒献给他，纪念很久很久以前他对我的拥抱。

※ ※ ※

从第一次思绪万千地欣赏那幅画像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吗？我指的是发生在一七七〇年的事。但是，罗塞利是在何时回忆的这件事？是在何时写出的这件事？又是在何地回忆和写出的这件事？我停下了让我入神和难以入眠、让我激动和心神不安的阅读；我已经连续阅读几个小时了。我没有察觉已累得腰酸背疼，也没有察觉雨一直下个不停，天很快就要大亮，新的一天就要到来。在阿尔法克斯海湾的另一端，朝着东面的方向，仿佛从盐碱地里显露出白色的山峦，一道粉红色的波浪逐渐升高，开始控制了夜晚，控制了那瞌睡未醒的、模糊不清的天空。我把咖啡放在火上，在咖啡壶没有响起之前，我听到从外面传来一种连续不断的、沉闷的声音。我走上阳台，看到长长的一排渔船正向河口，或者说向班亚角驰去。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小船剧烈地摇动着。我凝神深思一会儿，继而又回到安德烈亚·罗塞利身上。但是，这时电话铃响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睡？”我用沙哑的声音干巴巴地、毫无风趣地问道。

“我不知道你没有睡，我只是试探一下。”阿里亚德娜嘲讽地说，跟十七年前一样，“你不会对我说你欣赏着天上的星星过了一夜吧！”

“我欣赏着从提埃坡罗那儿抢来的维纳斯过了一夜，但是我没有越轨……”

！ “但是今天晚上你已经足够了！”

！ “没错，我们已经知道画……”我兴奋地喊道，“但是，实际上，现在我的疑问比昨天还多。有一些疑团必须由安德烈亚·罗塞利来给我解除，另外一些就是你的事了。”

！ “我给你解答疑问？就因为是你说的？你还要说什么？你手里有回忆录，自己去读吧！”我一时语塞，只能听从阿里亚德娜的命令，手中拿着电话，半天尴尬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她改变了语气：“不管怎么说，现在响起来的应该是咖啡壶，对吗？因为如果你邀请我吃早餐的话，我不会拒绝的……”

“我现在马上就去找你。”我脱口而出道。

“行啦，行啦，你甭这么着急啦。你准备早餐，我自己过去。”

我手里拿着听筒愣在了那儿。过了五分钟，我有点不敢相信地看到阿里亚德娜坐在方向盘前，开车从小海湾的斜坡上下来，打着车灯，并且从车窗里伸出胳膊打着招呼进了庄园。这时我想起了几天前她对我讲的话：“我变成了另一个人，你不认识我了。”同时我也想起昨天晚上当我看到她能走路而感到惊讶时，她那副泰然自若、落落大方的样子。

“一九三六年七月，在教堂被焚的前一天，有一个善心人把教区的档案转移到了我父亲家中。此人当时很年轻（就是我父亲本人，尽管这事是我母亲告诉我的），他父亲的一位朋友可能认为那种档案值得一救，推测那是一个平常人家，谁也不会去那儿搜查。你可以想象，战争结束了，抢救档案的英雄不在了，我祖父大概既没有兴趣归还那些档

案，也没有兴趣将它留归己有，对他无所谓，只要不给他带来麻烦就行！

“那些文件好像在那间阁楼上放了很长时间。直到有一天，重建的教堂要举行落成仪式了，我心地善良的祖父才想起有这个东西，于是他像没事儿似的去把这件事告诉了教区神父先生，教区神父几乎高兴得要吻他。就这样，这些文件又重新回到了教区……

“但是有一份密封文件没有归还教区。这或者是由于疏忽，又或者是因为它的外表跟其他档案材料很不一样，也许正因如此，他们认为它不是档案的组成部分（他们也没有很好地清点，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份密封件就孤零零地作为一份文件，留在了我祖父家的阁楼上，几十年都无人问津。它本来可以从家中扔掉，也可以在打扫卫生时扔进运河，或者是在圣胡安节时烧掉，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有安德烈亚·罗塞利了！”

“但是你及时发现了它！”我急不可待地说道。

“当赫纳斯搬去跟索菲娅同居之后，我们对家中的房子做了最简单的整修：收拾了卫生间，粉刷了墙壁，诸如此类。是去阁楼打扫卫生的姑娘发现了这份积满灰尘、挂满蜘蛛网的文件。当时我惟一做的事情就是拭去尘土，将它擦干净、和我的图书放在一起，没有更多地去注意它。

“直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去看这份文件，那是因为我在一函授艺术班里读到了提埃坡罗的名字。说来奇怪，这个名字使我记起了这份文件，因为我在第一次随意翻阅它时，提埃坡罗这个名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阿里亚德娜娓娓道来，我听得入了迷。我全神贯注地听她讲述，因为我知道，工程师的回忆录，不管过了多久我们打开它，它的魅力依然



不减。同样，阿里亚德娜在我心中唤起的激情也永远不会熄灭，而只是在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休眠期之后又重新苏醒，而且，它是以自那个紫红色和橘红色的下午受到严重的意外伤害以来这许多年积聚的全部力量苏醒过来的。

“但是，你为什么把回忆录寄给我呢？”我抱有希望地问。

“有两个原因。索菲娅这个巫婆凭直觉，始终觉得有提埃坡罗的事。她听了你和赫纳斯讲的看不见的城市的历史，知道圣卡莱斯不仅仅是神话。她绞尽脑汁套我的话。她得出的结论是我知道得更多。所以，面对索菲娅的追逼纠缠，我需要帮助。你不知道她的能量有多大；噢，现在你可是知道了。她认为她以业主们期望的双倍价格买下了卡洛斯三世广场的大部分建筑物，目的是找到看不见的城市的某种踪迹。正如你所了解的，广场上其余的十八世纪建筑已近乎成为废墟，而归属更是模糊不清。这些建筑物有的正在被公共机构所占有，有的已经属于它们了。但是这些公共机构不知拿它们派何用场。如果索菲娅能把它们弄到手，这事她也会干，哪怕要她许下诺言将它们用于文化事业。”

“那么另一个原因呢？”

“什么？”

“你说你寄给我回忆录有两个原因呀……”

“啊，另一个原因……”阿里亚德娜眼中闪出一道光亮，这光亮穿过她的面孔，穿过她泛着微笑的、松弛的朱唇。“今天晚上我可是需要你的帮助了。你很快就要跟罗塞利告别了。你需要睡一会儿。你应该好好看看你的脸色了！”

“你太客气了！”

“九点钟来接我好吗？”

※ ※ ※

圣卡洛斯

《看不见的城市回忆录》

萨瓦蒂尼依旧如惯常那样殷勤而有教养,他向我表示他不知道那幅肖像画的存在;同时他也向我表示,圣卡洛斯城距马德里太远,因此他对我讲的东西不感兴趣。阿兰达伯爵继续坚持他改革越慢越好的观点,因此他很感激君主没有伤害地主的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或许君主做的事情恰恰相反。我的朋友奥拉维德和卡普马尼以再优越不过的方式研究着,争论着,生活着。特别是我的秘鲁朋友,围绕他,已经流传起一个黑色神话。当然,那是反对他思想观念的人所为。

等了几个星期,国王陛下才召见我。他非常认真地听我讲解关于开凿运河的益处,关于卡洛斯城选址的情况和这座城市未来的光辉前景。我为国王陛下讲述这一切的时候,阿兰达伯爵始终在场,他面带怀疑的神情显得很不耐烦,看到国王陛下热情洋溢地打算自己亲自去埃布罗河三角洲考察新城市的选置,并且问清楚了那儿令人满意的狩猎条件(当然,这方面的事我是决不会疏忽的),他一再企图改变话题。

我知道,阿兰达伯爵会使出全身解数阻挠卡洛斯三世的阿尔法克斯海湾之行。此外,正如塞西莉娅在这一年所预言的,阿兰达倒台、何塞·莫尼诺晋升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后者因在罗马所做的功绩变成了弗罗里达布兰卡伯爵,在那儿,他使教会最后完成了西班牙国王同耶稣会开始的工程。

塞西莉娅完全陷入了首都盘根错节的是非之中，这使我对于她越来越感到难以理解。她被缠在自己编制的网中，艰难地生活在她一到马德里就遇到的那种敌视氛围里。她从一个聚会到另一个聚会，从一个阴谋进入另一个阴谋。她享受着丈夫对她的宽宏大量，而丈夫则用这种宽宏大量将她变成自己真正的代理人，通过她博得一系列头衔。这些头衔又将弗兰塞斯科·萨瓦蒂尼变成了宫廷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甚至凌驾于当政的大臣们之上。

这个塞西莉娅跟提埃坡罗画的那个塞西莉娅有什么关系吗？我感觉越来越少了。这或者是由于她做人的方式，她越来越无可挽回地渐渐远离了那个在我去圣彼得堡之前，曾经让我倾倒而又坚定的塞西莉娅……她的天生丽质不见了。当年这种天然的迷人之处、性感之处，曾经散发着一股如香水般难以抵御的醉人芳香，现在它却被令人费解的矫揉造作、老于世故代替了；而这种矫揉造作和老于世故只是显示出一种傲慢和自负。她的躯体依旧是那样的迷人，但是为了谋取宫廷中的辉煌她所进行的艰难曲折的斗争，在她的神态举止上，在她的目光中，在她说话的语调中，都能表现出来。这种斗争掏空了她刚来马德里时散发出的一种天真的诱惑，使她的野性光环被驯化了，塞西莉娅生活在了金笼子里。

在随后的那些年里，塞西莉娅向我预言的各种宫廷动向全都被她言中。佛罗里达布兰卡伯爵积极推行改善交通运输的政策，这有助于似乎已经永远难以完成的连接埃布罗河和阿尔法克斯海湾的运河工程。而运河的开凿，显然又使建设一个配有良好防御设施的港口和在古老的拉皮塔建设一座新城市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国王在一七七八

年签署了《皇家关于西班牙开放对西印度群岛自由贸易的章程和税率》，内容包括启用阿尔法克斯港，这就决定了这个港口在两年之后运河开航时会取得我们计划的优越地位和特权……

但是，那时的我已经不是在一七五九年的某一天兴致勃勃地观赏那不勒斯湾人声鼎沸的节日喜庆场景的毛头小伙子了，而是已年近四十，不过，我还来得及避开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钻进的那种死胡同，并且有时间遵照他最后的忠告行事。

整整十年，我奔波在理事会和委员会之间，奔波在大臣和秘书们之间，奔波在召见和报告之间，总之，不停地骑马穿梭于埃布罗河三角洲工程（真实的工程和想象的工程）和马德里的一个个办公室之间。

萨瓦蒂尼不敢违抗国王越来越有气无力地表示的遗愿，新城市的建设规划完全由我负责执行，他便把王国各地另外的一些小工程委托给我。我以皇家建筑师万维泰利为榜样，对这些小工程根本不屑一顾。

最后，为了启用阿尔法克斯港，运河竣工典礼举行之后，又建设了一些必要的设施，这就使在未来的城市里建立一个小型的居民中心成为可能，整座城市的规划蓝图从而也就勾勒出来。为了就近监督工程的进展，有时候，我会离开几天内阁给我安排的托尔托萨小宫殿里的办公室，到新海关大楼的一些附属设施那儿去走走；这些附属设施就在运河和海湾的汇合处。

从最低的悬崖绝壁那儿开始，便是坚硬的多岩石地块了，新城市的广场和林阴大道就设计在这儿修建。海岸和最低的悬崖峭壁之间则是一个没明确派何用场的海滩区域，那儿一片泥泞，只是长满了低矮的植物。一些来往于海湾的工人和渔民在那儿建起了自己简陋小屋。一天清晨，从那样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走出来一个姑娘。她一双乌溜溜的

大眼睛，蓬头垢面，但是非常友好。她打着赤脚，步伐稳健，凭直觉就可知她的衣衫下面有一个婀娜的身躯。她手中抓着一一条银光闪闪的大鱼的尾巴。

“这是一条棘鳍鱼。”看到我一脸惊奇，她这样说道，“我爸爸叫我把它送给你。”

“谢谢。但是我好像不认识你爸爸，他为什么叫你把鱼送给我？”

！ “他说就是要送给你，因为他说你是国王的朋友。不过，如果按我的想法，就是不给你！”

“为什么？”

“因为就是不给你！ 因为如果你是国王朋友的话！”

“啊！ 如果你不给我的话，我就不要了。可是，你为什么反对国王？”

“你说说：如果这个城市建成的话，我们就得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我们只有这个地方。”

我看了看她那黑糊糊的双脚，她那打满补丁的衣衫，她那粗野的面孔，她那灵巧的双手，那条大鱼在她的手中闪光耀眼，身上的水一滴滴落在地上。

“我不能要这条鱼。”

“如果你不要，我父亲会打死我的。”

“我不要这条鱼是因为我不会做！”我的回答是荒唐的，因为海关的人可以为我做，“你会做鱼吗？ 你可以为我做吗？”

跟她的爸爸预先讲好了条件，尽管我对她的样子满腹狐疑，我每次来这里，这位名叫玛丽娅的姑娘还是成了我的厨师。她骄傲地叫这个地方拉皮塔。

玛丽娅十六岁。她拿到第一笔工资后，要我从托尔托萨给她买好

一点的衣服回来。买来的新衣服她只是在海关大楼跟我在一起时穿，她说她父亲不愿看到她穿得那么漂亮。我恳求她使用卫生间的器具。当她面庞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油光锃亮、穿上裙子和衬衫整整齐齐地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发现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玛丽娅把饭菜端上桌之后，便躲进厨房去忙活一阵子。但是，过上一会儿，她就会探身出来要求我允许她到餐桌旁来。我记得她第一次翻阅一本书时是何等贪婪呀，看着设计图和图画线条目光是何等着迷呀！她一边看，还一边不停地问。她的求知欲是如此强烈，我终于答应满足她的愿望，教她识字。她要看更多的书，要看更多的设计图和图画，要我给她讲我的旅行经历。玛丽娅要透过一扇窗户观察她想都没想过会存在的世界了！

和这位意外成为我学生的年轻姑娘一起呆在海关大楼里，加上这个国家给予我精神上的舒适和安逸，使我开始感到我同那个世界连在了一起。这种感觉不仅仅是来自一个被种种惶恐不安折磨着的国王专断的决定，也不是来自一位极端利己主义的、事事追求报偿的大臣。

青年时代的光阴似乎已多么遥远啊！在那个时候，晚上醒来，我总害怕自己会死去，害怕在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关心的情况下死去。我害怕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是何地人氏，不知道自己属于谁……我担心在聚谈会的人声消失以后，在晚会的欢乐消失以后，我会被孤独和黑暗所围困；我担心那许许多多我日复一日看到的、问候过的面孔，对于我再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可以死于一场疾病，死于一场意外事故；又或者因为被坏人坑害而死去，因遭遇不幸或战争而死去。但是在死的时候，如果我们深信有人会为我们的死感到悲伤，有人会想到我们的痛苦并对我们表示同

情,还记得我们,也许我们就等于继续活下去。那样的话,我们就等于没有彻底死亡。我们死时就知道我们曾经生活过。一旦相信有人知道我们曾经生活过,我们这一生就不像一条无足轻重的虫子,千百只树叶中凋零飘落的一片树叶。

那些噩梦已经消失了。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它们被一个裂开嘴的红石榴代替了,被一个汁多味美的大桃子代替了,被当地葡萄园里醇香的美酒代替了,被行驶在阿尔法克斯海湾平静水面上的一条小船船头上的低语声代替了,被夜幕降临时蒙特西亚山浓重的蓝色阴影代替了,被灯火辉煌的房子周围蟋蟀的夜间鸣叫声代替了。最终,它们被玛丽娅的笑容代替了。

我及时地学到了严肃的一课:既然我们像马蹄下一棵虞美人那般脆弱,那么在上帝还没有把我们召去之前,我们就要好好地活着,一天都不要浪费!不管是在无所避讳的那不勒斯海湾岸边,还是在圣彼得堡文雅的运河上,不管是在阿兰胡埃斯充满阴谋的沙龙里,还是在埃布罗河滩夜间旷野中的喊叫声中,我们都应该是这样!在死神向我们亮出他的武器之前,在一个可怕的、至高无上的国王决定让我们死之前,我们都应该是这样。

一七八〇年五月,国王最后决定是否想建设新国都卡洛斯城的期限到了,这座城市也将是商业和艺术中心。另外,他还要考虑可以通航的埃布罗河入海口是否只有一个附属的居民区就足够……

在跟弗罗里达布兰卡和萨瓦蒂尼准备完包括建筑、法律和政治各个方面的报告之后,惟一要做的,就是把它呈献给国王,让他最后推动将卡洛斯城变成王国最大的工程。当时我们在阿兰胡埃斯,办公室里

人员的活动和聚会都非常紧张。许多头面人物听说这个计划后，都全神贯注地注意着它的进展，甚至有人派使者去了埃布罗河地区，以防那一重大事件弄得他们措手不及。实际上，有些人已经向某些商人和地主打听他们在那儿的生意情况和庄园的地价了。

正如所期望的那样，塞西莉娅和她的丈夫弗兰塞斯科·萨瓦蒂尼在阿兰胡埃斯安了家。塞西莉娅的大客厅里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人声鼎沸的“蜂房”，因为她是打探政府和宫廷动向的最佳消息源之一，名声在外，无人不知。尽管她在家中非常忙碌，但塞西莉娅从不剥夺自己与我交往的时间。这些年来，通信始终使我们友谊常青，我每年去首都，都不会忘记去拜访她。而现在，除了在几个小时内就要通过新城市的建设规划，也就是整个卡洛斯三世王国最大规模的建设规划外，我还将变成年度风云人物，这样，我同塞西莉娅的友谊就必定是更进一层了。

但是，我绝不会想到，就在几天前塞西莉娅和她丈夫之间发生的事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深厚的友谊使我跟塞西莉娅坦诚相见，无话不谈，所以我在信中把玛丽娅的出现、她如何赢得了我的好感以及她对我在那个地方扎根和获得名望的重要意义，全部告诉了她。但是，大概我们旧情的某堆死灰在她的心中还留下了复燃的火星；大概某块没有完全熄灭的爱情火炭或者由一个形容词引发的某种预感，又使她动了感情而激动起来。尽管她在回答我那些敞开心扉的信时充满了幽默和宽容，但是她的某条骄傲自尊的弹簧，或者说她的某条妒忌的弹簧还是发生了反弹。我想是在一次交谈中，或者是由于虚荣，或者是由于激动，不仅仅是由于想伤害我，她在丈夫面前夸耀起了提埃坡罗为她画肖像一事。



这些年里，我一直对提埃坡罗的画保守秘密，这幅画一直放在马德里，等待着某一天有一个稳定的、适宜的栖身之处，因为这幅作品是一件非常麻烦之事。我选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把这件事委托给了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完全信得过的人安东尼·德·卡普马尼。当我把那幅画交给他，让他藏起来的时候，他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但是，面对她的丈夫，塞西莉娅发疯地要维护她的权利。她使这个可怜的加泰罗尼亚人相信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她知道她不可能及时地得到我的允许，但她让丈夫相信她会把事情办好。面对塞西莉娅非凡的说服才干，卡普马尼很容易地就把对夫人的安慰放在了第一位，而把对一位朋友的许诺放在了次要地位。就这样，不仅塞西莉娅看到了提埃坡罗的这幅肖像画，她丈夫本人弗兰塞斯科·萨瓦蒂尼也在她咋咋呼呼、喋喋不休中欣赏了这幅画。对于这件事，卡普马尼不知道。

看过画之后，萨瓦蒂尼这位建筑师茫然不知所措、沮丧极了，恰似在一条路的拐弯处翻了车。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几天不跟妻子说话。他可以对有关他妻子的街谈巷议装聋作哑，对妻子的惯常行为视而不见，也可以对妻子的轻浮不闻不问。只要他能把她留在身边，只要有时她能为他装装门面，只要她能跟他在马德里走走并且好好待他，他就心满意足了。他不能理解也无法容忍的是，她把事情做得那般明目张胆，那样凌辱自己的丈夫；画家用这样的艺术品构成了对他的毁灭。弗兰塞斯科马上在画的背景上看出了城市的轮廓，也就是我的城市规划图的轮廓，我所做的标记。在这幅画上，他第一次亲眼看到了塞西莉娅的过失使他出丑的确凿证据，此事对他的感情伤害至深，不知要过多长时间他方能忘记。

不过，弗兰塞斯科·萨瓦蒂尼善于保持冷静。他要一直等到几个星期后阿兰胡埃斯内阁会议的召开，在这期间，即使在国王的乡下行宫中相遇，他还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跟我打招呼；在国王决定性召见之前的准备会议上，我们还一起工作。可到了国王接见我们的这一天，在我们去见国王前一小时，他约我去他的会客室。我走进去时，发现里面一片昏暗，那个全城最悲伤的人坐在那儿。他让我坐在他的对面，我看到他的眼里涌满泪水，眼眶很滑稽地靠近他那硕大无比的鼻子。这位弗兰塞斯科·萨瓦蒂尼慢慢地站起来，在客厅中踱来踱去，与此同时，一些充满火药味的话语向我喷射而来：

“我把你当作朋友信任你。当你还一无成就的时候，我始终关心你在国王身边事业的发展，给予你最大程度的信任：在我妻子从意大利来到马德里的那个艰难微妙的时刻，我把自己完全交到了你手里。我一直认为你很有才华，应该把最重要的工程交给你；我一直认为你注定要取得辉煌的成就，如果这也是国王陛下的愿望……但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的某些行为如此愚蠢而不理智，为什么对我以怨报德，为什么如此虚荣，竟然认为没有什么能改变你的道路。

“可是，万事都有个度，我的朋友，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限度。我了解我的限度，知道什么时候必须让步，或者说闭上眼睛。但是你却不懂得领悟我的牺牲，没有注意我的警告。这些事你难道没有察觉吗？我让国王把你发配到最寒冷、最遥远的城市去，你还觉得不够吗？难道你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吗？把你一年中的信全部扣留，你还觉得不够吗？这一切全没有用！你不知道我一直在吞咽苦水、忍受了多少辛酸吗？一种情况是我不想知道有些时候塞西莉娅到哪儿去，只是听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模棱两可的小奏鸣曲；另一种情况却完全不同，我可以肯定

她是同我的助手、我所保护的人、我的朋友在一起！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肠断心碎，都让我未老先衰。但是，想到事情某天总会结束，想到国王要建一座新城市，或者说，纯粹是由于塞西莉娅的任性会让你们分开，我忍了。如果事情按我所想的发展，我想时间将会治愈我的伤心，磨去我的愤怒。但是，我又错了：我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糊涂，还想把你的疯狂行为变为永久事实。我看到了提埃坡罗的画，他也是一个无赖！现在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们，只要这幅画存在，我就永远诅咒你们！”

“不，该死的安德烈亚，不。这样的事情已经持续十年了。我可以忍受一切，惟独不能忍受塞西莉娅被画在这样的画上。请你相信，我非常清楚怎样惩罚你们，怎样折磨你们，使你们痛苦。我向你保证，提埃坡罗画上的城市永远不会存在，你将被剥夺迄今给予你的全部特权。再见，罗塞利先生，当我们再过半小时出现在国王面前，不管是你还是在下，我们都将是另外的人了。”

弗兰塞斯科·萨瓦蒂尼说到做到，他反对他本人、佛罗里达布兰卡大臣和我三人一起制定的整个城市规划，在君主面前发表了一个做过充分准备、滴水不漏的演说，提出只建设一个小镇来代替建设那个宏大城市的规划，而这个小镇只是为港口做一些必不可少的服务。何塞·莫尼诺目瞪口呆地听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没有任何反驳的能力。他肯定想到，放弃了城市建设计划，这一大批资金解放出来，必然转移到其他地方，很可能投入到其他的道路建设上，尤其是马德里和国王的乡间行宫。我尽量保持沉默，因为我知道，这一次，我需要利用弗兰塞斯科认为我缺少的明智办事了。国王已没有力量反对三个顾问的意见，他们的反应是要么同意萨瓦蒂尼的见解，要么默不作声，总之，似乎

是跟萨瓦蒂尼准备执行的政策不谋而合。而萨瓦蒂尼对这种政策全面地进行了恰当的赞扬，目的在于说明放弃建设卡洛斯城似乎并非梦想的失败，而像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我当天晚上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阿兰胡埃斯宫，去了马德里卡普马尼的住处。在那儿我看到了塞西莉娅的肖像画完好无损，并且知道了几天前发生的事。第二天一大早我仔细包好这幅画，带着它离开了首都。

我毫不怀疑萨瓦蒂尼拥有说服国王的手段。果然，圣卡洛斯城工程一停顿，郑重其事的送信人就追来了。他在托尔托萨的小宫殿里找到我，宣告我的一切职务、工资和福利全被停止，自然，那处住房也没有了。王室宣布我“自由了”，对他们已没有任何义务。另外，弗罗里达布兰卡通知我，他已任命了一位代表，监理“悬而未决的工程”并且负责把“正在建设中”的工程顺利竣工。

我本来可以进行一场斗争让君主明白他的那一决定毫无意义，我也可以选择回到我的祖国去，在佛罗伦萨或者罗马，我肯定都能找到我喜欢的工作。我甚至想到为一位新君主，为一位新主人效劳，天晓得俄罗斯的女沙皇是否还记得那个为她讲述庞培古城壁画的年轻建筑师呀……但是，最终我在海关大楼旁边安顿下来。我在那儿已经住过许多次，弗罗里达布兰卡的代表，一个受人尊敬的、讲究实际的人同意把那儿租给我，因为作为官方的附属设施，那地方暂时没有任何用途。

不管怎样，我的收益足够我一辈子花用了。所以我可以坦然地让时间去考验我的决定是否正确。与此同时，玛丽娅长大了。她除了继续为我打理家务之外，就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待在海关终于凑成的

图书馆里。在知识的滋养下，她的天资插上了翅膀。

“这么说，国王的城市不建了？”

“暂时不建了。”

“暂时？”

“不，永远不建了。”

“那么你会走吗？”

“不知道，暂时不会走。”

“永远不会走。”

那时，我有一种预感。我会留下来，看着船只在通往大海的运河中航行。我会留下来，因为我看到了太多永远不属于我的城市。我会留下来，为的是让你每天下午来打开我的书，暗淡的光亮映照在你那黝黑的皮肤上。我会留下来，因为在这个地方，既然我不是任何人，我也没有必要为任何人效劳；也不会有任何国王把我的东西拿走，归他所有。

最后，佛罗里达布兰卡大臣的代表更多的是忙于安排工程的撤退，而不是监理那些必不可少的建筑竣工。在参加开凿运河的几千个工人中，有一些人已经转移到新城市的第一批工程去。另一些人等待着，他们得到的许诺是当第一批工程的规模扩大以后也让他们参加。不管是有工作的人还是没有工作的人，他们都不想走，尽管建设的工作量逐月减少。有些人看上了农业，有些人盯上了大海，还有一些人可以继续干他们的行业，因为新的居民同样需要房子、衣服和食品。

一个新的城镇出现了，这个城镇不管国王或者佛罗里达布兰卡大臣都不知道，他们也都无法阻止。在应该建设宫殿的地方建起了农民的房子，渔民简单的小船占据的空间超过了穿越大西洋的巨大商船。在我们设计的林阴道和漂亮的广场上，出现的不是行政长官、法官或者

是宫廷朝臣，而是农民在散步。昔日修道院的遗迹接受着宗教人士的膜拜，期望着有一天变成想象中的大教堂。

尽管这一切，我知道国家对这个小城镇也不会不闻不问，任其听天由命地存在，因为它需要在港口和运河入海口有一个居民区，而且它在港口和运河上已经投入了那么多力量呀！但是，当埃布罗河一次可怕的涨水带着污泥漫过了通航的运河，它对新城的保证动摇了。这次涨水使运河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船只航行处于半瘫痪状态。那时，我看到内阁甚至对维持运河的通航采取了装聋作哑、撒手不管的态度。当一场四日疟疫病蔓延开来，为新城带来巨大灾难的时候，作为监管人，佛罗里达布兰卡的代表绝望了，彻底地认输了。

玛丽娅利用海关大楼的附属建筑（运河已处于半瘫痪状态，整座大楼几乎都让我们占用了）教十个孩子识字，其中有三个没有逃过病魔的魔掌。一层阴影笼罩了我们的生活。这时，我意识到不能失去在我勤奋、坎坷而离奇的一生中遇到的最宝贵的东西了。她顽皮地、像是要给我补偿似的看了我一眼：

“那么，你已经决定不走了吗？”

“不走了。”

“是暂时的吗？”

“不，永远不走了。”

“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

那是在一座老修道院的废墟上重新修建起来的、地中海最差劲的、勉强可以使用的教堂，我们就在那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我不知道我们何时能建好新教堂。这座新教堂不在镇子的设计图之内，我想了个

法子得到主教的允许,而且我也肯定弗罗里达布兰卡大臣的代表对此会视而不见。我们以最大的耐心和韧性建设它。教堂的柱子是白色石灰石砌成的,墙壁的砖是橙褐色的……这座教堂建成后将变成橄榄园中的希望,将是对人间美的颂扬,将是阿雷佐金银匠的侄子给留在圣卡洛斯城的、被剥夺遗产继承权的人的一种珍贵馈赠,将是某一天一位国王梦想过的城市纪念碑,不过我们只有在被奴役的长梦中慢慢醒来时,才能够看到这位国王的显录。

明天,我们也将拉皮塔简陋的小教堂里为我们的第一个儿子施洗礼,而玛丽娅也将戴上阿雷佐伟大的亚历山德罗·罗塞利的戒指。

每当我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就这样在这个港口“停泊”下来,放弃与社会名流的交往,放弃宫廷的恩惠,我只需爬上阁楼,等待我的眼睛适应黑暗就够了。那时,我就发现了提埃坡罗为塞西莉娅画的肖像,我让那幅肖像浸润我的整个灵魂,让那首高亢的生活和自由的颂歌响彻在我的耳际。

※ ※ ※

我几乎没有时间消化那一发现,那是安德烈亚·罗塞利写的回忆录的最后一页。但是我完全为他的精神所迷醉,所感染,完全与他的热望融合在了一起。于是,我一切听从阿里亚德娜的吩咐。夜幕降临在小镇上,降临在海湾上,降临在埃布罗河三角洲的原野里。我毫不怀疑阿里亚德娜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但是我愿意让她来决定这一切,希望这一决定不是来自我一时的欣喜,希望别人跟我有共同的想法。

昨天下了一场暴雨,我们到了郊区时,道路泥泞难行。茫茫夜色中,运河宫孤零零的身影犹如一条拆除桅杆的轻帆船耸立着。那就是

罗塞利的海关大楼！这是看不见的城市的最后一面旗帜，它在时光流逝中遭受破坏，遭受遗弃。这座建筑在变成眼下这副摇摇欲坠的破败形象之前，曾起到过城市仓库的作用，而现在，它的门窗都以最粗野的方式遮堵了。它的周围到处是废弃的工程材料，疯长的杂草是如此的稠密，想找到地下仓库拱顶上那个敞开的洞口都很难，多年来我们都是从那儿进入地下仓库的。

从下车一直到那幢大房子惟一可以利用的门口，阿里亚德娜拄着拐杖行走，拒绝我对她的任何帮助。每次我要帮助她时，她甚至会打着趑趄退上几步。我们进入海关大楼后，场景并不那么让人乐观。借着阿里亚德娜没有忘记带上的手电筒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一层楼顶的大片坍塌，地面上有一块地方已难以通行。幸好在大楼一块似乎完好的地方有一道楼梯，我们就从那儿上楼。到了楼上之后，阿里亚德娜就拿出根据罗塞利的讲述画出的草图查询。

我利用丢弃在地上的一些木头临时搭了一个危险的脚手架，我就沿着这个摇摇晃晃的脚手架爬到了阁楼上。爬上阁楼的第一感觉就是一阵轻松：尽管从外面看房顶的两侧已经破损，但现在我却看到室内保存得还过得去。借着手电筒的光亮，我半哈着腰踩着屋梁和中墙往前走，查看整间阁楼，随时小心不要踩空了脚。有的地方已经塌陷，一不小心就会跌落下去。阿里亚德娜不断地高声嚷叫着问我是否发现什么，同时也问我身体是否“完好无损”。但是一时查看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她坚持叫我走回去重新查看开头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她根据回忆录的记述推测的地方。回忆录的记述在这个地方充满了技术名词和一些老生常谈的话语，我在翻译时将它舍去了。我们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小时。

我觉得没有任何意思，肖像画不可能藏在这儿。但是当我已经认输失望，打算回到阿里亚德娜焦急地等待我的地方去的时候，恰恰就在我的身体悬在空中、眼睛跟阁楼的地面平行的那一刻，我察觉到在我登上阁楼的进口有个细微处值得我们注意：有两道中间梁之间的深度不同于其他的中间梁。但是我已经来不及退回去了。

“我要上去！”当我回到阿里亚德娜的身边，告诉她最后一刻看到的东西时，她在黑影中高声喊道。

“你疯了吧！你会摔下来的！再说，我不知道怎样……”

“请帮我上去。你甭想让我这样浪费一分钟！外面有扔掉的工程材料，我看到有一个手扶梯。你去把它找来。”

我们两人俯身几乎爬着登上了阁楼的木结构部分，那时不知从哪儿发出一种吱吱嘎嘎的响声，好像整座大房子都在吱嘎作响。这就是我所说的当地惟一的一座建筑。既然我们已处在响声一片的黑暗之中，我们就借着手电筒的光亮聚精会神地查看那个强烈地吸引着我们的地方。

“另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当我们摸着吸引我们重新查看的木结构时，我悄声问道。

“这是一道假间壁墙！它就像一个细长的小柜子，里面装着……”阿里亚德娜不敢把下面的话说出来，也避免回答我的问题。“我已经摸到了！好像有一个小盖子，只是我们必须得把这个盖子打开。知情者操作起来会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不坚持不懈的话，几乎不可能在这儿找到这样东西。”

果然，在那个非常隐蔽的地方，我们找到一个长皮卷儿。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抽出来放在似乎最完整、最结实的一片木地板上。一想到

这可能就是安东尼·德·卡普马尼为他的朋友安德烈亚藏在家中的那样东西，我不禁激动得一阵颤抖。在塞西莉娅的不慎导致萨瓦蒂尼的报复之前，这卷东西一直藏在卡普马尼的家中。而萨瓦蒂尼的报复使得这座城市永远没有被人看见！

“我们下去吧，到家中再打开它。”由于我们所处的地方很不安全，我建议道，同时也是为了加倍小心地对待这件宝物，决不可让它遭到损害。

“不，我们必须在这儿打开，我们一定要证实里面是我们认为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会告诉你我把回忆录寄给你的另一个原因。”

此刻，我们的脉搏就像马上就要点火的发动机一般跳动。也许就像那个闪耀着橘红色和紫红色光芒的下午一样地跳动着。在那个下午，我们企图掌控生活的热望，穿过橄榄林中的小路向前飞驰；我和阿里亚德娜扑向一种未知的前程，我们渴望的未来，好像利用这种鲁莽冲动的举动就一定能够塑造出我们梦寐以求的生活，恰如我们现在觅求一个几乎是渴望开凿、渴望塑造的过去一样：我们想找到一种证据，这种证据能使我们向世界的规律挑战……此只是一种追求草率而残酷的命运的糊涂热望而已。

阿里亚德娜站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地用手电筒照着皮卷儿，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们马上发现那是一卷油画，画布沾满了尘土，但是既没有受潮也没有变硬。设若已经受潮或变硬，那就得如同有人建议的那样，不可再把它打开了……

几分钟之后，我们两人一起跪在了地上，她趴在我的身上搂着我，以便不失去平衡。我们一起观看那幅“圣像”：紫红色的衣服，跟波尔多葡萄酒的颜色一样，双唇是石榴红色，一副要反抗、要生活的神态，目光

聪慧而坚毅，背景则是看不见的城市的蓝色建筑圆顶。

“好啦，现在你听我说。”

但是，我没有听到她说什么，而只是感到她那芳香四溢的皮肤紧紧地贴在了我的皮肤上，她的双唇在啃咬我的脖颈，狂吻我的眼睛；与此同时，她身体的力量把我压得趴在了地板上，使我展开了一场推迟了那么久的搏斗。这场搏斗会使我找回失败前的那一时刻，找回在银光闪烁的道路上紫红色和橘红色光芒中的那一时刻。

第十五章 尾声

在从我母亲手中保留下来的少数照片中，她总是出现在我和我祖父的身旁，似乎在这种满载痛苦和自我牺牲、意味着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生活之前，她不曾有过别的生活。如果没有穆绅帕特里奇的坚持，或者没有一九六六年我借给“老虎”丹尼尔的那本杂志，他在还给我时提醒我注意有一页被剪掉这个细节的话，我也就不会再去想这件事了。

我母亲把那些为数不多的照片放在一个饼干盒里。当我将镇上的家关了，把所剩无几的家产搬到小海湾的家中时，我记得我也把那个小黄铜盒子带上了，但是没敢打开它。就这样，多年中它默默无声地呆在

安宁的家中,直到现在,在似乎无所畏惧的阿里亚德娜勇气鼓动下,踌躇再三,我终于决定把这个盒子打开了。那时,我发现除了同我和我祖父一起拍摄的照片外,我母亲还保留了一些其他照片。数量很少,但是很说明问题。

这些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照片只不过是从报纸或杂志上剪下来的,而且都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的一个时间拍摄的;这一天,佛朗哥将军在登上停泊在拉皮塔圣卡莱斯港的阿苏尔号游艇去巴塞罗那之前访问了这一地区。跟丹尼尔提醒我的城市简报缺少的那一页一样,我母亲在其他的照片上也是出现在家门前、向面无表情的将军随从人员致意的人群中间。那些随从人员都是官方的各种权威人士,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必不可少的托尔托萨省众议员胡安·科利。出人意外的是,从他儿子的口中,没有证实他有任何职务,但是显然他在高高兴兴地陪着那支随行队伍。

何塞·安东尼奥·科利,在所有的照片上,我母亲都从人行道上向这个人打招呼表示问候。尽管我从未见过他本人,但是我认出了他,因为他很像他的儿子阿曼德·科利现在的样子,秃头上只留下惟一一缕稀疏的头发。

按照每次我听到的讲述,再过一个月,就是我妈妈一天晚上在海滩上跟一个法国人或一个比利时人跳舞的日子了;到底是跟法国人跳舞还是跟比利时人跳舞,谁也说不清楚,人人都是照猫画虎地讲述。再过两个月,就是我妈妈在酒铺里晕倒的日子了。再过十个月,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了。再过十二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是在一所学校冷清的门口,阿曼德·科利怀着兄弟般的情谊把我从寂寞孤独中解救出来的日子了。在那个时候,他知道这件事吗?他从来就没能知道这件

事吗？我自己想知道这件事吗？

假若历史一定是某个人从过去的这一点或那一点给你下达的命令，它对我就不适宜了。假如历史是震撼我影响我的一种激情，能给我以营养，让我振奋精神，能造就我或让我自己造就自己，它对我就有吸引力了。否则，历史也就只能是对人间悲剧的尊重罢了。

因此，我躲开科利一家而前去迎接安德烈亚·罗塞利。因此，我花费了一些时间去查阅拉皮塔圣卡莱斯城教区档案中最早记载的材料，这些材料在一九三六年的大火中奇迹般地幸免于难而保留了下来，但是它们不是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而是从九十年代开始，这就缺少了对罗塞利和玛丽娅婚姻关系以及回忆录中提到的他们的第一个儿子诞生的记载。

在这儿，我要告诉我为了适应新生活而用一个名字和一种职业隐藏起来的父亲：一七九一年的复活节那一天，一个两天前出生的孩子接受了洗礼，他就是玛丽娅·皮波普和“建筑大师”安德烈亚·罗塞利的第三个孩子。我的一家处于黑夜之中，但是我们在走向光明。



译后记

埃米利·罗萨莱斯一九六八年生于西班牙拉皮塔湾的圣卡莱斯城。一九八九和一九九一年先后出版诗集《城市与大海》和《生命与你》在文坛崭露头角。继而又在一九九五、一九九七和一九九九年连续出版长篇小说《海滨之家》、《世界的主人》和《当巴塞罗那沉睡之际》，受到普遍好评，被称为“新一代最有趣的小说家之一”。《看不见的城市》出版于二〇〇四年，是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一问世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很快获得圣乔治奖。埃米利·罗萨莱斯长期为《今日报》和《先锋报》撰稿。

《看不见的城市》讲的是十八世纪发生在西班牙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奇闻逸事。当时波旁王朝的国王卡洛斯三世打算仿照俄国圣彼得堡的模式建设一座新王城圣卡洛斯城。为此特意请来意大利杰出的建筑师和最优秀的大型装饰画家詹巴蒂斯塔·提埃坡罗。但是,由于西班牙国情的风云变幻,圣卡洛斯城宏伟的建设规划从一开始就遇到了种种阻力,及至在开工极少数的几项工程后,最后如噩梦般落空了。圣卡洛斯城夭折,变成了一座看不见的城市。但是,围绕这座城市的建设,围绕提埃坡罗的遭遇,围绕王宫里的种种阴谋和发生在西班牙的数个历史事件,又穿插了几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小说却一直从那不勒斯,从圣彼得堡,从马德里的宫廷,从阿兰胡埃斯的国王行宫,从巴塞罗那的画廊,一直讲到今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和美丽的阿尔法克斯海湾,时间跨度达两个多世纪。读者阅读这部小说,就等于跟随作者超逸的笔意进行一次漫长而趣味横生的历史旅行。在这一旅程中,你可以欣赏到无数光彩夺目的历史画卷,你可以洞察到种种历史之谜,你可以领悟到帝王的骄奢淫逸,你可以体会到封建社会劳苦大众的艰辛悲戚,你也可以去静思玩味爱情的真谛……再加上小说家那种奇特的跳跃式的、扑朔迷离的写作手法,读罢掩卷沉思,必是回味无穷。

这部作品最初以加泰罗尼亚文发表,我是从西班牙文版翻译的,断断续续译了五个月,现在总算交稿了。坦白地说,我是尽了自己的努力的。但是,由于我对西班牙的这段历史缺乏了解,书中又广泛地涉及建筑和绘画的专门术语和知识,在这方面我是货真价实的外行,只能靠词典和百科全书帮忙,甚至有些东西百科全书也是难以查到的,又兼自己的西班牙文水平有限,所以不当之处,甚至误译之处也许在所难免。好在我想这是一部很有介绍价值的文艺作品,估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所以我衷心地欢迎西班牙文界的老师、同行、朋友以及其他读者对我的译文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修正。

译 者

二〇〇七年六月于北京海淀区亮丽园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看不见的城市

作者= [西] 埃米利·罗萨莱斯著

页数= 2 6 1

S S 号= 1 1 9 5 8 3 8 1

出版日期= 2 0 0 8 . 1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看不见的城市
第二章	那不勒斯
第三章	海湾上的灯光
第四章	威尼斯
第五章	他真的爱她
第六章	马德里
第七章	老路
第八章	圣彼得堡
第九章	你不要忘了阿里亚德娜
第十章	圣彼得堡
第十一章	想象中的监狱
第十二章	马德里
第十三章	秘密已经结束 抑或是刚刚开始
第十四章	沿着未知的道路
第十五章	尾声
译后记	